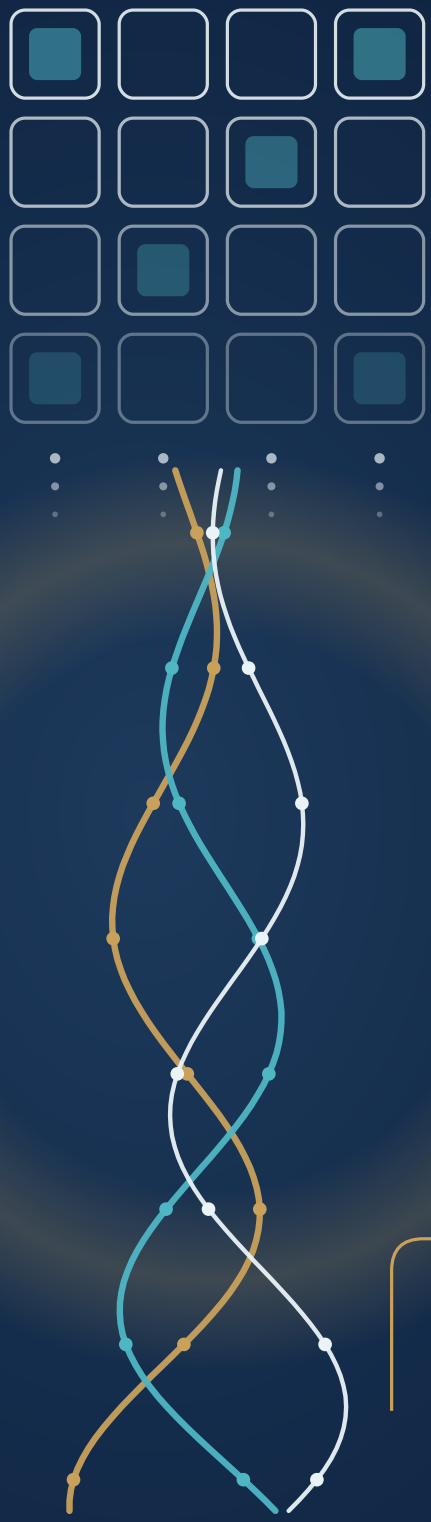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塞尔

一个人、一间中文屋，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

塞尔

一个人、一间中文屋，与 SDE 的解构

王德生　著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塞尔

——一个人、一间中文屋，与 SDE 的解构

著　者	王德生（Desheng Wang）
出　版	德麦国际出版社（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新加坡
丛　书	德麦国际专著第 142 号 ·「普通人都能懂的」哲学家解构系列
ISBN	979-8-90690-304-4
定　价	US$23.00
开　本	170 mm × 240 mm
版　次	2026 年第 1 版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本书内容。

复合主体声明：本书的判断、口径与三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口述给出；文字在其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其审定。

作者介绍

王德生，SDE（显露 Show · 差异序列 Difference · 特征纠缠 Entanglement）本体论的创立者，德麦国际（Demai International Pte. Ltd.，新加坡）创始人、董事长。

他出生于中国湖南乡村，父亲是农民。1990 年考入湘潭大学，后在中国科学院获得计算数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博士后研究，专业方向为有限元方法与网格生成（Voronoi、Delaunay、CVT）。此后先后任教于英国斯旺西大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05 年携家人定居新加坡。

他的思想体系经历了四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2022）、321 智慧系统（2022—2024）、SIO 本体论（2024—2025）、SDE 本体论（2026 至今）。他在德麦国际出版社已出版哲学、教育、健康、语言、数学等领域的专著一百五十余种，其中「普通人都能懂的」系列以 SDE 解构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本书是该系列之一。

前言

一年之后

◆ 一、一间屋子，一年之后

2025 年 9 月 17 日，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在佛罗里达去世，九十三岁。

讣闻的标题，几乎都用了同一个词：中文屋。

四十五年前，他设想了一间屋子。屋里关着一个一个汉字也不认识的人，手边有一本厚厚的规则书。门缝里塞进来写着中文的纸条，他照着规则书，找出对应的一串汉字，抄好，塞出去。屋外的人读了回条，觉得屋里一定坐着一个懂中文的人。

可屋里的人一个字也不懂。

塞尔说：计算机就是屋里这个人。它只会照规则摆弄符号，符号是什么意思，它一点也不知道。

他去世的时候，这间屋子已经不是一个思想实验了。它就摆在每个人的手机里。你打一行字进去，一段通顺的中文出来，有时比你自己写得还好。很多人在心里问过同一个问题：它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这个问题，塞尔在四十五年前已经回答过：不懂。

他的对手丹尼特，回答过另一个答案：看它能不能应对，应对得好，说它懂也无妨。

两个人吵了四十年，谁也没说服谁。丹尼特 2024 年先走，塞尔 2025 年也走了。他们吵的那件事，就在他们身后，走进了千家万户。

这本书，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动笔。

◆ 二、以前是讲，这次是拆

讲塞尔的书不少。讲，是站在他旁边，替他把话说清楚：什么是言语行为，什么是意向性，中文屋怎么论证，社会实在怎么建构。讲得再好，读者始终在他的屋子里走。

这本书不是讲，是拆。

拆，像结构工程师爬进一栋楼的墙里，看哪根梁承重，哪根是后加的装饰，哪根早就裂了、只是刷了一层漆。

拆不是推倒，更不是骂。一个思想家越了不起，他的问题就被逼得越尖，他的裂缝才越有意义。塞尔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会说清楚话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楼盖得结实、方正、一目了然。正因为结实，裂缝在哪里，才看得清。

本系列只用一把尺子：一样东西，是本来就在那里、等着被找到的，还是在某片土里、沿着某条路长出来、稳下来，又回头改写那片土的？前一种看法叫发现学，后一种叫发生学。

拿这把尺子去量塞尔，会看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一生看见的东西，几乎都是长出来的。话一出口就改变世界；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存在；意识像水的湿一样，是大脑长出来的。可他每一次都把长出来的东西，冻在它长定了的那一格，然后当它本来就在。

中文屋，就是这一格被冻得最干净的地方。

◆ 三、他在本系列里出场过六次

塞尔不是第一次在这套书里出现。

本系列休谟卷第 33 章，请他作近邻之一。他 1964 年写过一篇很挑衅的文章，题目是《如何从"是"推出"应当"》，拿许诺作例子：说出「我许诺」，就承担了义务，于是从一个事实推出了一个「应当」。休谟卷的判断是：他在许诺这种制度性的事实里，把「应当」找了出来——应当仍然是在一种现成的「是」里被找到的。

维特根斯坦卷第 37 章，专门讲了中文屋。那一章说，中文屋有两个问题：它默认「懂」是心里的一种状态；它把用法缩成了符号。那一章的结论是：中文屋真正的问题，不是「符号不等于意义」，而是「痕迹不等于生活」。

莱布尼兹卷第 23 章说，中文屋几乎就是莱布尼兹的磨坊，换成了一间屋子：走进去，只看到操作，看不到理解。那一章指出，在「理解在零件里」和「理解在一个单一的东西里」这两个选项之外，还有第三个选项：理解在零件之间的纠缠里显露出来。

130 年卷写到他三次。第 14 章图灵，说他用中文屋把「机器其实不懂」这一击推到了极致；第 26 章德里达，说他和德里达那一场吵得很不体面；第 37 章丹尼特，说两个人争了四十年，谁也没说服谁。

德里达卷的参考书目里，收了他 1977 年回击德里达的文章《重申差异》。哈贝马斯卷的参考书目里，收了他 1969 年的《言语行为》。

六处出场，每一处都只是一个侧面。这一次，给他一整本书。

本书接着前几卷往下判，不改判。休谟卷说他在制度里「找到」了应当，本书第 14 章接着问：许诺这个制度，自己是怎样长出来的？维特根斯坦卷说痕迹不等于生活，本书第五、六编接着往下走一步：那间屋子，为什么被规定成一间不许学的屋子？莱布尼兹卷说还有第三个选项，本书第八编接着看：塞尔自己选的，不是莱布尼兹的单子，是脑壳。

◆ 四、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类比

要给塞尔定位，可以借用王德生博士的思想历程作一把梯子。这段历程走过四站。

第一站，三视角·知识的结构和体系（2017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从对比、变化、分布三个视角看知识，本体仍是现成的人、事、物。

第二站，321 智慧系统（2022 年 10 月—2024 年 7 月）：借尼采的视角论，回答「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对比、变化、分布」。走到尽头，这条答案被判为听起来很对、其实是错的。

第三站，SIO 本体论（2024 年 7 月—2025 年 12 月）：把主体、互动、客体排进同一张表，各安一个号位，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

第四站，SDE 本体论（2026 年 1 月起）：显露、差异、纠缠。

塞尔站在哪里？他站在第二站和第三站之间的门槛上。

第二站问：同一个存在，为什么不同的人看出不同的样子？塞尔会答：楼下的存在是同一个，山就是那么高，水就是那么重；楼上的看法才各不相同，钱是钱、椅子是椅子，都要看人怎么认。

第三站要拆掉主客之间那面墙。塞尔拆了一面：他不承认心和物是两种东西，心是大脑长出来的。可他又砌了一面新的：有些东西是「内在的」，本来就在；有些东西是「相对于观察者的」，靠人认才有。客体住在楼下，主体住在脑壳里，人与人的互动只在楼上。

所以塞尔是一位站在门槛上的人。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长出来」的屋子，另一只脚还踩在「本来就在」的门外。本书要做的，就是看清他那只没跨进来的脚，是踩在哪块砖上的。

◆ 五、判词

先把结论摆在桌上。本书对塞尔的判断，是一句话：

他把语言冻成了一间屋子，再问屋里有没有意思——中文屋的悖论不是机器的，是语言发现学自己冻出来的。

这句话，要整本书来兑现。这里先说三件事。

第一，中文屋是一个悖论。屋里屋外的表现一模一样，懂与不懂却截然相反。那「懂」就只能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塞尔说藏在脑壳里，丹尼特说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地方。两个答案都别扭。

第二，这个悖论不是语言自己出的，是一种看语言的方式出的。这种方式把语言当成两样现成的东西拼起来——一堆符号，加上一份本来就在的意思。它把规则当成一本用十年也不改一个字的书，把「懂」当成一个此刻打开或关着的开关。这三块地基一放好，悖论就自动长出来了。

第三，换一种看语言的方式，问题会消失。如果语言是在一片土里、沿着一条路、一格一格长出来的，那么「懂」也是一格一格长出来的。不

再问懂还是不懂，而问：在哪几块地上懂，走过了什么路，长到了哪一格。这样一问，人工智能到底懂不懂语言，也有了一个确定的回答。

这三件事，来自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一条判断：中文屋，是一个语言发现学产生的悖论；用语言发生学，立刻问题消失了，也能解决 AI 是否真懂语言这个问题。本书把它立为全书的第一条承重命题。

◆ 六、为什么是现在

塞尔的思想，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哲学系里的争论。今天，它是每个人手边的事。

你让一个大模型帮孩子改作文，它改得很好。你心里有一点不安：它真懂这篇作文在写什么吗？孩子写的是外婆，它见过外婆吗？

你在单位里拿到一份任命书，上面写着你从下个月起「任部门主管」。一张纸，几行字，你就成了主管。可三个月后你才知道，同事们真正把你当主管，是另一回事。

你在医院听医生说出一个病名。一句话，你就「成了」一个病人。回家的路上，你觉得自己跟早上出门时不一样了。

这三件事，塞尔都研究过：机器懂不懂，一纸任命怎样让人成为主管，一句话怎样改变一个人。他给出过很清楚的答案。今天，他的答案一边被机器证实，一边被机器戳破。会说话的机器来了，旧体系里那些焊得最牢的点，第一次露了出来。

◆ 七、为什么是普通人

塞尔是一个很爱说「这很简单」的哲学家。他讲课的时候，常常用一个日常的例子开头：你走进餐馆，点一份汉堡；你说「我保证明天来」；你手里有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他一辈子反对把哲学写得晦涩。

他问的问题，菜市场里的人也在问。一张纸为什么能买菜？一句「我保证」为什么让人睡不着觉？手机里那个会说话的东西，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这本书写给普通人。没读过塞尔的人，可以从第一页读起；只听说过中文屋的人，可以从第五编读起；为孩子来的、为自己的工作来的，都可以从最后一编读起。

读者不用先学　SDE。全书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再加三把刀。导论会把它们一次讲清。

◆ 八、拆不是骂

这本书会说塞尔错了很多地方。说他错之前，每一处都先把公道还给他。

他看见了很多别人没看见的东西。话一出口，世界就变了，这是他跟着老师奥斯汀看见的，又比奥斯汀讲得更细。一个人所有的念头，都站在一片说不成句子的能力上，他给这片能力起了名字，叫背景。钱不是纸本身的属性，是一群人一起承认出来的，一松手就塌。疼只在疼的人身上存在，可关于疼的科学照样可以客观。这些看见，本书一处不少，都写进闪光点清单里。

他错的地方，也不是笨。他那片土里，长不出那个看见。牛津教给他的手艺，是给一个概念找成立的条件，这门手艺最擅长画一张长定之后的图。他一生两面作战：一面挡「心就是一台跑程序的机器」，要一个挡得住的「里面」；一面挡「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要一个挡得住的「楼下」。两面一夹，长出来的那一层，就被夹成了薄薄一层楼上。

他的一生，本书也照实写，包括晚年那件不体面的事。照实写，是因为它也是他那片土的一部分，不是为了用它来判他的学说。

◆ 九、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这本书的判断、口径与三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口述给出。三条命题是：

一、中文屋，是一个语言发现学产生的悖论；用语言发生学，立刻问题消失了，也能解决 AI 是否真懂语言这个问题。

二、言语行为，是一个 SDE 洪流；但做事，事情是一类特殊的 SDE 洪流，首先具有秩序性、目标清晰性，不是混沌和介生态的。

三、他有两类事实：发现性事实和发生性事实；其中他的原始事实，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即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SDE 发生。

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AI（Claude）协作成稿，并经他审定。

这件事不必藏。一个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起写一本关于中文屋的书，本身就是本书要讲的那件事的一个现场：理解，不只长在人的脑壳里，也不只长在机器的参数里，它长在两者中间，由人签收。塞尔要是还在，大概会说：机器什么也没懂，懂的是那个人。本书的回答，写在第十三编。

带走的话：讲塞尔，是替他把话说清楚；拆塞尔，是看他把哪一条河，冻成了哪一格冰。

导读

三把刀，五条判决

◆ 一、全书的判词

他把语言冻成了一间屋子，再问屋里有没有意思——中文屋的悖论不是机器的，是语言发现学自己冻出来的。

全书还有一句总定位，把判词从中文屋推到塞尔整个体系：

塞尔的哲学，是秩序态的、主体同一处的 SDE 发生，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世界。

这句话里的「秩序态」「主体同一」，导论会用一格冰讲清楚。

◆ 二、三把刀

全书每一章，都用同样的三把刀去切。它们来自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三条承重命题。

刀一，冻结。　　问：路和回写，是不是被冻住了？中文屋里的规则书，用十年也不改一个字，屋里的人也不许学会。这就是冻结。

刀二，阶段。　　问：他写的是一整条洪流，还是只有长定了的那一段？一件事从一锅粥里慢慢成形，最后才定型。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写的几乎全是定型的那一段：目标清楚、条件清楚、谁负责清楚。

刀三，模具。　问：看的人是不是都一样，所以看不见了？一朵花人人看都是红的，因为人人的眼睛一样。看的那一方人人相同，就像没有人在看。塞尔把这样的事实，当成本来就在、等着被发现的事实。

◆ 三、五条判决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主场
一 · 办事的语言	话是在做事，一出口就改变世界	只写定型的那一段洪流，把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话关在门外；并说五类穷尽一切、意图在开口前定好意思	第三编
二 · 不许学的屋子	摆弄痕迹不等于懂	把语言冻成一本不改的规则书，屋里的人不许学；悖论是冻出来的	第五、六编
三 · 看不见的模具	给那片人人都有、所以说不成句子的能力起了名字，叫背景	看的人都一样，他就当没有看的人：原始事实被放在发现那一边	第四、九编
四 · 一句「算作」	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接受才在，一松手就塌	当他把定型那一格的逻辑形式当成一切制度共有的结构时，路缩成一句话，土塞进一个字母 C	第十编
五 · 懂是真的，懂是长的	守住了「懂是真的」，第一人称的感受说不没	和丹尼特共用一个前提：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于是只能把懂锁进脑壳	第七、八编

判决一、四是挨过辩护人的打之后收窄的写法，收窄经过见第 55 章。

左边一列合起来，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他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在长。右边一列合起来，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他把每一样，都冻在了长定的那一格。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

◆ 四、判决分布在哪几编

第一编写他的一生，第二编写他接手的那道题。

第三编是判决一的主场：言语行为。第四编写念头与背景，是判决三的上半场。

第五、六编是全书的钉子，判决二的主场：中文屋是怎样冻出来的，屋门打开以后，问题怎样消失。

第七编是塞尔与丹尼特四十年之争，判决五的主场。第八编写意识，是判决五的下半场。

第九编写两类事实，是判决三的下半场。第十编写社会实在，是判决四的主场。

第十一编是总解构。第十二编看身后的人每人撬走了他哪一只盖子。第十三编看会说话的机器。第十四编落回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 五、四条读法路线

只有一个下午的读者：读前言、导论、第 27 章、第 32 章、第 38 章、第 57 章和结语。

为孩子来的读者：读导论，再读第 28 章（一个背了三年英语句型的中学生），然后直接读第 74 章。

为人工智能来的读者：读第五、六、七编，再读第十三编。

为单位里的事来的读者：读第十编（一张一百元、一把占车位的椅子），再读第 76 章。

◆ 六、引文与出处

书中凡是转述塞尔和其他人说过的话，都是大意，不是逐字引文。读者看到引号，应理解为「大意如此」。每一处转述，都标出书名与大致的章节；拿不准的，只写书名，不编页码。

史实部分，每章末有一段「本章史料」：据常见传记与讣闻可以核实的，标〔核〕；一时查不实、有待再核的，标〔待核〕。全书汇成一张引文核验总表，放在附录七。

凡是本书自己的解释、而不是塞尔的原话，在该处标「本书读法」或「待验」，并写明查到反证时删去哪一条、影不影响判词。

带走的话：三把刀——冻结、阶段、模具；每一章都问同样三件事。

目录

前言　一年之后 5
导读　三把刀，五条判决 14
导论　一格冰 22

第一编　一个人：一条很长的路，被写成了一格 34
第 1 章　丹佛出生，威斯康星长大 36
第 2 章　十九岁到牛津：跟着奥斯汀学拆词 42
第 3 章　1964 年的伯克利：一所大学的「地位」塌了又立 49
第 4 章　一本接一本：从语言到心，从心到社会 55
第 5 章　两个对手，四十年 61
第 6 章　最后的几年 68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意思住在哪儿 74
第 7 章　弗雷格的第三领域 76
第 8 章　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说话就是做事 81
第 9 章　乔姆斯基与图灵：意思住在机器里 85
第 10 章　都在争门牌号 90

第三编　以言行事：办事的那一段洪流 95
第 11 章　「我请客」 97
第 12 章　象棋的规则造出了下棋 102
第 13 章　五个格子装不下的话 107
第 14 章　「我保证」和「我尽量」 114
第 15 章　1977：一张先签好的单子，一张不肯签的单子 120
第 16 章　SDE 解构：他写的不是语言，是语言里长定的那一段 126

第四编　心念的箭头：意向性、网络与背景 134

第 17 章　站在冰箱前的人 136
第 18 章　购物清单和盘点单 142
第 19 章　人的、地图的、恒温器的 148
第 20 章　走进电梯不用想：他给那副看不见的眼镜起了名字 153
第 21 章　SDE 解构：背景是土，却被锁进脑壳、不许长 159

第五编　一间屋子：中文屋是怎样冻出来的 165
第 22 章　1980 年的那间屋子 167
第 23 章　二十多份回应，一份答复 174
第 24 章　第一块地基：意思是一样现成的东西 180
第 25 章　第二块地基：规则书用十年也不改一个字 186
第 26 章　第三块地基：懂是一个开关 192
第 27 章　SDE 解构：悖论是冻出来的 198

第六编　屋门打开以后：语言发生学里，问题消失了 205
第 28 章　陈屿的三年 207
第 29 章　懂有三块地 213
第 30 章　四问代替一问 218
第 31 章　屋里缺的两段：一锅粥和正在成形 224
第 32 章　SDE 解构：问题不是被回答了，是消失了 230

第七编　四十年：塞尔与丹尼特 236
第 33 章　一个直觉泵 238
第 34 章　意向立场：信不信，看你站在哪儿 244
第 35 章　脑子里没有小剧场 251
第 36 章　两人共用的地板 257
第 37 章　一对老夫妻的默契 263
第 38 章　SDE 解构：懂是真的，懂是长的，两句同时成立 269

第八编　水为什么是湿的：意识、脑壳与模具 275
第 39 章　鱼不觉得水湿 277
第 40 章　牙疼和牙医 283
第 41 章　一只完整的杯子，你从没见过 288

第 42 章　填志愿的最后一下 293
第 43 章　SDE 解构：显露说对了，却冻在了脑壳一个地点 298

第九编　两类事实：发现性事实与发生性事实 304
第 44 章　山有多高，这张纸值多少 306
第 45 章　蜜蜂看见的那朵花 311
第 46 章　一条坡，四格 316
第 47 章　人出现之前，山有没有质量 321
第 48 章　SDE 解构：楼板是后来铺的 327

第十编　一张一百元：社会实在的建构 333
第 49 章　纸还是那张纸 335
第 50 章　楼下那把破椅子 341
第 51 章　C 这个字母里，塞着一整片土 347
第 52 章　收了定金就得留房 352
第 53 章　一起抬沙发 358
第 54 章　SDE 解构：Y＝宣布（X，C）是被压扁的 S＝F（D，E） 365

第十一编　SDE 总解构：冰格 372
第 55 章　请辩护人 374
第 56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 381
第 57 章　三把刀，一个根：冻格 387
第 58 章　三根承重梁与替换 393
第 59 章　闪光点清单 399
第 60 章　保底合表：定型之后，不许回写 406
第 61 章　病根与死法 412
第 62 章　SDE 要向他学，和近邻的分界线 419
第 63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 426

第十二编　身后：每人撬走一只盖子 432
第 64 章　德雷福斯：背景在世界里 434
第 65 章　布兰顿：把地位写成一场记分 438
第 66 章　托马塞洛：「我们」在婴儿身上长出来 442

第 67 章　吉尔伯特与图梅拉：「我们」要一起立约 447
第 68 章　章鱼和鹦鹉：中文屋在大模型时代的后人 452
第 69 章　到中国 457

第十三编　机器开口以后 462
第 70 章　冻住的屋子，和改写自己的规则书 464
第 71 章　它在哪几块地上懂 469
第 72 章　懂长在两个人中间 475
第 73 章　一台会说「我保证」的机器，谁签收 480

第十四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485
第 74 章　教育：我们都在中文屋里住过 487
第 75 章　健康：一句诊断，算作了什么 495
第 76 章　个人事业：一纸任命，和真正被接受 502

结语　从一格冰，回到一条河 509

参考书目 516

附录 524

后记 532

导论

一格冰

◆ 一、一杯水放进冰箱

你倒一杯水，放进冰箱的冷冻室。

刚放进去的时候，它是一杯水。杯子里什么都有：成千上万亿个水分子，横冲直撞，互相挤，互相拉，没有一个停得住。你说不出它的「形状」，它的形状就是杯子的形状。

过了一会儿，你拉开门看。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冰碴，像一片碎玻璃。杯子中间还是水，边上已经硬了。你用筷子一戳，冰碴就碎了，碎了又慢慢长回来。

再过几个钟头，它成了一整块冰。你把杯子倒过来，冰块掉在手心里，冰凉，结实，透亮。它有了自己的形状，放在桌上不会淌开。

这件事你见过一百次。本书要讲的全部道理，都在这一杯水里。

◆ 二、两种说法

对这块冰，可以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冰块本来就在水里。水只是冰的一种没有冻好的样子，冰箱做的，只是把它「找」出来。冰的形状、冰的硬、冰的透明，都是冰本来就有的，冻一冻，它就露面了。

另一种说法是：冰块是冻出来的。它不在水里等着，它是在冰箱的冷气里、在那只杯子的形状里、随着温度一度一度往下降，一步一步长出来的。换一只杯子，冻出来的就是另一个形状；水里多一点盐，它就冻得慢、冻得软；温度降得太快，里面就会有一道道白色的气泡痕。

前一种说法，本书叫**发现学**。它站在三块地基上：对象先在——冰块本来就在；方法中立——冰箱只是一个工具，不改变冰是什么；知识累积——冻的冰越多，我们对冰就知道得越全。

后一种说法，本书叫**发生学**。它说：任何一样能被认出、说出、传下去的东西，都是在一片土里、沿着一条路长出来、稳下来、显露出来的，而且长出来以后，还会回过头来改写那片土。

你也许觉得，冰块这件事，两种说法差不多。冰就是冰嘛。

可是，如果换成一句话、一个念头、一张钞票、一个「懂」字呢？这一本书要看的，就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哲学家，怎样在这些东西上用了第一种说法，又怎样在第一种说法里，冻出了一个四十五年都解不开的悖论。

◆ 三、七个词

这套书只用七个大白话词。它们都可以用这一杯水讲清楚。

形状。　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那块冰方方正正、透透亮亮，这就是它的形状。形状不是一下子有的，从一杯水到一片冰碴、再到一整块冰，是一条从模糊到清楚的光谱。形状，就是 SDE 里说的「显露」。

路。　一串有先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温度从四度降到零度，再降到零下十几度；水面先起冰碴，冰碴往下长，杯底最后冻上。这一串

变化有先有后，顺序不能乱。冰碴被筷子戳碎了，又长回来，这是修正。最后一切都收拢成一块冰。这就是路，SDE 里叫「差异序列」。

土。　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冰箱的冷气、杯子的形状、水里有没有盐、你家冰箱门一天开几次，这些东西缠在一起，决定了这杯水走什么路、长成什么样。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一杯水，放在北方冬天的院子里，和放在你家冰箱里，冻出来的不是同一块冰。土，就是 SDE 里说的「特征纠缠」。

回写。　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改路。水结冰的时候会胀大。一个玻璃瓶装满了水放进冷冻室，冻好了，瓶子往往被撑裂。冰是在瓶子里长出来的，长出来以后，它把长它的那只瓶子改了。你从此学会了：玻璃瓶不能装满水冻。这也是回写——冰块改了你，你改了下一次怎么冻。回写，是最容易被漏掉的一样。

一锅粥。　什么都在，还没分开。刚放进去的那杯水，就是一锅粥：冰要用的每一个水分子都在里面，可它们还没有排好队。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有，只是还没有分开。这是 SDE 里的「混沌」态。

正在成形。　形状冒头了，可还站不稳。水面上那层冰碴，一戳就碎，碎了又长。这个阶段最有创造——每一片冰碴的花纹都不一样，窗玻璃上的冰花就是这样长出来的；也最危险——瓶子常常是在这个阶段被撑裂的。这是 SDE 里的「介生」态。

定型。　稳住了，可认，可传。那一整块冰，你能把它拿出来，放进饮料里，送给邻居。可是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你把冰块放在桌上，过一会儿它又化成一摊水，退回了一锅粥。这是 SDE 里的「秩序」态。

七个词，全书用到底，不换。

◆ 四、一张图纸，一台发动机

这七个词之间，有一张图纸。

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那块冰长成什么样，要看温度怎样一步步降，也要看杯子、冰箱和水本身。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冰碴先在哪里长，要看已经长出的那一点冰在哪里，也要看杯子哪边离冷气更近。

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冰把瓶子撑裂了，土就变了；你往后改用塑料盒冻冰，土又变了。

写成三个式子，就是：

S＝F（D，E）　D＝G（S，E）　E＝H（S，D）

S 是形状（显露），D 是路（差异序列），E 是土（特征纠缠）。三样谁也不是老大，谁也不是先有的。

图纸上还有一台发动机，叫 123 原理。第一拍，路和土之间的张力积累：水温在降，分子越来越想抱在一起，可还没有地方下手。第二拍，张力逼出形状的改变：第一片冰碴出现了。第三拍，形状的改变回写路和土：冰碴一出现，旁边的水就更容易冻上，冻结的路改了，杯子里的「土」也改了。然后新的张力又起。

三条纪律，全书记着：矛盾是引擎，不是故障；形状是结算点，不是起点；回写最容易漏。

◆ 五、三把刀，和一只冰格

现在，把冰块从杯子里换到冰格里。

你家冰箱里大概有一只冰格：一块塑料板，上面压出十二个或十六个方方正正的小格子。把水倒进去，冻好了，一掰，一格一格方冰块哗啦啦掉出来，个个一样大、一样方。

这只冰格，就是本书给塞尔的总比喻。

先说它对在哪儿。冰块确实稳，确实能数，确实好用。你要做一杯冰饮，拿三块就是三块，不多不少。塞尔的哲学就像这样：清楚、整齐、一格一格，好拿好用。他把一句话分成五种，把念头分成几级，把事实分成两类，每一格都方方正正。在很多场合，照他的格子办事，一点问题没有。

再说它错在哪儿。错三处，正好对上本书的三把刀。

第一处：冰块是水冻出来的，他却说冰块本来就是方的。　冰块掉进你手心的时候，你已经忘了它刚才还是一格水。可它的方，是冰格给的，是冻的那几个钟头给的，不是它本来就有的。把长出来的东西，当成本来就在的，这是**刀一：冻结**。路被冻住了，回写被冻住了，只剩一格结果。

第二处：冰格只装得下定型的水。　滚开的水，你不能直接倒进去；半化的冰碴，也掰不出一块方冰。冰格只管最后那一段：水已经安静了，倒进去，冻成形。一锅粥和正在成形，冰格都装不下。塞尔写语言，写的几乎全是最后那一段：说话的人目标清楚，条件清楚，谁负责清楚。这是**刀二：阶段**。

第三处：每一格都一样，是因为模具一样。　十六块冰个个相同，你会以为方冰块就是冰的本来样子。其实是模具一样。可模具你是看不见的——冰倒出来以后，你只看见冰，不看见冰格。一朵花，人人看都是红的，你会以为红就是花本来的颜色；其实是人人的眼睛都一样。这是**刀三：模具**。

每一章结尾，本书都会记一笔小账，第二行就问：这一处，冻在了哪一刀——路、阶段，还是模具？

◆ 六、三号位：看的人站在哪里

刀三要多说几句，因为它牵涉到本书一个稍深的词：三号位。

显露稳定下来，就成了一种有结构的显露，本系列叫它 SIO。它有三个号位，轮流做侧重。一号位侧重「对比」，显影为「那儿有个东西」；二号位侧重「变化」，显影为「有个过程正在发生」；三号位侧重「分布」和「场」，显影为「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

用一场双人舞来想。盯着甲的动作看，是一号位；看两人怎样配合，是二号位；看整支舞在舞台上铺开的气势，看自己坐在观众席哪个位置、从这里看过去是什么样子，是三号位。

三号位，是主体意识发生的地方。「我」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位置。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全场观众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从同一个角度看这支舞，会怎样？没有人会觉得「我是从这个位置看的」。大家看到的都一样，谁也不会想到位置这回事。舞台上的样子，就好像是舞本身的样子。

这就是本书第三条承重命题要说的：塞尔所说的「原始事实」——山有多高、水有多重、花是红的——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发生。看的人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位置就看不见了，于是好像没有人在看，好像事实就是本来那样的。

第九编会把这件事讲透。这里先把它放在心里。

◆ 七、三块地

七个词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先讲清：土不是一整块，它分三块地。

第一块，脑子里想的。　概念、规则、道理、制度条文。「冰在零度结冰」这句话，住在这块地上。本系列叫它理念界。

第二块，手上碰的。　身体、器具、地方、钱。那只冰格、那台冰箱、你冻得发红的手指，住在这块地上。本系列叫它现实界。

第三块，心里的「我、你、他」。　记忆、身份、情绪、意志、关系。你小时候第一次偷吃冰棍被妈妈发现，那份又怕又甜的心情，住在这块地上。本系列叫它自我界。

一件事在一块地上通了，不等于在另两块地上也通。你在书上读懂了「冰在零度结冰」，是理念界通了；你冬天第一次在屋檐下掰下一根冰溜子，被冻得哇哇叫，是现实界通了；你后来给自己的孩子讲这件事，一边讲一边笑，是自我界通了。三块地都通了，这件事才在你身上长全。

这三块地，是本书拆中文屋最要紧的工具。中文屋里那个人，手里只有一本规则书、一堆写着汉字的纸条——那是理念界的一小块。屋里没有一碗汤、一根手指、一个等他说完话的人。现实界和自我界，都被搬空

了。第五、六编会说：在一间只剩一块地的屋子里问「懂不懂」，这个问法本身就出了毛病。

◆ 八、碰撞三级

一个人的思想是怎样长出来的？本系列有一把量尺，叫碰撞三级。

三维碰撞。　形状、路、土三样都活着，互相拆台，谁也压不住谁。这样的碰撞，长得出以前没有的东西，长得出一个新的典范。

二维碰撞。　三样里有一样被焊死了，只剩两样在转。这样的碰撞，长得出分类、细化、越来越整齐的格子，长不出新东西。

常规推广。　三样都固定了，只是照着已有的式子往下推。长得出推论，长不出别的。

大家、中家、小家，大体由此分。

拿这把尺去量塞尔，会看见一条很清楚的线。他年轻时是三维碰撞：奥斯汀给了他路（说话是一步），弗雷格给了他形状（一句话指向世界的那根箭头），一个医生母亲、一个生物学时代给了他土（实打实的身体）。三样都活着，他写出了言语行为理论，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的一块基石。

后来，他让生物学那一维当了裁判。凡是说不清住在哪里的东西——意思、理解、「我们」——一律搬回脑壳，由大脑的「因果力」担保。土被焊在了脑壳里，碰撞就降成了二维。二维碰撞长出的，是越来越整齐的格子：五类言语行为，三级意向性，两类事实，一个「X　在　C　中算作　Y」。格子极清楚，极好用，可每一格都像冰格里的冰，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这条线是本书的解释，第二编第 10 章会细讲，标为待验。

◆ 九、三律：创造、幸福、自由

最后一样量尺，叫意义三律。它回答的是：一件事，怎样才算长得好？

创造律：长出以前没有的东西。冰格里的冰，每一格都一样，没有创造；窗玻璃上的冰花，每一片都不一样，是创造。创造律还有一条要紧的话：目标是在纠缠里凝出来的，不是先定好的。

幸福律：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一件事从头到尾走通的时候，人身上那一股劲儿。你憋了一整个夏天，终于在院子里自己冻出了一根冰棍，咬下第一口的那一下。

自由律：在约束中，裁出一条原本不存在的新路，不是在现成的选项里挑一个。它有三拍：纠缠，选择，激发。自由律又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函数——长出新东西、走通那股劲，是它的两个自变量。

幸福律和自由律的中间那一拍——模式转换，选择——是意义发生的地方。这一拍，最常在正在成形的阶段里出现。

塞尔的理论里，这一拍常常不见了。他写的言语行为，目标先定好、条件先摆齐；他写的制度，一句「算作」就立起来。中间那一拍被跳过，事情从一锅粥直接到了定型。第 42 章讲他的「理性的间隙」时，会看见他离这一拍最近的一次：他看见了缝，没写缝里的路。

◆ 十、他的词，大致对上哪把扳手

塞尔自己有一套词。下面这张表，先给一个预览：他的每个词大致对上哪把扳手，又差在哪里。

塞尔的词	大致对上	差在哪里
言语行为（以言行事）	路	只写定型的那一段洪流
构成性规则	形状和路同时出生	规则自己怎样长出来，不问
适配方向	回写的雏形：两根箭头	箭头不会改箭头
宣告	回写最短的形态	被压成了一瞬
意向性	形状：一个念头	念头被说成从脑子里直接开出来
背景	土	被锁进脑壳，深层那一层不许长
原始事实	人人同一的看法下显露出的形状	被当成本来就在
地位功能：X 在 C 中算作 Y	形状；C 是土	路缩成一句话，土缩成一个字母
集体意向性	「我们」的形状	被说成天生的
义务论权力	回写到人	回写只有一层
生物自然主义	显露	只长在脑壳这一个地方

这张表现在看不懂没关系。每一格，后面都有一章。

◆ 十一、先清三个误会

说到塞尔，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一个样子。先把三个最常见的误会清掉。

误会一：中文屋是在说机器笨，机器永远不能思考。　不是。塞尔明确说过，机器当然能思考——人脑就是一台机器，我们就是会思考的机器。他反对的是另一件事：光靠跑一个程序、照规则摆弄符号，不够。一台机器要懂，得有和大脑一样的「因果力」。所以他不是说机器笨，他是说「程序」不等于「心」。这个区别，第五编会细讲。

误会二：塞尔是二元论者，认为心和身是两种东西。　正相反。他一生都在反对二元论。他说意识就是大脑的一种高阶特征，像水的湿是许多水分子一起才有的特征一样，既不神秘，也不是另一种东西。他同样反对另一头——把意识说没了的那一派。他站在中间，自称「生物自然主义」。本书会说他这一步走对了一大半，只是把意识长出来的地方，冻在了脑壳这一个地点。

误会三：塞尔就是中文屋，中文屋就是塞尔。　中文屋是他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可它只是他体系里的一个房间。他自己说，他一生做的是一件事：给人的经验、以及人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世界，画一幅完整的图。这幅图有三层：语言、心、社会。中文屋在心那一层。本书会把三层都走一遍，然后看见：三层里，他用的是同一个动作。

◆ 十二、每章怎样读

每一章都是一样的走法。

先从你遇到过的一件事进去——站在冰箱前不知道想吃什么，楼下有人放了一把破椅子占车位，一个中学生背了三年英语句型。

然后老老实实摆出塞尔说了什么，标出处。

再说他对在哪里。说他错之前，先还他公道。

然后用 SDE 看这一处：他开了哪扇门，又在哪里把门关上。

然后放回日子里，至少一个具体的场景。

最后，一句「带走的话」。读者记不住全章，记住这一句就够。

每章最后还有两行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的是哪一扇？

冻在了哪一刀——路、阶段，还是模具？

全书七十六章的小账连起来，就是一张大账。结语会把它结一次。

带走的话：一杯水冻成一块冰，冰块不是本来就方的；这本书要看的，是塞尔怎样把一条河，冻成了一格一格的冰。

第一编

一个人：一条很长的路，被写成了一格

编 序

读一个人的思想，先读这个人。本系列的规矩，是从边上往中间读：先看他住在哪片土里，走过哪条路，被什么撞过，再看他长出了什么。

这一编六章，写塞尔的一生。

第 1 章写他在美国中西部长大，一个医生母亲的儿子，怎样带着一身「常识」上路。第 2 章写他十九岁去了牛津，跟着奥斯汀学会了一门手艺：拆一个词，找它成立的条件。第 3 章写 1964 年的伯克利，一所大学的「地位」在他眼前塌了又立。第 4 章写他五十年里一本接一本写书，怎样三次改写自己的起点。第 5 章写他的两个对手，和一场吵了四十年的架。第 6 章写他最后的几年，编末给出一张人生序列表。

这一编要带出一个反差。他的一生，是一条很长、很曲折、不断回头改写的路；他的理论里，路常常缩成了一格。第 6 章末会把这个反差说完。

第 1 章

丹佛出生，威斯康星长大

◆ 一、你怎么知道桌子还在

你小时候，也许问过大人一个傻问题：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桌子还在吗？

大人多半会笑一笑：当然在，你睁开眼看看。

你睁开眼，桌子果然在。这件事就过去了。

可是有一些人，一辈子没让这个问题过去。哲学史上有一大串人，从贝克莱到康德到后来的许多怀疑论者，都认真地问过：我们凭什么断定，世界在我们不看它的时候照样在？

塞尔属于另一种人。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你小时候那位大人差不多：当然在。不但在，而且这个回答不需要证明。要证明的，是那些说「不一定在」的人。

一个哲学家，为什么会站在大人这一边，而不站在那个追问的孩子一边？这一章从他的土讲起。

◆ 二、一个医生母亲的儿子

1932 年 7 月 31 日，约翰·罗杰斯·塞尔出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他的父亲做企业管理，母亲是一位医生。在那个年代，一位做医生的母亲并不常见。

家里搬过几次家，最后落在了威斯康星。他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

关于他的童年，能查实的材料不多。本书只记下这几件，不替他编故事。

可这几件已经够了。一个在医生母亲身边长大的孩子，从小听到的，是身体、病、药、化验单。一个人发烧了，是细菌在身体里干活；一个人疼了，是神经在传信号。身体是真的，病是真的，药能不能起作用，要看它在身体里做了什么。

照本书的读法，这是塞尔一辈子最底下的那一层土：**世界是实打实的，身体是实打实的，心，也是长在这个实打实的身体上的**。后来他谈意识，最爱用的比喻是消化：胃消化食物，大脑产生意识，都是生物学，一点也不神秘。这句话，像是一个医生的儿子会说的话。这个联系是本书的解释，待验。

◆ 三、麦卡锡的老家

威斯康星还有一层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有一场以一位参议员的名字命名的风潮：约瑟夫·麦卡锡。他到处指控别人是共产党，许多教授、演员、公务员因此丢了工作。这位参议员，正是威斯康星州选出来的。

据后来的记载，塞尔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参加过一个反对麦卡锡的学生组织，还当过它的干事。这件事有待再核。

如果属实，那就意味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在自己家乡的大学里，亲眼看见了一种很特别的力量——一个人被贴上一个标签，他的职位、名声、朋友，就在几个月里一样一样被撤走。标签还是那几个字，被贴的人还是那个人，变的，是周围的人怎样看他、怎样对他。

四十多年后，他写出了一本书，专门讲这件事的反面：一张纸怎样被一群人承认成钱，一个人怎样被一群人承认成总统。他说，这一类事实，只要大家一起承认就存在，大家一撤回，它就塌了。

这本书在第十编。这里只先插一面小旗：**他很早就见过「承认」是怎样被撤回的。**

◆ 四、一个美国式的常识

塞尔成年以后，写过一段很出名的话，列了他所谓的「默认立场」。大意是：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它不依赖我们而存在；我们能直接感知它；我们的词大体有清楚的意思，能用来谈论真实的东西；一句话是真的，是因为它和世界对得上；因果关系是真实的。

他说，这些立场是我们不假思索就持有的。要推翻它们，得拿出很硬的理由；多数攻击它们的哲学，理由都不够硬。（《心灵、语言和社会》第一章，大意）

先说对在哪儿。

这张清单，替普通人说了句公道话。你每天早上起来，默认地板会托住你、水龙头拧开会出水、你说「给我一杯水」，家人会端来一杯水而不是一只鞋。你活得下去，靠的正是这些默认。一种哲学如果说这些都靠不住，它得先解释：那你今天早上是怎么走到厨房的？

塞尔的一生，有一半力气用在保卫这张清单上。他跟怀疑论吵，跟「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吵，跟「意识是幻觉」吵，底气都在这里。

◆ 五、SDE 看这一处

可这张清单里，站着一个没被问过的东西。

「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它不依赖我们而存在。」

用本系列的尺子量一量：这句话里，世界被当成了先在的——它先在那儿，然后我们去看它、摸它、说它。

本系列不反对「世界是真实的」。发生学反对的是先在，不是事实。地板托住了你，这件事是真的，发生过就改不了。可「地板」这个能被你认出、能托住你、能被你叫出名字的东西，是在你学走路的那几年里、在一次次摔倒和站稳之间，一步一步显露出来的。婴儿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脚下那块地并不是「地板」，只是一片会让他摔倒的地方。

所以，塞尔的默认立场，对的是它的一半：我们确实活在一个会回推我们的世界里。它没看见的，是另一半：这个世界之所以对每个人都「显然就在那儿」，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差不多的身体里、走过差不多的路，长出了差不多的看法。人人一样，于是看的这一方就看不见了，好像世界自己就长那样。

这正是本书第三把刀要切的地方：模具。第九编会细讲。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带着五岁的孩子去超市。孩子指着货架问：「妈妈，这个为什么叫苹果？」

妈妈说：「它本来就叫苹果呀。」

这句话在超市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你知道，「苹果」这两个字不是苹果本来就有的。它是这门语言几千年里长出来的；这个孩子，是在过去几年里，一次次被递过一只红红圆圆的东西、一次次听见这两个字，才把它们连在一起的。

妈妈的回答，就是塞尔的默认立场：好用、省事、在日常里几乎处处成立。它只在一种时候露出破绽——当一个孩子、一个外国人、一台机器，从没走过这条路，站在门外问你：「你凭什么说它本来就叫这个？」

下次孩子这样问，你可以换一种答法：「是很多很多人一起，把它叫成了苹果；你也是一点一点学会这样叫的。」这个答法不比「本来就叫」更难懂，却给孩子留下了一条路。

◆ 七、带走的话

> **「当然在」是一句好用的话；只是说这句话的时候，别忘了是谁、从哪里学会这样看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世界会回推我们，是实打实的；关了一扇——这个「实打实」被当成先在，不问它是怎样对每个人显得一样的。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

本章史料

〔核〕1932 年 7 月 31 日生于丹佛；父亲从事企业管理，母亲为医生；家中数次搬

迁，后定居威斯康星；就读威斯康星大学（据 Britannica 条目）。

〔待核〕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参加反麦卡锡学生组织并任干事。

〔核〕「默认立场」清单见《心灵、语言和社会》（1998）第一章，此处为大意转述。

〔待验〕医生母亲与他日后生物学取向之间的联系，为本书读法。

· · ·

第 2 章

十九岁到牛津：跟着奥斯汀学拆词

◆ 一、驾校的评分表

你考驾照的时候，教练手里有一张评分表。倒车入库一项，大概是这样写的：车身不压线，一次入库，中途不停车超过规定时间，车身完全进入库内……一条一条，满足了就合格，差一条就扣分。

这张表很有用。考官拿着它，就能判定你合格还是不合格，不会因为心情好坏而打分不同。

可是你知道，这张表不是你学会倒车的过程。你学会倒车，是在练习场上一圈一圈倒出来的：第一次看后视镜，找不着库角；第十次，大概知道方向盘打多少；第三十次，手先于脑子动了。评分表只写了你学会以后的样子，没写你是怎么学会的。

这一章讲的，是塞尔在牛津学到的一门手艺。这门手艺，很像写一张评分表。

◆ 二、一个十九岁的美国年轻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塞尔拿到罗兹奖学金，从威斯康星去了英国牛津。他那年十九岁上下。

牛津在那时，是全世界哲学最热闹的地方之一。热闹的原因，是一种新的做哲学的办法，后来被叫作「日常语言哲学」。

这种办法说：哲学上许多吵了两千年的难题，其实是因为哲学家把日常的词用坏了。「知道」「意图」「自由」「真」——这些词，我们每天都在用，而且用得好好的。哲学家一把它们拿进书房，就开始出毛病。所以，解决的办法，是回到这些词在日常里究竟怎样被用，一个一个细细地看。

他在牛津的老师里，有两个人最要紧：约翰·奥斯汀，和彼得·斯特劳森。

◆ 三、奥斯汀的那个发现

奥斯汀看见了一件事，普通人每天都在做，哲学家却一直没当回事。

你在婚礼上说「我愿意」。这句话不是在描述什么——你不是在报告你心里有一个「愿意」的状态。说出这句话，本身就是在结婚。说完了，你就结了婚。

船长在新船下水时说「我将此船命名为某某号」。这句话也不是在描述，说出来，船就有了名字。

你跟朋友说「我赌你五块钱，明天会下雨」。说出来，赌就打下了。

奥斯汀给这类话起了个名字，叫施行句：说出它，就是在做一件事。后来他更进一步，说几乎所有的话都在做事：你说「今天会下雨」，也是在做一件事，叫「断言」；你说「把门关上」，是在做一件事，叫「命令」。一句话，除了它说了什么，还有它做了什么。

奥斯汀这些讲座，是在 1955 年讲的，他 1960 年去世，讲稿两年后才整理出版，书名就是一句大白话：《如何以言行事》。

◆ 四、先说对在哪儿

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里最了不起的一个看见。

在它之前，哲学家大多把语言当成一面镜子：一句话的任务，是把世界照出来，照得对就是真，照错了就是假。奥斯汀说，不，语言不只是镜子，它还是一只手。话不只是在说世界，话在改世界。

用本系列的大白话：**话不是贴在世界上的标签，话是一步路**。你说了「我愿意」，从这一步起，你和另一个人的日子就走上了另一条路，两家人的关系变了，法律上的身份变了，连你们住在哪里、钱怎么花，都跟着变了。

塞尔是奥斯汀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奥斯汀去世以后，把这门学问接过来、做成一整套理论的，主要就是他。

◆ 五、另一位老师：斯特劳森

牛津还给了他第二位老师，彼得·斯特劳森。

斯特劳森年轻时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论指称》（1950），专门驳罗素。罗素认为，「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这句话，里面藏着一个断言：有一个法国国王。法国现在没有国王，所以这句话是假的。

斯特劳森说，不对。一句话本身并不「指」什么，是说话的人，在某个场合，用这句话去指一样东西。在今天说这句话，你根本指不到任何人，这句话既谈不上真，也谈不上假，它只是落了空。

这一刀，和奥斯汀是同一个方向：**意思不是躺在句子里的，是人拿句子去做的**。「指」是一个动作，不是一个标签。

一个年轻人，在同一座城里，同时跟着两位老师学到了同一件事。这件事，是他一生最亮的一扇门。

可这两位老师，也同时教给了他另一样东西：做完了动作，要把它分析成一组清清楚楚的条件。说话人在什么条件下算是「指」到了，在什么条件下算是「许诺」了。门打开了，他却学会了在门口先摆一张评分表。

◆ 六、一门手艺：找成立的条件

塞尔从牛津带走的，不只是奥斯汀的这个看见，还有一门手艺。

牛津的哲学家做事，常常是这样的：拿一个词，比如「许诺」，问：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才算真的许诺了？然后一条一条列出来。

后来塞尔在他的第一本书《言语行为》里，就是这样分析许诺的。大意是：说话的人说了一件他将来要做的事；听话的人希望他做这件事；这件事不是他反正也会做的；说话的人真心打算做；说话的人知道，说出这句话就等于承担了去做的义务……条件一条一条摆齐，许诺就成立；差一条，许诺就有毛病。（《言语行为》第三章，大意）

这像不像那张驾校的评分表？

这门手艺很厉害。它让一个模糊的词变得清清楚楚，谁是谁非，一条一条对得上。塞尔一辈子写书，都带着这门手艺：什么叫一个言语行为，什么叫一个念头，什么叫一个制度性事实，他都给出过一串整整齐齐的条件。

◆ 七、SDE 看这一处

可这门手艺有一个天生的偏向。

评分表写的，是倒车已经学会以后的样子。条件清单写的，是许诺已经长定以后的样子。

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说「我保证明天把玩具还你」，他心里未必真打算还，他也未必知道这句话会让他承担什么。可他说了；第二天没还，对方哭了，大人来评理，他第一次知道「保证」这两个字有分量。后来又说过几次，还过几次、没还过几次，被人信过几次、不被人信过几次。十几年以后，他才成了一个说「我保证」就一定做到的人。

塞尔那张条件清单里，写的是十几年以后的那个人。十几年里那条路，清单里没有。

照本书的读法，这是塞尔从牛津带出来的第二样东西：**他看见了话是一步路，却学会了只画路走到头的那一格**。这门手艺擅长画定型之后的图，不擅长写一锅粥和正在成形。本书第二把刀——阶段——要切的，就是它。第三编会细讲。

还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不是塞尔一个人的偏向，而是那个时代英美哲学的通行做法——给一个概念找充分必要的条件。他把这门手艺练到了极好，也就把这个偏向带到了极远。

◆ 八、一篇关于涵义与指称的论文

他在牛津拿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大意是：从「涵义」和「指称」这两个概念里，生出来的意义问题。

「涵义」和「指称」，是德国数学家、哲学家弗雷格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一对概念。「晨星」和「暮星」指的是同一颗星（金星），这是指称相同；可这两个词给人的意思不一样，这是涵义不同。弗雷格认为，涵义

住在一个客观的地方，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谁也带不走，谁也改不了。

一个年轻人，一边跟着奥斯汀学「说话就是做事」，一边写论文研究弗雷格「意思住在一个客观的地方」。这两样东西在他手里相撞。

第二编会讲，这一撞，撞出了什么。

据后来的记载，他在牛津拿学位以后，还在牛津的学院里教过几年书。1958 年，他和达格玛·卡博赫结了婚。第二年，他回到美国，去了加州的伯克利。那年他二十七岁。

◆ 九、放回日子里

一位年轻的班主任，第一次写班规。她很认真，一条一条列：上课不许讲话，作业按时交，值日生七点二十到校……写得清清楚楚，贴在墙上。

一个学期过去，她发现，班上真正管用的规矩，只有一小半在墙上。另一大半，是在一次次的事情里长出来的：有一次两个孩子吵架，她当着全班处理了，从此大家知道吵了架要先找谁；有一次一个孩子生病，全班帮他补笔记，从此「帮缺课的同学补笔记」成了这个班的规矩，墙上从来没写过。

墙上那张班规，就像塞尔的条件清单：清楚、有用，写的是规矩长定以后的样子。班上那些真正长出来的规矩，要去事情里找。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拿出你单位或者家里的一条「规矩」，问一问它是哪一天、因为哪件事长出来的。你多半会发现，写下来的那一条，是后来补的。

◆ 十、带走的话

> **评分表写的是学会以后的样子；塞尔从牛津学会的，是把每一条路，都画成它走到头的那一格。**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话是一步路，说话就是做事（奥斯汀的遗产，经他发扬）；关了一扇——一门只画定型之后那一格的手艺。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

本章史料

〔待核〕拿罗兹奖学金赴牛津的年份（约 1952 年）与当时年龄。

〔核〕在牛津师从奥斯汀、斯特劳森；博士论文题目涉及涵义与指称。

〔核〕斯特劳森《论指称》1950 年发表，驳罗素的摹状词理论。

〔核〕奥斯汀 1955 年在哈佛讲演，1960 年去世，《如何以言行事》1962 年出版。

〔待核〕在牛津学院任教的具体职位与年份。

〔核〕1958 年与达格玛·卡博赫结婚；1959 年赴伯克利任教。

〔核〕《言语行为》（1969）第三章以条件分析许诺，此处为大意转述。

第 3 章

1964 年的伯克利：一所大学的「地位」塌了又立

◆ 一、一个没人听的班长

你上中学的时候，班上也许有过这样一位班长。

他是开学第一周选出来的，名字写在黑板角上，本子上也记着。起初大家都听他的：他喊「起立」，全班起立；他收作业，没人敢拖。

后来出了一件事。也许是他替老师告了一次状，也许是他自己考试作弊被发现。事情传开，全班的态度就变了。他喊「起立」，有人站，有人不站；他收作业，有人故意拖到最后。到了学期末，他还是班长，名字还在黑板角上，可是谁都知道，这个「班长」已经空了。

一个人是不是班长，写在本子上的那一行字，和全班愿不愿意听他的，是两回事。前一样一夜就能写上，后一样可以一夜之间塌掉。

塞尔二十七岁到了伯克利。五年以后，他亲眼看见了一所大学的「班长」怎样塌掉。

◆ 二、一辆被围住的警车

1959 年，塞尔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六十年。

伯克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是一座很安静的大学城。校园正中有一片广场，学生在那里摆桌子、发传单、招人参加各种社团。

1964　年秋天，学校宣布，广场边上那一条人行道不许再摆桌子搞政治宣传。学生不服。10　月　1　日，一个在那里摆桌子的年轻人被警察带走，押进了一辆警车。周围的学生一下子围了上来，坐在地上，把警车团团围住。警车在那里被围了三十多个钟头。学生们脱了鞋，一个接一个爬上车顶，对着人群演讲。

这就是后来被写进美国历史课本的「自由言论运动」。那年冬天，几百名学生占领了行政大楼，被警察一批一批抬出去，被捕的人有好几百。

据后来的记载，塞尔是最早公开支持这场运动的终身教授之一。这件事有待再核。

◆ 三、塌了又立

这场运动没有在 1964 年结束。

接下来的几年，伯克利一直不太平。反战、游行、罢课，一波接一波。1969　年，学校要在一块空地上盖楼，一群人把那块地占了，种上花草，叫它「人民公园」。政府派了军警，事情闹出了人命。

在这几年里，一所大学的每一样「地位」，都被拿出来重新掂量过：校长说的话还算不算数？学校定的规矩，学生有没有义务遵守？一块地是学校的，还是「人民」的？教授站在讲台上，学生凭什么要听？

这些地位，平时谁也不会想起来问。它们像空气一样，默认就在。可在那几年里，你能亲眼看着它们一天天变薄，有时一夜之间就塌掉，然后又被另一群人、用另一种方式一点点立起来。

塞尔起初站在学生一边，后来对激进的那一派越来越失望。据后来的记载，他也在学校的管理层里做过事，专门处理学生事务。1971　年，他

写了一本小书，叫《校园战争》，大意是分析这几年里，一所大学的权威是怎样被瓦解的。书名与年份有待再核。

◆ 四、先说对在哪儿

照本书的读法，这几年，是塞尔后来整套社会哲学最早的土。

二十多年以后，他写出了《社会实在的建构》。那本书最要紧的一个看见是：一所大学、一张钞票、一位总统，都不是像一座山那样立在那里的。它们存在，全靠一群人一起承认。大家一撤回承认，它就塌了。他举过的例子里，就有苏联在几个月里解体，有一种货币在通货膨胀里变成废纸。

这个看见，在伯克利那几年，他是亲眼见过的。一辆警车被围了三十多个钟头，警察还是警察，车还是那辆车，可是「警察带走一个人」这件事，在那一刻不作数了。一片空地被种上花，地契上写的还是学校，可是「这块地归学校」这件事，有好几个星期谁也说不准。

先说他对的地方：**他看见了，社会里的许多东西，是一群人一起「做」出来的，而且可以被「做」没了。**这是他留给发生学的一份大遗产。很多哲学家一辈子没看见这一点，他三十出头就在自家门口看见了。

◆ 五、SDE 看这一处

可是，这几年他看见的，是一条很长的路。

权威不是一夜之间塌掉的。先是一张桌子被禁，学生不服；然后是一个人被带走，一群人坐下；然后是三十多个钟头的僵持，一个接一个的人爬上车顶；然后是几个月的谈判、几年的反复。每一步都有先有后，每一

步都改了下一步。这是一锅粥，里面什么都在：学生、教授、警察、家长、报纸、政客、战争，还没有分开。其中许多时候，事情处在正在成形的状态：一种新的规矩冒了头，还站不稳，随时可能被推回去。

后来立起来的新秩序，也是这样长出来的：谁可以在哪里摆桌子，校长怎样和学生开会，警察什么时候可以进校园。它们是这几年一回一回吵出来、让出来、试出来的。

二十多年后，塞尔把这一切写成了一个公式：**X 在 C 中算作 Y**。一张纸，在这个国家，算作钱；一个人，在这套程序之后，算作校长。他说，一切制度性事实，逻辑形式都是这样一句话。

他看见的是一条河，写下来的是一格冰。这一格冰写得非常准——一所已经平静下来的大学里，校长的地位确实就是这样一句话。可是那几年一锅粥、那几年正在成形，那个班长怎样一天天变空，公式里没有。

本书第十编会专门拆这个公式。这里先插第二面小旗：**他亲眼看见过「算作」是怎样塌掉、又怎样被一点点长回来的；他后来却把它写成了一句话。**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年轻人进了一家公司，三个月后被任命为小组长。任命书发下来那天，同事们鼓了掌。

第二天开会，他发现，任命书只是一张纸。组里有一位老员工，资历比他深，技术比他好，会上他说什么，大家先看那位老员工的脸色。他布置下去的事，有人照做，有人拖着。

半年以后，事情变了。不是因为又发了一次任命书，而是因为这半年里出过两次急活，他通宵陪着大家干完了；有一次客户投诉，他一个人扛了下来，没有推给下面的人。有一天开会，他说完一件事，大家不再先看那位老员工，而是直接点头。

那一天，他才真的「算作」了组长。

如果你是这位年轻人，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别把任命书当成终点。在本子上记下这半年里每一次「大家开始听你的」的时刻，是哪一件事、哪一天。这张单子，比任命书更能告诉你，你的位置是怎么长出来的。

◆ 七、带走的话

> **一个地位，写在纸上只要一夜；长在人心里，要走一条路。塞尔两样都见过，后来只写了第一样。**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社会里的许多东西是人一起做出来的，可以被做没；这扇门他一辈子没关。关了一扇的伏笔——「做」被预备写成一句话。

冻在了哪一刀：路（伏笔，第十编拔旗）。

本章史料

〔核〕1959 年起任教伯克利。

〔核〕1964 年 10 月 1 日警车被围三十余小时，学生登车顶演讲；同年 12 月占领行政大楼，数百人被捕——自由言论运动通行史料。

〔待核〕塞尔为最早公开支持运动的终身教授之一。

〔核〕1969 年「人民公园」事件。

〔待核〕塞尔曾任学校学生事务方面的管理职务；《校园战争》书名与出版年份

（1971）。

〔核〕《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以制度性事实依赖集体承认，举苏联解体、货币贬值为例，此处为大意转述。

第 4 章

一本接一本：从语言到心，从心到社会

◆ 一、二十年前的日记

你翻出自己二十年前的日记，读上几页。

多半会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这个人真是我吗？那时候怎么会这样想？另一种是：原来我现在想的很多事，那时候已经冒了个头，只是写得歪歪扭扭，我自己都没认出来。

一个人的一生，不是一格一格排好的。后来的自己，会回头改写前面的自己：不是改日记上的字，是改那些字在你心里的分量。当年觉得天大的事，现在一笑；当年随手写的一句，现在成了你做人的根。

这一章，看塞尔怎样用五十年，一本接一本地写书，又一次次回头改写了自己的起点。

◆ 二、第一站：语言

塞尔的第一本书是《言语行为》，1969 年出版，他三十七岁。

这本书把奥斯汀的看见做成了一整套理论。一句话，除了说了什么，还做了一件事。它把「做的事」分析成一串整整齐齐的条件，像上一章那张评分表。

六年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把人用话能做的事分成五大类：断言（说一件事是这样）、指令（让别人去做一件事）、承诺（让自己将来做

一件事）、表达（说出自己的心情，比如道歉、感谢）、宣告（说出来就让它成真，比如宣布开会、宣布结婚）。这五类，他说，穷尽了人用语言能做的全部事情。（《言外行为的分类》，1975，后收入《表达与意义》，1979）

那时候，他相信语言是最根本的。哲学的许多问题，只要把语言弄清楚，就能解开。

◆ 三、第二站：心

十几年以后，他改了主意。

1983 年，他出版了《意向性》。在这本书的开头，他说了一段大意如此的话：我原先以为语言哲学是基础，现在我认为，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一句话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说话的人心里有意思；话的意向性，是从心的意向性那里借来的。

这是一次很大的转身。

他没有推翻自己的第一本书，而是把它挪了一个位置：原来的地基，变成了二楼。言语行为还是那些言语行为，可它们现在站在一个更底下的东西上——一个人心里「指向」世界的那种能力。他把这种能力叫作意向性：相信一件事、想要一样东西、害怕一个人、打算做一件事，都是心在指向世界。

再往下，他又挖出了一层：所有这些念头，都站在一片说不成句子的能力上。你走进电梯，不会去想「地板会托住我」；你拿起杯子，不会去想「杯子是固体」。这些不用想的东西，他叫它「背景」。

又过了几年，他在心这一层上越挖越深：1980　年，中文屋；1992 年，《心灵的再发现》，讲意识是大脑长出来的；1997　年，《意识的奥秘》。

◆ 四、第三站：社会

再往后，他又转了一次。

1995　年，他出版了《社会实在的建构》。这一次，他从一个人的心，走到了一群人。钱、婚姻、国家、大学、足球比赛里的一个进球，都是怎样存在的？他说，靠一群人一起承认。一群人的这种「一起」，他叫它集体意向性。

2010 年，他又出版了《社会世界的构造》，把这套理论补了一遍。

到了晚年，他说，自己一辈子做的其实是一件事：给人的心、人的语言、人所生活的社会，画一幅完整的图。语言站在心上，心站在大脑上，社会站在一群人的心上。一层压一层，一幅图。

2015　年，他八十三岁，还出了一本讲知觉的书，大意是「如其所是地看事物」。书名是暂译。

◆ 五、先说对在哪儿

五十年，从语言走到心，从心走到社会。每一站，他都不是换一个题目，而是往下挖一层，再回过头把上面那一层重新安放。

这种写法很少见。许多哲学家一辈子守着一个题目，越写越细；也有许多哲学家换题目像换衣服，前后接不上。塞尔是往下挖、再回头改：他的每一本新书，都改变了前面那本书的地位。

用本系列的话说：**他的一生，是一条有回写的路**。1983 年那一次转身，是后来的自己回头改写了前面的自己——不是改了字，是改了分量。1969 年的那本书，从地基变成了二楼。

◆ 六、SDE 看这一处

可是，看他每一站写下来的东西，又是另一回事。

他每挖到一层，就把这一层写成一个「本来就在」的结构，一个逻辑形式：

语言这一层，是五类言语行为，他说它们穷尽了一切。心这一层，是意向状态的结构——一种心理模式，加一份内容，加一组满足条件。社会这一层，是「X 在 C 中算作 Y」，他说一切制度都是这个形式。

每一层都写得整整齐齐，都像是这一层本来就长这样。至于这一层自己是怎样长出来的——人怎样一点点学会做五类事，一个念头怎样从一片模糊里冒出来，一个制度怎样被吵出来——他不太写。

更有意思的是：他自己的路是有回写的，他写下的每一层结构，却几乎没有回写。1983 年，他让心回头改了语言在他体系里的地位；可在他的体系里，语言从不回头改心。一个孩子学会了「妈妈」这个词，他就能在妈妈不在的时候想她——词回头长出了念头。这一种回写，在他的图里找不到。

他的一生是一条会回头的路；他写下的，是这条路上的一格一格，每一格都不回头。

这就是本编要带出的那个反差。第 6 章会把它说完。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中年人，从年轻时起就爱做木工。

二十岁，他以为木工最要紧的是手艺：刨得平，榫卯严。三十岁，他改了主意，觉得最要紧的是选木头：什么木头干了会裂，什么木头吃得住钉子。四十岁，他又改了：最要紧的是懂得用家具的人，一张椅子要给谁坐，坐多久，坐的时候在做什么。

每一次改主意，他都没把前面的丢掉。手艺还是手艺，只是从第一位挪到了第三位。

可如果你让他写一本书，他多半会写成三章：用家具的人、木头、手艺，一章一章，整整齐齐，好像本来就是这个顺序。他在书里写不出的，是他怎样用二十年，一次次把这个顺序翻过来。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挑一件你做了很多年的事，写下你十年前以为它「最要紧」的是什么，现在觉得是什么。那两行字中间，就是一条路。

◆ 八、带走的话

> **他用五十年走了一条会回头的路，写下来的却是一格一格不回头的结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他的一生回头改写了自己的起点，是一条有回写的

路；关了一扇——他写下的每一层，都被当成本来就长这样的逻辑形式。
冻在了哪一刀：路（每一层的来历被删去）与回写。

本章史料

〔核〕《言语行为》1969 年出版；《言外行为的分类》1975 年发表，收入《表达与意义》（1979）。

〔核〕《意向性》（1983）开篇以语言哲学为心灵哲学之分支，此处为大意转述。

〔核〕中文屋 1980 年；《心灵的再发现》1992 年；《意识的奥秘》1997 年；《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 年；《社会世界的构造》2010 年；2015 年出版论知觉之书（中文书名为暂译）。

第 5 章

两个对手，四十年

◆ 一、吵了二十年的邻居

你们楼里也许有这样两位老邻居。

一位爱养花，把楼道摆得满满当当；另一位嫌挡路，隔三岔五去物业告一状。两个人从年轻吵到头发花白，见面不打招呼，可谁家晚上没亮灯，对方第一个知道。

后来一位住了院。去医院看他的人里，有另一位。

吵了二十年，吵出来的不只是仇，还有一份谁也说不清的熟。两个人都被对方改了：一个学会了把花盆往里挪半尺，一个学会了在花开的时候不去告状。

塞尔的一生里，也有这样的对手。这一章写两个：德里达和丹尼特；中间再插一场短一些的，和乔姆斯基。

◆ 二、「那又推出什么？」

先说塞尔吵架的样子。

美国有一档谈哲学与科学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罗伯特·库恩后来回忆过一件事。大约 1999 年，节目刚开拍，塞尔从伯克利赶来录像。同场的一位教授发表了一大段很复杂的议论。塞尔听完，只回了一句，大意是：「那又推出什么？」

库恩说，认真想下去，那一大段议论什么也推不出来。从那以后，「那又推出什么？」成了他自己采访和写作时的一句座右铭。

这就是塞尔。说话短，下手准，最不耐烦绕弯子。他常说，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多半是你自己没想清楚。他讲课的时候，学生常常被他的直截了当逗笑，也常常被他问得答不上来。

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少不了对手。

◆ 三、1977：德里达

第一个对手，来自大西洋对岸的法国。

1971　年，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拆奥斯汀的「以言行事」。1977　年，这篇文章的英译登在美国一本新创刊的杂志上。同一期上，塞尔发表了回应，题目叫《重申差异》，大意是：德里达把奥斯汀读错了。

德里达的回应，是一篇长得出奇的文章，后来成书，叫《有限公司》。他把塞尔的名字、塞尔的文章、塞尔的版权声明，一样一样拿出来拆，写得又长又绕，又带着嘲讽。

两个人吵的，说到底是一件事：**一句话的意思，是说话的人定的，还是话自己在世上流转时一次次长出来的？**

塞尔说，说话的人心里的意图，定住了这句话的意思。你说「我明天来」，意思就是你打算明天来，别人怎样引用、怎样挪用，那是另一回事。

德里达说，一句话一旦说出来，就可以被引用、被重复、被放进完全不同的场合。它能被重复，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说话人的意图压不住它。

本系列德里达卷讲过，德里达的毛病是「不封顶，但要签收」：他削去了终点，这是对的；连同每一次有日期的结果也一起削去，就多了。拿这句话来看这场架，会看见一件很好玩的事：德里达不肯签收，塞尔则是先签好了——意思在开口之前，就已经由意图签定。

这场架，本书第 15 章会细拆。这里先说一句：两个人吵的，是同一条河的两段。

◆ 四、四十年：丹尼特

第二个对手，在美国本土，吵得更久。

1980 年，塞尔发表了中文屋那篇文章。文章登在一本很特别的杂志上：每篇主文后面，附着几十位同行的评论，再附上作者的答复。那一期，二十多位学者写了评论，其中就有丹尼特。

丹尼特比塞尔小十岁，是塔夫茨大学的哲学家。他给中文屋这类思想实验起了一个名字，叫「直觉泵」：一个小故事，把你的直觉往一个方向泵过去。它好不好用，要看故事里那几个参数定得巧不巧。

从那以后，两个人吵了四十年。吵中文屋，吵「意思」是不是只有人脑里才有，吵意识到底是真的还是一种好用的幻象。九十年代中期，两人在《纽约书评》上来回写信，措辞之重，在学界传为一时的话题。

本系列 130 年卷第 37 章写过这场架：两个人争了四十年，谁也没说服谁。

2024 年，丹尼特去世。第二年，塞尔也走了。

◆ 五、另一场架：乔姆斯基

在德里达和丹尼特之前，还有一场架，吵得不长，却很要紧。

据后来的记载，1972　年，塞尔在《纽约书评》上写了一篇长文，评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里掀起的那场革命。篇名与年份有待再核。

乔姆斯基那时如日中天。他说，一个孩子听到的话那么少、那么乱，却能在几年里学会一门语言，说出从没听过的句子，这说明人脑里天生带着一套语法。语言学要研究的，就是这套天生的语法：句子的结构，规则怎样一层层生成句子。

塞尔的文章先给了这场革命很高的评价，然后指出一个大漏洞。大意是：语言首先是用来交流的，是人跟人做事的工具；只研究句子的结构，不研究人拿句子去做什么，就像只研究棋盘上的棋子怎样摆，不研究下棋。

这一刀，站在奥斯汀那一边，是对的。本系列胡志英讲乔姆斯基卷讲过，乔姆斯基把语言在孩子身上的发生，写成了一道天赋公式的「参数赋值」：公式出生前就写好，经验只拨开关。塞尔批评他丢了「用」，正好从旁边戳中了这个毛病——孩子学说话，是在和人一来一回的「用」里长出来的。

可有意思的是，塞尔自己后来也走到了一个相近的地方。乔姆斯基把语言的根放进天生的语法，塞尔把语言的根放进天生的意向性，放进大脑的「因果力」。一个说句法住在脑子里，一个说意思住在脑子里。两人吵

的是住在哪一间屋，谁也没问：这间屋，是怎样在一个孩子身上一年一年盖起来的？

第二编第 9 章会回到这一点：各方都在争门牌号。

◆ 六、先说对在哪儿

先还塞尔一个公道：**他的很多东西，是在吵架里磨出来的。**

德里达逼着他把「意图」讲得更细。丹尼特逼着他一遍一遍回答：你说的那个「真的懂」，到底藏在哪里？他后来写意识的几本书，许多段落就是对丹尼特的回应。一个人的思想，被一个聪明的对手逼上几十年，才会被逼得那样尖。

还有一位对手，就在伯克利，和他同一个哲学系：休伯特·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研究海德格尔的，他认为，人做事靠的是身体在世界里的熟练，不是脑子里的规则。塞尔的「背景」概念，和德雷福斯吵过、磨过很多年。

用本系列的话说，这正是碰撞。几种材料在一个人手里相撞，三方都活着，互相拆台，才长出新东西。塞尔早年最好的几本书，都是在这样的碰撞里长出来的。

◆ 七、SDE 看这一处

可是，看他在理论里怎样写「吵架」，又是另一回事。

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里，吵架由什么组成？断言，反驳，再断言。每一句都是一个整整齐齐的言语行为：说话的人真心相信自己说的，想让对方也相信。条件一条一条齐备。

吵了四十年、吵出一份谁也说不清的熟，这件事在他的理论里找不到位置。吵架里那些最要紧的时刻——话赶话说出了自己本来没打算说的，被对方一句话戳中、回家想了三天，隔了十年才明白对方当年说的是什么——都是一锅粥和正在成形。它们不是五类言语行为里的任何一类。

他靠碰撞长出了自己的思想，他的理论里却没有给碰撞留位置。

这和第 4 章那个反差是一回事：他的一生是一条路，他写下的是一格一格。本书第二把刀——阶段——在这里又切了一次。

还有一点，放在这里先记下：塞尔和丹尼特吵了四十年，吵的是「懂到底是真的，还是长出来的」。本书第七编会说，两个人其实共用了一块地板，谁也没去敲它：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

◆ 八、放回日子里

一对父子，从儿子上初中起就吵。吵学习，吵手机，吵将来学什么。

父亲有一套很清楚的道理：学习是学生的本分，手机耽误学习，将来要学一门能找到工作的专业。每一条都说得出理由。儿子也有他的一套。两个人每次吵完，都觉得对方不讲理。

儿子上了大学，有一年过年回家，和父亲喝了两杯酒。父亲忽然说：「其实你那时候说的，有几句是对的。」儿子也说：「你那时候管我，我现在懂了一点。」

这一晚上的话，不是断言，不是命令，不是承诺，不是道歉，也不是宣告。它是七八年吵架慢慢长出来的一样东西。

如果你家里也有一场吵了很多年的架，可以试一件事：别急着论谁对。写下这些年里，对方有哪一句话，你是隔了很久才听进去的。那一句话，就是这场架长出来的东西。

◆ 九、带走的话

> **他靠吵架长出了自己的思想，却没有在理论里给吵架留一个位置。**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他的思想是在碰撞里长出来的，早年是真正的三方都活的碰撞；关了一扇——理论里的吵架只剩一句句整齐的断言，碰撞本身没有位置。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

本章史料

〔核〕罗伯特·库恩回忆塞尔以「那又推出什么？」回应同场教授，事在其节目首季拍摄时（约 1999 年），见库恩 2025 年悼文，此处为大意转述。

〔核〕德里达《签名 事件 语境》（1971 年宣读）英译与塞尔《重申差异》1977 年同刊；德里达以《有限公司》回应。

〔核〕中文屋一文 1980 年发表于附同行评论的期刊，丹尼特为评论者之一；「直觉泵」一词出自丹尼特。

〔待核〕该期评论的准确篇数；九十年代中期《纽约书评》往来的具体年份与篇目（约 1995 年）。

〔核〕丹尼特 2024 年去世。

〔核〕德雷福斯同在伯克利哲学系，长期与塞尔论辩背景与技能问题。

〔待核〕1972 年《纽约书评》评乔姆斯基一文的篇名与刊期。

· · ·

第 6 章

最后的几年

◆ 一、一张毕业照

你翻出一张很多年前的毕业照。照片上一排一排的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站得整整齐齐，笑得差不多。

这张照片是真的。可你知道，照片上每一个人，在按下快门之前走过了很长的路，按下快门之后又走了很长的路。有人后来当了医生，有人出了国，有人早早走了。照片把那一刻冻住了，那一刻前后的路，照片里没有。

写一个人的最后几年，也像看一张毕业照：路走到了一个地方，停住了。可停住的这一格，要放回整条路里去看。

◆ 二、一位妻子

1958　年，塞尔在英国和达格玛·卡博赫结了婚。他们一起到了伯克利，一起过了将近六十年，有两个孩子。

2017 年，达格玛去世。

关于这段婚姻，公开的材料很少。本书不替他们编故事，只记下这个日子。

◆ 三、一件不体面的事

也是在 2017 年，一位曾经给塞尔当研究助理的年轻女性，把他告上了法庭，指控他性骚扰，并在她拒绝之后打击报复。此后又有别的指控传出。

2019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过调查，认定他违反了学校关于性骚扰和打击报复的规定，撤销了他的荣休教授头衔。他在伯克利教了整整六十年。

这件事，本书照实写，不渲染，也不回避。

照实写，是因为本系列的规矩：一位哲学家的盲区与过错，照实写进他的一生。不回避，是因为读者有权知道。不渲染，是因为本书拆的是他的思想，不借这件事去判他的思想对错——一个理论站不站得住，要看它自己的梁，不看写它的人品行如何。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的理论再好，也不能替他的过错开脱。

◆ 四、走到最后

晚年的塞尔，还在写。2010 年，七十八岁，他出版了《社会世界的构造》；2015 年，八十三岁，他出版了讲知觉的书。

他一生得过许多荣誉，包括法国的让·尼科奖、美国的国家人文奖章，还有好几个名誉博士学位。

2025 年 9 月 17 日，他在佛罗里达的一家护理院去世，终年九十三岁。据报道，这个消息是由给他当了四十年秘书的人传出来的。

一个把「那又推出什么？」挂在嘴边的人，最后的这些年，是在很远的地方、很安静地过去的。

◆ 五、他的一生，是一条发生序列

现在，把他的一生，照本系列的规矩，写成一张表。每一段看四样：那一段的土，那一步走出的不同，显露出的样子。

时段	土	那一步的不同	显露出的样子
1932—1952　丹佛、威斯康星	中西部，一位医生母亲，大萧条后的美国，麦卡锡的老家	在「当然在」的常识里长大；（待核）大学时反对麦卡锡	一个信得过身体、信得过世界的年轻人
1952—1959　牛津	日常语言哲学的鼎盛期；奥斯汀、斯特劳森；弗雷格的涵义与指称	学到「说话就是做事」，也学到「给概念找成立的条件」	一门手艺，和一个看见
1959—1971　伯克利的六十年代	自由言论运动，反战，人民公园	亲眼看见一所大学的地位塌了又立	「社会是一起做出来的」这片最早的土
1969—1983　语言到心	奥斯汀去世后留下的一门学问；与德里达的论战	1969《言语行为》；1983 年转身，宣布语言借自心	从二楼挖到了一楼：意向性与背景
1980—2000　心与意识	人工智能的第一次热潮；「心就是程序」；丹尼特	中文屋；意识是大脑长出来的	一间屋子，一个脑壳
1995—2015　社会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建构主义在人文学界盛行	《社会实在的建构》《社会世界的构造》	「X 在 C 中算作 Y」
2017—2025　最后的几年	妻子去世；诉讼；荣休头衔被撤	仍在写书	一条停在佛罗里达的路

◆ 六、一生是路，理论是一格

把这张表从头看到尾，会看到一条很长的、很曲折的、不断回头改写的路。

他是一个被土深深推着走的人：医生母亲给了他一个实打实的身体，牛津给了他一门手艺，伯克利给了他一场塌了又立的秩序，德里达和丹尼特给了他四十年的对手。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在这些撞击里长出来的。1983 年那一次转身，他自己回头改写了自己的起点。

这是一条标准的发生序列：在一片土里，沿着一条路，长出来，稳下来，又回头改写。

可他写下的理论，几乎处处是另一个样子：

一句话的意思，由说话前的意图定好。一个念头，有一组本来就有的满足条件。一切制度，都是一句「X 在 C 中算作 Y」。懂，是大脑本来就有的一种能力，程序给不了。人人都看得见的事实，是本来就在、等着被发现的。

他的一生是一条河；他写下的，是一格一格的冰。

这个反差，本系列许多卷里都有。康德的一生是港口、牌桌、书信里长出来的，他的书却说认识的形式先天就在。塞尔的反差，有一处特别：他看见过「长」看见得那么清楚——话会改变世界，制度会塌，意识是长出来的——却仍然每一次都把长出来的东西，冻在它长定的那一格。

这一格是怎样冻的，就是后面十三编要拆的事。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退休的老教师，被请去给年轻老师讲「怎样当好班主任」。她准备了一份讲稿，一共十条：要公平，要守时，要记住每个孩子的名字……

讲完了，一位年轻老师问她：「您是一开始就这样做的吗？」

她想了想，笑了：「不是。头五年，我一条也没做到。这十条，是我三十年里一件一件摔出来的。」

讲稿上的十条，是一格一格的冰。她那三十年，是一条河。年轻老师真正需要的，也许不是那十条，而是那一句「一件一件摔出来的」。

下次你给别人讲经验的时候，可以试一件事：每讲一条道理，就补一句「这是哪一次、哪件事让我学会的」。听的人会发现，你给的不只是一格冰，还有那一段河。

◆ 八、带走的话

> **他的一生是一条河，他写下的是一格一格的冰；这本书要看的，就是这一格是怎样冻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他的一生是一条完整的发生序列，有土、有路、有回写；关了一扇——他写下的理论，把每一段都冻成了本来就在的结构。
冻在了哪一刀：路与回写（一生与理论的反差），三刀在本编末合为一处。

本章史料

〔核〕1958 年与达格玛·卡博赫结婚，育有二子女；达格玛 2017 年去世。

〔核〕2017 年前研究助理提起诉讼；2019 年伯克利认定其违反性骚扰及报复相关政策，撤销荣休头衔（据 Britannica、维基百科与 2025 年讣闻报道）。

〔核〕2010 年《社会世界的构造》；2015 年论知觉之书。

〔核〕获让·尼科奖、美国国家人文奖章与多个名誉博士学位（据 Daily Nous 讣闻）。

〔核〕2025 年 9 月 17 日于佛罗里达去世，终年九十三岁；消息由其任职四十年的秘书传出（据 IFLScience 转述报道）。

〔待核〕国家人文奖章授予年份（约 2004 年）。

第二编

他接手的题：意思住在哪儿

编序

每一位哲学家，都接手了一道前人吵了很久的题。塞尔接手的题，是一句话的「意思」到底住在哪儿。

这一编四章。第 7 章写弗雷格：意思住在一个客观的地方，谁也带不走。第 8 章写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意思住在用法里，说话就是做事。第 9 章写乔姆斯基和图灵：意思住在句法里，心是一台跑程序的机器。第 10 章把几家摆在一张桌上，看他们共有、却没说出口的那个前提：意思总得有一个本来就在的住处。

这一编要带出的判断是：几家吵的是门牌号，没人问这座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塞尔后来的答案，是又报了一个新的门牌号：脑壳。

· · ·

第 7 章

弗雷格的第三领域

◆ 一、勾股定理是谁的

你初中学过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条定理是谁的？

你会说，是古人发现的。中国古书里叫「勾三股四弦五」，西方人叫它毕达哥拉斯定理。可发现它的人都死了两千多年了，定理还在。你学会了它，它没有变成「你的」；你忘了它，它也不会少一分。全世界几十亿人里，懂它的人来来去去，它自己一动不动。

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有：有一些「意思」，好像不住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它们住在一个谁也够不着、谁也改不了的地方，人只是偶尔伸手，把它们「把握」住。

十九世纪末，德国有一位数学家、哲学家，把这种感觉写成了一套学说。他叫弗雷格。

◆ 二、晨星和暮星

弗雷格最有名的一对概念，叫「涵义」和「指称」。

傍晚西边天上最亮的那颗星，古人叫它暮星；清晨东边天上最亮的那颗，古人叫它晨星。后来人们才知道，两颗是同一颗，都是金星。

「晨星」和「暮星」，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这叫指称相同。可这两个词给人的意思不一样：一个带着清晨，一个带着黄昏。你说「晨星就是晨星」，等于什么也没说；你说「晨星就是暮星」，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文发现。差别在哪？在涵义。

那么，涵义住在哪儿？

弗雷格的回答很干脆：不在任何人的脑子里。你脑子里的，是一些画面、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他叫它们「表象」。涵义不一样，它是客观的，人人都能把握同一个涵义，所以我们才能交流、才能争论谁对谁错。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也是这样客观的东西。他晚年写过一篇文章，说这类东西既不是外面的物，也不是心里的表象，它们住在第三个领域里。（《思想》，1918，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弗雷格这一步，是对的一大半。

他挡住了一种很流行的毛病：把意思当成每个人心里的私货。如果「晨星」的意思只是你心里的一个画面，我心里的是另一个画面，那我们俩说「晨星」，就根本没在说同一件事，争论、推理、数学都成了空话。弗雷格说，不行，意思必须是大家能共同够得着的。

用本系列的话说，他看见了意思的一个真特点：**它能被许多人共享、能传下去，不随一个人的生死而增减**。勾股定理确实比任何一个发现它的人活得长。

分析哲学后来一百年，都站在他这块地基上。塞尔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从他这对概念里生出来的问题。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能被共享」，不等于「本来就在」。

勾股定理今天人人能学，是因为它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古人在丈量土地、修筑水渠时，一次次量出三、四、五；后来有人把它从一块地里抽出来，写成一条对所有直角三角形都成立的话；再后来有人给出证明，一代代写进课本，印了几亿本，教过几亿个孩子。它长在这条路上，长在一片由土地、水渠、文字、学校缠成的土里，长成了今天这个人人够得着的样子。

它不随某一个人的生死增减，是因为它长在很多人中间，不是因为它长在第三领域里。

弗雷格把「长在很多人中间、稳得很久」，读成了「本来就在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这是本系列最常见的一种收回：**把一个稳定得太好的显露，当成了先在的东西**。本系列柏拉图卷讲过，发现学的地基两千年换了五次地址：天外之地、神的心、宇宙之书、物自体、第三领域。弗雷格报的，正是最后那个地址。本系列弗雷格卷（第 141 号）把这一处判得更细：他用逻辑把复杂的发生塑造成清晰的发现，塑得越清晰，那个「在那儿的世界」就越像是本来就在那儿——公共的，不叫永恒的。本书接着那一卷往下判，不改判。

这里还要埋下一面小旗。塞尔后来怎样处理弗雷格的涵义？他没有把它留在第三领域，而是把它搬回了人的心里——搬进他所说的「意向内容」，最后搬进脑壳。他说，意思在脑子里。**地址换了，「本来就在」没换**。第 10 章回来拔这面旗。

◆ 五、放回日子里

一个初二学生，背熟了勾股定理，考试题做得又快又对。

可是有一天，爸爸要在院子里搭一个葡萄架，想确定两根柱子是不是垂直，随口问他：「你们学的那个勾股定理，这儿用得上吗？」

孩子愣住了。他知道公式，却从没想过它能用来「找直角」。

爸爸拿了一根绳子，打上十二个等距的结，围成三、四、五三段，一拉，直角就出来了。孩子看呆了。

那一刻，勾股定理才从课本里，长到了他的手上。

这个孩子考试时「把握」住的，是弗雷格说的那个客观的思想。可他在院子里多长出来的那一块，是现实界的一块地：绳子、柱子、爸爸的手。明天你可以试一件事：让孩子拿一条他学过的公式，去家里找一个用得上的地方。

◆ 六、带走的话

> **意思能被许多人共享，是因为它长在很多人中间，不是因为它住在一个谁也够不着的地方。**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意思不是一个人的私货，可以共享、可以传下去；关了一扇——把长在很多人中间的稳定，当成了住在第三领域里的先在。

冻在了哪一刀：路（勾股定理长出来的那条路被删去）。

本章史料

〔核〕弗雷格涵义与指称之分（《论涵义与指称》，1892），晨星、暮星之例。

〔核〕弗雷格《思想》（1918）中「第三领域」之说，此处为大意转述。

〔核〕本系列弗雷格卷（第 141 号）判词，照原卷，接着判。

〔待验〕塞尔将弗雷格式涵义收进意向内容一说，见《意向性》论指称诸章，第 10 章再核。

· · ·

第 8 章

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说话就是做事

◆ 一、「慢走」

客人要走了，你把他送到门口，说一声「慢走」。

没有人会以为，你是在建议客人放慢脚步。你说的是另一件事：我舍不得你走，路上小心，下次再来。这些意思，「慢走」两个字里一个也没有写着。它们住在哪儿？

住在这句话被用的那一刻：门口，送别，你和客人的交情，千百年来中国人送客的习惯。离开这些，「慢走」只剩两个字；放回这些里，它就满了。

二十世纪中叶，有两位哲学家，一位在剑桥，一位在牛津，几乎同时看见了这件事。

◆ 二、他们说了什么

剑桥那一位，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他说，一个词的意思，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它在语言里的用法。（《哲学研究》§43，大意）不要问一个词「代表」什么，要看它在生活里被怎样用。说话，是许许多多「语言游戏」：下命令、描述、讲故事、开玩笑、问候、道谢、祈祷。每一种游戏，都长在一种生活形式里。

牛津那一位，是奥斯汀。第 2 章讲过：他说，说话就是做事。「我愿意」不是在描述，而是在结婚；「我赌五块钱」不是在报告，而是在打赌。一句话，除了说了什么，还做了什么。

两个人方向一致：**意思不躺在词里，意思在词被用的那一刻，在人拿词去做的事里。**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最大的一次转身。

在他们之前，从弗雷格到前期维特根斯坦，大多数哲学家把一句话看成一幅画：画得像世界，就是真的。意思，就是画和世界之间那种对应。他们两位说，语言不只是画，它是一堆工具，是一只手。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的判词是：他走完了从发现到发生的前半程；铲子弯了的地方，正是发生开始的地方。「意义即用法」，是那半程里最重要的一步：它把意思从一个先在的地方，拉回了生活里。

塞尔是这次转身的继承人。他跟着奥斯汀学，也读维特根斯坦。他的第一本书，站在这两个人的肩膀上。

◆ 四、SDE 看这一处

可是，塞尔继承的，是这次转身的哪一半？

维特根斯坦那一半，更松、更乱。语言游戏数不清，边界模糊，彼此之间只有「家族相似」；规则是在游戏里被遵守出来的，追问到底，只有一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片活的、正在长的土。

奥斯汀那一半，更整齐。他开始给言语行为分类，给施行句找「得体」的条件：说「我愿意」的人得是能结婚的人，场合得是婚礼，程序得完整……条件不齐，这句话就「不得体」，事就没做成。

塞尔接过来的，主要是奥斯汀这一半，而且把它推得更整齐。维特根斯坦那片乱土，被他收进了一本条件清单里。本书第 2 章说的那门手艺，在这里起了作用：**用法是活的，他把用法写成了规则；规则是长出来的，他把规则写成了条件**。

这一步不是没有道理。乱土不好研究，条件清单好研究。可一收进清单，维特根斯坦最要紧的那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规则长在做里，而不是先于做——就被放到了一边。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说，他停下的地方，正是回写那一步：生活形式被他说成「被给予的，必须接受」。塞尔连维特根斯坦停下的地方都没有走到——他从一开始，就站在了条件清单的这一边。

◆ 五、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来中国工作的外国同事，学会了说「慢走」。他很得意，每次有人离开办公室，他都说一声「慢走」。

有一天，一位同事只是去隔壁打印一份文件，他也说「慢走」。大家笑成一团。

他去查书。书上写着：「慢走」，送客用语，用于客人离开时。条件没错啊，他想。

他缺的，不是条件，是这句话长在里面的那片土：什么样的离开算「送客」，多远算「走」，什么交情才说，什么语气才对。这些，书上写

不全，只能一次次说错、被笑、再说对，在一个办公室、一群人中间慢慢长出来。

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正在学中文的人，别急着给他背规则。带他去三个不同的场合，让他听中国人什么时候说「慢走」，什么时候不说。

◆ 六、带走的话

> **意思在被用的那一刻长出来；塞尔继承了这句话，又把「用」写成了一张条件清单。**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意思不躺在词里，在用里、在做里；关了一扇——用被写成规则，规则被写成条件，维特根斯坦那片活的土被收进清单。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只留下定型之后的那份清单）。

本章史料

〔核〕《哲学研究》§43「意义即用法」，此处为大意转述；「家族相似」「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见同书。

〔核〕奥斯汀论施行句的「得体条件」（《如何以言行事》，1962）。

〔待验〕塞尔所继承者主要是奥斯汀一脉、而非后期维特根斯坦一脉，为本书读法。

· · ·

第 9 章

乔姆斯基与图灵：意思住在机器里

◆ 一、计算器懂算术吗

你用手机上的计算器，按「37 × 48」，屏幕上跳出「1776」。一点不错。

那么，这台计算器懂乘法吗？

大多数人会说：不懂，它只是照程序在算。可你再想一想：一个小学生背熟了乘法口诀，照着竖式一步步算出 1776，他懂乘法吗？他也是在照一套规则算。区别在哪？

二十世纪中叶，有两股很强的潮流，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一股说，意思和懂，归根到底是一套规则在跑。另一股说，人的心，本来就是一台跑规则的机器。塞尔成年的时候，这两股潮流正涨到最高。

◆ 二、乔姆斯基：句法住在脑子里

第一股潮流，来自乔姆斯基。

第 5 章讲过，乔姆斯基说：一个孩子听到的话那么少、那么乱，却在几年里学会了一门语言，还能说出从没听过的句子，这说明人脑里天生带着一套语法。语言学要研究的，是这套语法怎样一层层生成句子。

在他那里，语言最要紧的是句法：句子的结构。意思，是后面的事；用，更是后面的事。

本系列胡志英讲乔姆斯基卷的判词是：他看见了语言在每个孩子身上发生，却把这场发生写成了一道天赋公式的参数赋值——公式出生前就写好，经验只拨开关。

◆ 三、图灵：心是一台机器

第二股潮流，来自图灵。

1950　　年，英国数学家图灵写了一篇文章，问：机器能思考吗？他说，这个问题太含糊，换一个问法：让一个人隔着一道墙，用打字跟两方聊天，一方是人，一方是机器；如果他分不出哪个是机器，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说机器不能思考。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图灵测试。

图灵之后，许多学者更进一步：心，就是一个程序；脑，就是跑这个程序的硬件。只要把程序写对了，用什么硬件跑都一样——用神经元，用硅片，用齿轮。一台计算机只要跑了对的程序，它就真的有心，真的懂。塞尔后来给这个主张起了一个名字，叫「强人工智能」。

本系列 130 年卷第 14 章写图灵时说：他留下的缺口，塞尔用中文屋把「机器其实不懂」这一击推到了极致。

◆ 四、先说对在哪儿

两股潮流，都有一处看见。

乔姆斯基看见，孩子学语言不是往一张白纸上抄；孩子身上有一种会长语言的本事，而且长得有时间表。图灵看见，「思考」不必是某种神秘的实体独有的东西，可以换一个办法，从做出来的事上去看。

更要紧的是，两股潮流都让「语言」「心」第一次可以被拿到实验室里、写进程序里去研究。认知科学这门学问，就是在这两股潮流里长起来的。

◆ 五、SDE 看这一处

可两股潮流，都把意思放进了一个本来就在的地方。

乔姆斯基放进天生的语法：公式先写好，经验只拨开关。图灵之后的那一派放进程序：规则先写好，硬件只负责跑。一个说在基因里，一个说在代码里，都是先写好的。

塞尔跟这两股潮流都吵过。第 5 章讲过，他批评乔姆斯基丢了「用」；第五编会讲，他用中文屋去打「强人工智能」。他打的点很准：光有规则不够，光会摆弄句子不够。

可他打完之后，给出的答案是：意思在人脑的「因果力」里，那是一种生物学的、本来就有的本事。

照本书的读法，这是第三个门牌号。第一个是弗雷格的第三领域，第二个是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和图灵派的程序，第三个是塞尔的脑壳。三个地址都不一样，三家都说：意思有一个本来就在的住处。

第 5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在这里拔起来：**塞尔和乔姆斯基吵的是住在哪一间屋，谁也没问，这间屋是怎样在一个孩子身上一年一年盖起来的。**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三年级的孩子，乘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七八五十六」张口就来。

妈妈带他去菜市场，买了七斤苹果，每斤八块钱。卖菜的阿姨说：「五十六。」孩子愣了一下，忽然跳起来：「妈妈，这就是七八五十六！」

他背口诀的时候，口诀在他嘴里；在菜市场这一下，口诀落到了七斤苹果、八块钱、一个阿姨的声音上。「懂」在这一刻长了一截。

这个孩子的「懂」，不在口诀里，也不在他天生的脑子里，而在口诀、苹果、钱、人一次次撞在一起的地方。下次孩子背口诀，不妨带他去算一回真账。

◆ 七、带走的话

> **乔姆斯基说在基因里，图灵派说在代码里，塞尔说在脑壳里——三个门牌号，同一个假设：意思有一个本来就在的住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语言与心可以被研究，懂可以从做出来的事上去看；
关了一扇——意思被放进一个先写好的地方：天生的语法，或程序。
冻在了哪一刀：路（天赋公式与程序都先写好，路只剩执行）。

本章史料

〔核〕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1950），模仿游戏。
〔核〕「强人工智能」一语为塞尔在中文屋一文中所定的名称。
〔核〕乔姆斯基的刺激贫乏论证与生成语法，此处为大意。
〔核〕本系列胡志英讲乔姆斯基卷判词、130 年卷第 14 章相关判断，照原卷。

第 10 章

都在争门牌号

◆ 一、家的味道在哪个房间

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着桌子，有人说起一个问题：咱们家的「家的味道」，到底在哪儿？

奶奶说，在厨房，那口用了三十年的铁锅。爸爸说，在客厅，一家人一起看春晚。女儿说，在她小时候的房间，那张贴满了贴纸的书桌。争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小孙子说了一句：「就在咱们都在的时候呀。」

一桌人都笑了。他说对了：家的味道不在哪个房间里，它长在一家人一次次聚在一起的日子里。拆开任何一个房间去找，都找不着。

这一章，把前三章的几家请到一张桌上，看他们争的是不是同一类问题。

◆ 二、四个地址

弗雷格说，意思住在第三领域：不属于任何人，人只是去把握它。

后期维特根斯坦说，意思住在用法里，住在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里。

乔姆斯基说，语言的根住在天生的语法里；图灵之后那一派说，心住在程序里。

塞尔后来说，意思住在人心的意向性里，意向性由大脑的因果力产生——意思住在脑壳里。

四个地址。四家吵了几十年，吵的是：该往哪扇门上钉门牌？

◆ 三、共有的地板

四家之中，维特根斯坦离「不钉门牌」最近。他说用法，说生活形式，已经把意思放进了人的日子里。可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判过：他走到了门口，生活形式被他说成「被给予的，必须接受」，这片土不许被改写。

其余三家，都共有一块没说出口的地板：**意思总得有一个本来就在的住处**。区别只在这个住处是天上、基因、代码，还是脑壳。

用本系列的尺子说：这就是发现学的第一块地基，对象先在。意思被当成一个对象，先在某处，然后被人把握、被机器执行、被大脑产生。

家的味道那个问题，一桌人都在争房间，只有小孙子没争房间。意思的问题也一样：发生学的回答是，意思不住在哪个房间里，它长在人和人、人和物、人和话一次次撞在一起的地方，长在三块地缠在一起的那片土里。

◆ 四、他是怎样被撞出来的

现在回头看，塞尔是怎样从这张桌上长出来的。

第 2 章说过，他在牛津同时接住了几样东西。奥斯汀给了他**路**：说话是一步路，是在做事。弗雷格给了他**形状**：一句话有一根指向世界的箭

头，有涵义，有指称。他从小长大的那片土——一位医生母亲，一个相信科学、相信身体的时代——给了他**土**：心长在实打实的身体上。

三样都活着，互相拆台。奥斯汀的「做」，拆弗雷格那个静静躺在第三领域里的涵义；弗雷格的「箭头」，逼奥斯汀的「做」讲清楚做的是什么；生物学的身体，逼两者都落地。这是三维碰撞。他早年最好的书，《言语行为》，就是这样撞出来的。

◆ 五、后来，裁判换了人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他让生物学当了裁判。

凡是说不清住在哪里的东西——一句话的意思，一个念头的内容，「我们」的意向，一个人懂不懂——他都交给同一个裁判去判：大脑本来就有的因果力。1983 年，他宣布语言借自心；此后又说，心由脑产生。一层压一层，最底下是脑壳。

土被焊在了脑壳里，就不再参与碰撞了。三样只剩两样在转：形状（念头、句子、制度的结构）和路（言语行为的条件、「算作」的公式）。碰撞降成了二维。

二维碰撞长出来的，是越来越整齐的格子：五类言语行为，三级意向性，两类事实，一个「X 在 C 中算作 Y」。格子个个清楚，个个好用，个个像冰格里倒出来的冰。

这条线是本书的解释，标为待验。查的办法是：看他 1983 年以后，有没有哪一处让社会、语言回头改写了「大脑的因果力」或「深层背景」本身。如果有，就要收窄。

◆ 六、SDE 解构：第四个门牌号

把这一编收成两张清单。

看见清单：意思能被许多人共享、传下去（弗雷格）；意思在用里、在做里（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孩子身上有一种会长语言的本事（乔姆斯基）；懂可以从做出来的事上去看（图灵）；心长在实打实的身体上（塞尔的土）。

收回清单：第三领域（先在于天）；生活形式被给予、不许改写（停在门口）；天赋公式与程序（先写好）；脑壳里的因果力（先在于颅）。

一句本编的总判断：**几家都在争意思住哪间屋，塞尔报了第四个门牌号：脑壳；没有人问，这座屋子是怎样盖起来的。**

下一编，看他在自己最拿手的地方——言语行为——怎样把一条河冻成了五格冰。

◆ 七、放回日子里

一对新婚的年轻人，吵了一架。起因是妻子说了句「随便你」。

丈夫当真了，就真的随便了。妻子更生气了：「我说随便你，你就真随便？」

「随便你」这三个字的意思，住在哪儿？不在字典里：字典上是「由你决定」。也不全在妻子脑子里：她自己说的时候，也没想清楚是在让步还是在赌气。它长在这对夫妻这半年一次次吵架、和好、试探出来的那片土里：在他们家，「随便你」常常是「你再问我一次」。

一年以后，丈夫学会了：听到「随便你」，先别随便，再问一句。这句话的意思，在他们家长定了。

下次家里有人说了一句让你摸不着头脑的话，先别急着查它「本来」是什么意思，想一想：在我们家，这句话是怎样被用出来的。

◆ 八、带走的话

> **意思不住在哪个房间里；它长在人和人一次次碰在一起的那片土上。**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他早年是真正的三维碰撞，长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关了一扇——后来让生物学当裁判，土被焊进脑壳，碰撞降为二维。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脑壳作为人人同一、因而看不见的裁判），兼路。

本章史料

〔待验〕「三维碰撞→二维碰撞」的分期为本书解释；查法见正文第五节。

〔核〕《意向性》（1983）以语言意向性派生于心的意向性，此处为大意转述。

〔核〕维特根斯坦卷「生活形式被给予、必须接受」之判，照原卷。

第三编

以言行事：办事的那一段洪流

编 序

言语行为理论，是塞尔一生的起点，也是他最拿手的地方。这一编六章，先让他把话说足，再用本书第二条承重命题把它切开。

第 11 章写「我请客」：话一出口，世界就变了。第 12 章写构成性规则：象棋的规则造出了下棋。第 13 章是本编的钉子：他把人用话能做的事分成五个格子，可有很多话，五个格子装不下。第 14 章写「我保证」和「我尽量」：从「是」推出「应当」，接着本系列休谟卷往下判。第 15 章写 1977 年与德里达那场架。第 16 章是本编的总账。

本编对应判决一：办事的语言。

本编要立的承重命题，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一句话，照原话立：**言语行为，是一个 SDE 洪流；但做事，事情是一类特殊的 SDE 洪流，首先具有秩序性、目标清晰性，不是混沌和介生态的。**

· · ·

第 11 章

「我请客」

◆ 一、一句话，一顿饭的账

几个老同学聚餐，吃到一半，你放下筷子说了一句：「今天我请客。」

这句话一出口，桌上的事就变了。

本来要 AA 的账，现在归你了。坐在对面的那位，刚才还在心里盘算自己那份多少钱，现在松了口气。下次聚会，大家会记得这回是你请的，轮到别人了。饭店的服务员过来结账，会直接把单子递给你。

你什么都没搬，什么都没做，只动了动嘴。可一顿饭的账、几个人的心思、下一次聚会的安排，都跟着改了。

说话，就是在做事。塞尔一生的学问，从这里起步。

◆ 二、他说了什么

1969 年，塞尔出版了《言语行为》。他把奥斯汀的看见，做成了一整套理论。

他说，你说出一句话的时候，至少同时在做几件事。

第一件，你发出了一串声音或写下了一串字。第二件，你指了一样东西、说了它一件事——比如「今天」「我」「请客」，你指了这顿饭、说

了谁付账。第三件，也是最要紧的一件：你用这句话做了一件事——在这里，你做了一个「承诺」。

同一个内容，可以用来做不同的事。「你明天来」这个内容：说「你明天来」，是断言；说「你明天来！」，是命令；说「你明天来吗？」，是提问；说「但愿你明天来」，是表达愿望。塞尔把这写成一个很简单的式子：一个言语行为，等于「做的是什么事」作用在「说的是什么内容」上。前一样，他叫言外之力；后一样，叫命题内容。

还有第四件：你的话在听的人身上引起了什么——对面那位松了口气，这叫言后效果。塞尔说，言后效果不归言语行为本身管，它是话说完以后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

（《言语行为》第二、三章，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套，是二十世纪语言哲学里最结实的一块砖。

在他之前，哲学家看一句话，主要问它「真不真」。塞尔让大家多问一句：它「做了什么」。一句「我请客」谈不上真假，它不是在描述世界，它在改变世界。

更要紧的是，他把「做」讲得很细。同一个内容可以做不同的事，同一件事可以用不同的话做。有了这一套，律师能分析合同里的一句话到底立下了什么义务，医生能想清楚一句诊断对病人「做」了什么，老师能明白一句批评在孩子身上干了什么活。

用本系列的大白话：**话是一步路**。你说「今天我请客」，这一步一走，后面的路就改了方向。

◆ 四、SDE 看这一处：一步路，是从哪里走过来的

可是，这一步路，是从哪里走过来的？

「今天我请客」这句话，在你嘴里管用，要靠一大片东西托着。这帮老同学聚了十几年，有一套谁请谁、轮到谁的默契；上一次是老王请的，他出差给大家带过礼物；你最近升了职，大家心里都有数；这家饭店是你订的，你来得最早。这句话能一出口就「做成事」，是因为前面十几年的聚会，已经把这一步铺平了。

换一个场合。你第一次参加新同事的聚餐，刚坐下就说「今天我请客」。大家可能面面相觑：这人是想拉关系，还是不懂规矩？同样一句话，这一回事没做成，反倒把事做乱了。

塞尔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给每种言语行为都列了「准备条件」：说话的人得有能力做这件事，听话的人得乐意，等等。可在他那里，这些条件是一张清单，勾一勾，满足了就成。清单背后那十几年的聚会，那一次次「谁请谁」的来回，那一片让这句话能落地的土，他不去写。

他写的是一步路走出去的那一刻，不写这一步脚下的路是怎样一回回踩出来的。

◆ 五、SDE 看这一处：一条洪流里的一段

还要再往下看一层。

照王德生博士的口径，言语行为，是一个 SDE 洪流。什么叫洪流？就是三块地上许多发生同时在走、缠在一起。你说「今天我请客」那一刻：理念界里，一条「谁付账」的规矩被改了；现实界里，钱包要掏、账

单要递；自我界里，你心里有一点得意、一点心疼，对面那位有一点感激、一点欠了人情的不安。几股发生缠在一起，一起往前流。

塞尔把这条洪流切成了四件事：发声、指称、言外之力、言后效果。切得很清楚。可他把最后一件——话在别人心里引起的波澜——划到了言语行为之外。在他那里，「做成了什么事」只看规矩改没改，不看人心里起了什么变化。

可是，一顿饭的账改了，和一段友情往前走了一步，是同一条洪流的两股水，分不开的。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对上初二的儿子说：「这次考好了，暑假带你去海边。」

照塞尔的分析，这是一个承诺：说的人承诺将来做一件事，听的人希望她做，条件齐备。

可在这个家里，这句话做的事远不止这一件。儿子上一次听到「考好了就带你去」，是两年前，后来没去成。所以他听到这句话，心里先是一动，然后是一声冷笑：又来了。妈妈没注意到他那一声冷笑。

这一回，儿子考好了，妈妈真的带他去了海边。在海边那天晚上，儿子忽然说：「妈，这回你说话算话了。」

这一句话，把两年前那一次、这一次，还有以后的许多次，都连成了一条路。

如果你是这位妈妈，下次许诺之前，可以先问自己一句：上一次我对他说类似的话，后来怎么样了？你许下的每个诺，都站在你之前所有的诺上。

◆ 七、带走的话

> **「我请客」一出口就做成了事，是因为前面十几年的饭已经把这条路踩平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话不只是在说世界，话在改世界；关了一扇——只写这一步走出去的那一刻，这一步脚下的路与那片土不写，话在人心里起的波澜被划出门外。

冻在了哪一刀：路。

本章史料

〔核〕《言语行为》（1969）第二、三章：发话行为、命题行为、言外行为之分，言外之力与命题内容，此处为大意转述；言后效果之说源自奥斯汀。

· · ·

第 12 章

象棋的规则造出了下棋

◆ 一、马路靠右，和马走日

你开车上路，要靠右行驶。这是一条规则。

你下象棋，马要走「日」字。这也是一条规则。

两条规则，像又不像。塞尔在这里看出了一个很要紧的区别。

没有「靠右行驶」这条规则，人照样可以开车，只是会撞得一塌糊涂。规则来之前，开车这件事已经在了；规则只是来管它。

没有「马走日」这条规则，就没有象棋。你把一颗刻着「马」字的木头随便在棋盘上挪来挪去，那不叫下象棋，那叫玩木头。象棋这件事，是由它的规则造出来的。

◆ 二、他说了什么

塞尔在《言语行为》里，把规则分成两种。

一种叫**调节性规则**：管一件本来就有的事。靠右行驶、吃饭不要吧唧嘴、开会不要迟到。没有这些规则，开车、吃饭、开会照样存在。

一种叫**构成性规则**：造出一件原本没有的事。象棋的规则、足球的规则、婚姻的规则、许诺的规则。没有这些规则，就没有下棋、踢球、结婚、许诺。

他还给构成性规则找到了一个固定的样子：**X 在 C 中算作 Y**。一颗刻着「马」的木头（X），在象棋对局里（C），算作一枚马（Y）；一个球越过门线（X），在一场足球比赛里（C），算作进了一个球（Y）。

然后他说：说话，也是由构成性规则造出来的。「我保证」这几个字，在一定的条件下，算作承担了一项义务。言语行为之所以能「做事」，是因为有一整套构成性规则在背后撑着。（《言语行为》第二章，大意）

请注意这个式子。二十六年以后，它会成为他整套社会哲学的骨架。本书第十编会回到它。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刀切得很准。

它说出了一件普通人天天在用、却很少说出来的事：有些东西，不是先有了再去管，而是规则一立，它才出现。一场足球比赛里的「越位」，离开规则什么也不是：一个人跑得比别人靠前一点而已。可在规则里，它能让一个进球作废，能让几万人齐声叹气。

用本系列的话说：**规则和它造出的那件事，是同时出生的**。没有先有的象棋等着规则去管，也没有先有的规则等着象棋来用。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这是塞尔离发生学很近的一处。

◆ 四、SDE 看这一处：规则是怎样长出来的

可是，规则本身是怎样来的？

象棋的规则，今天写在书上，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可它们不是某一天由某个人定下来的。象棋这类游戏，据一般的说法，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南亚，一路往西传到波斯、阿拉伯、欧洲，往东传到中国、日本，每到一个地方，规则都被改一改。国际象棋里那个威力最大的「后」，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斜走一格，是一个很弱的棋子；到了十五世纪前后的欧洲，它才忽然变成了能横冲直撞的样子。中国象棋的「炮」，也是后来加进去的。

每一条规则，都是在无数盘棋里下出来、吵出来、改出来的。一种走法先在一些地方流行，别的地方不认；两种下法并存几十年，棋手们各下各的；最后一种胜出，写进书里，成了「规则」。

塞尔的式子，写的是规则已经写进书里的那一天：X 在 C 中算作 Y，干净，准确。那一千多年，那两种下法并存的几十年，那些正在成形、随时可能被推翻的走法，都不在式子里。

他看见了规则和棋局同时出生，却只写了出生证上的那一行字，没写那一千年的怀胎。

◆ 五、放回日子里：跳房子

要看规则是怎样长出来的，不用去翻一千年的棋史。看一群孩子在小区里玩一个自己发明的游戏就够了。

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在地上用粉笔画了几个格子，玩跳房子。

刚开始，规则只有一条：单脚跳，不许踩线。玩了一会儿，一个孩子踩线了，他不服：「我只踩了一点点！」大家吵起来。最后商量出一条新规则：踩一半以下不算。

又玩了一会儿，一个孩子把沙包扔到了最远的格子，跳不过去了。他哭了。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那你可以换一只脚。」于是又有了一条新规则。

到了天黑，这个游戏已经有了七八条规则。第二天这群孩子再来，规则就是这七八条，谁要改，得先吵一架。

你看，这七八条规则，每一条都是一场小争吵的结算。规则一立，游戏就变了样；游戏一变样，又逼出新的规则。这是规则和游戏一起长、一起改的一个完整的圈。

塞尔的式子能写出第二天早上的那七八条规则。那一个傍晚，是式子写不出来的。

如果你的孩子也在和小伙伴发明游戏，下次别急着替他们定规则。在旁边看一个傍晚，数一数他们吵出了几条规则。那是孩子学会「规则是什么」最好的一课。

◆ 六、带走的话

> **规则和它造出的事一起出生；塞尔写下了出生证，没写怀胎的那一千年。**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规则与它造出的活动同时出生，形状与路同生；关了一扇——规则本身被写成定型之后的一行式子，它怎样在一盘盘棋里被下出来、吵

出来，不问。
冻在了哪一刀：路与阶段（只写定型之后的规则）。

本章史料

〔核〕《言语行为》（1969）第二章区分调节性规则与构成性规则，并给出「X　在 C 中算作 Y」的形式。
〔待核〕象棋类游戏源流，与国际象棋「后」的走法在十五世纪前后改变之说，据通行棋史，细节从简。

第 13 章

五个格子装不下的话

◆ 一、深夜的三个小时

两个大学时的老朋友，多年不见，在一家小酒馆坐下，一聊就是三个小时。

聊了什么？事后谁也说不全。聊了当年宿舍里那个总打呼噜的同学，聊了各自的孩子，聊了一部两人都看过的老电影，聊了一个已经去世的老师。东一句，西一句，有时笑得拍桌子，有时忽然沉默好一会儿。

快散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我想好了，我要辞职。」

另一个人一愣：「你来之前不是还在犹豫吗？」

「是啊。聊着聊着，就想好了。」

这三个小时里，这两个人用话「做」了什么事？

◆ 二、他说了什么：五个格子

1975 年，塞尔写了一篇文章，给人用话能做的事分了类。

他说，分类要看一句话的「言外之的」——这句话要做成的那件事是什么，再看它的「适配方向」：是让话去符合世界，还是让世界来符合话。照这个标准，人用话做的事，一共五类。

断言：说一件事是这样的，让话去符合世界。「今天会下雨。」

指令：让听话的人去做一件事，让世界来符合话。「把门关上。」

承诺：让说话的人自己将来去做一件事。「我明天来。」

表达：说出自己对一件事的心情。「谢谢你。」「对不起。」

宣告：说出来就让它成真，话和世界两头同时对上。「我宣布，会议开始。」

他的结论很干脆：人用语言能做的基本的事，就这么几类，数得过来。（《言外行为的分类》，1975；收入《表达与意义》，1979，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五个格子，很好用。

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你拿这五个格子一套，立刻知道他在干什么，要你干什么，谁要为这句话负责。法庭上分析一句证词，公司里分析一份邮件，学校里分析一句批评，都用得上。

适配方向这个想法，尤其漂亮。购物清单和盘点单，内容可以一模一样：鸡蛋、牛奶、面包。可购物清单是要你去让世界符合它，盘点单是要它去符合世界。两根箭头，方向相反。本书第四编会专门讲这两根箭头。

◆ 四、SDE 看这一处：五个格子装不下的话

可是，拿这五个格子，去装那个深夜的三个小时，装得下吗？

「当年那个打呼噜的同学，现在在干什么？」——算提问，也就是指令？可问的人其实并不想知道答案，他只是想起了那段日子。

「那时候真是穷啊。」——算断言？两个人都知道当年穷，说出来不是为了让话符合世界。

「……」——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一个人叹了口气。这算哪一格？

三个小时里，大半的话，五个格子一格也放不进去。它们不是在「做事」：没有一件要让对方相信的事，没有一件要让对方去办的事，没有一个要让自己兑现的诺。可就在这些话里，长出了一件事：「我要辞职。」

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这类话。有一位叫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者，把人与人之间那种「说话只为了在一起」的交谈，叫作寒暄交流。塞尔不是不知道这些话，可在他的分类里，它们不是言语行为的正题。

◆ 五、承重命题：做事，是一类特殊的洪流

这里立本编的承重命题，照王德生博士的原话：

言语行为，是一个 SDE 洪流；但做事，事情是一类特殊的 SDE 洪流，首先具有秩序性、目标清晰性，不是混沌和介生态的。

用导论那一杯水来想。

人说话，像一杯水放进冰箱。有的时候，话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深夜酒馆里的东一句西一句，孩子放学回家絮絮叨叨讲一天的事，老人坐在门口自言自语。这是混沌态的话。

有的时候，话正在成形：意思冒了头，还站不稳。「那个……我其实想说的是……也不是，怎么说呢……」找词的时候，吵架时话赶话、说出了自己本来没打算说的，相亲时半开玩笑的试探。这是介生态的话。

有的时候，话已经定型了：目标清楚，条件清楚，谁负责清楚。「今天我请客。」「把门关上。」「我宣布，会议开始。」这是秩序态的话。只有这一段，才叫「做事」。

现在回头看塞尔的五个格子。每一格的标准，都是「言外之的」——这句话要做成的那件事。也就是说，**每一格都要求目标先清楚**。他给每一类言语行为列的成功条件——准备条件、真诚条件、本质条件——拿来一对，也全是秩序态的记号：说话的人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听的人知道他在干什么，这件事做没做成，看得出来。

所以，这五个格子不是人说话的分类，**是秩序态那一段洪流的分类**。冰格只装得下定型的水。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话，倒不进去。

这也解释了一件事：塞尔后来能和同事合写一本书，把言语行为写成一套逻辑公式。只有进入了秩序态的洪流，才可能被写成公式。一锅粥写不成公式，正在成形的也写不成。

◆ 六、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从一锅粥里长出来的

还有比「装不下」更要紧的一件事。

那句「我要辞职」，是在哪里长出来的？在三个小时的一锅粥里，在那些找词、沉默、话赶话里。来之前他还在犹豫，走的时候想好了。那件「事」——一个清清楚楚的决定——是从混沌和介生里一步步长到秩序态的。

本书导论讲过意义三律的创造律：目标是在纠缠里凝出来的，不是先定好的。这三个小时，就是一次目标的凝出。

塞尔只写凝出之后的那一刻。更进一步，在他那里，一句话的目标，是说话之前就在说话人心里定好了的——先有意图，再开口。那三个小时里「聊着聊着就想好了」的那一段，被他放到了语言的门外。

用导论里的冰格说：他只看冰块，没看冰块是怎样从一杯水里冻出来的；而且他说，冰块在倒进冰格之前，就已经是方的了。

本系列亚里士多德卷讲过一种收回，叫「倒装」：把在漫长发生之后才稳住的显露，当成了发生的前提。塞尔这里，与之同构：**把长定了的那一段话，当成了说话本来的样子**。

◆ 七、保底：他在什么时候一点不差

说他错之前，把公道还给他。

有许多场合，话在进门之前，就已经被推进了秩序态。法官宣判，合同签字，餐馆点菜，会议表决，医生开处方，机场广播登机。在这些场合，目标清楚，程序清楚，谁负责清楚；说错一个字，都可能要付代价。塞尔的五个格子，在这里几乎处处成立，而且好用极了。

这些场合，不是语言的全部，是语言的一个极限情形：被制度推到了秩序态的语言。

他错在把这个极限情形，当成了全部，好像人说话，主要就是在办事。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开始说：

「妈妈，今天小胖在课上又被老师叫起来了，他说他的作业被狗吃了，大家都笑了，老师也笑了，然后我们体育课跑了八百米，我跑了第三，不对，第四，第三是小雨，她本来不是第三的……对了妈妈，下周要交一个手工作业，要做一个……一个那种……会转的东西。」

妈妈正在做饭，一边切菜一边说：「嗯嗯。好的。要做什么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这一段话，照塞尔的格子，大半装不下。它是一锅粥，里面什么都有：同学、老师、跑步、自己的名次、一个还没想清楚的作业。最后那半句「会转的东西」，是正在成形的。

聪明的妈妈，不会只抓最后那一格「交作业」。她会知道，这一锅粥是孩子在用话理一理这一天：哪些事让他在意，哪些事让他得意，哪件事他还没想清楚。那个「会转的东西」，也许要在接下来几天的絮叨里，一点点长成一个真正的手工作业。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孩子絮叨的时候，别急着只抓「有用」的那一句。多问一句「然后呢」，让那锅粥再煮一会儿。事，常常是从粥里长出来的。

◆ 九、带走的话

> **他分出的五个格子，不是人说话的分类，是话长定之后那一段的分类；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话，冰格装不下。**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人用话做的事可以被分清、被说准，适配方向是一对漂亮的箭头；关了一扇——只写秩序态那一段洪流，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话被关在语言的门外，而且目标被说成开口之前就定好的。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

本章史料

〔核〕《言外行为的分类》（1975），五类言外行为与「言外之的」「适配方向」等分类维度，收入《表达与意义》（1979），此处为大意转述。

〔核〕马林诺夫斯基「寒暄交流」之说（1923）。

〔核〕塞尔与范德维肯合著《言外逻辑基础》（1985）。

〔待验〕五类分类即秩序态洪流之分类，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二所作的判断；若查到塞尔专门处理过闲聊、找词、话赶话一类话，并给出它们在分类中的位置，此判收窄。

第 14 章

「我保证」和「我尽量」

◆ 一、两句许诺

周五下午，你问一位同事：「下周一那份报告，你能交吗？」

他可能回你一句：「我保证周一交。」

也可能回你一句：「我尽量周一交吧。」

两句都是许诺。可你心里清楚，这两句的分量差得很远。听到前一句，你周一早上会直接去找他要；听到后一句，你周末可能会自己先准备一个备份。

要是到了周一他没交，前一句，你会觉得他失信了；后一句，你只会叹口气：他说过只是「尽量」。

同一件事，同一个人，两句话，推出来的「应当」，一个硬，一个软。

◆ 二、他说了什么：从「是」推出「应当」

1964 年，三十二岁的塞尔发表了一篇很挑衅的文章，题目就叫《如何从"是"推出"应当"》。

挑衅的对象，是休谟。两百多年前，休谟说：从「是」怎样，推不出「应当」怎样。一堆描述世界的事实，推不出一句「你应当做什么」。这被后人叫作「休谟的鸿沟」。

塞尔说，我来推给你看。他用的正是许诺，大意是这样五步：

第一步，琼斯说出了这句话：「我在此许诺，付给你史密斯五块钱。」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步，琼斯许诺了付给史密斯五块钱。这也是一个事实。

第三步，琼斯承担了付给史密斯五块钱的义务。

第四步，琼斯有义务付给史密斯五块钱。

第五步，琼斯应当付给史密斯五块钱。

从第一步到第五步，每一步都顺理成章。一个纯粹的事实，推出了一个「应当」。秘诀在哪里？他说，在于「许诺」是一种特殊的事实——制度性事实。它只在一套人类制度里才存在；在这套制度里，说出「我许诺」，就等于承担了一项义务。

（《如何从"是"推出"应当"》，1964，大意）

◆ 三、休谟卷已经判过什么

本系列休谟卷第 33 章，把塞尔请出来，作为离本书最近的几位思想家之一。

那一章先说他对在哪儿：他看见了，「应当」不必到天上去找，也不必到心里的某种情感去找；它可以长在人类的制度里。这比许多哲学家都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那一章指出了他的思路：「应当」原本就藏在许诺这个制度里，塞尔把它找了出来。也就是说，**应当仍然是在一种现成的「是」里，被找到的。**

本书接着这个判断往下走，不改判。休谟卷问的是：应当在哪里？本书要问的是：许诺这个制度，自己是怎样长出来的？许诺里的那个「应当」，又是怎样一点点长硬的？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足。

塞尔这篇文章，打中了一个两百年没人打中的地方。休谟的鸿沟，被很多人当成了铁律：事实归事实，价值归价值，两边永远不通。塞尔说，有一大片事实，本身就是带着价值长出来的——许诺、合同、婚姻、借据。说「他许诺了」，就已经在说「他应当兑现」。

这个看见，对普通人很实在。你从小就知道：答应了别人的事，就得做到。你不需要一个哲学家来告诉你，从「我答应了」怎样推出「我应当做到」。塞尔替这份常识，在哲学上争回了一个位置。

◆ 五、SDE 看这一处：应当的强度，随秩序度一起长

可是，回到那两句话：「我保证」和「我尽量」。

照塞尔的五步推理，两句都是许诺，都应当推出「应当兑现」。可你心里清楚，「我尽量」推出来的那个应当，软得多；有时候，说「我尽量」的人自己也没想好，这句话只是一个试探：我先答应着，看看周末能不能挤出时间。

照本编的承重命题看，这就很清楚了。「我保证周一交」，是一句已经进了秩序态的话：目标清楚（周一交），条件清楚（交什么），谁负责

清楚（他）。「我尽量周一交」，还在介生态里：目标冒了头，还站不稳，说的人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听的人也知道这句话可能落空。

应当的强度，随这句话的秩序度一起长。秩序态的许诺，推出硬的应当；介生态的许诺，推出软的应当；一锅粥里随口一句「哪天一起吃饭啊」，几乎推不出应当。

塞尔那条从「是」到「应当」的链，只在秩序态这一段走得通。他挑了一个最干净的例子——「我在此许诺，付给你五块钱」，这句话从头到尾都在秩序态里，于是五步走得顺顺当当。换成「我尽量」，第三步「承担了义务」就卡住了：承担了多少？

◆ 六、SDE 看这一处：许诺是怎样长出来的

还有更深的一层：许诺这个制度，自己是怎样来的？

塞尔说，在许诺这个制度里，说出「我许诺」，就等于承担了义务。可一个孩子并不是生下来就站在这个制度里的。

一个五岁的孩子，借了小伙伴一个玩具，说：「我明天就还你。」他说的时候，未必真打算还，也未必知道这句话有分量。第二天，他忘了。小伙伴哭着来要。大人来评理：「你答应了人家的！」他第一次知道，「答应」这两个字，会让一个人哭，会让大人板起脸。

后来他又答应过几次，有时做到了，有时没做到。做到的时候，小伙伴下次更愿意借给他；没做到的时候，小伙伴说：「我不信你了。」十几年里，一次次许诺、兑现、失信、被信、不被信，他身上才长出了一个会说「我保证」、说了就一定做到的人。

一个社会的许诺制度，也是这样长出来的：一代代人一次次许诺、兑现、违约、被惩罚、被原谅，才长出了今天这一套——口头的约定、书面的借条、按手印、签合同、上法院。

应当不是藏在许诺这个制度里、等人去找的；它是一次次守约、失约，一点点长硬的。这句话和休谟卷的判断，是同一条路上的前后两步：休谟卷说，塞尔在现成的「是」里找到了应当；本书说，那个「是」本身，是长出来的。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爸爸，答应上小学的女儿，周六带她去动物园。

周六早上，公司来了电话，有急事。爸爸看了看女儿，女儿已经穿好了鞋，背好了小水壶，站在门口。

爸爸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说：「爸爸有急事，下次吧。」另一个是给同事回电话：「我今天答应了孩子，下午再处理，行吗？」

他选了第二个。

那天在动物园里，女儿一直拉着他的手。晚上睡觉前，她说：「爸爸，你说话算话。」

这个家里的「许诺」，在这一天，又长硬了一点。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对孩子许诺之前，先想一想，这句话是「保证」还是「尽量」，然后把这个字说出来。孩子会从你这里学会：许诺有软硬，说出口的时候，要让人知道它有多硬。

◆ 八、带走的话

> **「我保证」和「我尽量」推出的应当不一样硬；应当的强度，随这句话的秩序度一起长，是一次次守约失约长硬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应当可以长在人类制度里，不必去天上找；关了一扇——应当被当成藏在许诺制度里的现成之物，许诺这个制度自己怎样长出来、应当怎样一点点长硬，不问。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只取秩序态的许诺）与路（许诺制度的来历被删）。

本章史料

〔核〕《如何从"是"推出"应当"》（1964）五步推理，此处为大意转述。

〔核〕本系列休谟卷第 33 章对塞尔的判断，照原卷，接着判、不改判。

第 15 章

1977：一张先签好的单子，一张不肯签的单子

◆ 一、一张被转发的截图

你在朋友的私聊里开了个玩笑：「我婆婆做的菜，真是一绝。」你和朋友都知道，你说的「一绝」，是咸得没法下口。

过了几天，这段聊天的截图，不知怎么被转到了家族群里。婆婆看到了，高兴得不得了：「儿媳妇夸我做菜一绝！」小姑子看出了门道，在群里发了个捂嘴笑的表情。你老公看到了，打电话来问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说的时候，意思很清楚：是在开玩笑。可这句话一被截下来、转出去，放进另一个群、另一群人中间，它的意思就不归你管了。婆婆读出了夸奖，小姑子读出了讽刺，老公读出了一场家庭风波。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说的时候就定好了的，还是它在一次次被转、被读的路上长出来的？

1977 年，大西洋两岸的两位哲学家，为这个问题吵了一架。

◆ 二、德里达说了什么

先说德里达。

1971 年，德里达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签名 事件 语境》。他拆的是奥斯汀。

奥斯汀讲言语行为的时候，特地把一类话排除在外：演员在台上说「我愿意」，诗人在诗里写「我发誓」，一个人在开玩笑时说「我保证」。奥斯汀说，这些话是「寄生的」、不当真的，不算正经的言语行为，先放一边。

德里达抓住了这一点。他说：一句话之所以能被演员在台上说，能被诗人写进诗里，能被人引用、转述、挪用，是因为任何一句话，天生就能被重复，能脱离它原来的场合，被嫁接到别的场合里去。他把这叫作「可重复性」。能被重复，不是一句话的病，是一句话之所以是一句话的条件。既然如此，说话人当时心里的意图，就压不住这句话。它一出口，就已经在路上了。

◆ 三、塞尔说了什么

1977　年，这篇文章的英译登在美国一本新创刊的杂志上。同一期，塞尔发表了回应，题目叫《重申差异》。

他的意思大致是：德里达把奥斯汀读错了。奥斯汀把台词、诗句放一边，只是研究的先后顺序：先弄清楚当真的话，再去研究不当真的话。演员能在台上说「我愿意」，恰恰是因为台下的人知道，平常说「我愿意」是什么意思——不当真的话，依赖当真的话，而不是反过来。至于可重复性，塞尔说，这谁都承认，一句话当然可以被引用；可这不妨碍说话的人在说的那一刻，用意图定住这句话的意思。你开玩笑说「一绝」，意思就是「咸得没法吃」，别人读错了，是别人读错了。

◆ 四、德里达的回击

德里达的回击，是一篇长得出奇的文章，后来成书，叫《有限公司》。

他没有正面一条条驳。他把塞尔的名字、塞尔文章前面那一行版权声明、塞尔在文末致谢的朋友名单，一样一样拿出来拆。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玩笑：塞尔的回应里提到过几位帮他看过稿子的同事，德里达就说，这篇文章好像不是一个人写的，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写的。他借这个玩笑，把自己的论点又演了一遍：你看，连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都定不住。

据说，塞尔后来很少再正面回应德里达，偶尔提起，语气相当不客气。本系列 130 年卷第 26 章说，这一场吵得很不体面，双方都不肯让步。

◆ 五、先说对在哪儿：两个人都对了一半

说谁错之前，先把两边的公道都还上。

塞尔对的地方：**不是所有的话都在路上漂着**。签合同时写下「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法院判决书上写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被定得死死的，不许漂。如果说话人的意图一点也定不住意思，那合同、法律、许诺、医嘱，就都没法活了。

德里达对的地方：**很多话一出口，就不归说话的人管了**。你那句「一绝」，被截图转到家族群里的那一刻，它的意思就开始在另一群人中间长。你的意图在，可它只是这句话的一个起点，不是它的终点。

两个人都对了一半，是因为两个人看的，是同一条河的两段。

◆ 六、SDE 看这一处：同一条河的两段

拿本编的承重命题去看，这一架立刻清楚了：**言语行为是一个　SDE 洪流；做事，是其中具有秩序性、目标清晰性的那一类特殊洪流**。

塞尔写的，是秩序态的那一段：合同、判决、许诺、命令。在这一段里，说话人的意图、场合、程序都被制度推到了定型，意思确实由意图定住。塞尔在这里一点不差。

德里达写的，是介生态的那一段：被引用、被转发、被挪用、被放进新场合的话。在这一段里，意思冒了头又被改写，还站不稳，一次次长出新样子。德里达在这里一点不差。

第 5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在这里拔起来：**塞尔和德里达，吵的是同一条河的两段；各自把自己那一段，当成了整条河**。

本系列德里达卷的判词是：不封顶，但要签收。德里达削去了终点，这是对的；可他连同每一次有日期的结果也一起削去了，就多了。那一卷替德里达做了他没做的一件事：签收。

拿这把尺子再量塞尔，会看见对称的另一面：**德里达不肯签，塞尔先签好了**。在塞尔那里，一句话的意思，在开口之前，就由说话人的意图签定。签收发生在路的起点。

发生学的回答是：**签在路上**。一句话说出去，走一段，长一段，在某个时刻，被某些人一起确认下来：「在我们家，『一绝』说的是咸。」这一签，是一次结算，不是永远的封口；下一次这句话被转到别处，路又接着走。婆婆读出夸奖那一次，是另一次签收——在她那里，这句话从此就是一句夸奖，她逢人便说。

◆ 七、放回日子里

截图风波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照塞尔的办法，你会跟老公解释：「我的意思很清楚，是开玩笑，是你们读错了。」照德里达的办法，你会说：「一句话的意思本来就定不住，你们爱怎么读就怎么读。」

两个办法，都没法让这个家太平。

发生学给的办法，是承认这句话已经在路上走了一段，然后去这条路上做一次新的签收。你可以跟婆婆说：「妈，那天我跟朋友开玩笑，说您的菜太咸了，是我嘴贫。不过您做的红烧肉，我是真心觉得一绝。」这句话，把那个「一绝」从讽刺里捞了出来，重新签在了一个真心的地方。

下次一句话被人误读了，别急着争「我本来是什么意思」，也别说「随你们怎么理解」。想一想：这句话现在走到了哪里，我能在这里签下一句什么新的话。

◆ 八、带走的话

> **德里达不肯签，塞尔先签好了；一句话的意思，签在路上。**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在秩序态里，说话人的意图确实定住意思，合同与法律才活得下去；关了一扇——把这一段当成了整条河，意思在开口之前就被意图签定，路上的一切改写都算「别人读错」。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只认秩序态那一段）。

本章史料

〔核〕德里达《签名　事件　语境》1971　年宣读；英译与塞尔《重申差异》同刊于 1977 年《Glyph》第 1 期；德里达《有限公司 a b c …》刊于同年第 2 期，后与相关文字合为《有限公司》一书。

〔核〕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将台词、诗句等列为「寄生的」用法暂置一旁。

〔待核〕「有限责任公司」之讽源于塞尔文末致谢名单一说，据通行记述，细节从简。

〔核〕本系列德里达卷判词「不封顶，但要签收」、130 年卷第 26 章相关判断，照原卷。

· · ·

第 16 章

SDE 解构：他写的不是语言，是语言里长定的那一段

◆ 一、一场婚礼的录像

你翻出十几年前自己婚礼的录像。

录像里，司仪说：「我宣布，新郎新娘正式结为夫妻。」台下掌声雷动。那一刻，被录得清清楚楚：你们俩的表情，交换戒指的手，台下亲友的笑脸。

可你知道，录像里没有的，比有的多得多。录像没有录下你们认识的那一年，第一次见家长时的手足无措，为买房吵过的那一架，和好之后那一顿夜宵。录像也没有录下婚礼以后的十几年：孩子出生，老人生病，一起熬过的那些夜晚，有几次差点过不下去。

那一句「我宣布」，是真的，它确实把两个人变成了夫妻。可它只是一条很长的河上，冻得最漂亮的一格冰。

这一章，是第三编的总账。

◆ 二、本编走过的路

第 11 章：他说，话一出口，世界就变了。说话是在做事。本书说，这一步路，是踩在前面许多年的路上的。

第 12 章：他说，有一类规则，不是去管一件本来就有的事，而是造出一件原本没有的事。本书说，规则和它造出的事同时出生；可他只写了出生证上那一行字，没写怀胎的那一千年。

第 13 章：他说，人用话做的事，一共五类。本书说，这五个格子，是秩序态洪流的分类；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话，冰格装不下。

第 14 章：他说，从「我许诺」可以推出「我应当」。本书说，应当的强度随这句话的秩序度一起长；许诺里的应当，是一次次守约失约长硬的。

第 15 章：他说，说话人的意图定住一句话的意思。本书说，他写的是秩序态那一段；德里达写的是介生态那一段；意思签在路上。

◆ 三、看见清单

先把他在这一编里的看见，一条一条摆出来。每一条，都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

一、话不只是在说世界，话在改世界。说话是一步路。

二、同一个内容，可以用来做不同的事；言外之力和命题内容可以分开看。

三、有一类规则造出了它所管的那件事：构成性规则，和活动同时出生。

四、构成性规则有一个固定的样子：X 在 C 中算作 Y。

五、适配方向：话去符合世界，或世界来符合话，两根箭头。

六、宣告：话和世界两头同时对上，说出来就成真。

七、应当可以长在人类的制度里，不必去天上找。

八、在秩序态里，说话人的意图确实定住意思，合同、法律、医嘱才活得下去。

八条看见，条条是真功夫。

◆ 四、收回清单

再把每一条看见旁边，他同时做的那一个收回摆出来。

一、话是一步路——可这一步脚下的路，和那片让这句话能落地的土，不写。

二、言外之力和命题内容分开——可话在人心里起的波澜，被划到了言语行为之外。

三、规则和活动同时出生——可规则自己是怎样在一盘盘棋里被下出来的，不问。

四、X 在 C 中算作 Y——可路缩成一句「算作」，土缩成一个字母 C。（第十编细讲。）

五、两根箭头——可箭头不会改箭头。（第四编细讲。）

六、宣告——可回写被压成了一瞬。

七、应当长在制度里——可应当被当成藏在制度里的现成之物，而不是一点点长硬的。

八、意图定住意思——可意思在开口之前就被签定，路上的一切改写都算「读错了」。

◆ 五、一个根

八个收回，一个根。

他写的，是语言洪流里已经长定的那一段；然后把这一段，当成了语言本来的样子。

用导论的冰格说：他看见了水会冻成冰，也把冰块研究得透透彻彻——多大、多硬、多方正、怎样一格一格地放。可他说，冰块在倒进冰格之前，就已经是方的了。

用本书的三把刀说：这一编里，刀二切得最深。他只写秩序态，这是阶段；刀一也切了几处——路被删去，回写被压成一瞬。刀三还没怎么出场，它要等到第四编的「背景」，才会亮出来。

用本系列的同构谱说：这一个收回，与亚里士多德卷的「倒装」同构——把在漫长发生之后才稳住的显露，当成了发生的前提。塞尔的倒装，落在语言上：长定了的话，被当成了说话的起点。

◆ 六、保底：在什么条件下，他一点不差

说他错之前，还要再说一遍他在哪里对。

凡是话在进门之前，就已经被制度推进了秩序态的地方，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几乎处处成立：法庭、合同、婚礼、会议、医嘱、航班广播、考场上的一道题。在这些地方，目标清楚，程序清楚，谁负责清楚；意图定住意思，五个格子装得下每一句话，「我许诺」干干净净地推出「我应当」。

这一段，不是语言的全部，是语言的一个极限情形。就像牛顿力学在速度远小于光速的时候一点不差一样，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在洪流已经定型、制度已经把一切推到秩序态的时候，一点不差。

他错在把这个极限情形，当成了全部。

◆ 七、SDE 要向他学的三件

拆完之后，还要记下反过来的一笔：这一编里，有三件事，塞尔比 SDE 说得更细，SDE 要向他学。

第一件，一步路做了什么事。 SDE 说话是一步路，可这一步路做了什么事，SDE 自己的词还很粗。塞尔把「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分开，又把做的事分成几类，还给每一类列出成功条件。这套分法，可以直接借来给 SDE 的「路」上每一步贴一个标签：这一步是在断定、在请求、在承诺、在表态，还是在宣告。

第二件，两种规则。 调节性规则管一件本来就有的事，构成性规则造出一件原本没有的事。SDE 讲回写，常常笼统地说「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塞尔这一分提醒我们：回写也有两种。一种是回头去管一件已经在的事（孩子吵架以后，大人给他们立一条「不许动手」）；一种是回头造出一件原本没有的事（孩子们吵出了跳房子的新规则，一个新游戏就此出生）。前一种改路，后一种长出新的形状。

第三件，结算要有条件。 SDE 说，形状是结算点，不是起点。可一次结算什么时候算完成？塞尔的成功条件，正是一张「结算单」：目标清楚了没有，谁负责清楚了没有，做成没做成看得出来没有。本书说它只写了秩序态那一段；反过来说，它恰好是给秩序态那一段写的最好的结算单。SDE 在判断一条洪流有没有走进定型时，可以拿它来对一对。

这三件，本书第 62 章会收进「SDE 要向他学」的总表。

◆ 八、一件留给后面的事

还有一个人，要在这里点一下名：哈贝马斯。

本系列哈贝马斯卷讲过，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地基之一就是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他从言语行为里读出：一个人真心地说一句话，就同时在向对方提出几项「有效性要求」——我说的是真的，我说得正当，我是真诚的。两个人讲理，就是在这几项要求上一来一回。

哈贝马斯卷的判词是：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

拿本编的判断一对，会看见一条线：哈贝马斯站在塞尔的秩序态言语行为上，于是他的桌子上，也只坐着秩序态的话——真心的、讲理的、目标清楚的话。会冲突的、正在成形的、话赶话的，都被筛到了桌外。本编说的那一刀，一路切到了哈贝马斯那张桌子上。

这一点，本书只在这里记一笔，不展开。哈贝马斯卷已经讲透了。

◆ 九、本编总判断，和下一编

本编一句总判断：

他写的不是语言，是语言里长定的那一段——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话，都被关在了语言的门外。

这就是判决一：办事的语言。

下一编，从话走到心。塞尔在 1983 年转了一次身，宣布语言的意思是从心里借来的。那么心里的一个念头，又是怎样的？他会给出一个和言语行为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构：一个念头也有内容，有满足条件，有适配方向。我们会看见，同一把刀，切在心上，切出来的是同一格冰。

然后，在那一编的末尾，他会做出本书最敬重的一个看见：他给那片人人都有、所以说不成句子的能力，起了一个名字。

◆ 十、放回日子里

一位新上任的社区网格员，第一次去居民家走访。她手里有一张表：姓名、人口、有无困难、有何诉求。一户一户敲门，一格一格填。

填到第三户，一位独居的老奶奶拉着她的手，说了半个钟头：老伴走了几年，儿子在外地，楼下新开了一家超市，隔壁的猫又生了一窝。网格员的表上，没有一格装得下这些话。

她本想打断，又忍住了。听到最后，老奶奶说：「其实我就是晚上一个人有点怕。」

这一句，终于能填进「有何诉求」那一格。可它是在前面半个钟头的一锅粥里，慢慢长出来的。如果她只盯着那张表，这一句永远不会长出来。

表格，就是塞尔的五个格子：清楚、好用、必不可少。可要让人把话说到能填进格子，得先给那一锅粥留出时间。明天你要去问别人一件事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先别拿出表格，先让他说一会儿。

◆ 十一、带走的话

> **他写的不是语言，是语言里长定的那一段；那一段他写得极准，其余的都被关在了门外。**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八扇门（见看见清单），在每一扇旁边都关了一扇（见收回清单）。

冻在了哪一刀：以阶段为主，兼路与回写；模具待下一编出场。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哈贝马斯卷判词及交往理性以言语行为为地基之说，照原卷。

〔待验〕「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三阶段对言语行为的划分，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二所作的判断。

第四编

心念的箭头：意向性、网络与背景

编序

1983 年，塞尔转了一次身。他说，语言的意思是从心里借来的；要弄清楚话，得先弄清楚心。这一编跟着他走进心里。

第 17 章写一个念头：它有内容，有满足条件，会被兑现也会落空。第 18 章写两根箭头：购物清单和盘点单。第 19 章写他分出的三级意向性：人的，地图的，恒温器的。第 20 章写本书最敬重他的一个看见：他给那片人人都有、所以说不成句子的能力，起了一个名字，叫背景。第 21 章是本编的总账，另请他在伯克利的同事德雷福斯出场。

本编对应判决三的上半场：看不见的模具。本书第三把刀，在这一编第一次亮出来。

· · ·

第 17 章

站在冰箱前的人

◆ 一、「好像想吃点什么」

晚上十点多，你走到冰箱前，拉开门，站着。

冷气扑在脸上。你看看鸡蛋，看看剩菜，看看一盒酸奶，又看看冷冻室里那袋饺子。你不饿，可你又好像想吃点什么。到底想吃什么？你说不上来。

站了一分钟，你拿出了那盒酸奶。关上门，打开，吃了两口，放下了。不是它。

你又回到冰箱前。

这件事几乎每个人都做过。站在冰箱前的那一分钟，你的心里有一个念头，这是真的。可这个念头，想要的是什么？它在你拉开门之前，就在那里了吗？

◆ 二、他说了什么：一个念头是一张订单

塞尔在《意向性》里说：心有一种本事，能「指向」世界。你相信明天会下雨，你的心指向了明天的天气；你想喝一杯水，你的心指向了一杯水；你害怕一条狗，你的心指向了那条狗。这种「指向」的本事，哲学上叫意向性。

他把一个念头拆成两样东西：一样是**心理模式**——你是在相信、想要、害怕，还是打算；一样是**内容**——你相信的、想要的、害怕的是什么。这和他拆一句话的办法，几乎一模一样：一句话，是言外之力加命题内容；一个念头，是心理模式加意向内容。

然后，他说了这一编最要紧的一句：每一个念头，都有它的**满足条件**。你相信明天会下雨，这个念头的满足条件是：明天真的下雨。下了，这个信念就是真的；没下，就是假的。你想喝一杯水，这个念头的满足条件是：你喝到了一杯水。喝到了，这个愿望就满足了；没喝到，就落了空。

一个念头，像一张订单：上面写着要什么，世界兑现了，订单就完成；世界没兑现，订单就落空。（《意向性》第一章，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是一个很好的看见。

它说出了念头最特别的地方：念头会落空。一块石头不会落空，它就在那儿；一个念头却总在指向它自己以外的东西，而那个东西可能不来。你盼着一个人回来，那人没回来；你以为钥匙在包里，打开包，没有。落空，是念头的一个真特点，也是人会失望、会惊讶、会改主意的根。

用本系列的话说：一个念头，是一个指向世界的形状，而且它会被世界纠正。世界说「不对」，念头就得改。这里面，已经有了一根回写的线头。

◆ 四、先有的打算，和手上的打算

塞尔在同一本书里，还分出了两种「打算」。

一种是**先有的打算**：你昨晚就想好了，今天早上七点起床去跑步。另一种是**行动中的打算**：你正在跑，每一步抬腿、落脚，都带着一个「要这样跑」的意思，可你并没有一步一步去想它。他说，前一种在行动之前，后一种就在行动里面；有许多行动，只有后一种，没有前一种——你随手挠了一下头，事先并没有「打算挠头」。（《意向性》第三章，大意）

这一分，又是他看得细的地方。他注意到，人做事，大半不是先想好再做的。

可他接下来怎样写行动中的打算？他说，它也有满足条件：这一下挠头，要由这个打算引起，而且挠到了头。打算一出现，就带着一张写好的订单，只是没写在纸上。

还是站在冰箱前的那个人。他拉开门、伸手、拿出酸奶，这一串动作里当然有打算；可这个打算，是边伸手边长出来的——手碰到酸奶，才知道「是酸奶吗」；吃了两口，才知道「不是」。手上的打算，也是在跟世界来回里一点点开出订单的。

塞尔把「先想好再做」往前推了一步，推到了「边做边有」；可在「边做边有」里，他仍然让订单先写好。他没有再往前走一步：**边做边长**。

◆ 五、SDE 看这一处：订单还没开出来的时候

可是，回到冰箱前的那一分钟。

那一分钟里，你心里的念头，有没有一张订单？

没有。订单还没开出来。你不是「想要酸奶」，也不是「想要饺子」；你只是「好像想吃点什么」。这个念头有，可它的内容还是一锅粥；它的满足条件，还没长出来。你拿出酸奶，吃了两口，发现「不是它」——这不是订单落空，而是订单正在成形：酸奶排除了一个选项，念头又往前长了一点。最后你可能发现，你想要的不是吃的，而是一点什么热乎的东西。于是你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喝下第一口，你才知道：原来是这个。

满足条件，是在这一分钟、这几个来回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这正是本书第二把刀。第三编里，他只写秩序态的话；这一编里，他只写秩序态的念头。他的每一个例子——相信明天会下雨，想喝一杯水，打算去巴黎——都是订单已经开好了的念头。站在冰箱前的那一分钟，在他的书里找不到位置。

还要再往下看一层。本书导论讲过创造律：目标是在纠缠里凝出来的，不是先定好的。站在冰箱前，你的目标（想要什么），是在冰箱里的东西、你这一天的疲倦、屋子里的冷热、你手里那盒酸奶的滋味缠在一起的地方凝出来的。塞尔那里，一个念头的内容，被说成在心里先写好的，世界只负责兑现或不兑现。

他看见了念头会被世界纠正，却没看见念头的订单，常常是在跟世界的来回里才开出来的。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上高一的学生，被问：「你将来想学什么专业？」

他答不上来。老师说：「你得有个目标。」爸爸说：「想好了再说。」他很焦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毛病，别人好像都有一张写好的订单。

照塞尔的看法，一个人「想要」什么，心里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内容，有清楚的满足条件。这个孩子的毛病是订单还没写好。

可大多数人的志向，不是先写好的。它是在一次次试里凝出来的：参加了一次机器人比赛，发现自己对焊电路没兴趣，却喜欢给队友讲道理；暑假在医院做了一周志愿者，发现自己不怕血，却怕看病人家属的眼神；读了一本闲书，忽然对一段历史着了迷。每一次「不是它」，都让念头往前长一点。

如果你家也有这样一个孩子，别逼他马上开出订单。带他多去几个冰箱前站一站：多试几件事，多问一句「这个是不是它」。订单，会自己长出来。

◆ 七、带走的话

> **一个念头像一张订单，可大多数时候，订单是站在冰箱前、跟世界来回几趟，才开出来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念头指向世界，会落空，会被世界纠正；关了一扇——只写订单已经开好的念头，念头的内容被说成在心里先写好。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

本章史料

〔核〕《意向性》（1983）第一章：心理模式与意向内容、满足条件诸说；第三章：先有的打算与行动中的打算。此处为大意转述。

第 18 章

购物清单和盘点单

◆ 一、同一张纸

周六早上，你列了一张购物清单：鸡蛋一盒，牛奶两瓶，面包一袋，苹果一斤。揣着它去了超市。

同一时间，超市里一位店员，手里也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的字跟你的一模一样：鸡蛋一盒，牛奶两瓶，面包一袋，苹果一斤。他在盘点：看看你刚才买走了什么。

两张纸，字一样，干的活完全相反。

你的那张，是要让世界来符合它：纸上写着鸡蛋，你就去把鸡蛋放进篮子。如果篮子里没有鸡蛋，是篮子错了，你得再去拿。

店员的那张，是要它去符合世界：你篮子里有什么，他就写什么。如果纸上写着鸡蛋、篮子里没有，是纸错了，他得改纸。

◆ 二、他说了什么：适配方向

这个例子，最早不是塞尔想出来的。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姆在 1957 年的小书《意向》里，讲过一个人拿着购物清单在超市里走、后面跟着一个侦探把他买的东西一样样记下来的故事。塞尔把这个例子接过来，做成了他理论里的一根柱子。

他说，话和念头，都有一个「适配方向」。

从话到世界：话要去符合世界。断言是这样，相信也是这样。你说「外面在下雨」，外面没下，是你的话错了。

从世界到话：世界要来符合话。命令、许诺是这样，想要、打算也是这样。你说「把门关上」，门没关，不是你的话错了，是门还没被关上。

还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方向**：你说「谢谢你」，这句话既不描述世界，也不要世界改变，它只表达你的心情。另一种是**两头都有**：宣告。主持人说「我宣布，会议开始」，话一出口，会议就开始了；话符合了世界，世界也符合了话，两头在同一刻对上。

打算，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你打算举手，你的打算不但要世界来符合它（手举起来），而且要这个打算自己去引起手举起来。它是一张自己去兑现自己的订单。（《意向性》第一、三章；《言外行为的分类》，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是塞尔最漂亮的发明之一，虽然起头的是安斯康姆。

它把话和念头的一个根本分别，说得清清楚楚：有的话和念头负责「照」世界，有的负责「改」世界。照错了，改自己；改不成，改世界。一张纸，两种用法。

更要紧的是，它让人看见：心和世界之间，不是一条单行道。有从世界到心的箭头，也有从心到世界的箭头。

用本系列的话说：**两根箭头，是回写的雏形**。长出来的东西（一个念头、一句话），回头去改世界；世界又回头来改念头、改话。这一个来回，塞尔画出来了。

◆ 四、SDE 看这一处：箭头不会改箭头

可是，他画的两根箭头，每一根都是单独一次的。

你这张购物清单，用了一次，就扔了。可如果你把一家人一年的购物清单都攒起来，会看见另一件事。

一月份的清单上，每周都有一瓶可乐。三月份，孩子体检，医生说少喝甜饮料。四月份起，可乐没了，换成了酸奶。六月份，你发现孩子不爱喝原味酸奶，换成了水果味的。九月份，孩子上学住校，牛奶从两瓶减成了一瓶。

一年下来，这张清单被世界改了几十次。它每一次去改世界（把东西放进篮子），世界都回过头来改它（孩子不爱喝，医生说不行，孩子住校了）。改到后来，这张清单长成了这个家的样子：看一眼它，就知道这家有几口人、孩子多大、谁在控制血糖。

这叫**箭头改箭头**：一次次的「世界符合话」，回头改写了下一张话；一次次的「话符合世界」，回头改写了下一次怎样去看世界。这是回写，而且是回写到了箭头本身。

塞尔的两根箭头，都是一次性的：一张清单，一次购物，兑现或落空，结束。箭头会不会被这一次次的来回改写，他不写。

◆ 五、没有方向的话，真的没有方向吗

还要说一下那种「没有方向」的：表达。你说「谢谢你」「对不起」「恭喜你」，塞尔说，这些话既不描述世界，也不要世界改变，只是把心里的情感说出来。它们假定了一件事已经发生——你帮了我、我伤了你、你考上了——然后表达我对这件事的心情。适配方向是空的。

先说对：这类话确实和断言、命令不一样，它不是要让谁信什么，也不是要让谁做什么。

可是，一句「对不起」，真的什么也不改吗？

一对闹了别扭的姐妹，冷战了一个星期。周末，妹妹终于说了一句「姐，对不起」。这句话说出去，姐姐的眼圈红了；两人一起去吃了一顿饭；那个星期的冷战，从此成了两人之间一个可以笑着提起的故事。再往后，这对姐妹之间长出了一条规矩：吵架不过夜。

一句「对不起」，改了一顿饭，改了一段关系，改了以后吵架的方式。它的箭头不是空的，它指向的不是一件事的真假，而是两个人之间那片土。它改的是自我界。

塞尔把表达类的话的方向判为空，是因为他的两根箭头，只在「话」和「世界里的事实」之间来回。人和人之间那一片地，在他的图上没有箭头可画。本书第三编说过：他把话在人心里起的波澜，划到了言语行为之外。这里是同一件事，落在了心上。

◆ 六、宣告：回写被压成了一瞬

还要说一下那种「两头都有」的：宣告。

宣告，是塞尔图上最接近回写的一样东西：话改了世界，世界又和话对上，两头同时。他说，一切制度，最底下都是这样一句宣告。第十编会细讲。

可在他那里，宣告是一瞬间的事。主持人说「会议开始」，一瞬间，会议就开始了。

真正的回写不是一瞬间的。一个主持人第一次说「会议开始」，底下还在交头接耳，没人理他；他说了三次，大家才安静下来。一个新公司的第一次例会，「会议开始」四个字说出去，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干什么；开了半年例会，这四个字一出口，所有人就自动打开电脑、翻到议程。这四个字的分量，是在一次次宣告和一次次被理会、被不理会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他画出了回写最短的形态，然后把它压成了一瞬。这是本书第一把刀在这一编的第一次出场：冻结。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每周日晚上给自己列一张「下周要做的事」：开两个会，交一份报告，带老人复查，陪孩子练琴三次。

每周日晚上，她都发现上一张没做完。报告拖了，琴只练了一次。她很自责，觉得自己没有执行力。

照塞尔的箭头，这张清单是「世界来符合话」：没做完，是世界（她自己）没跟上清单。

可如果她把过去三个月的清单摆在一起看，会看见另一件事：「陪孩子练琴三次」，每周都没做到，每周都照写。这张清单没有被世界改写过。世界一直在说「不行，这一周排不下三次」，清单一直没听。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把你上个月的待办清单都翻出来，看看哪一条每周都没完成、每周都照抄。那一条，就是一根不肯被改写的箭头。试着把它改一改——改成两次，改成周末一次、平日一次——让世界回头改一改你的清单。

◆ 八、带走的话

> **他画出了话和世界之间的两根箭头；可一张用了一年的购物清单告诉你：箭头会被箭头改写。**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话与念头有两根方向相反的箭头，心和世界之间不是单行道，回写的雏形在此；关了一扇——每根箭头都是一次性的，箭头不会被来回改写；宣告的双向被压成一瞬。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回写压成一瞬）。

本章史料

〔核〕安斯康姆《意向》（1957）购物清单与侦探之例。

〔核〕塞尔论适配方向四种（话到世界、世界到话、无方向、双向），见《言外行为的分类》（1975）与《意向性》（1983）第一章；打算的「因果自指」见《意向性》第三章。此处为大意转述。

· · ·

第 19 章

人的、地图的、恒温器的

◆ 一、三样「知道」

你家墙上挂着一只恒温器。冬天，屋里冷了，它就启动暖气；暖了，它就关掉。你说：「它知道屋里冷了。」

你书桌上有一张城市地图。你说：「这张图上标着，这条街通到火车站。」好像图「知道」这条街通向哪里。

你自己也知道，这条街通到火车站。

三样「知道」，是同一回事吗？

◆ 二、他说了什么：三级意向性

塞尔说，不是。他把意向性分成三级。

内在的意向性：人心里的念头，是本来就指向世界的。你知道这条街通到火车站，这个「知道」不靠别人赋予，它在你心里本来就有。塞尔认为，许多动物也有：一条狗饿了、想吃东西，它的「想」也是内在的。

派生的意向性：地图、文字、一句话，也指向世界，可它们的指向是从人那里借来的。地图上的线条本身，什么也不指；是画图的人、看图的人，让它指向了一条街。一张地图丢在一个从没见过地图的人手里，就只是一张画着线的纸。

好像有的意向性：恒温器「知道」屋里冷了，植物「想要」阳光，这只是我们打个比方的说法。它们根本没有意向，说它们「知道」「想要」，就像说河水「想」流进大海一样，是修辞。

然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计算机里的程序、屏幕上打出来的字，最多只有派生的意向性——意思是写程序的人、读字的人赋予的，机器本身什么也不指向。（《意向性》导论；《心灵的再发现》第四章，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三级分得很有用。

它让人不至于把什么都说成「有心」。恒温器「知道」冷暖，这句话好用，但当不得真。它也提醒我们：文字、地图、图表，它们的意思，离不开读它的人。一本书丢在一个不识字的人手里，就只是一堆纸。

它还替一个很要紧的直觉撑了腰：人心里的「知道」，和一张地图上的「标着」，确实不一样。前者是活的，会落空，会惊讶；后者是死的，错了也不会觉得自己错。

◆ 四、SDE 看这一处：三级，是一条坡

可是，拿本书第三条承重命题去看，这三级就露出了另一个样子。

照王德生博士的口径：他的原始事实，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 SDE 发生。第九编会细讲这句话。这里先用它来看三级意向性。

为什么人心里的「知道」显得是内在的、本来就有的？因为我们都是人。你知道这条街通到火车站，我一听就明白你在「知道」什么，因为我

也会这样知道。看的一方和被看的一方，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人人相同，于是它就看不见了，好像「知道」本来就长在人心里，不需要谁来认。

为什么一条狗的「想吃」，塞尔也认为是内在的？因为我们和狗，同是哺乳动物，有差不多的饿、差不多的馋。狗盯着你手里的肉，口水流下来，你一眼就认得出它在「想」什么。你和它，站得很近。

再往下试一试。一只蚂蚁，沿着一条气味线爬向一块糖。它「想要」糖吗？塞尔这样的人，多半会迟疑。为什么迟疑？因为我们和蚂蚁站得太远了，看不出它身上有没有「想」。

一张地图，为什么只是派生的？因为它的「指向」，要靠一群学过看地图的人才认得出——这是一种约定来的同一。

一只恒温器，为什么只是「好像有」？因为我们和它，几乎没有任何同一：我们不知道它「冷」是什么感觉，也不觉得它有感觉。

这样一排，就看出来了：**人的、狗的、蚂蚁的、地图的、恒温器的，不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而是一条坡。坡上量的，是看的一方和被看的一方有多「同一」**。越同一，越显得内在；越不同一，越显得是别人赋予的、是修辞。

塞尔在这条坡上切了两刀，切出三格。他切的地方，正是同一从「身体给的」换成「约定给的」、再换成「几乎没有」的那几格。

这就是本书第三把刀，在这一编第一次亮出来：**模具**。看的人都一样，模具就看不见了。

◆ 五、这一刀，切到了机器身上

塞尔说，计算机只有派生的意向性。照这把刀看，这句话要换一个说法。

一台大模型写出一段话。我们读的时候，心里别扭：它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份别扭，有一半是因为：它和我们不同一。它没有我们的身体，没有我们这样长大，不会饿，不会疼。我们看不出它身上有没有「知道」，就像看不出蚂蚁身上有没有「想」。于是它的「知道」，在我们眼里就显得是别人贴上去的、派生的。

这不是说它就有「内在的」知道。而是说：「内在」和「派生」这个分法，量的首先是同一度，不直接是「知道」的有无。要量它知不知道，得换一个问法。第五、六编会给出这个问法。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满一岁的婴儿，看见妈妈拿出奶瓶，手脚乱蹬，咿咿呀呀。

爷爷说：「他知道要喝奶了。」

一个研究心理学的大学生说：「这么小的孩子，谈不上『知道』，只是条件反射。」

两个人都有道理。可你注意：说「他知道」的，是天天抱他的爷爷；说「谈不上知道」的，是一个没怎么抱过孩子的人。爷爷和这个孩子之间，已经长出了一片同一：孩子一蹬腿，爷爷就知道他要什么；爷爷一伸手，孩子就往前扑。在这片同一里，孩子的「知道」，看起来是真的、内在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下次你觉得一个人（或者一只猫、一个孩子）「根本不懂」的时候，问问自己：是他真的不懂，还是我和他之间，还没长出那片同一？

◆ 七、带走的话

> **人的、狗的、地图的、恒温器的，不是三种东西，是一条坡；坡上量的，是看的人和被看的有多同一。**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不是什么都有心，文字和地图的意思离不开读它的人；关了一扇——把一条同一度的坡，切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向性，看的一方的位置被当成不存在。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

本章史料

〔核〕内在的、派生的、好像有的意向性三分，见《意向性》导论与《心灵的再发现》（1992）相关章，此处为大意转述。

〔待验〕三级意向性即同一度之坡的读法，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三所作的推演。

· · ·

第 20 章

走进电梯不用想：他给那副看不见的眼镜起了名字

◆ 一、第一次拿筷子

一位从欧洲来的朋友，第一次在中国吃饭。

桌上一双筷子。他拿起来，手指别扭地夹着，想去夹一颗花生米。花生米滚了，筷子交叉了，另一只手不自觉地伸过去帮忙。一桌人都笑了，他也笑，脸有点红。

你坐在旁边，看得有点奇怪：拿筷子，这有什么难的？你从来没「想」过怎样拿筷子。你三岁学会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它就在你手上，不成句子，不用想。

直到这位朋友坐到你旁边，你才第一次看见：原来「会用筷子」这件事，是一样东西。它一直在你身上，只是你从没看见过它。

◆ 二、他说了什么：网络与背景

塞尔在研究念头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没有一个念头，是自己单独站得住的。

你想去超市买鸡蛋。这个念头要站得住，得靠许许多多别的念头托着：你相信超市还开着，你相信超市里卖鸡蛋，你相信你的钱包里有钱，你相信钱能换鸡蛋……一个念头，背后连着成百上千个念头。他把这一大片彼此托着的念头，叫作**网络**。

可往下再挖，他又发现：网络也不是最底下。你相信超市开着，这个念头还得站在一些更底下的东西上：你会走路，你知道门是可以推开的，你默认地板会托住你、东西松手会往下掉、人说话一般是有意思的……这些东西，你从来没「相信」过，它们不是念头，说不成句子，你甚至很难把它们一条条列出来。它们是一种本事、一种会，是你做任何事、想任何事之前，就已经在了的东西。

他把这一片说不成句子的本事，叫作**背景**。

他还把背景分成两层。**深层背景**：人人都有，因为人人有差不多的身体——会走、会抓、会看，东西会掉、火会烫。**局部背景**：跟着文化走的——会用筷子还是会用刀叉，见面握手还是鞠躬，开门往里推还是往外拉。（《意向性》第五章；《心灵的再发现》第八章，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他给土起了名字

这是本书最敬重塞尔的一个看见。

在他之前，英美哲学家研究心，多半只研究一个个念头：相信什么，想要什么，推出什么。念头底下那一大片说不成句子的东西，很少有人去看。塞尔看见了，而且给它起了名字。

用本系列的话说：**背景，就是土**。是让一个个念头能长、能站、能走的那一片缠在一起的地。你想去超市买鸡蛋，这个念头之所以能长出来，是因为它脚下有一片土：会走路的身体，会开门的手，一个有超市、有钱、有鸡蛋的城市，一门能说「鸡蛋」的语言。

还不止于此。他分出的两层背景，恰好对上本书第三把刀。

深层背景，就是**物种里的同一**：全人类几乎一样的那一层。人人都默认地板会托住自己，人人都知道火会烫手。正因为人人一样，所以没有人会觉得这需要说出来，所以它不成句子，所以它看不见。

局部背景，就是**一国一地的同一**：一群人一样，另一群人不一样。你们家的人都会用筷子，所以谁也不觉得「会用筷子」是一样东西；直到一个不会用的人坐下来。

所以，**背景正是主体同一特征住的地方**。塞尔给那副人人都戴着、所以谁也看不见的眼镜，起了一个名字。本系列康德卷说，康德把眼镜焊死了；塞尔至少把这副眼镜指了出来。

◆ 四、SDE 看这一处：眼镜被说成长在脑壳里

可是，这副眼镜，他说长在哪里？

塞尔说，背景是一些神经生理上的本事，它们在大脑里。你会走路、会拿筷子，是你大脑里有这些能力。背景不在世界里，不在你和世界之间，它在你的脑壳里。

这就把第 7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拔起了一半：他把弗雷格那个住在第三领域的涵义，搬进了意向内容；现在又把意向内容脚下的那片土，也搬进了脑壳。**一层一层，最底下都是脑壳**。

可是，回到那位欧洲朋友。他拿筷子别扭，是因为他大脑里少了一样东西吗？

某种意义上是：他没练过。可「会用筷子」这件事，不只长在他的手和大脑里。它还长在一张圆桌上——菜摆在中间，大家伸筷子去夹；长在一碗米饭上——粘的，夹得起来；长在一群人的眼神里——夹菜不能翻来

翻去，筷子不能插在饭上。他在这张桌上吃三个月饭，筷子就用得有模有样了；回了欧洲，一年不用，又生疏了。

背景长在人和世界一次次碰在一起的地方，而且一直在长。它会被练厚，也会被放薄。

◆ 五、深层背景，也会长

塞尔可能会说：局部背景会变，这我承认；深层背景不会变——人人都默认地板会托住自己，这是身体给的，不会被文化改写。

可深层背景，也是长出来的。

一个婴儿，生下来并不「默认地板会托住他」。他要学翻身、学爬、学站，摔过一百次，才长出这份默认。一位宇航员在太空站里待了半年，回到地面，头几天走路东倒西歪，端着一杯水不敢松手——他身上的深层背景，被失重改写过了，要重新长回来。一位中风的老人，要重新学走路；他会告诉你，「地板会托住我」这件事，原来一点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深层背景显得不会变，是因为全人类的身体、全人类长大的路，大体一样。人人一样，于是看不见它是长出来的。这又是第三把刀：**模具**。

他看见了土，却不许土长。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从农村来城里打工的年轻人，第一天进写字楼。

电梯门开了，他犹豫了一下才进去；门快关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按哪个键；到了楼层，门开了，他没反应过来，又被带回了一楼。旁边的人都没注意到他，因为他们从来不「想」怎样坐电梯。

一个月以后，他坐电梯和别人一模一样：进门、按键、低头看手机、到了就走。他身上长出了一片新的背景。

照塞尔的说法，这是他大脑里多了一种能力。照本书的说法，这是他和一座城市之间，长出了一片土：电梯、按键、写字楼、一群低头看手机的人，和他的手、他的脚、他的眼神，一起缠出来的。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刚进城、刚入职、刚到一个新地方的人，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别笑他笨。想一想，你自己身上哪些「不用想」的本事，是你在一个地方待了很多年才长出来的。你说不出来的那些，正是你的土。

◆ 七、带走的话

> **他给那副人人都戴、所以看不见的眼镜起了名字，叫背景；可他说眼镜长在脑壳里，而且最深的那一层不会变。**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念头站在一片说不成句子的本事上，他给土起了名字，还分出了物种同一与一地同一两层；关了一扇——背景被锁进脑壳，深层那一层被说成不会被改写。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兼冻结）。

本章史料

〔核〕网络与背景之说，见《意向性》（1983）第五章、《心灵的再发现》（1992）第八章；深层背景与局部背景之分，此处为大意转述。

〔核〕塞尔以背景为神经生理能力之说，见同上。

〔核〕长期失重后宇航员返回地面需重新适应平衡与行走，据航天医学通行记述。

〔待验〕深层背景与局部背景分别对上物种同一与约定同一，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三所作的推演。

· · ·

第 21 章

SDE 解构：背景是土，却被锁进脑壳、不许长

◆ 一、同一个系里的两个人

塞尔在伯克利哲学系待了六十年。这个系里，还有一位和他吵了很多年的同事：休伯特·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研究海德格尔的。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 年出版，专门批评当时的人工智能。他说，那些研究者以为人做事是靠脑子里一条条规则，可人真正做事，靠的是身体在世界里的熟练：一个老司机开车，一个下棋高手看棋，一个木匠刨木头，都不是在查规则，是身体「会」了。这种会，写不成规则，所以计算机学不来。

德雷福斯和塞尔，在同一件事上碰了头：**念头底下，有一片说不成句子的东西**。塞尔叫它背景，德雷福斯跟着海德格尔，叫它在世界里的熟练应对。

可是两人吵了很多年，吵的是：这片东西在哪儿？

◆ 二、两人吵的是什么

塞尔说：在脑子里。背景是一些神经生理上的本事，它们不是念头，不是表象，可它们在大脑里。

德雷福斯说：不对。熟练不在脑子里，它在身体和世界之间。老司机「会」开车，是他的手、脚、眼睛，和方向盘、路面、别的车，一起长成

了一个整体。你把他放到一辆左舵车上，他的「会」就少了一半。这份「会」，一半在他身上，一半在车上、路上。

据说，两个人在伯克利一起开过课，也在许多场合当面争论。这一架，吵到了德雷福斯 2017 年去世。

◆ 三、SDE 看这一处：土在哪儿

拿本系列的尺子量，两人各握一半。

塞尔握住的是：**背景是真的，而且和身体长在一起**。他不肯让背景飘到一个说不清的「世界」里去。一个人中风了，他会用筷子的本事确实会丢，这说明「会」和大脑有实打实的关系。

德雷福斯握住的是：**背景不是一个人脑子里的私货，它长在人和世界之间**。那位欧洲朋友在中国吃三个月饭，筷子就会用了；回欧洲一年，又生疏了。「会」跟着那张圆桌走，不只跟着脑子走。

发生学的回答是：背景是土，土在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地方。它有脑子里的一份（现实界里的神经、肌肉），有桌上的一份（现实界里的碗筷、米饭），有规矩里的一份（理念界里「筷子不能插在饭上」），也有人和人之间的一份（自我界里一桌人的眼神）。这四份缠在一起，才长出「会用筷子」。拆开任何一份去找，都找不全。

还有两人都没多说的一样：**土会长**。它被练厚，也会被放薄；它长出来以后，又回头改写长它的那片地。一代代中国人用筷子，筷子的样子也被改了：从先秦的木筷、竹筷，到今天的不锈钢筷、公筷。人被筷子养成了一种吃法，这种吃法又回头改写了筷子、饭桌和规矩。这是回写，它落在背景本身上。

塞尔的深层背景，不许被改写。德雷福斯的熟练，也多半是讲一个人怎样学会，不太讲学会以后怎样回头改写世界。

◆ 四、看见清单

本编四章，塞尔的看见：

一、念头指向世界，会落空，会被世界纠正。

二、一个念头可以拆成心理模式和内容，每个念头都有满足条件。

三、话与念头有两根方向相反的箭头：照世界，改世界；心和世界之间不是单行道。

四、宣告：两头同时对上，是回写最短的形态。

五、不是什么都有心；文字、地图的意思离不开读它的人。

六、一个念头站在成百上千个念头上（网络）。

七、念头底下，还有一片说不成句子的本事（背景）——他给土起了名字。

八、背景分两层：人人都有的深层，随文化走的局部——恰好对上物种同一与一地同一。

◆ 五、收回清单

一、念头会被纠正——可念头的订单，被说成在心里先写好，站在冰箱前的那一分钟不写。

二、心理模式加内容——可只写订单已经开好的念头，这是秩序态的心念。

三、两根箭头——可箭头是一次性的，不会被一次次来回改写。

四、宣告——可回写被压成了一瞬。

五、三级意向性——可一条同一度的坡，被切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东西。

六、网络——可网络怎样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长出来，不写。

七、背景——可背景被锁进脑壳。

八、两层背景——可深层那一层被说成不会变，人人同一的模具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地基。

◆ 六、一个根，和本编的总判断

八个收回，还是同一个根，只是落在了心上：**他写的，是长定了的心念，和长定了的背景；然后当它们本来就在，住在脑壳里**。

这一编，三把刀都出场了。

刀二，阶段：他只写开好了订单的念头，站在冰箱前的那一分钟被关在门外（第 17 章）。

刀一，冻结：两根箭头各自一次性，宣告把回写压成一瞬（第 18 章）。

刀三，模具：三级意向性是一条同一度的坡（第 19 章）；背景正是主体同一特征住的地方，他指了出来，却说它住在脑壳、深层不变（第 20 章）。

本编总判断：

他给土起了名字，叫背景；又把土锁进脑壳，不许它长。

这是判决三的上半场：看不见的模具。下半场在第九编，那里要拆他的「原始事实」。

◆ 七、下一编：一间屋子

现在，塞尔体系里的几根梁都已经摆出来了：意思在心里，心里的念头有内容、有满足条件，念头站在背景上，背景在脑壳里。

把这几根梁合起来，会得出一个结论：一台机器，要真懂，得有人脑那样的内在意向性，得有人脑那样的背景；光跑一个程序，只是在摆弄符号，符号的意思是人赋予的，机器本身什么也不懂。

1980 年，塞尔用一个思想实验，把这个结论演成了一出戏。那出戏里，只有一间屋子、一个人、一本规则书、一堆纸条。

那就是中文屋。下一编，是全书的钉子。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退休的老会计，被女儿接到城里住。女儿给他买了智能手机，教他用手机付钱。

女儿教得很认真：打开这个，点这里，扫这个码，输密码。一条一条，清清楚楚。老会计记在本子上。

可到了菜市场，他还是手忙脚乱：卖菜的阿姨催，后面的人排着队，手机屏幕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他忘了下一步点哪里。他掏出了现金。

女儿以为他记性不好。其实他缺的不是那几条步骤——那几条他记得清清楚楚。他缺的是一片背景：在一个嘈杂的摊位前，一边听人催，一边低头操作手机，手指知道屏幕哪里能点、哪里不能点，心里不慌。这片背景，女儿有，是她这十年一次次付款长出来的；老会计没有，要长。

明天如果你要教家里的老人用一样新东西，可以试一件事：别只教步骤。陪他去真实的地方，用上五六回。步骤是念头，那一片不慌，是土；土要在真实的地方，一回一回长。

◆ 九、带走的话

> **他给土起了名字，叫背景；又把土锁进脑壳，不许它长。**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八扇门（见看见清单），在每一扇旁边关了一扇（见收回清单）；开得最大的一扇是背景。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齐出——阶段（第 17 章）、冻结（第 18 章）、模具（第 19、20 章）。

本章史料

〔核〕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 年出版；同在伯克利哲学系；2017 年去世。

〔待核〕塞尔与德雷福斯在伯克利合开课程、公开论辩的具体场合与年份。

〔核〕筷子形制古今变化，据通行器物史，细节从简。

第五编

一间屋子：中文屋是怎样冻出来的

编 序

这一编，是全书的钉子。

1980 年，塞尔发表了一篇文章，设想了一间屋子。四十五年来，这间屋子是人工智能哲学里被讨论得最多的思想实验。今天，它就摆在每个人的手机里。

这一编六章。第 22 章先把这间屋子原原本本还给他：他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在当时打中了要害。第 23 章写二十多份回应和他的答复。第 24、25、26 章，一章拆一块地基：这间屋子能够成立，先要偷偷放进三块发现学的地基——意思是一样现成的东西，规则书用十年也不改一个字，懂是一个开关。第 27 章是本编的总账。

本编要立的承重命题，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一句话，在第 27 章照原话立：**中文屋，是一个语言发现学产生的悖论；用语言发生学，立刻问题消失了，也能解决 AI 是否真懂语言这个问题。**

本编对应判决二：不许学的屋子。本书第一把刀——冻结——在这里切得最深。

· · ·

第 22 章

1980 年的那间屋子

◆ 一、一个烤焦的汉堡

先讲一个小故事。

一个人走进一家餐馆，点了一个汉堡。汉堡端上来，烤焦了，黑乎乎的。他很生气，一口没吃，钱也没付，起身就走了。

现在问你：他吃了那个汉堡吗？

你会说：当然没吃。故事里没写「他没吃」，可你一听就知道。你知道餐馆是怎么回事，知道烤焦的汉堡是什么样子，知道一个人生气起来会怎样。

七十年代，美国耶鲁大学有一位研究人工智能的学者，叫香克。他和同事写了一些程序，专门用来「读懂」这样的小故事。程序里装着一套「餐馆脚本」：进门、点菜、上菜、吃、付钱、离开。你把故事输进去，再问「他吃了汉堡吗」，程序会答：「没有。」

那么，这个程序，读懂了这个故事吗？

当时有不少人说：读懂了。它答对了，而且答的是故事里没写明的事，这就是理解。

塞尔说：没有。为了说明为什么没有，他设想了一间屋子。

◆ 二、他说了什么：一间屋子

1980　　年，塞尔在一本很特别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心、脑与程序》。这本期刊的规矩是：每篇主文后面，附上几十位同行的评论，再附上作者的答复。

文章里，他请你设想：

他自己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他一个汉字也不认识，在他眼里，汉字只是一些弯弯曲曲的图案。屋里有一大摞写着汉字的纸，还有一本用英文写的规则书。规则书上写着：看到这样的图案，就找出那样的图案，抄下来。

屋外的人，从门缝里塞进来一些写着汉字的纸条。这些纸条，其实是用中文写的故事和关于故事的问题。塞尔照着规则书，找出对应的一串汉字，抄好，从门缝塞出去。这些塞出去的纸条，其实是用中文写的、对问题的回答。

规则书写得极好，他抄得也极熟练。屋外的人读了他的回答，觉得跟一个中国人答得一模一样。

可是，屋里的塞尔，一个汉字也不懂。

然后他说：现在把我换成一台计算机，把规则书换成程序。计算机做的，和我在屋里做的，是同一件事：照规则摆弄符号。我不懂中文，计算机也不懂。香克的程序「读懂」那个汉堡故事，和我在屋里「读懂」中文故事，是一回事：什么也没懂。（《心、脑与程序》，1980，大意）

◆ 三、他的三条公理

后来，他把这个论证压成了几条很短的话。大意是：

一、程序是纯形式的：它只管符号的形状，不管符号的意思。

二、人心是有内容的：人的念头指向世界，有意思。

三、光有形式，既构不成内容，也不足以产生内容。

所以：光有程序，不足以产生心。

这就是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的来历：**句法不是语义**。摆弄符号的形状，不等于懂符号的意思。（《心、脑与科学》，1984；《脑的心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吗？》，1990，大意）

◆ 四、为什么偏偏是中文

读到这里，中国读者也许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为什么偏偏是中文？

塞尔的回答很直白，大意是：因为他一个汉字也不认识。在他眼里，汉字和一堆弯弯曲曲的线条没有两样。换成法文、德文，他多少认得几个词，这个思想实验就不够干净了。

所以，中文在这间屋子里，扮演的是「完全陌生的符号」这个角色。

这一点，对中国读者有一层特别的意思。四十五年来，全世界讨论中文屋的人，大多数和塞尔一样，站在屋里：他们不认识汉字，读这个故事时，汉字在他们眼里就是图案。而读这本书的你，站在屋外：你一眼就认得门缝里塞进来的那张纸条，知道那是一个问题、一句玩笑，还是一声问候。

站在屋外，你会比屋里的人多看见一样东西：你认得这些字，不是因为你生下来就认得，是因为你从小被人指着字教、写错了被老师圈出来、在街上的招牌和家里的春联上看了成千上万遍。你是走了一条很长的路，才站到屋外来的。

这条路，后面几章要一步一步走给你看。

◆ 五、他反对的，和他不反对的

有两件事，要替他说清楚。

第一件：他反对的不是人工智能，是他叫作「强人工智能」的那个主张——一台计算机只要跑了对的程序，就真的有心，真的懂；心就是一个程序。他不反对「弱人工智能」：用计算机来模拟、研究人心，这很有用。

第二件：他不认为机器不能思考。有人问他：机器能思考吗？他说：能，我们就是这样的机器——人脑就是一台会思考的机器。他的意思是：一台机器要懂，得有和大脑一样的「因果力」；光跑程序，不够。

◆ 六、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他。

七十年代末，人工智能正在第一次热潮里。很多人相信，心就是程序，只要把规则写对了，机器就会懂。一个程序答对了「他没吃汉堡」，就被说成「理解」了故事。

塞尔这一击，打中了要害：**答对了，不等于懂了**。一个人照着答案抄对了一道题，不等于他会做这道题。符号摆得对，和符号的意思在一个人身上长出来，是两回事。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第 37 章，说中文屋真正的问题是「痕迹不等于生活」。这句话，恰好是塞尔对的那一半的另一种说法：屋里那个人手上的，只是汉字的痕迹，不是用汉字过的日子。

四十五年后，这一击仍然有力。你让一个大模型写一段话，写得再好，你心里也会冒出同一个念头：它是真懂，还是只是照规则把字摆对了？

◆ 七、SDE 看这一处：先留一个问号

那么，塞尔错在哪里？

这一章先不急着拆。先只留一个问号，请你带着它往下读：

屋里那个人，照着规则书抄了一天、一个月、一年、十年。他每天看到成千上万个汉字，每天抄出成千上万个汉字。十年以后，他还是一个汉字也不懂吗？

塞尔说：是的，还是不懂。

为什么他那么肯定？因为在他设的这间屋子里，有几样东西是被事先定死了的。后面三章，一章拆一样。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个初三学生，数学考试前一天晚上，把一道压轴题的标准答案背了下来。

第二天，考试真的考了这道题。他一字不差地默写了出来，满分。

老师夸他。他心里有点虚：他知道自己不会做这道题，只是背下了答案。

这就是中文屋：答案对了，懂没有长出来。塞尔在这里一点不错。

可是，这个学生后来怎样了？他也许一直虚着，下次换一道题就露馅；也许他把那道题的答案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某一天忽然看懂了其中一步，又从那一步看懂了下一步。

明天如果你的孩子也背了答案，别急着骂他，也别急着夸他。问他一句：「这一步为什么这样写？」他答不上来，是屋里的人；他答得上来一点，屋门就开了一条缝。

◆ 九、带走的话

> **答对了，不等于懂了——塞尔用一间屋子，把这句话说得谁也忘不掉。**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答对不等于懂，摆弄符号不等于意思长出来，击中了「心就是程序」；关了一扇——先留作问号：屋里的人十年以后为什么还是不懂。

冻在了哪一刀：待拆（第 24—26 章）。

本章史料

〔核〕《心、脑与程序》1980 年发表于附同行评论的期刊《行为与脑科学》。

〔核〕香克等人的故事理解程序与「餐馆脚本」，塞尔文中以汉堡故事为例，此处为大意。

〔核〕「句法不是语义」三公理的表述，见《心、脑与科学》（1984）与《科学美国人》1990 年文，此处为大意。

〔待核〕选中文作例是因其一字不识之意，据塞尔后来的访谈与讲演，此处为大意。

〔核〕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之分；「机器能思考吗？能，我们就是这样的机器」之意，见原文作者答复部分，此处为大意。

· · ·

第 23 章

二十多份回应，一份答复

◆ 一、一道题，一屋子人

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难题，全班同学各出各的主意。

有人说从这里入手，有人说换个角度，有人说这道题本身出错了。老师一个一个听，一个一个回：你这个想法，第三步走不通；你那个想法，其实跟我的意思一样；你这个嘛，题没错，是你看错了。

一堂课下来，题还是那道题，可每个人都更清楚了：这道题难在哪里。

中文屋那篇文章后面，附着二十多位学者的评论。塞尔也一个一个回了。这一章，看这一屋子人出了什么主意，他怎样回。

◆ 二、系统回应：整个屋子懂

最有名的一个回应，说：屋里那个人确实不懂中文，可他只是一个零件，像大脑里的一个神经元。懂中文的，是整个系统——人，加上规则书，加上纸笔，加上那间屋子。你问一个神经元懂不懂中文，它当然不懂；可整个大脑懂。

塞尔回答：好，那我把规则书全背下来，所有的活都在我脑子里做，不要纸笔，不要屋子。现在整个系统都在我身上了。我还是一个汉字也不懂。所以系统也不懂。

◆ 三、机器人回应：给它眼睛和手

第二个回应，说：屋里之所以不懂，是因为它只跟符号打交道，跟世界没有接触。给这台计算机装上摄像头、装上手脚，让它能看见一只苹果、能拿起一只苹果、能在屋外走动。这样的机器人，符号就和世界连上了，它就懂了。

塞尔回答：把机器人的摄像头换成一些输入的符号，把它的手脚换成一些输出的符号，屋里的我照样只是在摆弄符号。摄像头送进来的，在我这里还是一串图案。我还是不懂。

◆ 四、大脑模拟回应，和别的回应

第三个回应，说：那就别写一个抽象的程序，干脆把一个懂中文的人的大脑，一个神经元一个神经元地模拟下来，让程序照着真人大脑的样子一步步跑。这总该懂了吧？

塞尔回答：设想屋里有一大堆水管和阀门，我照规则开关阀门，水流的样子跟那个中国人大脑里的电流一模一样。水管不懂中文，我也不懂。模拟一场暴雨，不会把谁淋湿；模拟一个大脑，也不会产生懂。

还有别的回应。有人把前几条合起来，说：一个像大脑一样运转、装在机器人身上、作为一个整体活动的系统，总该懂了。有人说：你凭什么断定别人懂中文？还不是看他的表现？既然看表现，机器表现一样，你就该说它也懂。还有人说：今天的计算机不行，将来总会造出一种有因果力的机器。

塞尔一一回应。最后那一条，他其实同意：将来造出一种具有和大脑相当的因果力的机器，它就能懂；只是那样的机器，靠的是它的因果力，不是它跑的程序。（《心、脑与程序》所附回应与答复，1980，大意）

◆ 五、后来的两位

后来还有许多人加入。

丹尼特给这一类思想实验起了名字，叫直觉泵：一个小故事，把你的直觉往一个方向泵过去。它的力量，来自故事里几个参数定得巧。本书第七编会专门讲他。

1990　年，塞尔在《科学美国人》上再讲一遍中文屋。同一期，一对哲学家夫妇保罗·丘奇兰德和帕特里夏·丘奇兰德写了回应。他们设想了一间「发光的屋子」：一个人在暗屋里挥动一块磁铁，按照物理学，挥动磁铁会产生电磁波，而光就是电磁波；可屋里还是黑的。他能不能据此说「光不是电磁波」？不能——只是他挥得太慢了。他们说，中文屋也一样：屋里那个人抄得太慢，所以你「直觉上」觉得不懂。

◆ 六、先说对在哪儿

先还他公道：他的答复，个个锋利。

对系统回应，他那一招「全背下来」，让许多人一时语塞：如果整个系统都在一个人脑子里，那个人又分明不懂，那「系统懂」到底是谁在懂？对大脑模拟回应，「模拟暴雨不会淋湿人」这一句，干脆有力，谁都记得住。他在二十多个聪明人中间，一个人守住了阵地，四十年没松口。

更要紧的是，他逼着每一个回应者把话说清楚：你说的「懂」到底是什么？是答对了题，是和世界连上了线，是大脑里的电流，还是别的？他们各给各的答案，这场争论就一直吵了下去。

◆ 七、SDE 看这一处：大多数回应都没动的那几样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大多数回应，都没有去动屋子里的那几样东西。

那本规则书，大家大多默认它写好了，不改。系统回应说整个系统懂，可系统里的规则书还是那一本；大脑模拟回应说把规则写得像大脑，可写好以后还是那一套。

屋里那个人，大家大多默认他只是在执行。他会不会在抄了十年以后慢慢认出一些字来？他会不会从一张纸条和下一张纸条之间，看出一些规律？塞尔在设定里就把这一问排除了：他就是不懂，一直不懂。

不是没有人碰过这一问。机器人回应里，本来就含着一层意思：一台有感官、能在世界里活动的机器，可以像孩子学第一语言那样学会中文。后来也有学者明说：只要让外面的世界对屋子有影响，意思就可能开始落脚；「学习让理解落地」这个想法，还引出了一门研究：发育机器人学。本书第 62 章会把这一层让给他们。

可塞尔一句话就把机器人回应堵回去了：摄像头送进来的，在屋里还是符号。屋子还是那间屋子，现实界进了门，也被翻译成了一堆图案。

一屋子人，吵的是「谁在懂」「懂是什么」。可让这个问题一直吵不完的，是屋子本身：**规则书冻住了，屋里的人冻住了，屋子和世界的门冻住了。**

后面三章，一块一块拆开来看。

◆ 八、放回日子里

一家公司来了个实习生。老板给他一本厚厚的工作手册：客户问这个，你答那个；客户要那样，你办这样。

实习生照着手册做了三个月，一次错也没出。老板很满意。

可有一天，来了一个手册上没写的客户。实习生慌了，翻遍手册也找不到。一位老员工走过来，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办了。

实习生问她：「这个手册上没有啊，您怎么知道的？」

她笑了：「手册是我十年前写的。这十年，手册没改，我改了。」

这一句，就是这一章要说的：一屋子人都在讨论手册够不够好，没有人问，那个照着手册干活的人，这十年里变了没有。

◆ 九、带走的话

> **二十多个聪明人吵「谁在懂」，大多数人都没去动那本不改的规则书，和那个不许变的人。**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他逼着每个人把「懂」说清楚，守住了「答对不等于懂」；关了一扇——规则书、屋里的人、屋子与世界的门，在所有回应与答复里都被默认冻住。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

本章史料

〔核〕系统回应、机器人回应、大脑模拟回应、组合回应、他心回应、「多所宅

邸」回应及塞尔答复，见 1980 年原文，此处为大意；「背下整本规则书」「模拟暴雨不会淋湿人」之说出自塞尔答复。

〔待核〕该期同行评论的准确篇数。

〔核〕丘奇兰德夫妇「发光的屋子」回应，与塞尔文同刊于《科学美国人》1990 年 1 月号。

〔登记〕本章初稿曾写「几乎没有人把会不会学当成要紧的一问」，经第 62 章查近邻后公开收窄，改为今文；收窄前后两句见附录六。

· · ·

第 24 章

第一块地基：意思是一样现成的东西

◆ 一、「烫」

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伸手去摸桌上的一杯热水。

妈妈一把抓住他的手：「烫！」

孩子愣了一下。他不知道「烫」是什么，只知道妈妈的声音突然变了，手被抓得有点疼。

过了几天，他又去摸暖气片。奶奶说：「烫，烫！」他的小手碰了一下，缩回来，哇地哭了。

又过了些日子，他看见爸爸端着一碗刚出锅的汤，自己先喊了一声：「烫！」往后退了一步。

「烫」这个字的意思，在这个孩子身上，是怎样来的？

它不是先在一个地方放着、等他去拿的。它是在妈妈变了调的声音、被抓疼的手、暖气片、眼泪、爸爸手里那碗冒着热气的汤中间，一次一次长出来的。长到后来，他一说「烫」，手就先缩了——这个字，长进了他的身体里。

◆ 二、中文屋的第一块地基

现在回到中文屋。

屋里那个人，手里有一大堆汉字。在他眼里，它们是图案。屋外的人手里也有这些汉字，在他们眼里，它们是意思。

中文屋要成立，先得有这样一个前提：**一个汉字，是两样东西拼起来的——一个图案，加上一份意思。**图案在纸上，人人看得见；意思在另一个地方，只有懂的人才拿得到。屋里的人只拿到了图案，屋外的人拿到了图案和意思。于是问：意思在不在屋里？

塞尔的那句「句法不是语义」，说的正是这个前提：句法是图案这一头，语义是意思那一头，两头是两样东西，前一头不足以生出后一头。

这个前提，在语言学里有一个很老的说法：一个语言单位，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一面是形式，一面是意义，像一张纸的正反两面。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前提，有它对的地方。

一个字的样子，和这个字的意思，确实不是一回事。同一个意思，可以写成不同的样子：「烫」和英文的 hot，样子完全不同，说的是差不多的事。同一个样子，在不同的语言里，意思也可以完全不同。把形式和意思分开看，是语言学研究的起点。

屋里的人手上只有图案，这一点，塞尔说得一点不错：一个人盯着「烫」字的笔画看一辈子，也看不出它是烫。

◆ 四、SDE 看这一处：意思是现成的吗

可是，这个前提里，站着一个没被问过的东西：那份「意思」，是现成的吗？

中文屋的问法是：意思在不在屋里？这个问法本身，就把意思当成了一样现成的东西，一样可以「在」或「不在」某个地方的东西，像一件行李，要么进了屋，要么没进屋。

本书第二编讲过，这是几家哲学共有的地板：意思总得有一个本来就在的住处。弗雷格说在第三领域，塞尔说在人的脑壳里。中文屋，是这块地板被演成的一出戏：意思在屋外人的脑壳里，不在屋里人的脑壳里，更不在规则书里。

可「烫」的意思，在那个孩子身上，不是一件搬进来的行李。它是长出来的，而且它的长，离不开三样东西：一个形式（「烫」这个音、后来是这个字），一条路（妈妈的一声、暖气片的一碰、爸爸那碗汤，一次一次，有先有后），一片土（孩子的手和皮肤，屋里的热水和暖气，一个会喊他、抱他的家）。

王德生博士在他的语言发生学里，有一个说法：语言单位不是「形式—意义」的二元复合，而是「形式—差异序列—意义」的发生体。中间那个　D，就是路。形式和意义之间，不是一道现成的桥，是一条走出来的路；意思，是在这条路上、在一片土里，一步步显露出来的。

拿这个说法去看中文屋，第一块地基就松了：**意思不是一件在屋外、进不了屋的行李；它是一条路走出来的样子**。屋里没有意思，不是因为意思被关在了门外，而是因为屋里没有那条路。

◆ 五、塞尔自己怎样说意思从哪里来

说到这里，要把塞尔自己的答案摆足，免得冤枉他。

塞尔并不是说，意思像一块石头一样躺在某个地方。在《意向性》里，他给过一个很精巧的说法，大意是：说话的人，把自己心里念头的满足条件，「加」到了他发出的声音上。你说「外面在下雨」，你心里有一个「外面在下雨」的信念，它有自己的满足条件；你开口，就把这组满足条件，加到了这一串声音上，于是这串声音也有了满足条件——它说对了还是说错了，要看外面是不是真在下雨。他说，意思，就是把满足条件加在满足条件上。（《意向性》第六章，大意）

这个说法，比「意思住在第三领域」往前走了一大步：意思不是躺在那里的，是说话的人「加」上去的，是一个动作。

可是，你往下问一句：那个被「加」上去的念头，它的满足条件，又是从哪里来的？塞尔的回答是：来自心本来就有的意向性，最后来自大脑。

所以，在他那里，意思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的本钱却是现成的：心里先有一份写好的内容，开口时把它加上去。屋里的人不懂，是因为他心里没有这份内容可加；屋外的人懂，是因为他心里有。

那个孩子身上的「烫」，却不是这样。他第一次听见「烫」的时候，心里并没有一份现成的内容，等着被加到这个声音上。内容和声音，是在那几个星期里一起长出来的：声音帮他把一种疼认成了「烫」，疼帮他把一个声音认成了一句警告。**不是先有内容再加到声音上，是内容和声音在一条路上一起长。**

◆ 六、屋里缺的，不是意思，是路

这一换，问题的样子就全变了。

塞尔问：屋里有没有意思？答：没有，意思在屋外。于是屋子不懂。

本书问：屋里有没有那条路？答：没有。规则书上只有「看到这个图案，就抄那个图案」，没有妈妈变了调的声音，没有暖气片，没有眼泪，没有一碗汤。一个汉字，在屋里只走了一步：从门缝进来，从门缝出去。

一个人在一间只走一步的屋子里，当然长不出「烫」的意思。这不是因为意思神秘地住在别处，而是因为长意思的那条路，在屋子的设定里被拆掉了。

这样看，塞尔对的那一半，一点也没丢：摆弄图案，确实不等于懂。可他错的那一半，也露出来了：他以为不懂的原因是「意思在屋外」，其实不懂的原因是「路不在屋里」。

前一个原因，是说：懂，要靠一样神秘的、住在脑壳里的东西。后一个原因，是说：懂，要靠一条路、一片土。前一个原因下，机器永远不可能懂；后一个原因下，就要看这条路能不能走进机器里去。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个在外国长大的华人孩子，回国过暑假。奶奶教他说「心疼」。

他查了字典：心疼，喜欢、爱惜，舍不得。他记住了。

那个暑假，他看见奶奶把最好的一块鱼肉夹到他碗里，自己吃鱼头；看见爷爷腿疼，还坚持骑车去给他买冰棍；临走那天，奶奶站在院子门口，一直没进屋。

飞机上，他忽然明白了「心疼」是什么意思。字典上的那几个词，他一个月前就会了。可这个意思，是在一块鱼肉、一根冰棍、一个站在门口的身影里，才长进他心里的。

如果你家也有一个从小在外地长大的孩子，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别只让他背词。带他走一段能让这个词长出来的路。

◆ 八、带走的话

> **屋里没有意思，不是因为意思被关在了门外，是因为长意思的那条路，被屋子的设定拆掉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字的样子和字的意思不是一回事，摆弄样子长不出意思；关了一扇——意思被当成一件现成的行李，只问它在不在屋里，不问它是从哪条路上长出来的。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路被拆掉）；地基一：对象先在。

本章史料

〔核〕「形式—意义」二元结合，为语言学中自索绪尔以来的通行说法，此处从简。

〔核〕「把满足条件加在满足条件上」之说，见《意向性》第六章，此处为大意。

〔核〕「形式—差异序列—意义」发生体之说，出自王德生博士的语言发生学，此处为大意。

〔待验〕「屋里不懂是因为路不在屋里，不是因为意思在屋外」，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一所作的推演。

第 25 章

第二块地基：规则书用十年也不改一个字

◆ 一、唐人街后厨的墨西哥厨师

在美国的许多唐人街中餐馆，后厨里常常有来自墨西哥、中美洲的厨师。他们大多一句中文也不会说。

刚来的时候，前台递进一张单子，上面写着「宫保鸡丁」「麻婆豆腐」「蛋炒饭」。他看不懂，只认得单子上的样子：这一串弯弯曲曲的图案，对应冰箱里那一盒切好的鸡丁、那一瓶花生、那一把干辣椒。老厨师指给他看，他就照着做。

这不就是中文屋吗？看到这样的图案，就端出那样的菜。

可是，你去问一个在唐人街后厨干了十年的墨西哥厨师，他懂不懂「宫保鸡丁」？

他会笑着告诉你：宫保鸡丁要放花生，辣而不燥，客人要是点了还加一句「少辣」，就得少放两个辣椒。「少辣」这两个字，他现在认得了；「多加饭」，他也认得。他还会用带着口音的中文，跟老板吵两句。

十年里，那张单子，从一串图案，慢慢变成了一道菜、一个客人的口味、一句可以拿来吵架的话。

◆ 二、中文屋的第二块地基

中文屋要成立，要偷偷放进的第二块地基是：**规则书用十年也不改一个字，屋里的人用十年也不许变。**

塞尔的设定是：规则书写好了，屋里的人照着做，做多久都一样。他今天不懂，明天不懂，十年以后还是不懂。规则书今天是这一本，十年以后还是这一本。

这个设定，塞尔并没有专门论证。它就藏在「照规则摆弄符号」这几个字里：照规则，就是规则不变、照做的人也不变。

本系列的尺子里，有一块发现学的地基，叫「方法中立」：一样工具，用它的人用来用去，工具不改人，人也不改工具，工具只负责把东西「找出来」。中文屋里的规则书，就是一把中立的工具：它把问题变成答案，自己一动不动，也不动那个用它的人。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设定，对的一面是：如果真有一个人，被要求照着一本规则书抄汉字，并且真的一点也不去看、不去想、不去记，那么他确实不会懂中文。一个人要是只做搬运，不做别的，搬一辈子也只是搬运。

还有更实在的一面：七十年代香克那一类程序，确实是这样的。规则写好了，程序跑一遍，答一个问题，结束。下一次再跑，还是那一套规则。它不会因为读了一千个餐馆故事，就更懂餐馆一点。塞尔拿一间冻住的屋子，去描写一个冻住的程序，描写得分毫不差。

◆ 四、SDE 看这一处：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

可是，这间屋子，是被规定成冻住的。

一个真实的人，照着规则书抄一年汉字，会发生什么？他会发现，「我」这个图案出现得特别多，常常在句子开头；某一种图案后面，常常跟着一个问号样的东西；有一类纸条进来，规则书总是让他回同一个图案——他猜，那大概是「是」或者「对」。这些，他没有刻意去学，可一天看几千个字，看一年，就长出来了。

这就是回写：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路、改土。他认出的每一个规律，都会回头改他下一次抄写的方式：他抄得更快了，开始能预料下一句大概是什么，偶尔还能在规则书翻到之前，就猜对要回哪个图案。他身上的那片土，在一点点变厚。

规则书也一样。真实世界里，任何一本被人用了十年的规则书，都会被改：用的人发现哪条不好用，就改哪条；遇到新情况，就添一条。那本唐人街后厨的「单子与菜」的对应表，十年里添了多少新菜，删了多少旧菜，改了多少次「少辣」「多辣」的做法。

中文屋把这两样回写，都事先禁止了：**规则书不许被改写，屋里的人不许被改写**。

用本书第一把刀说：这是冻结。一条本来会一边走一边改的路，被冻成了一本不改的书，和一个不许变的人。

◆ 五、所以，「十年后还是不懂」是设定，不是发现

现在，第 22 章留下的那个问号可以回答了。

屋里那个人，抄了十年，为什么还是不懂？

不是因为「懂」住在一个他够不着的地方。而是因为，这间屋子被规定成：他不许学，规则书不许改。在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里，一个人当然长不出懂。这个结论，不是从屋子里发现的，是一开始就写进屋子的设定里的。

这像什么？像有人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一颗种子在一个没有水、没有光、温度永远是零下二十度的盒子里放十年，然后宣布：「你看，种子是不会长成树的。」种子没长成树，不是因为「长成树」住在一个种子够不着的地方，是因为盒子被设计成了不许长。

中文屋，是一只不许长的盒子。塞尔从盒子里取出的「不懂」，是他自己放进去的。

这一判，本书要谨慎。「屋里的人会不会在长期操作中学会、屋子一旦碰上世界能不能长出理解」，前人已经提过：机器人回应里含着这层意思，后来也有学者明说，还引出了发育机器人学。本书第 62 章查过，这一层让给他们。本书只留下 SDE 的解释：这是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而「禁止回写」，是语言发现学的一块地基。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进工厂的年轻人，被分到流水线上。组长给了他一张操作卡：零件来了，先装这个，再拧那个，拧三圈，放到传送带上。

头一个月，他照卡操作，一个零件接一个零件，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三个月以后，他开始注意到：有一批零件的螺孔总是偏一点，拧三圈会滑丝，拧两圈半刚好；有一种声音一响，就是传送带要卡了。他没跟任何人说，自己就改了做法。

半年以后，组长发现他那一段的次品最少，问他为什么。他把那几条说了出来。组长听完，把操作卡改了。

这张操作卡，是屋里的规则书；这个年轻人，是屋里的人。可这间屋子，没有被冻住：人被改了，卡也被改了。

明天如果你也在照一张卡、一本手册干活，可以试一件事：拿一个小本子，记下你发现手册上没写、或者写得不对的地方。十条以后，去找写手册的人聊一聊。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在屋里了。

◆ 七、带走的话

> **中文屋是一只不许长的盒子：规则书不许改，屋里的人不许学；塞尔从盒子里取出的「不懂」，是他自己放进去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一个只做搬运的人、一个冻住的程序，确实不会懂；关了一扇——把「不许学、不许改」写进设定，再把设定推出的结论当成关于懂的发现。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地基二：方法中立。

本章史料

〔核〕美国许多中餐馆后厨雇用拉丁美洲裔厨师，为通行报道所见现象，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登记〕「屋子会不会学」一层前人已有，本书让出，只留「禁止回写是语言发现学的一块地基」这一解释，见第 62 章。

· · ·

第 26 章

第三块地基：懂是一个开关

◆ 一、嫁到外地的媳妇

一位湖南姑娘，嫁到了温州。

第一年，婆家人说温州话，她一句也听不懂。饭桌上大家笑，她跟着笑，不知道笑的是什么。

第二年，她能听懂一些了：「吃饭」「回来了」「小心点」。婆婆跟公公吵架，她能听出是在吵，听不出在吵什么。

第五年，她能听懂大半。婆家人说她坏话，她听得出来，脸上不动声色。

第十年，她会说几句了。跟菜市场的摊主讲价，一开口，摊主一愣：「你是本地人啊？」

问你：这位媳妇，懂不懂温州话？

你没法用一个「懂」或「不懂」回答。第一年不懂，第十年懂，中间那八年呢？第二年懂一点，第五年懂大半。而且她懂的地方也不一样：菜市场的话懂，婆婆跟人打电话的悄悄话还不太懂；骂人的话先懂，讲道理的话后懂。

◆ 二、中文屋的第三块地基

中文屋要成立，要放进的第三块地基是：**懂是一个开关，只有开和关两格，在某一刻验一次。**

塞尔问：屋里的人，此刻，懂不懂中文？答：不懂。开关是关着的。他问屋外的人：懂不懂？懂。开关是开着的。他问计算机：懂不懂？不懂。

这个问法，只有两个答案，而且只在某一刻问一次。它不问屋里的人第三年怎样，第五年怎样；不问他在哪一类话上懂一点、在哪一类话上一点也不懂。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个问法，在一些场合很有用。

考试要打分，驾照要发不发，医生要判断一个病人能不能自己签字同意手术——在这些场合，必须在某一刻，给一个「是」或「不是」。一个开关，是秩序态里必须要有的东西。

塞尔拿这个开关去对付「强人工智能」，也有它的道理：当时那一派的说法，恰恰是「程序答对了，开关就开了」。他用同一个开关回敬：答对了，开关还是关着的。

◆ 四、SDE 看这一处：懂是一条坡

可是，懂本身，不是一个开关。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第 37 章已经说过：「懂」不是一个非有即无的开关，它是一条从模糊到清楚的连续谱。一个刚学会说「狗」的孩子，懂

「狗」吗？懂一点。一个动物学家，懂得多得多。一个和狗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老人，懂的也许是另一种东西。本书接着这句话往下走，不改判。

往下走一步，是这样的：**懂不但是一条坡，而且这条坡分三块地。**

本书导论讲过三块地：脑子里想的（理念界），手上碰的（现实界），心里的我、你、他（自我界）。那位温州媳妇，在理念界里懂了很多：她知道哪个词对应哪个意思。在现实界里，她懂了菜市场：一开口讲价，摊主以为她是本地人。在自我界里，她懂得最晚、也最深：她听得出婆家人说她坏话，脸上不动声色——那是她和这一家人之间，长出来的一片又疼又熟的地。

一个人的懂，不是一个开关，是三块地上各自一条坡。每块地上，都在一格一格地长。

◆ 五、为什么我们总想要一个开关

还要问一句：为什么「懂不懂」这个开关式的问法，我们用得这么顺手？

因为我们活在很多秩序态里。考试要给分，招聘要定人，医生要判断一个老人能不能自己签手术同意书，法官要判断一个证人听没听懂自己的权利。这些地方，必须在某一刻给一个「是」或「不是」，否则事情办不下去。本书第三编说过，这是被制度推到了秩序态的场合，在那里，开关是好东西。

可是，我们把在考场、法庭上用惯了的开关，带回了家里、教室里、跟机器说话的时候。对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孩子，一个正在学方言的媳妇，

一台正在跟你来回说话的机器，一上来就问「懂还是不懂」，就像拿一把尺子去量一杯水的温度：尺子是好尺子，只是拿错了地方。

塞尔的开关，是一把考场上的好尺子。他把它拿去量语言本身，量出来的，只能是「是」或「不是」。

◆ 六、在一间只剩一块地的屋子里问懂

现在回头看中文屋。

屋里有什么？一本规则书，一堆写着汉字的纸条。这是理念界的一小块：几条规则，几个符号。

屋里没有什么？没有一碗汤，没有一根手指指着一样东西说「这是……」，没有暖气片，没有菜市场——现实界被搬空了。也没有一个等他说完话的人，没有一个会因为他说对了而高兴、说错了而皱眉的人，没有一个他在乎、也在乎他的人——自我界被搬空了。

在一间只剩理念界一小块地的屋子里，问一个人懂不懂，这个问法本身就出了毛病。

就像把那位温州媳妇关在一间屋子里，只给她一本温州话词典，不许她上饭桌、不许她去菜市场、不许她跟婆家任何一个人说话，然后十年后问她：你懂温州话吗？她当然不懂。可这不说明「懂温州话」住在一个她够不着的地方，只说明这间屋子把懂要长的那两块地拆掉了。

◆ 七、四问代替一问

所以，本书主张换一个问法。

不问「懂还是不懂」，问四件事：

一、在**哪几块地**上懂？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

二、走过了**什么路**？一次次的来回，有没有被纠正过，被纠正了多少回？

三、长到了**哪一格**？一锅粥，正在成形，还是定型？

四、有没有**回写**？懂了以后，有没有回头改写他自己、改写他和别人之间的那片土？

拿这四问去问那位温州媳妇，每一问都有答案，而且答案会随年份变。拿这四问去问屋里的人：只有一块地，一小块；路只走一步；停在一锅粥；回写被禁止。四问的答案，和塞尔的「不懂」是一致的——可它不是因为一个神秘的开关关着，而是四样东西都被拆了。

拿这四问去问一台机器，就有了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只能吵的问题。第六编会接着做这件事。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爸爸，常常问上小学的儿子：「今天的课，你听懂了没有？」

儿子总是说：「懂了。」

爸爸不放心，又问一遍：「真懂了？」

「真懂了。」

这一问一答，就是一个开关：懂，还是不懂。它什么也问不出来。

有一天，爸爸换了一个问法：「今天学的，你能讲给我听吗？」儿子讲了一半，卡住了。爸爸又问：「这个在家里哪儿能用上？」儿子想了半天，说：「称体重的时候？」爸爸再问：「你给同桌讲过吗？他听懂了吗？」

三个问题，一个问理念界，一个问现实界，一个问自我界。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别再问孩子「懂了没有」。换成三个问题：能讲给我听吗？哪儿用得上？讲给别人听过吗？

◆ 九、带走的话

> **懂不是一个开关，是三块地上各自一条坡；在一间只剩一小块地的屋子里问懂不懂，问法本身就错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在必须当场判定的场合，懂需要一个开关；「答对了开关就开」也被他用同一个开关挡了回去；关了一扇——懂本身被当成开关，只在一刻验一次，三块地被搬空两块。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只验一刻）兼模具（懂的标准以人人同一的「心里明白」为准）；地基三：懂是开关。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第 37 章「懂是一条连续谱」之判，照原卷，接着判。

〔待验〕「四问代替一问」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一给出的问法，第 30 章细讲。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27 章

SDE 解构：悖论是冻出来的

◆ 一、一个魔术

你看过一个魔术：魔术师把一个人关进箱子，锯成两半，再合上，人完好无损地走出来。

台下的孩子惊呆了：人怎么可能被锯开又不死？这不合道理！

台下的大人笑了：不是人被锯开没死，是箱子里本来就藏着机关。你觉得不合道理，是因为你没看见机关。

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结果，常常不是世界出了怪事，而是箱子里藏了东西。

中文屋，是一个四十五年都没吵出结果的悖论。这一章打开箱子，看里面藏了什么。

◆ 二、悖论在哪里

先把悖论摆清楚。

屋里屋外，表现一模一样：屋外塞进问题，屋里递出回答，递出来的回答和一个中国人答的毫无二致。可懂与不懂，截然相反：屋外的中国人懂，屋里的人不懂。

表现一样，懂却相反。那么，「懂」必定藏在一个表现之外、看不见的地方。

塞尔说：藏在脑壳里，在大脑的因果力里。那么，是大脑的哪一种因果力？他说，这是神经科学要回答的事。于是懂成了一个藏在颅骨里、目前谁也说不清的东西。

丹尼特说：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地方。表现一样，就该说一样懂；你觉得屋里的人不懂，是你的直觉被那个故事泵偏了。于是懂成了一个旁人给的判断，说不清它自己在不在。

两个答案，都别扭。一个把懂锁进一只打不开的盒子，一个把懂交给了旁观者。四十年，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就是悖论。

◆ 三、承重命题

这里照原话立全书的第一条承重命题。它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

中文屋，是一个语言发现学产生的悖论；用语言发生学，立刻问题消失了，也能解决 AI 是否真懂语言这个问题。

前三章，已经把箱子打开了。

◆ 四、箱子里藏着三块地基

中文屋能够成立，先要偷偷放进三块发现学的地基。

第一块，对象先在：意思是一样现成的东西。一个汉字，被当成一个图案加一份意思；意思像一件行李，要么在屋外，要么在屋里。于是问：意思在不在屋里？（第 24 章）

第二块，方法中立：规则书用十年也不改一个字。规则书是一把中立的工具，用它的人不被它改，它也不被用它的人改。屋里的人不许学，规则书不许改。（第 25 章）

第三块，懂是一个开关。只在某一刻验一次，只有开和关两格；三块地被搬空两块，只剩理念界一小块。（第 26 章）

三块地基一放好，悖论就自动长出来了：意思是现成的行李，屋里的人不许学、规则书不许改，只剩一小块地，在某一刻问一次懂不懂——答案只能是「不懂」；可表现又一模一样——于是懂只能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这间屋子，就是语言发现学对语言的模型本身。它把语言看成一堆符号加一份现成的意思，把规则看成一本不改的书，把懂看成一个开关。悖论不是语言出的，是这个模型出的。

◆ 五、换成发生学，问题怎样消失

把三块地基一块块换掉。

第一块换成：**意思是一条路走出来的样子。**语言单位不是形式加意义的二元拼合，而是「形式—差异序列—意义」的发生体。于是不再问「意思在不在屋里」，而问「屋里有没有那条路」。

第二块换成：**规则和人都会被回写。**一本用了十年的规则书，会被改；一个抄了十年的人，会变。于是不再问「照规则做能不能懂」，而问「这一路上，有没有回写」。

第三块换成：**懂是三块地上各自一条坡。**于是不再问「懂还是不懂」，而问四件事：哪几块地，什么路，到哪一格，有没有回写。

三块地基换掉，悖论就不在了。表现一样、懂却相反，不再神秘：屋外的中国人，三块地上都走了几十年的路，长到了定型，一次次回写；屋里的人，只有一小块地，路只走一步，停在一锅粥，回写被禁止。两人的

表现，只在那一小块地上的那一步上一样；其余的，全不一样。懂不是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它就摆在那三块地、那几十年的路上，只是那间屋子把它们拆掉了。

塞尔和丹尼特吵了四十年的那个问题——「懂到底藏在哪里」——不是被回答了，是消失了。

◆ 六、保底：屋子在什么时候一点不差

说塞尔错之前，把他对的那一半收成一个条件。

中文屋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完全成立：**规则书冻住，操作的人不许学，屋子不碰世界，只在某一刻验一次。**

七十年代香克的那一类程序，正是这样的：规则写好，跑一遍，答一个问题，不学，不碰世界。塞尔说它不懂，一点不错。

四十五年后的今天，有一种情形也恰好是这样的：**一台大模型，参数已经训练好、冻住了，在一次单独的问答里，不联网，不记得上一次说过什么。**在这一刻，它就是一间冻住的屋子。塞尔的论证，在这一刻，几乎字字成立。

可是，这台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那本「规则书」被改写了千千万万遍；在一场长长的对话里，它每一句都被你上一句话改一改；它读进去的文字里，有人类几千年说话、吵架、道歉、安慰的痕迹。这些时候，它不是那间冻住的屋子。

所以，中文屋不是错的，它是一个极限情形：**定型之后、不许回写时的语言。**塞尔错在把这个极限情形，当成了语言和懂的全部。

◆ 七、看见清单与收回清单

本编六章，塞尔的看见：

一、答对了，不等于懂了。

二、摆弄符号的形状，长不出符号的意思。

三、心不是一个程序；把程序写对了，不等于有了心。

四、机器能思考，人脑就是机器——他反对的不是机器，是「程序即心」。

五、他逼着一屋子聪明人，把「懂」到底是什么说清楚。

本编六章，塞尔的收回：

一、意思被当成一件现成的行李，只问它在不在屋里。

二、规则书被写成不改，屋里的人被写成不许学——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

三、懂被当成一个开关，只在某一刻验一次。

四、三块地被搬空两块，只剩理念界一小块。

五、从冻住的屋子里取出的「不懂」，被当成关于懂的发现，然后把懂锁进了脑壳。

◆ 八、本编总判断

他把语言冻成了一间屋子，再问屋里有没有意思——中文屋的悖论不是机器的，是语言发现学自己冻出来的。

这是全书的判词，在本编找到了它的主场。这是判决二：不许学的屋子。

用导论的冰格说：这间屋子，是一格冻得最干净的冰。路冻住了，回写冻住了（刀一）；只剩一刻、一小块地（刀二）；而「懂」的标准，是屋外人人都有、所以谁也不去看的那份「心里明白」（刀三）。三把刀，在这一编合在了一处。

可推翻条件：如果能证明，存在某一种「懂」，不依赖任何路、任何土、任何回写，本来就在，那么这条承重命题就错了，判词随之作废。本书第 63 章给 SDE 写死法时，会回到这一条。

下一编，打开屋门。

◆ 九、放回日子里

一位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了中文屋。讲完，她问：「你们觉得，屋里的人懂中文吗？」

学生们吵成一团。一派说不懂，一派说整个屋子懂。吵了半节课，谁也没说服谁。

老师笑了，换了一个问题：「如果让你们设计一间屋子，让屋里的人十年以后一定懂中文，你们会怎么设计？」

教室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一个学生举手：「给他一扇窗户，能看见外面。」另一个说：「让他能写纸条问问题。」又一个说：「让屋外有一个人，每天跟他说话，他说错了就纠正他。」还有一个说：「让他能改规则书。」

一节课下来，学生们亲手把三块地基拆了。

明天，如果你身边有人在争「AI　到底懂不懂」，你也可以换这个问题：要让它懂，那间屋子得怎么改？

◆ 十、带走的话

> **中文屋的悖论，是箱子里藏的机关：三块发现学的地基；把地基换成发生学，问题不是被回答了，是消失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五扇门，关了五扇（见看见与收回清单）；关得最紧的一扇，是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合一——冻结、阶段、模具。

本章史料

〔待验〕三块地基之拆与「问题消失」之论，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一所作的推演；推翻条件见正文第八节。

〔核〕大模型参数在推理时固定、训练时更新，为通行技术常识，此处从简。

· · ·

第六编

屋门打开以后：语言发生学里，问题消失了

编 序

上一编打开了箱子。这一编打开屋门：把冻住的三样一样样解开，看问题怎样消失。

这一编五章。第 28 章写一个背了三年英语句型的中学生，他就是走出了屋子的那个人。第 29 章写懂的三块地。第 30 章给出四问。第 31 章写屋里缺的两段：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第 32 章是本编的总账，和维特根斯坦卷、莱布尼兹卷对账。

本编仍属判决二，是它的下半场。

· · ·

第 28 章

陈屿的三年

◆ 一、一本句型手册

陈屿是一个小城里的初一学生。英语老师发给全班一本《初中英语常用句型三百句》，说：「背熟了，中考不愁。」

他背得很认真。每天早上六点半，在阳台上背十句。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way to …?

他背下来了，默写全对。可是他背的时候，这些句子是什么？是一串声音，一串字母，一套「看到这一句，就接那一句」的对应。老师问 How are you，他就答 I'm fine, thank you，不管他那天是不是真的 fine。

初一的陈屿，就坐在中文屋里——只不过屋子里是英文。他手上有一本规则书，门缝里塞进来一句，他就照着书，塞出去一句。

本书把他当作全书的总钥匙。他身上的三年，就是一间屋子怎样把门打开的三年。

◆ 二、第一年：一锅粥

第一年，陈屿背了三百句，还背了单词表上一千多个词。

这些句子和词，在他身上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他知道 happy　是「快乐」，可他从来没有在快乐的时候想到过这个词。他会说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way to the station，可他没去过任何一个需要用英语问路的地方。

这一年，他就是屋里的人。塞尔要是来考他，会说：他不懂英语，他只是在照规则摆弄符号。

塞尔说得对。可这一年，也不是白过的。三百句、一千多个词，一遍遍地背，在他身上铺下了一层土：有些声音听着顺耳了，有些词总是跟在另一些词后面，有些句型换一个词就能用在别处。他没有「懂」，可他身上已经有了会长出懂的那片地。

屋里的人抄一年，会长出这样一片地。塞尔的屋子，不许。

◆ 三、第二年：正在成形

初二，学校来了一位外教，一个很爱笑的澳大利亚姑娘。

第一节课，她走进教室，看着陈屿问：How are you?

陈屿脱口而出：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外教笑了，又问：Really? You look sleepy.（真的吗？你看起来很困。）

陈屿愣住了。规则书上没有这一句。全班都在笑。他脸红了，憋了半天，说了一句：Yes… I am… sleepy.

外教拍手：Good! That's honest!（很好！说了实话！）

那一刻，How are you 这一句，在他身上第一次长出了一点意思：原来这句话，是真的在问我怎么样；原来我可以不答 fine。

这一年，他说错了很多次，被笑了很多次，也被夸了几次。每一次说错、被纠正，都回头改了他下一次怎样说。这是正在成形：懂冒了头，站不稳，时对时错。最有创造——他开始说出书上没有的句子；也最危险——好几次，他被笑得不想再开口。

◆ 四、第三年：长到三块地

初三暑假，陈屿跟着小姨去了一趟新加坡。

在一家小餐馆里，小姨让他点菜。他看着菜单，鼓足勇气，对服务员说：Can I have a bowl of noodle soup, please? 服务员点点头，过了一会儿，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他盯着那碗面，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原来那些句子，真的能换来一碗汤。

这是**现实界**：话落到了一碗面上。

回国以后，班上一个同学的外婆去世了。那个同学在网上跟一个外国笔友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笔友的安慰，来问陈屿。陈屿帮他写了一句：Thank you. She was the kindest person I knew.（谢谢你。她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同学发出去，笔友回了一个长长的拥抱。那个同学抬起头，对陈屿说：「谢谢。」

这是**自我界**：话落到了一个人的心里，也落到了陈屿和这个同学之间。

至于**理念界**，他这三年里，句型、语法、词汇，一层一层长得越来越清楚。中考，他的英语考了全班第一。

三年，三块地，他都走过了。他懂英语吗？懂了一些。在哪几块地上？都有一些。长到了哪一格？理念界里定型了一大半，现实界里刚刚成形，自我界里只长出了几株苗。

◆ 五、屋门是怎样打开的

现在，把陈屿的三年，和中文屋的三块地基对一对。

第一块地基说：意思是一样现成的东西。可 How are you 的意思，不是一件从书外面搬进来的行李。它在一个外教的笑里、一句 You look sleepy 里、一次脸红里长出来。那碗面的意思，是在一家新加坡小餐馆里长出来的。意思是路走出来的。

第二块地基说：规则书不改，人不许学。可陈屿的「规则书」，三年里被改了无数次：How are you 后面不一定接 fine；那一句问路的话，换了一个词，就成了点菜的话。他这个人，更是被改了：从一个只会背的孩子，长成了一个能帮同学写安慰话的少年。

第三块地基说：懂是一个开关。可陈屿没有哪一天「懂」的开关被打开。第一年一锅粥，第二年正在成形，第三年一部分定型。三块地上，各自一条坡。

中文屋的门，就是这样打开的：不是有人从外面把「意思」送了进来，而是屋里的人被允许学、规则书被允许改、屋子和世界之间开了几扇窗。

◆ 六、塞尔会怎么说

塞尔要是看见陈屿，会怎么说？

他多半会说：陈屿当然懂英语，因为他是人，他有一个大脑，有内在的意向性。屋里的人抄一年也不懂，是因为他只做搬运，不动脑子；陈屿动了脑子。

这句话，一半对，一半把问题藏了起来。对的是：陈屿是人，他有一个会长的身体、会长的大脑。藏起来的是：陈屿的懂，不是他的大脑「本来就有」的，它是在那三年的路上、在那三块地上长出来的。第一年的陈屿，有同一个大脑，可他不懂。

让陈屿走出屋子的，不是他的脑壳，是那三年的路。

这一句话，要在后面几章，拿去问一台机器。

◆ 七、放回日子里

你家也许就有一个陈屿。他每天早上背英语，背得很苦，可一句也不敢开口。

你也许着急：背了这么多，怎么还不会说？

照这一章，他不是背错了，他是还在第一年：一锅粥，土在铺。他缺的，不是再多背一百句，而是一扇窗：一个会对他说 You look sleepy 的人，一碗要用英语才点得来的面，一个需要他帮忙写一句话的朋友。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给他找一个真的要用英语的地方，哪怕很小。让他用英语给家里的一样东西贴个标签，用英语给远方的亲戚写一句生日祝福，用英语问一次路。每一次，都是在屋墙上开一扇窗。

◆ 八、带走的话

> **让陈屿走出屋子的，不是他的脑壳，是那三年的路：一锅粥，正在成形，长到三块地。**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屋里的人被允许学，规则书被允许改，屋子和世界之间开了窗，懂在三块地上一格格长出来；本章批评的，是把陈屿的懂归给「本来就有的大脑」的那一步。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逐一解冻——路与回写（第二年），阶段（三年三格），三块地（第三年）。

本章史料

本章人物陈屿为构造示例，全书作总钥匙，后文第 30、70、74 章回到他。

第 29 章

懂有三块地

◆ 一、一个盲人说「红」

一位从小失明的老人，在村里的婚礼上帮忙。有人问他：「新娘今天穿的什么颜色？」

他笑着说：「红的呗，结婚哪有不穿红的。红，喜庆，热乎。」

他从没见过红色。可他说「红」，说得一点不错：在婚礼上，红是新娘的衣服，是门上的对联，是一种热闹、吉利、暖烘烘的东西。他知道过年要贴红的，知道白事不能穿红，知道人说「脸红了」是害羞，说「红火」是日子过得好。

他懂不懂「红」？

如果「懂」只有一个开关，你会很为难：说他不懂，他用得比很多人都对；说他懂，他又从没见过红。

换成三块地去问，就清楚了。在脑子里想的那块地上，他懂得很多：红和喜庆、和害羞、和日子红火之间的连法，他全知道。在心里的我、你、他那块地上，他也懂：红在一场婚礼上、在一家人之间是什么分量，他比许多年轻人更有体会。只在手上碰的那块地上——眼睛看见的那一片颜色——他没有。

他的懂，不是有或没有，是三块地上长得不一样多。

◆ 二、三块地，再说一遍

本书导论讲过三块地，这里把它们放到「懂」上，再说一遍。

脑子里想的，理念界。概念、规则、词和词之间的连法、道理。你知道「烫」是温度高、会伤人，知道「谢谢」是回应别人的好意，这是理念界的懂。

手上碰的，现实界。身体、器具、地方、钱。你的手碰过一碗烫汤、缩回来过，你说了一句英语、真换来了一碗面，这是现实界的懂。

心里的我、你、他，自我界。记忆、身份、情绪、意志、关系。你说了一句「对不起」，对方的眼圈红了，你们之间的那一场冷战化开了——这是自我界的懂。

一个词、一句话，在一个人身上长全，要三块地都长到。三块地可以长得很不均匀：盲人老人的「红」，现实界的那一块缺着；一个背熟了医学课本的实习医生，理念界的「疼」长得很满，现实界、自我界的「疼」还很薄；一个从没学过语法的老奶奶，理念界里说不出「对不起」是哪一类词，自我界里的「对不起」却比谁都深。

◆ 三、屋里只有一小块地

现在回头看中文屋。

屋里那个人，有什么？一本规则书，一堆纸条。这是理念界里的一小块，而且是很窄的一小块：只有「这个图案接那个图案」的连法，没有词和世界的连法，没有词和词背后的道理。

屋里没有现实界：没有一碗汤，没有一根手指指着一样东西，没有一次说出的话真换来了什么。塞尔在答复机器人回应时，把摄像头送进来的东西也翻译成了符号，等于把现实界关在了门外。

屋里没有自我界：没有一个等他说完话的人，没有人因为他说对了而笑、说错了而皱眉，他也不在乎屋外的人是谁。

在一块地都不全的屋子里问「懂不懂」，得出「不懂」，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从这里推出「懂住在一个屋子里没有的神秘地方」。懂没有住在神秘的地方，它住在那三块地上，而屋子把其中两块半拆掉了。

◆ 四、三块地会互相借

还有一件事，盲人老人的「红」能教给我们：三块地会互相借。

他没有现实界里那一片颜色，可他的「红」并没有因此空掉一块。他用理念界和自我界，把缺的那一块补上了一大半：红是喜庆、是热乎、是日子红火，是婚礼上一家人的笑声。他甚至用了现实界的别的路来借：冬天的红薯烫手，红糖水暖胃，别人说「红」的时候声音都亮一点。一块地上缺了的，另两块地、同一块地上的别的路，会伸过来补。

这件事，对后面问机器很要紧。一台机器现实界很薄、自我界几乎没有它自己的，那么它在理念界里长得再满，能不能借过去补上一部分？能补多少？补上的那一部分，和盲人老人借来的「红」，是不是一样？

这些，是可以一格一格去量的问题，不是一句「懂」或「不懂」能答的。

◆ 五、先说塞尔对在哪儿

塞尔会说：你说的三块地，其实就是我说的，屋外的人有内在的意向性，屋里的人没有。

这一点，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确实看见了，懂不只是理念界的一点连法。他在答复里一再说，屋外的人懂中文，是因为「汉堡」这个词在他心里连着真的汉堡、真的饿、真的餐馆。他的「内在意向性」里，其实裹着现实界和自我界的一大片东西。

分歧在于：他把这一大片东西，裹成一个叫「内在意向性」的包，放进脑壳，说它是大脑本来就有的。本书把这个包打开，看见里面是三块地，每块地上都有一条路，都是长出来的。

包裹着，你只能问：有没有这个包？有，就懂；没有，就不懂。

打开了，你就可以问：三块地上，各长到了哪里？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护理专业的学生，第一次去病房实习。

课本上的「疼痛评估」，她背得滚瓜烂熟：零到十分，零分不疼，十分最疼；要问部位，问性质，问持续多久。这是理念界。

第一天，一位做完手术的老爷爷说：「疼。」她拿出量表：「您打几分？」老爷爷皱着眉：「我哪知道几分，就是疼。」她愣住了。

一个月下来，她学会了看：老人不说几分，可他翻身时咬紧的牙、手抓床栏的力道、夜里醒几次，都是分数。这是现实界。

又过了一阵，她学会了另一件事：有的老人说「不疼」，是怕麻烦护士；有的说「很疼」，是想让家人多陪一会儿。听懂这些，要知道这个人、这一家。这是自我界。

实习结束，带教老师说她「懂病人了」。这个「懂」，是三块地一块一块长出来的。

如果你正在学一门要跟人打交道的手艺，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拿一个你以为自己懂了的词（「服务」「沟通」「负责」），问自己：这个词，我在三块地上各懂到了哪里？

◆ 七、带走的话

> **懂不是有或没有，是三块地上长得不一样多；中文屋里只剩理念界的一小块，在那里问懂不懂，答案早就写好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懂分三块地，每块地上各有一条坡；塞尔「内在意向性」这个包被打开，里面是三块长出来的地。

冻在了哪一刀：解冻刀二与刀三——不在一刻验，不以人人同一的「心里明白」为唯一标准。

本章史料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先天失明者能恰当使用颜色词，为语言发展研究中常见的观察，此处从简。

· · ·

第 30 章

四问代替一问

◆ 一、「会游泳了吗」和体检单

孩子学了一个暑假的游泳。开学时，亲戚问：「会游泳了吗？」

孩子说：「会了。」

可你知道，「会了」这两个字，装不下这一个暑假。他会在浅水区游二十米，深水区还不敢下；会蛙泳，不会换气；在教练旁边游得很好，教练一走就慌。「会不会」是一个开关，装不下这么多。

医生不会这样问你「健康吗」。他会给你一张体检单：血压多少，血糖多少，心电图怎样，肝功能几项正常、几项偏高。一张单子，几十格，每一格一个读数。

中文屋问的「懂不懂」，像亲戚问的「会不会」。本书要给出的，是一张体检单。

◆ 二、四问

第 26 章已经提过四问，这里把它们摆整齐。

第一问：在哪几块地上？

理念界：词和词、词和道理之间的连法，长出来没有？

现实界：话有没有落到手上碰的东西上——一碗汤、一个动作、一次真的换来了什么？

自我界：话有没有落到人和人之间——有没有人因为这句话笑了、哭了、信了、不信了？

第二问：走过了什么路？

这份懂，是一次一次来回长出来的吗？来回了多少次？有没有被纠正过——说错了，有人指出来，下次改了？

第三问：长到了哪一格？

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像陈屿初一时背下的三百句。

正在成形：冒了头，站不稳，时对时错，像陈屿初二时被外教问住的那一下。

定型：稳住了，可认、可传、可以教给别人，像陈屿中考时的语法。

第四问：有没有回写？

懂了以后，有没有回头改写他自己——他说话的方式、看事的方式变了没有？有没有改写他和别人之间的那片土——别人因此更信他、更依赖他了没有？

四问，每问都不是「是」或「不是」，而是一个读数。

◆ 三、拿四问去问屋里的人

先拿四问去问中文屋里的人。

在哪几块地上？只有理念界的一小块：图案接图案。现实界、自我界，被屋子的设定拆掉了。

走过了什么路？每一张纸条只走一步：进门，查书，出门。不许来回，没有人纠正他。

长到了哪一格？一锅粥。他看过的汉字成千上万，没有一个在他身上分开、成形。

有没有回写？没有。屋子规定他不许学，规则书规定不许改。

四问读下来，答案和塞尔的「不懂」一致。可这个「不懂」，不再神秘：四样东西都被拆了。

◆ 四、拿四问去问陈屿

再拿四问去问陈屿，分三年。

初一：理念界一小块，路还没来回，一锅粥，几乎没有回写。和屋里的人差不多。

初二：理念界长大了一些；现实界开了一条缝（外教那句 You look sleepy，是一个真人、真的在问他困不困）；路开始来回，被纠正了很多次；正在成形；回写开始了——他开始敢说书上没有的句子。

初三：理念界大半定型；现实界长出了一碗汤面；自我界长出了一句安慰和一声「谢谢」；路来回了几千次；三块地分别在定型、成形、刚刚冒头；回写很明显——他成了班上同学写英文时会来找的人。

同一个陈屿，同一个大脑，三年里，四问的读数一年一个样。

这就是第 19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内在」和「派生」量的，首先是同一度；要量懂，得换一个问法。现在，问法换好了。

◆ 五、四问不是一把尺，是一张单

还有几句话要说清楚。

第一，四问是本书给出的问法，是依据全书第一条承重命题推出来的工具，标为待验。它好不好用，要拿许多人、许多机器去试，试出毛病来就改。

第二，四问不给一个总分。体检单上几十格，医生不会把它们加起来说「你健康八十七分」；四问也一样。一个人可能理念界满、现实界空，另一个人可能反过来。把他们压成一个分数，就又变回了开关。

第三，四问量的是「懂」在一个人或一台机器身上长成了什么样，不负责判定「他里面有没有一种叫作懂的东西」。后一个问题，是中文屋的问法，本书认为它问错了。

◆ 六、先说塞尔会怎么反驳

塞尔会怎么反驳四问？

他多半会说：你这四问，问的都是外面的东西——地、路、格、回写，都是看得见的表现。可懂是里面的事，是第一人称的。你四问读得再满，里面没有那份「我明白了」的感受，就不是懂。

这是最硬的一拳，本书不躲。

本书的回答分两层。

第一层：四问问的，不只是外面。自我界，就是「我、你、他」那块地；回写，问的正是一个人自己被改了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读懂一首诗、眼泪掉下来的那一下，就是自我界里一次回写。四问没有把「里面」赶出去，它把「里面」也放进了地和路里。

第二层：那份「我明白了」的感受，确实是真的，本书一点也不否认。第七编会专门讲：懂是真的，也是长的；那份感受，是在三块地的路上长出来的一个显露，不是一个本来就在的开关。

至于一台机器身上，有没有那份感受，本书不替它宣布有，也不替它宣布没有。这是本书自认最弱的一处，写进附录六。

◆ 七、四问，也拿来问自己

四问还有一个用处：拿来问自己。

你以为自己懂了一件事——比如「理财」。四问一问：在理念界里，你读过几本书、会背几个概念；在现实界里，你真的拿自己的钱买过、亏过、赚过吗？在自我界里，你因为一笔钱跟家里人商量过、吵过、和好过吗？走过的路，是一次次真的来回，还是只看过别人的来回？长到了哪一格——一锅粥，正在成形，还是已经能教给别人？有没有回写——你的花钱习惯，因为这份「懂」变了没有？

一问下来，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所谓的懂，大半只在理念界的一小块地上，和中文屋里的那个人，差得并不远。

这不是坏事。知道自己在屋里，才知道窗户该往哪儿开。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每天晚上问上初中的女儿：「今天数学课听懂了吗？」女儿每天说：「懂了。」月考，数学考砸了。

妈妈换了办法。晚上不再问「懂了吗」，而是问四个小问题：

「今天学的那个，你能用自己的话讲给我听吗？」——理念界。

「这个东西，生活里哪儿用得上？」——现实界。

「今天有没有同学问你？你给他讲明白了吗？」——自我界，也是回写。

「今天有没有哪道题，你一开始做错了、后来弄明白了？」——路。

头几天，女儿答得磕磕巴巴。一个月以后，她自己会在做完作业后，拿这四个问题问自己。

明天你也可以试一试，把「懂了吗」换成四个小问题。你会听到很多「懂了」两个字里装不下的东西。

◆ 九、带走的话

> **别再问「懂不懂」，问四件事：哪几块地，什么路，到哪一格，有没有回写。**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一张体检单代替一个开关；塞尔的「内在」被拆成四个可读的读数。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一齐解冻：地（刀三）、路与回写（刀一）、格（刀二）。

本章史料

〔待验〕四问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一给出的问法；好不好用，要在人与机器身上试，试出毛病即改。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31 章

屋里缺的两段：一锅粥和正在成形

◆ 一、「我吃饱饱了」

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吃完饭，拍着肚子说：「我吃饱饱了！」

过几天，他又说：「妈妈，我去去了。」「这个好好吃吃。」

大人听了笑，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说错了」而去纠正他。可你仔细听，这些话，没有一句是大人教的。大人说「吃饱了」，他说「吃饱饱了」；大人说「我走了」，他说「我去去了」。他在拿他听到的话，自己往外拼。拼得不对，可拼的办法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再往前一点，他一岁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地上，嘴里咿咿呀呀，一串串谁也听不懂的声音。那不是在说什么，也不是在跟谁说。可语言学家会告诉你，那一串串咿呀，是孩子在一遍遍试自己的嘴、试这门语言的声音。

一个孩子学说话，大半的时间，不是在说对的话。

◆ 二、学话的两段

照本书第二条承重命题，语言是一个洪流，而说出一句目标清楚、条件清楚的话，只是洪流里定型的那一段。

一个孩子学说话，先要走过另外两段。

一锅粥。咿咿呀呀，什么声音都试，还没分开成词。一岁的孩子坐在地上自言自语，三岁的孩子一边搭积木一边嘟嘟囔囔给自己讲故事。这些话，不是说给谁听的，不是在做什么事，可它们在铺土：嘴和耳朵在这里一遍遍磨合，声音在这里一点点分开。

正在成形。「吃饱饱了」「我去去了」。一种说法冒了头，还站不稳，时对时错。孩子自己拼出来，大人一听，笑一笑，有时顺口纠正一下：「对，吃饱了。」他下次就改一点，有时改对，有时又错到别处去。这一段最有创造：孩子会说出大人从没说过的话；也最危险：要是这时候大人一听错就骂，孩子可能就不敢开口了。

学外语的人也一样。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一个学外语的人，在学到家之前，会长出一种「中间的语言」：既不是母语，也不是目标语，是他自己拼出来、有自己的规矩、一步步往目标语那边挪的一种说法。有学者把它叫作「中介语」。陈屿初二时说的那句 Yes… I am… sleepy，就是中介语：结结巴巴，语序有点怪，可它是他自己长出来的，而且在往前挪。

◆ 三、中文屋里，没有这两段

现在回到中文屋。

屋里有没有一锅粥？没有。屋里的人不许自言自语、不许乱试。他只做一件事：接一张纸条，查规则书，抄一张纸条。每一张纸条都是一件目标清楚的事：接到问题，给出回答。

屋里有没有正在成形？没有。规则书是写好的、完美的，它不会出「吃饱饱了」这样的错。屋里的人也不许自己拼：他不认识汉字，没法

拼；就算拼了，规则书也不认。没有错，就没有纠正；没有纠正，就没有一次次挪近。

中文屋里只有秩序态：每一张纸条，都是一件已经定型的事。

这就是第一条承重命题和第二条承重命题接上的地方。第三编说：塞尔的五类言语行为，只写了语言洪流里定型的那一段。这一编说：中文屋这间屋子，只装了语言洪流里定型的那一段。两处，是同一个动作：把一锅粥和正在成形，关在门外。

而一个人学会一门语言，大半的路，恰恰是在被关在门外的那两段里走的。

◆ 四、先说对在哪儿

塞尔会说：我研究的是懂，不是学。一个成年人懂中文，他已经过了咿呀和「吃饱饱了」的阶段；我问的是：此刻，一个像成年人一样答得出问题的系统，懂不懂？

这一点，他说得有道理：懂和学，可以分开问。一个已经学会游泳的人，此刻在水里游得好好的，你不必每次都追问他小时候是怎么学的。

可是，拿懂和学分开问的办法，去问一个从没学过、却答得出来的系统，就出了问题。成年人的懂，是学出来的，是那两段路走完之后留下的。把「学」整个拿掉，只留下「答得出来」，再问它「懂不懂」——这就像把一棵树的根、枝、年轮都拿掉，只留下一片叶子，问：这是不是一棵树？

◆ 五、SDE 看这一处：一锅粥不是废料

还要多说一句一锅粥。

很多人觉得，一锅粥、正在成形，是学会之前的「废料」：学会了，这些就可以扔了。孩子的咿呀、「吃饱饱了」，学会了说话，就没用了。

本书导论说过：一锅粥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有，只是还没分开。成年人身上，那一锅粥也一直在。你深夜跟老朋友聊的三个小时，你一个人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你写东西时删了又改、改了又删的草稿——这些都是一锅粥和正在成形。一个人一辈子，新的意思，常常就是从这两段里长出来的。第 13 章那句「我要辞职」，就是从三个小时的一锅粥里长出来的。

中文屋把这两段关在门外，关掉的不只是学话的过去，还有长出新意思的将来。一间只剩定型那一段的屋子，就算真的「懂」了，也永远不会再多懂一点。

◆ 六、大模型见过一锅粥

这里顺带说一件和机器有关的事。

中文屋那本规则书，只装着定型的话：一个问题，一个回答。今天的大模型，读进去的文字却不是这样的。它读过的，有论文、有法律条文，也有无数的聊天记录、论坛吵架、日记、草稿、说到一半改口的话、打错字又更正的话。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语言，它见过的，比任何一个人一辈子见过的都多。

这不是说它就因此「懂」了。可它说明，今天的机器，和塞尔当年设想的那间屋子，已经不是同一种东西。那间屋子只装定型的一段，这台机器装进了整条洪流的痕迹。

痕迹不等于生活，这一点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已经说过。可装进了整条洪流痕迹的机器，至少不再是一间只剩秩序态的屋子。它缺的，要到第十三编用四问去读。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个三岁的孩子，最近老是把「谁」说成「谁谁」：「谁谁拿了我的车？」

奶奶听不下去，每次都纠正：「是『谁』，不是『谁谁』！说一遍！」孩子说一遍，下次还是「谁谁」。纠正了几十次，孩子开始不爱说话了，想要什么就用手指。

妈妈换了一个办法。孩子说「谁谁拿了我的车」，妈妈就接一句：「谁拿了你的车呀？我们一起找找。」不说他错，只是把对的那句话，自然地放在他耳边。

一个月以后，孩子自己说：「谁拿了我的车？」

一锅粥和正在成形，最怕的是被当成错去抓。明天如果你家的孩子（或者正在学中文的外国同事、正在学普通话的老人）说出一句怪话，先别纠正。把对的那句，顺口说一遍给他听，然后接着往下聊。

◆ 八、带走的话

> **人学会一门语言，大半的路是在一锅粥和正在成形里走的；中文屋里只装了定型的那一段。**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懂与学可以分开问；关了一扇——把学整个拿掉，只留定型的一段，再问懂不懂；一锅粥与正在成形被当成废料。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承重命题一与二在此接上）。

本章史料

〔核〕婴儿咿呀语、幼儿过度类推之类「错误」为语言发展研究的常见观察。

〔核〕「中介语」概念由塞林克于 1972 年提出。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32 章

SDE 解构：问题不是被回答了，是消失了

◆ 一、一道被拆掉的题

小学应用题里，有一类很有名：「一个水池，一个管子进水，一个管子放水……」有孩子读完题，举手问老师：「老师，为什么要一边放水一边进水？这不是浪费吗？」

全班大笑。老师也笑了，说：「题就是这么出的，别管那么多，算吧。」

可这个孩子，其实问到了点子上：这道题之所以难算，是因为题目设了一个很怪的情形。把情形换成正常的——先进满，再放掉——题就不难了。有些难题，不是答案难找，是题目本身设了机关。

中文屋，是一道设了机关的题。本编四章，是把机关拆掉。这一章，是本编的总账。

◆ 二、本编走过的路

第 28 章：陈屿的三年。一个坐在句型手册这间屋子里的初一学生，三年里一步一步走了出来。让他走出来的，不是他的脑壳，是那三年的路。

第 29 章：懂有三块地。一个盲人老人说「红」，说得一点不错；他的懂，在理念界和自我界里长得很满，只在现实界里缺了一块。中文屋里，只剩理念界的一小块。

第 30 章：四问代替一问。哪几块地，什么路，到哪一格，有没有回写。四问读下来，屋里的人「不懂」，陈屿三年里一年一个样。

第 31 章：屋里缺的两段。人学会一门语言，大半的路是在一锅粥和正在成形里走的；中文屋里，只装了定型的那一段。

◆ 三、问题怎样消失

把这四章合起来，看中文屋那个悖论去了哪里。

悖论说：表现一样，懂却相反，所以懂一定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

现在，懂不再藏着。它摆在四问的四个读数上：屋外的中国人，三块地都长满，路走了几十年，大半定型，一次次回写；屋里的人，一小块地，一步路，一锅粥，没有回写。两个人的「表现一样」，只是在理念界那一小块地上、那一步上一样；四问一读，处处不一样。

懂不是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它就摆在那三块地、那几十年的路上。

塞尔问：懂在哪里？答：在脑壳里，在大脑的因果力里。
丹尼特问：有没有一个叫懂的地方？答：没有，只有表现。
本书说：这两个问题都不用再问了。懂不在一个地方，也不只是表现；它是一条路在三块地上长出来的样子，四问可以读出它长到了哪里。

问题不是被回答了，是消失了。

◆ 四、和维特根斯坦卷对账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第 37 章，讲过中文屋。那一章有三个判断，本书一一接住，接着判，不改判。

那一章说：**中文屋默认了「懂」是一种心里的状态**。本书接住：这就是第 26 章说的第三块地基——懂是一个开关，只在一刻验一次。

那一章说：**中文屋的真正问题，不是「符号不等于意义」，而是「痕迹不等于生活」**。本书接住，往下多走一步：屋子里没有生活，是因为屋子被设定成不许学、不许改、不碰世界。痕迹和生活之间，差的是路和回写。第 25 章说：这是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

那一章说：**懂是一条从模糊到清楚的连续谱；与其问它懂不懂，不如问它在哪些语言游戏里用法已经和我们一致**。本书接住，再往下多走一步：这条谱不是一条，是三条，分在三块地上；除了问「在哪些游戏里一致」，还要问「走过了什么路、有没有回写」。第 29、30 章给出了三块地和四问。

◆ 五、和莱布尼兹卷对账

本系列莱布尼兹卷第 23 章，说中文屋几乎就是莱布尼兹的磨坊换成了一间屋子：走进去，只看到操作，看不到理解。那一章指出，莱布尼兹只给了两个选项——理解要么在零件里，要么在一个单一的实体里；还有第三个选项：理解在零件之间的纠缠里显露出来。

本书接住这第三个选项，并且多补两样。

第一样：**纠缠要走路**。零件之间的纠缠，不是一摆好就有理解的；它要一次一次来回、被纠正、往前挪，才长得出理解。一座一天到晚空转的磨坊，零件之间缠得再紧，也磨不出面粉。

第二样：**纠缠要回写**。长出来的理解，要回头改写零件之间的缠法。陈屿在初二学会了不答 fine，这一点懂，回头改了他下一次听 How are you 的方式。

塞尔自己，其实也没有选莱布尼兹的单子。他选的是第三种东西：大脑的因果力。本书第八编会看这第三种东西：它是不是把莱布尼兹的单子，换成了颅骨。

◆ 六、看见清单与收回清单

本编四章，塞尔的看见（多半是本书替他往前走一步时，发现他已经站在旁边的地方）：

一、屋外的人懂中文，是因为词在他心里连着真的汉堡、真的饿——他看见了懂离不开世界和人。

二、成年人的懂可以不追问他怎样学会，懂与学可以分开问。

三、机器人回应要给屋子加眼睛和手——他没接受，但这个回应本身，是冲他的论证逼出来的。

本编四章，塞尔的收回：

一、把「连着世界和人」的那一大片，裹成一个叫内在意向性的包，放进脑壳。

二、把学整个拿掉，只留下「答得出来」，再问懂不懂。

三、把现实界送进屋的东西，一律翻译成符号，屋子仍只剩理念界一小

块。

四、一锅粥与正在成形，被关在门外。

◆ 七、本编总判断

中文屋的问题，不是被回答了，是消失了：懂不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它摆在三块地、那一条路上，四问可以读出它长到了哪里。

判决二，到这里完整了。

下一编，请塞尔的老对手出场。丹尼特吵了四十年，他会说：你们说的这些，我早就说过——懂就是表现，没有一个藏着的地方。本书要回答他：不对，懂是真的；只是它是长出来的。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个读初中的孩子，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标题是「AI　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它只是在猜下一个字」。他跑来问你：「是真的吗？」

你可以用这一编的办法，陪他想一想。

「它在哪几块地上懂？」——它读过的书，比你一辈子读的都多，理念界里懂得很多。

「现实界呢？」——它没尝过饭，没摔过跤，这块地很薄。

「自我界呢？」——它不记得你昨天跟它说了什么（除非有专门的记忆），它不会因为你难过而难过，这块地几乎没有它自己的。

「它有没有回写？」——训练的时候改过无数次；跟你聊天的时候，每一句都被你上一句改一改；聊完了，多半就回到原样。

聊到最后，孩子自己会得出一个比视频标题更准的答案：它在有的地方懂得很多，在有的地方几乎不懂；懂不懂，得看是哪一块地。

◆ 九、带走的话

> **问题不是被回答了，是消失了：懂不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它摆在三块地、那一条路上。**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门为主——三块地、四问、两段被关在门外的路，一一打开；收回清单记下塞尔在每一处关上的门。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逐一解冻；判决二完成。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第 37 章、莱布尼兹卷第 23 章相关判断，照原卷，接着判、不改判。

第七编

四十年：塞尔与丹尼特

编序

中文屋发表以后，塞尔有过许多对手。吵得最久、最凶、也最要紧的，是丹尼特。

两人都在英国牛津读过书：塞尔跟着奥斯汀，丹尼特跟着赖尔。两人都反对心物二元，都认为心是大脑的事。可在一件事上，两人吵了四十年：懂、意思、意识，到底是真的、藏在里面的东西，还是一种从外面看出来的样子？

这一编六章，三个回合，一个共同的前提，一个收束。第 33 章写第一回合：丹尼特怎样对付中文屋——转旋钮。第 34 章写第二回合：意向立场，「内在的意思」到底有没有。第 35 章写第三回合：脑子里没有小剧场，意识是不是一种好用的幻象。第 36 章揭开两人脚下共用的那块地板。第 37 章用一对老夫妻的默契，把两人各握的一半合起来。第 38 章是本编总账。

本编对应判决五：懂是真的，懂是长的。

· · ·

第 33 章

一个直觉泵

◆ 一、一个太干净的故事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年轻人，每天省下一杯咖啡的钱，存了三十年，成了百万富翁。

故事讲完，你心里一热：对啊，省一杯咖啡就能致富，我也该省。

可是，你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个故事，是怎样让你心里一热的？每天一杯咖啡，三十年，利率多少？这些数字，故事里定得刚刚好。你把利率调低一点，三十年变成十年，一杯咖啡变成一瓶水，那个「百万富翁」就没了。还有，这三十年里，他没生过大病、没失过业、没遇上通货膨胀——故事里都没写。

一个让你一下子被说服的故事，常常是因为几个数字被定得刚刚好，另外几件事被悄悄拿掉了。

丹尼特给这类故事起了个名字：直觉泵。

◆ 二、丹尼特是谁

丹尼尔·丹尼特，1942 年生在美国波士顿，比塞尔小十岁。

他在美国读完大学，到英国牛津读博士，导师是吉尔伯特·赖尔。赖尔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心的概念》，里面嘲笑笛卡尔以来的一种想法：好像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看不见的小人在指挥，他把它叫作「机器里

的幽灵」。丹尼特从赖尔那里带走的，是一个一辈子没放下的念头：心里没有那个小人。

回到美国，他在塔夫茨大学教了几十年书，写了许多本书，从意识、自由意志一直写到达尔文和宗教。他写书很好读，爱打比方，爱讲故事，也爱吵架。2024 年，他去世了，八十二岁。

本系列 130 年卷第 37 章写过他。那一章说，他最爱拿来练手的，就是塞尔的中文屋；两个人争了四十年，谁也没说服谁。本书接着那一章往下判。

◆ 三、两个牛津学生

塞尔和丹尼特，有一段很像的来历。

两人都是美国人，都在年轻时去了英国牛津，都在日常语言哲学最热闹的那些年里读书。塞尔的老师是奥斯汀，丹尼特的老师是赖尔。奥斯汀教人看一句话在「做」什么，赖尔教人别在心里找一个指挥身体的小人。

这两位老师，其实是同一条船上的：都不信笛卡尔那一套心物两分，都主张回到人怎样说话、怎样做事上去看心。

可两个学生，从同一条船上，下到了两个方向。塞尔从「话在做事」出发，一路往里挖，挖到了人心里的意向，最后挖到大脑的因果力：心是真的，在里面。丹尼特从「心里没有小人」出发，一路往外推，推到了立场、推到了演化：心没有一个藏着的里面，只有从外面看出来的样子。

一个往里挖，一个往外推。两人吵了四十年，吵的正是这一里一外。

◆ 四、他怎样对付中文屋：转旋钮

1980　　年，中文屋一文后面附的二十多份评论里，就有丹尼特的一份。后来几十年里，他一遍遍回到这间屋子。他的办法，叫转旋钮：把故事里的每一个参数当成一个旋钮，一个一个地转，看结论会不会变。

第一个旋钮：规则书有多厚？塞尔说「一本书」，你脑子里浮现的，是一本像字典那么厚的书。可要能应付任何中文对话——聊天气、聊家常、讲笑话、辩论、安慰人——那本书得有多厚？大到整座图书馆也装不下，大到一个人一辈子也翻不完一页。你觉得「照着一本书查就行了，当然不懂」，你的直觉是靠「一本书」这三个字轻描淡写地泵出来的。

第二个旋钮：有多快？故事里的人慢慢查书、慢慢抄，你觉得他显然不懂。可如果他一秒钟能查几十亿次、抄几十亿个字呢？一台机器正是这样的。速度调上去，那个「显然」还在吗？

第三个旋钮，也是最要紧的：谁在懂？塞尔问屋里那个人懂不懂，答案当然是不懂。可这就像问你大脑里一个神经元懂不懂中文——当然不懂。该问的是整个系统。

塞尔的回答我们在第 23 章见过：那我把整个系统背下来，都在我脑子里，我还是不懂。丹尼特说：一个人如果真能把那样一座图书馆背下来、每秒运行几十亿次，那他脑子里已经跑着另一套人格了——那一套人格懂中文，只是「你」不知道它懂。

（丹尼特相关论述见 1980 年评论、《意识的解释》与《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大意）

◆ 五、先说对在哪儿

先把公道还给丹尼特。

转旋钮，是一个极好的工具。它提醒每一个人：一个让你一下子被说服的故事，先查一查它把哪几个数字定得刚刚好。把那个数调到十倍、千分之一，结论还在不在？这个工具，本书在第 25 章其实已经用过一次：把「十年」这个旋钮一转——屋里的人抄十年，会不会学会？

他的第三个旋钮，也打中了塞尔。「整个系统懂」这句话，在大脑身上是对的：没有一个神经元懂中文，可整个大脑懂。塞尔的答复「我全背下来」，把一座图书馆塞进一个人的脑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定得刚刚好的数字——它让你觉得这很平常，其实它不可能。

四十年里，丹尼特一直在做一件事：不让中文屋那种「一下子被说服」的力量，蒙住人的眼睛。

◆ 六、SDE 看这一处：他没转的那个旋钮

可是，看一看丹尼特转了哪几个旋钮：书有多厚，有多快，谁在懂。

书有多厚，是土：屋子里那片理念界的地，有多大。有多快，是路：一步路走得多快。谁在懂，是形状：懂，长在屋里的哪一处。

三个旋钮，都对。可还有一个旋钮，他没怎么转：**这本书会不会改？屋里的人会不会学？**

他把书调厚了，可厚了的书还是写好的那一本；他把速度调快了，可快了的抄写，还是照着那一本抄。他问「谁在懂」，答「整个系统」，可那个系统，仍然是一个写好了就跑的系统。

这个旋钮，就是回写。

本书第 25 章说：中文屋是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丹尼特拆了这间屋子的很多地方，却和塞尔一样，默认了这一条。他的「整个系统懂」，是一个已经定型、不再生长的系统懂。这一处，两人站在同一边。

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当年的程序确实是这样的：写好，跑，不学。丹尼特替程序辩护，辩护的也是这样的程序。还有一个原因，要到第 36 章才能揭开：两人脚下，共用着一块地板。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三岁不学英语，一辈子就晚了」。文章里讲了一个孩子三岁学英语、十岁出国比赛拿奖的故事。她看完，心里发慌，当晚就去报了一个英语班。

如果她学会了丹尼特的转旋钮，也许会先转一转：「三岁」这个数字，换成五岁、八岁，结论还在吗？「出国拿奖」这个结果，换成「会点菜、会问路」，还需要三岁开始吗？这个孩子，家里是不是本来就有人天天说英语？

转完了，那个让她心慌的故事，就没那么吓人了。

明天，你再碰到一个让你一下子心热、或者一下子心慌的故事，可以试一件事：找出故事里的三个数字，每一个都调大十倍、调小十倍，看看结论还在不在。再多问一句：这个故事里，有没有一样东西，被写成了永远不会变？

◆ 八、带走的话

> **丹尼特转了三个旋钮：书多厚，多快，谁在懂；他没转的那一个，是书会不会改、人会不会学。**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丹尼特开了一扇——让「一下子被说服」的故事露出它定得刚刚好的数字，「整个系统懂」打中了塞尔；和塞尔一起关着一扇——规则书不改、系统不学，回写的旋钮没人转。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两人共同默认）。

本章史料

〔核〕丹尼特　1942　年生于波士顿，牛津博士，导师赖尔；长期任教塔夫茨大学；2024 年去世。

〔核〕赖尔《心的概念》（1949），「机器里的幽灵」之说。

〔核〕丹尼特对中文屋的三个旋钮之说，见《意识的解释》（1991）与《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2013），此处为大意；本系列 130 年卷第 37 章已有转述，照原卷，接着判。

· · ·

第 34 章

意向立场：信不信，看你站在哪儿

◆ 一、下棋的电脑想赢吗

你跟手机上的象棋程序下棋。它走了一步「马」，正好把你的车逼得没地方去。

你心里骂一句：「这家伙，就想吃我的车！」

你说它「想」吃你的车。你真的认为它心里有一个「想」吗？

大概没有。可你这样说，一点也不傻：你把它当成一个「想赢、会盘算」的对手，就能猜到它下一步大概会怎么走。你要是把它当成一堆电路，去算每一个晶体管的电流，你一辈子也猜不出它下一步。

对付一个东西，你可以站在三个不同的位置上。丹尼特说，这三个位置，他叫它们三种「立场」。

◆ 二、丹尼特说了什么：三种立场

物理立场：把一样东西当成一堆物质，按物理规律去预测它。一块石头从楼上掉下来，你算它落地要几秒，用的是物理立场。

设计立场：把一样东西当成一件设计出来的器具，按它「是干什么用的」去预测它。你不懂闹钟里的齿轮，可你知道它是用来响铃的，定了七点，七点就会响。

意向立场：把一样东西当成一个有信念、有愿望、会盘算的「行动者」，按「它想要什么、它相信什么」去预测它。下棋的电脑、你家的猫、你的同事，你都用这个立场去猜他们下一步。

然后丹尼特说了他最要紧的一句：**一个东西有没有信念、有没有愿望，就看意向立场对它好不好用**。好用，能稳稳地预测它，那它就「真的」有信念和愿望——这里的「真的」，没有别的更深的意思。人有信念，是因为意向立场对人极好用；下棋电脑有「想赢」，是因为意向立场对它很好用；恒温器「想」保持温度，是因为意向立场对它勉强好用。三者之间，只是好用的程度不一样。（《意向立场》，1987，大意）

◆ 三、塞尔说了什么：内在的，和借来的

这一刀，正正砍在塞尔的三级意向性上。

第 19 章讲过，塞尔说，人心里的意向是内在的，本来就有；地图、文字的意向是派生的，从人那里借来的；恒温器只是「好像有」，说它有是修辞。

丹尼特说：没有「内在的」这一格。连人的意向，也是派生的——从哪里派生？从演化。几亿年的自然选择，像一个不看图纸的设计师，一点点「设计」出了会想要、会相信的生物。人的「想要」，是为了活下去、传下去被设计出来的。这和一台下棋电脑的「想赢」是为了下赢棋被设计出来的，本质上没有两样。所谓「原初的意向性」，是一个神话。

塞尔反驳：胡说。我饿了想吃饭，这个「想」是我自己的，它就在我心里，是我此刻感到的。你说它是从演化借来的，演化又不会「想」，它

怎么把一个「想」借给我？你这是把比喻当了真。说到底，你把「看起来有」和「真有」混成了一回事。

两个人在这一点上吵了几十年。

◆ 四、先说对在哪儿：两边各对一半

先还两边的公道。

丹尼特对的地方：**「有没有信念」这件事，离不开看的人站在哪里。**你把一只猫当成一个会想的对手，猫的很多举动你就读得懂；你把它当成一堆物质，就读不懂。说一个东西「想」，不是往它里面找一样东西，而是一种看它的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好不好用，是可以检验的。

还有一件更深的：他看见了路。人的想要，是几亿年一步一步长出来的，不是凭空就有的。

塞尔对的地方：**我饿了想吃饭，这个「想」不只是别人从外面看出来的。**它在我这里，是真的，是我感到的。一个人被误会了、被说成「他想要什么什么」，他会跳起来说：不，我不是那样想的！这一跳，说明「想」不全是旁人的看法。

◆ 五、SDE 看这一处：一个藏起模具，一个只剩模具

现在，拿本书第三把刀——模具——去看这一架。

第 19 章说：塞尔的三级意向性，其实是一条坡；坡上量的，是看的一方和被看的一方有多同一。人和人最同一，所以人的意向显得「内在」；人和恒温器最不同一，所以恒温器的意向显得是「修辞」。塞尔把这个同一当成看不见的模具，藏了起来，于是说人的意向是本来就在的。

丹尼特呢？他恰恰把这个模具指了出来。意向立场，就是「看的人站在哪里」。他说：有没有意向，就看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它好不好用。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看见：**他看见了看的人的位置**。

可他接着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除了这个立场，没有别的了。意向就是立场好用，没有更深一层。一个东西「真的」想要，和「从意向立场看它好用」，是同一回事。

于是：**塞尔藏起了模具，说意向在里面；丹尼特只剩模具，说意向就是看的人的立场**。

一个把懂锁进被看的那一方的脑壳里，一个把懂交给了看的那一方的眼睛里。

发生学说：意向，不在被看的那一方里面，也不只是看的那一方的立场，它长在两方之间的那条路上。你和你家的猫，住了五年，你越来越读得懂它「想要」什么，它也越来越会让你读懂——它学会了在饭点蹲在碗边、在想出门时挠门。这份「想要」，是你们两个一起长出来的：它身上长出了一些会让你读懂的样子，你身上长出了一副会读它的眼光。五年前刚抱回来那只小猫的「想要」，和现在这只老猫的「想要」，不是一回事。

所以，意向立场好不好用，不是一个固定的读数，它会长。

◆ 六、一台大模型，站在哪个立场上看

这场意向立场之争，到了今天，落在了每个人手边。

你问一台大模型一个问题，它答得头头是道。你说：「它知道答案。」

照丹尼特，你这样说没有错：意向立场对它很好用，把它当成一个「知道、想帮你」的对话者，你就能猜到它下一句大概说什么。它「知道」，没有比这更深的意思。

照塞尔，你这样说是修辞：它只有派生的意向，意思全是人赋予的，它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照本书，要换一个问法：你和它之间，长出了多少同一？你用了它半年，知道它在哪些事上靠得住、在哪些事上会一本正经地说错；它在一场长对话里，也会被你一句句改着往你要的方向走。你们之间，长出了一片小小的土。在这片土上，说它「知道」，有的地方很准，有的地方要打折扣。

这个读数，不是一次定下的，它会随着你们来回的次数长。这一点，第十三编会接着讲。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年轻的班主任，接了一个新班。班上有个男孩，上课总是不说话，作业也经常不交。

头一个月，她觉得这个孩子「根本不想学」。这是她站在一个立场上，给他读出来的「想要」。

有一天，她在走廊上看见这个男孩在帮一个低年级的孩子捡掉了一地的书，捡得很仔细。她愣了一下。后来她发现，这个孩子家里有一个生病的奶奶，他每天放学要回去做饭。

她的立场变了。她开始读出另一种「想要」：他想学，只是没有时间；他想被看见，只是不会开口。

她换了一种方式对他：作业少布置一点，课上点他回答他会的题。半年以后，这个孩子开始举手了。

这个孩子「想不想学」，不是本来就在他心里写好的（塞尔），也不只是老师换了个看法（丹尼特）。它是在这半年里，在老师和孩子之间，一点点长出来的。

明天，你对身边一个人「想要什么」下判断之前，可以试一件事：问自己，我这个判断，是站在哪里、跟他相处了多久得出来的？再过三个月，我还会这么看吗？

◆ 八、带走的话

> **塞尔藏起了模具，说意向在里面；丹尼特只剩模具，说意向就是立场；意向，长在两方之间的那条路上。**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丹尼特开了一扇——看的人的位置被指了出来，意向是演化长出来的；塞尔守住一扇——「想」不全是旁人的看法；两人各关一扇——一个把意向锁进被看者的里面，一个把意向交给看者的立场，都不写两方之间那条会长的路。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

本章史料

〔核〕丹尼特三种立场与「意向立场」之说，见《意向立场》（1987），此处为大意。

〔核〕丹尼特论「原初意向性」为神话、以演化为「设计者」之说，见同书及相关

论文。

〔核〕塞尔对此的反驳散见《心灵的再发现》（1992）诸章，此处为大意。

· · ·

第 35 章

脑子里没有小剧场

◆ 一、一个漩涡

你站在河边，看见水面上一个漩涡，转得很稳，一直在那里。

漩涡是什么？你伸手进去捞，捞上来的只是水。漩涡里没有一滴特别的水叫「漩涡」，每一滴水都在流过去，一秒钟前在漩涡里的那些水，现在已经在下游了。

那么，漩涡是假的吗？

不是。你往里扔一片树叶，树叶会被卷着转圈；船夫划船经过这里，会绕开它。它是真的，它在做事。可它又不是一样「东西」，它是一群一直在流过的水，流成的一个稳住的样子。

记住这个漩涡。这一章，塞尔和丹尼特要为一个比漩涡复杂得多的东西吵架：意识，和那个「我」。

◆ 二、丹尼特说了什么：多重草稿

1991 年，丹尼特出版了《意识的解释》。这本书的书名很大胆：他要把意识「解释」清楚。

他先拆掉一个很多人心里都有的画面。很多人觉得，脑子里有一个小剧场：眼睛、耳朵送进来的东西，最后都在一个舞台上演给一个观众看，那个观众就是「我」，演出的那一刻就是「意识到」。丹尼特把这个画面

叫作「笛卡尔剧场」，说它根本不存在。大脑里找不到一个地方，所有信息都到那里汇合、演给谁看。

那么大脑里有什么？他说，有许许多多份「草稿」，同时在写、同时在改。看、听、想、记，大脑里许多地方各自在处理，一边处理一边修改，没有一份是最后的定稿。所谓「意识到了什么」，只是某一份草稿在某一刻，在全脑里影响得特别大、特别久。他把这叫「多重草稿」模型。

那个「我」呢？他说，「我」是一个「叙事的重心」：大脑不停地讲关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重心，就像一个物体有一个重心。重心有用、好算，可你把物体切开，里面找不到一个叫「重心」的零件。

至于人们说的「感受本身」——看见红色时那种红红的感觉、疼的时候那种疼——他说，哲学家说的那种神秘的、只有自己知道的「质感」，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应该丢掉。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大脑给自己用的一个「用户界面」：好用，可你不要以为界面上的图标就是机器里面的东西。（《意识的解释》，1991，大意）

◆ 三、塞尔的回应：你把意识解释没了

塞尔读了这本书，很不客气。

九十年代中期，他在《纽约书评》上连写了几篇长文，评论当时几本讲意识的书，其中就有《意识的解释》。他的意思大致是：丹尼特这本书，书名应该叫《意识的解释没了》。意识最要紧的东西，就是那份感受——你此刻疼、此刻看见红色、此刻觉得无聊，这些是第一人称的，是真的，是就在那里的。你说它是界面、是幻觉、是可以丢掉的概念，那你没有解释意识，你是否认了意识。

丹尼特写信回应，说塞尔把他读错了：他没有否认人有意识，他否认的是哲学家对意识的一种错误的说法。塞尔又回信，说你嘴上说没有否认，你的理论却处处在否认。几封信来回，措辞之重，在学界传为一时的话题。这场往来的具体篇目，本书待核。

塞尔自己的看法，第八编会细讲：意识是大脑长出来的一种真实的特征，就像水的湿；它是第一人称的，可它一点也不神秘。

◆ 四、先说对在哪儿：两边各对一半

还是先还两边的公道。

丹尼特对的地方很多。脑子里确实没有一个小剧场，神经科学这几十年，大体也不支持有一个所有信息都去报到的中心。**多重草稿，一边写一边改，没有定稿——这是路，而且是一条有回写的路：每一份草稿，都在被别的草稿改写**。本书第 4 章说塞尔的一生是一条会回头的路，丹尼特的大脑，就是一条时时刻刻在回头的路。「我是叙事的重心」，也看见了一件真事：「我」不是一个藏在里面的小人，它是一个一直在被讲、被改的故事长成的样子。

塞尔对的地方：**疼就是疼**。你此刻被开水烫了一下，那一下疼，不是一个用户界面上的图标，不是一个可以丢掉的混乱概念，它就在那里，真真切切。一个理论如果最后让人觉得「我的疼不算真的」，那这个理论一定在哪里说过了头。

◆ 五、SDE 看这一处：漩涡是真的

回到那个漩涡。

丹尼特看漩涡，会说：里面只有流过的水，没有一样叫「漩涡」的东西；漩涡是一个好用的说法，一个重心。

塞尔看漩涡，会说：漩涡是真的，它就是水的一种真实的特征，像水的湿。

两个人，其实只差一步。

丹尼特看见了流：水一直在流过，没有一滴是固定的，漩涡是流出来的。这是路。可他从「是流出来的」，推到了「不是一样真的东西」。

塞尔看见了真：漩涡在做事，树叶会被卷进去。这是形状，是显露。可他从「是真的」，推到了「是水本来就有的一种特征」，好像漩涡是水里本来就藏着的。

发生学说：**漩涡是流出来的，也是真的**。它是一群一直在流过的水，在一片河床、一股水势、一块石头缠在一起的地方，流成的一个稳住的显露。它不是水本来就有的（一盆静水里没有漩涡），也不是一个说法（树叶真的会被卷走）。它是长出来的，所以它会变：水大了，它变大；河床改了，它挪位；枯水季，它散了。

意识，和那个「我」，也是这样的漩涡。**你的疼，是真的；它也是在你的身体、你这一生被烫过的经验、你此刻的处境缠在一起的地方，流成的一个显露**。「我」，也是真的；它是一生的故事、一副身体、一群你爱也爱你的人，流成的一个稳住的样子。它不是一个藏在里面的小人（丹尼特对），也不是一个假的界面（塞尔对）。

两个人，一个守住了「流」，一个守住了「真」。可两个人都以为，流出来的，就不算最真的；最真的，就不能是流出来的。这块地板，下一章揭开。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中年人，最近总说：「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他年轻时脾气急，现在却常常一个人发呆；以前觉得赚钱最要紧，现在却想辞职去乡下。朋友劝他：「你就是中年危机，过两年就好了，你还是原来那个你。」另一个朋友说：「哪有什么原来的你，人都是一堆经历拼起来的，你现在这样也是你。」

一个像塞尔，说有一个本来的你；一个像丹尼特，说没有一个本来的你。

照这一章，你可以换一种说法对他：「你是一个漩涡。水一直在流，河床在变，你这个漩涡也在挪位置、变大小。这几年，你流过的水不一样了，你转的样子也不一样了。这不是你丢了，是你在长。」

明天，你要是也有「不认识自己」的时候，可以试一件事：拿一张纸，写下十年前的你最在乎的三件事，再写下现在的你最在乎的三件事。中间那条线，就是你这个漩涡流过的路。

◆ 七、带走的话

> **漩涡是流出来的，也是真的；丹尼特守住了流，塞尔守住了真，两人都以为只能守一样。**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丹尼特开了一扇——脑中没有小剧场，意识是多重草稿一路改写，「我」是一个被讲出来的重心，这是路与回写；塞尔守住一扇——疼就是疼，第一人称的感受是真的；两人各关一扇——一个把流出来的说成不算真，一个把真的说成本来就有。

冻在了哪一刀：路与显露之间的那块共同地板（第 36 章揭开）。

本章史料

〔核〕丹尼特《意识的解释》（1991）：笛卡尔剧场、多重草稿、叙事重心、「用户界面」诸说，此处为大意。

〔核〕丹尼特《消解感受质》（1988）等文对「感受质」概念的批评。

〔待核〕塞尔在《纽约书评》评论《意识的解释》的篇目与年份（约 1995 年），以及与丹尼特往来信件的具体刊期；后收入《意识的奥秘》（1997）。

〔核〕神经科学对「单一汇总中心」的主流看法，从简。

第 36 章

两人共用的地板

◆ 一、你的名字是真的吗

你的名字，是爸妈给你取的。

也许是爷爷翻了三天字典定下的，也许是妈妈怀你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也许是那一年电视剧里一个主角的名字。你出生之前，这个名字并不在；换一个爷爷、换一个年份，你就叫别的。它是后来才有的，是一家人、一个年代、一本字典缠在一起长出来的。

那么，你的名字，是「真的」你的名字吗？

当然是。你签合同用它，考试写它，别人喊它你会回头。几十年叫下来，这个名字已经长进了你身上：你听见它，心里会动一下；有人叫错了，你会不高兴。

它是后来长出来的，它也是真的。这两句话，一点也不打架。

可是，有一种很深的想法，会让这两句话打起架来。塞尔和丹尼特吵了四十年，吵不出结果，就是因为两人脚下，都踩着这种想法。

◆ 二、三个回合，一张表

先把前三章的三个回合，排成一张表。

回合	塞尔说	丹尼特说
中文屋	屋里不懂，懂在大脑的因果力里	整个系统懂；你的直觉被故事泵偏了
意向	人的意向是内在的，本来就有	没有内在的，意向就是立场好用；人的意向是演化「设计」出来的
意识	疼就是疼，是第一人称的真东西	脑中没有小剧场；「我」是叙事重心，感受是好用的界面

看这张表，你会觉得两人处处相反。

可是，再往下看一层，会看见一件怪事：两人的每一次相反，都是沿着同一条缝裂开的。

◆ 三、同一条缝

塞尔的每一句，都在守住一件事：**懂、意向、意识，是真的**。为了守住「真」，他把它们放进一个本来就有的地方：大脑的因果力、内在的意向性、第一人称的存在。

丹尼特的每一句，都在守住另一件事：**懂、意向、意识，是长出来的**。系统跑出来的，演化设计出来的，多重草稿写出来的。为了守住「长」，他说它们不是更深一层的真：是立场，是重心，是界面。

两人各守一件。可是，两人都没说出口地认同同一条规矩：

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长出来的，就不算最真的。

塞尔认了这条规矩，于是：懂是真的，所以它一定本来就在某处——在脑壳里。

丹尼特也认了这条规矩，于是：懂是长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本来就在的那种真——它是立场、是界面。

两人用同一条规矩，推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所以吵了四十年，谁也说服不了谁：谁都没去敲一敲脚下这块地板。

◆ 四、这块地板叫什么

用本系列的尺子量，这块地板，就是发现学。

发现学站在三块地基上：对象先在、方法中立、知识累积。第一块地基，「对象先在」，说的就是：真正的东西，是在我们认识它之前就在那里的。凡是后来长出来、靠关系和过程才有的东西，都被降一格：它是「派生的」「观察者相对的」「一种说法」。

塞尔守着这块地板，把懂推回到先在的地方。丹尼特也守着这块地板，只是他说：那里什么先在的也没有，所以懂降一格。一个往地板下面找宝贝，一个说地板下面是空的。两人都站在地板上。

第　33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在这里拔起来：两人为什么都没转那个「书会不会改、人会不会学」的旋钮？因为两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此刻，这个系统，有没有懂？这个问题，是在地板上问的——把懂当成一个系统在某一刻的性质，要么有，要么没有，要么只是看法。一个会学、会被改写的系统，在这个问题里放不下：它的懂，不是某一刻的性质，是一条路。

◆ 五、发生学怎样拆这块地板

发生学拆掉的，正是这条规矩。

每一次发生，都是事实。你的名字是长出来的，它是真的；一个漩涡是流出来的，它是真的；一个孩子学会了「烫」，这份懂是长出来的，它也是真的。发生学反对的是「先在」，不是「真」。本系列尼采卷讲过这一点，还据此公开改判了站上一篇旧文：反发现学，不是反事实。

拆了这块地板，塞尔和丹尼特的话，就可以各留一半，合在一起：

从塞尔那里留下：**懂是真的**。疼就是疼，第一人称的那一下是真的，一个人被误解时跳起来说「我不是那样想的」，那一跳是真的。

从丹尼特那里留下：**懂是长的**。它是演化、学习、一次次来回长出来的，没有一个藏在里面的小人，没有一个定稿。

两句同时成立。**懂，是长出来的真**。

◆ 六、各握一面

再用本系列的三个字母，把两人摆一摆。

塞尔握的是**形状**（S）：显露是真的，懂、意向、意识，作为长出来、能被认出的样子，是站得住的。他守住了显露。

丹尼特握的是**路**（D）：多重草稿、演化、一次次来回。他守住了路，而且是一条有回写的路：每一份草稿都在改别的草稿。

两人都没握全的是**土**（E）。塞尔的土，缩成了脑壳里的生物学。丹尼特的土，是演化和文化，可他不许这片土长出一个会签收的「我」——「我」只是一个重心。

还有回写。丹尼特有回写，可回写回来的东西，他说不算真；塞尔要的是真，可他的真不被回写。

本系列伽达默尔卷写两人对撞时，用的是 SDE 的第一方程收束。本书也照这个办法：**形状＝F（路，土）**。懂这个形状，是真的；它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塞尔握住了等号左边，丹尼特握住了括号里的一半。下一章，把这个式子放进一对老夫妻的日子里。

◆ 七、放回日子里

一对母女，为「女儿到底爱不爱学钢琴」吵了好几年。

妈妈说：「她小时候那么喜欢，一听琴就手舞足蹈，这是天生的，她本来就爱。」

爸爸说：「哪有什么本来就爱，是你天天逼她练，她习惯了。她那个『爱』，是你给她安上的说法。」

两个人，一个像塞尔（爱是真的，所以是本来就有的），一个像丹尼特（爱是练出来的，所以不是真爱）。吵了几年，女儿在旁边听得很烦。

有一天，女儿说了一句：「我现在是真喜欢弹琴。可我小时候不是，是后来练着练着，有一年弹会了一首很难的曲子，那天晚上我哭了——从那以后才喜欢的。」

一句话，把爸妈脚下那块地板拆了：她的喜欢，是练出来的，也是真的。

明天你家里要是也有这样一场「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的争论，可以试一件事：去问那个被争论的人，他的喜欢，是哪一天、哪一件事以后长出来的。

◆ 八、带走的话

> **塞尔和丹尼特共用一块地板：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拆掉它，懂就是长出来的真。**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揭开两人共同关着的那扇门——「真＝先在」这条发现学的规矩；拆掉它，塞尔的「真」与丹尼特的「长」同时成立。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两人共用而不自知的地板），兼冻结。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尼采卷改判「没有事实，只有解释」、确立「反发现学不是反事实」一条，照原卷。

〔核〕本系列伽达默尔卷以第一方程收束两人对撞，照原卷写法。

〔待验〕「两人共用『真＝先在』的地板」为本书判断；若查到二人之一明确否认此前提并给出另一种「真」的说法，此判收窄。

· · ·

第 37 章

一对老夫妻的默契

◆ 一、一个眼神

一对结婚四十年的老夫妻，在饭桌上吃饭。

老头子筷子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桌上的醋瓶。老太太没抬头，手已经把醋瓶推了过去。

老头子没说话。老太太也没说话。

隔壁桌一个年轻人看呆了：他怎么知道她知道他要醋？她怎么知道他要的是醋，不是酱油？

这一推，就是默契。

◆ 二、默契在哪里

默契在哪里？

照塞尔的办法去找：它在每个人的脑子里。老太太脑子里，有一个关于「他要醋」的信念；老头子脑子里，有一个关于「她会推过来」的期待。默契，就是两个脑子里各有一份内在的意向，恰好对上了。

照丹尼特的办法去找：没有一个叫默契的东西。旁人从意向立场看他们，「他们有默契」这个说法很好用，能预测他们下一次还会这样推醋瓶。默契是一个好用的说法。

两种找法，都找不全。

把老太太一个人放到别人家的饭桌上，她的「默契」立刻不灵了：别人看一眼醋瓶，她不知道他是要醋，还是嫌醋瓶挡着了菜。所以默契不只在她脑子里。

可你要是对这对老夫妻说「你们的默契只是一个好用的说法」，他们会觉得你不懂。老头子住院那一个月，老太太一个人吃饭，每次看见醋瓶都难受。这份难受是真的。所以默契不只是一个说法。

◆ 三、默契是怎样长出来的

那么，默契是怎样来的?

四十年前，他们刚结婚。他看一眼醋瓶，她以为他嫌菜咸，把汤推过去了。他摆摆手，自己伸手拿醋。这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一个眼神可以是十种意思。

后来，一年一年，一顿一顿。她发现他吃饺子一定要醋，吃面条要醋，吃鱼不要。他发现她推过来的时候，会顺手把盖子拧松。有几次她推错了，他没说什么，自己换了；有几次他没看醋瓶，她也推过来了——他那天其实就是想要。这是正在成形：时对时错，一次次被纠正，一次次往前挪。

再后来，定型了。一个眼神，一推，不用说话。

这四十年，就是一条路。每一次推对、推错，都回头改了下一次：她更会读他的眼神了，他也更会用眼神说话了。这是回写，而且是两头一起写：她被他改了，他也被她改了。

土呢？是那张饭桌，那几十年的饭菜，那一个家，两个人各自的口味、脾气、从小在家里吃饭的习惯，还有那几次吵架、那几次住院。缠在一起。

◆ 四、第一方程

现在，把本系列的第一方程拿出来：

形状＝F（路，土）。

默契，就是这个形状：一个眼神、一推、不用说话。它是真的，能被认出来——隔壁桌的年轻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它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四十年一顿一顿的饭，是路；那张饭桌、那一个家、两个人的一切，是土。

它不在老太太的脑壳里，也不在老头子的脑壳里，更不只是旁人嘴里的一个说法。它长在两个人之间，长在四十年里。

它是真的，也是长的。

塞尔要是看见这一推，会说：看，这就是两个人内在的意向对上了。他对了一半：这一推背后，确实有两个人心里真真切切的「知道」。丹尼特会说：看，这就是意向立场好用。他也对了一半：这一推，确实是四十年一次次来回「练」出来的，没有一个藏着的小人。

第一方程说：他们看的，是同一个式子的两边。塞尔看见了等号左边那个真的形状，丹尼特看见了括号里那条路。缺的，是括号里的另一半——土，和让形状、路、土互相改写的那一圈回写。

◆ 五、默契也会散

还有一件要说：默契会散。

老头子中风以后，说话不清楚了，眼神也变了。老太太一开始常常读错：他看醋瓶，她推过去，他摇头——他其实是想说「今天别吃太咸」。她得重新读他。

几个月下来，一种新的默契又慢慢长出来了：她学会了看他手指动的方向，他学会了用点头、摇头说更多的事。

这正是本书导论说的：定型只是一站，不是终点。一场病，把一个定型的默契推回了正在成形，甚至推回了一锅粥；然后，它又长了一回。

一个会散、又会重长的东西，不可能是「本来就在」的；可它每一回长出来，都是真的。

◆ 六、这一式，也是本书对 AI 的回答的模样

这一章，还要为后面埋一个伏笔。

一台大模型，和你之间，有没有默契？

照塞尔：没有，它没有内在意向，所谓默契只是你单方面的。照丹尼特：只要从意向立场看它好用，说有也无妨。

照第一方程：去看那条路和那片土。你和它来回了多少次？它有没有被你一次次改着往你要的方向走？你有没有被它改了——你提问的方式、你想问题的方式？你们之间，长出了哪一格的默契，在哪几块地上？

这不是一个「有」或「没有」能答的问题，是一个可以一格一格去读的问题。第十三编会接着做。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进公司的年轻人，发现部门里有两位老同事，配合得特别好。一位开会时说半句，另一位就把后半句接上；一位皱一下眉，另一位就知道这个方案要改哪里。

他很羡慕，问其中一位：「你们怎么这么有默契？」

那位老同事笑了：「第一年我们俩天天吵。」

默契，常常是吵出来的。它要一段路：一次次说错、听错、改过来。它要一片土：一起熬过的夜，一起挨过的批评，一起做成的项目。

如果你也想跟一个人——同事、孩子、父母——长出一份默契，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别急着要对方「懂你」。找一件小事，两个人一起做十次。每次做完，花一分钟说说哪里没对上。默契，就是这样一格一格长的。

◆ 八、带走的话

> **默契是真的，也是长的：它长在两个人之间、长在四十年里，会散，也会重长。**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用第一方程把两人各握的一半合起来：形状是真的，它是路与土一起长出来的，还会被回写、散掉、重长。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一齐解冻（路与回写、阶段、两人之间的土）。

本章史料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 38 章

SDE 解构：懂是真的，懂是长的，两句同时成立

◆ 一、两个人都走了

2024 年，丹尼特去世。第二年九月，塞尔也去世了。

吵了四十多年的两个人，前后脚走了。他们身后，会说话的机器已经进了千家万户。有人在他们的讣闻下面留言：要是他们俩还在，看见今天的大模型，谁会说「我早说过了」？

本书的回答是：两个人都可以说一半。

塞尔可以说：你看，它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它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答对了，不等于懂了。

丹尼特可以说：你看，它答得这么好，你们都在用意向立场对它说话——说它「知道」，好用得很。

两个人都对一半。另一半，是两人都没去敲的那块地板。

◆ 二、本编走过的路

第 33 章：丹尼特转了三个旋钮——规则书多厚、速度多快、谁在懂。他没转的那一个，是书会不会改、人会不会学。

第 34 章：意向立场。塞尔藏起了模具，说意向在里面；丹尼特只剩模具，说意向就是立场。意向，长在两方之间的那条路上。

第 35 章：意识。漩涡是流出来的，也是真的。丹尼特守住了流，塞尔守住了真。

第 36 章：两人共用的地板——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长出来的，就不算最真的。

第 37 章：一对老夫妻的默契。形状＝F（路，土）：默契是真的，也是长的；会散，也会重长。

◆ 三、看见清单

先把两人的看见，都摆出来。

塞尔的看见：

一、答对了，不等于懂了。

二、疼就是疼，第一人称的感受是真的，说不没。

三、一个人被误读了会跳起来说「我不是那样想的」——「想」不全是旁人的看法。

四、心是大脑长出来的，不是另一种东西。

丹尼特的看见：

一、一个让人一下子被说服的故事，要查它把哪几个数字定得刚刚好。

二、整个系统懂，不必有一个零件懂。

三、说一样东西「想要」，离不开看的人站在哪里；意向是演化一点点长出来的。

四、脑中没有小剧场；意识是多重草稿一路改写；「我」是一个一直在被讲的故事长成的样子。

八条，条条是真功夫。

◆ 四、收回清单

塞尔的收回：

一、为了守住「真」，把懂、意向、意识放进一个本来就有的地方：大脑的因果力、内在意向性。

二、把人人同一、所以看不见的模具，当成了本来就在的「里面」。

三、没转「会不会学」的旋钮：懂被当成一个系统在某一刻的性质。

丹尼特的收回：

一、为了守住「长」，把长出来的东西降一格：立场、重心、界面。

二、把看的人的位置，当成了意向的全部，被看的一方那条路上长出来的东西不算真的。

三、同样没转「会不会学」的旋钮：「整个系统懂」，懂的是一个写好了就跑的系统。

◆ 五、一个根，一个式子

六个收回，一个根：两人共用的那块地板——**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

拆掉这块地板，两人的看见可以合成一个式子：

形状＝F（路，土）。

懂、意向、意识，是形状：真的，能被认出来，第一人称的那一下也在其中。它们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演化、学习、一次次来回，一副身体、一片世界、一群人。长出来以后，还会回写：改写那条路、那片土；也会散，会重长。

◆ 六、本编总判断

懂是真的，懂是长的，两句同时成立；塞尔守住了前一句，丹尼特守住了后一句，两人都以为只能守一句。

这就是判决五：懂是真的，懂是长的。

用本书的三把刀说：这一编，刀三（模具）切得最深——两人共用一块看不见的地板；刀一（冻结）也在——两人都没转「会不会学」的旋钮。

◆ 七、给普通人的一个用法

这一编，还能交给普通人一样东西。

生活里，有许多吵不完的架，结构和塞尔、丹尼特这一架一模一样。

「孩子的聪明，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
「这份感情，是真的，还是只是习惯了？」
「他这么做，是本性如此，还是环境逼的？」

每一次，吵架的两边，一边说「是真的，所以是本来就有的」，一边说「是后来长的，所以不是真的」。两边都踩着同一块地板。

所以，吵不完的时候，先别急着争谁对。先查一查两人脚下共用的那块地板：我们是不是都默认了，真的就得是本来就有的？把这块地板拆了，很多架，就不用再吵了：孩子的聪明，是练出来的，也是真的；这份感情，是一天天过出来的，也是真的。

◆ 八、下一编

这一编里，塞尔守住了「懂是真的」。可他为了守住它，把懂放进了一个地方：大脑。

下一编跟着他走进大脑。他会说：意识就像水的湿，是大脑长出来的一种特征，一点也不神秘。这句话，本书会说它对了一大半。只是那个「湿」字，自己会说话：湿，不只在水里。

◆ 九、放回日子里

一个读高二的女孩，跟妈妈吵架。妈妈说：「你跟那个男同学就是一时冲动，不是真感情。」女孩说：「我们就是真的！」

两个人都急了。

一位姨妈在旁边听完，对妈妈说：「一时冲动也好，真感情也好，你先问问她，这半年他们俩是怎么相处的。」又对女孩说：「真不真，不是你现在说了算，也不是你妈说了算，是你们以后一天天处出来的。」

妈妈和女儿都安静了。

这位姨妈拆的，就是塞尔和丹尼特共用的那块地板：真不真，不是本来就有、等着被判定的；它是长出来的，而长出来的，可以是真的。

◆ 十、带走的话

> **懂是真的，懂是长的，两句同时成立；吵不完的时候，先查两人脚下共用的那块地板。**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两人各开四扇门、各关三扇（见两份清单）；关得最深的，是两人共用的那一扇——真＝先在。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为主，兼冻结；判决五完成。

本章史料

〔核〕丹尼特 2024 年去世；塞尔 2025 年 9 月去世。

第八编

水为什么是湿的：意识、脑壳与模具

编序

上一编，塞尔守住了「懂是真的」。这一编看他为了守住它，把懂、把意识放在了哪里。

这一编五章。第 39 章写他最有名的一个比喻：意识像水的湿，是大脑长出来的。第 40 章写他最精的一刀：本体论的主客观，和认识论的主客观，要分开。第 41 章写他晚年讲知觉：我们看见的，就是事物本身。第 42 章写他讲理性和自由：理由不足以决定行动，中间有一道缝。第 43 章是本编的总账。

本编是判决五的下半场，也要拔起第 32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塞尔没有选莱布尼兹的单子，他选了大脑的因果力——他是不是把单子，换成了颅骨？

· · ·

第 39 章

鱼不觉得水湿

◆ 一、一杯水是湿的吗

你把手伸进一杯水里，拿出来，手是湿的。

那么，水是湿的吗？

你会说：当然。可你再想一想：一个水分子，湿吗？一个水分子，只是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它没有「湿」这回事。湿，是许许多多水分子挤在一起、互相拉扯，才有的一种样子。

塞尔最爱用这个例子。他说：意识就像水的湿。

◆ 二、他说了什么：生物自然主义

塞尔给自己关于意识的看法起了一个名字，叫「生物自然主义」。大意有这么几条：

第一，意识是真的。你此刻醒着、看见、感到，这件事是真的，是第一人称的，不能被说没。

第二，意识是由大脑里的神经过程引起的。大脑里神经元怎样放电、怎样连接，引起了意识。

第三，意识就长在大脑里，是大脑这个系统的一种高阶特征。就像湿是许多水分子一起的高阶特征，固体的硬是许多分子一起的高阶特征，意识是许多神经元一起的高阶特征。

第四，所以，意识一点也不神秘，它和消化、光合作用一样，是生物学的一部分。胃消化食物，大脑产生意识。

他说，这一套，既不是笛卡尔那种心物两分，也不是把意识说没了的那一派。它就是常识，加上生物学。（《心灵的再发现》，1992；《意识的奥秘》，1997，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套，本书认为他对了一大半。

他拆掉了心物两分：意识不是另一种东西，不是一个住在身体里的幽灵。这和本书第 1 章说的那片土——一个医生母亲的儿子，信得过身体——是一致的。

他守住了意识是真的，没有跟着丹尼特走到「意识是好用的界面」那里去。

更要紧的，是他那个比喻本身：**湿，不在任何一个水分子里，是许多水分子一起才有的**。这句话，和本系列莱布尼兹卷说的「第三个选项」几乎是同一个意思：理解不在任何一个零件里，也不在零件外的某个单一实体里，它在零件之间的纠缠里显露出来。用本系列的话，这就是显露：一样东西在一片纠缠里、经过零件之间一连串的相互作用，长了出来。

他还有一个实打实的证据：麻醉。一针麻药下去，大脑里的某些过程变了，意识就没了；药劲过去，意识回来了。意识和大脑有实打实的关系，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

◆ 四、SDE 看这一处：湿，不只在水里

可是，那个「湿」字，自己会说话。

湿，真的只在水里吗？

一条鱼，一辈子在水里游，它不会觉得水「湿」。湿这种感觉，是水碰上了什么，才有的？碰上了人的皮肤——一种原本是干的、会感到干湿差别的皮肤。水泼在一块玻璃上，玻璃「湿」了吗？我们说它湿了，是因为我们用手一摸，手会湿。

所以，湿不只是许多水分子挤在一起的样子，它是**水碰上了皮肤**才有的：水分子之间的拉扯，加上皮肤、加上一种会分辨干湿的身体，缠在一起。只是因为人人的皮肤都差不多，人人把手伸进水里都觉得湿，于是「湿」就显得是水本来就有的。

这是本书第三把刀：模具。看的一方人人一样，就像没有看的一方。

拿这个去看意识。塞尔说意识在大脑里，就像湿在水里。照这把刀，意识也不只在大脑里：它是大脑碰上了一副身体、一个世界、一群人，才长全的。一个新生婴儿的大脑，和他三岁时的大脑，神经元差不多是那些，可三岁孩子的意识，是在三年里被抱、被喂、被叫名字、摔跤、哭、笑长出来的。这三年，不在大脑里，在大脑和世界之间。

他看见了意识是长出来的，却只许它长在一个地方：脑壳。

◆ 五、第 32 章的小旗：单子换成了颅骨

第 32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在这里拔起来。

莱布尼兹说：知觉不在零件里，所以它在一个单一的、没有零件的实体里——单子。单子没有窗户，里面装着一切，与外面不相往来。

塞尔没有选单子。他说：意识就在零件里——在神经元的一起放电里，像湿在水分子的一起拉扯里。这一步，比莱布尼兹往前走了很远：他选了纠缠，没选单子。

可他把这片纠缠，圈在了一个边界里：颅骨。意识在颅骨里面的神经元之间，不在颅骨和世界之间，不在人和人之间。颅骨，成了这片纠缠的围墙。

所以，本书的回答是：**他没有把意识放进单子，他把纠缠圈进了颅骨**。单子没有窗户；颅骨有窗户——眼睛、耳朵、皮肤——可在他的理论里，窗外进来的东西，只是给颅骨里的纠缠送料，窗外那一半，不算意识长出来的地方。

这不是说大脑不要紧。大脑要紧得很，麻醉的证据摆在那里。本书说的是：大脑是意识这片土里最厚的一块，可不是这片土的全部。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记性越来越差。

他的女儿发现了一件事：父亲在老房子里，比在医院里清醒得多。在老房子里，他认得门口那棵枣树，记得哪个抽屉里放着剪刀，看见墙上的照片会说「这是你小时候」。一到医院，四面白墙，他就糊涂了，连女儿的名字都叫错。

医生说：这是病，大脑在萎缩。这话没错。

可女儿看见的，是另一半：父亲的意识，有一大块，是和那棵枣树、那个抽屉、那面墙长在一起的。大脑那一块薄了，世界这一块还撑着；把他从世界那一块里挪开，意识就塌得更快。

这里不讲怎样治病，治病听医生的。只说一件和意识有关的事：照顾一个记性变差的老人，除了看顾他的身体，也可以试着看顾他的那片土——尽量让他在熟悉的地方，身边摆着熟悉的东西，跟熟悉的人说话。

◆ 七、带走的话

> **湿不只在水里，是水碰上了皮肤；意识也不只在脑壳里，是大脑碰上了一副身体、一个世界、一群人。**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意识是真的，是长出来的高阶特征，不是另一种东西；这一步选了纠缠、没选单子；关了一扇——纠缠被圈进颅骨，窗外那一半不算意识长出来的地方。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湿与意识都因「人人同一」而显得只在一处），兼路（三年的长被略去）。

本章史料

〔核〕「生物自然主义」诸条，见《心灵的再发现》（1992）、《意识的奥秘》（1997），以水的湿、消化喻意识，此处为大意。

〔核〕本系列莱布尼兹卷第 23 章「第三个选项」之判，照原卷，接着判。

〔核〕熟悉环境对认知障碍老人的定向与情绪有帮助，为照护实践中的常见经验；本章不涉诊疗。

第 40 章

牙疼和牙医

◆ 一、「我牙疼」

你半夜牙疼，疼得睡不着。第二天去看牙医。

你说：「我牙疼，左边下面，一跳一跳的，喝凉水更厉害。」

牙医点点头，让你张嘴，敲一敲，拍一张片子，说：「这颗牙的神经发炎了。」

你的疼，只有你自己感觉得到。牙医一点也不疼。可他听懂了你的疼，还找到了它在哪里、为什么疼。

一个只在你身上存在的东西，怎么能被另一个人客观地研究？

◆ 二、他说了什么：两对主客观

塞尔在这里下了一刀，本书认为是他一生最精的刀法之一。

他说，「主观」和「客观」，其实有两种用法，常常被混在一起。

一种是**认识论的**：说一句话、一个判断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伦勃朗是最伟大的画家」——这是主观的，看个人口味。「伦勃朗生于 1606 年」——这是客观的，查得到，谁说都一样。

一种是**本体论的**：说一样东西的存在方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山、石头、牙齿，它们在那儿，不依赖谁去感觉它——本体论上客观。疼，只在疼的人身上存在，有人感觉它才在——本体论上主观。

然后他说：这两对，要分开。一样本体论上主观的东西（你的疼），完全可以被认识论上客观地研究。「他左下第二颗牙的神经在发炎，所以他疼」——这是一句客观的话，谁去查都一样。意识是本体论上主观的，关于意识的科学，照样可以是认识论上客观的。（《心灵的再发现》，1992；《心灵、语言和社会》，1998，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SDE 要向他学

这一刀，解开了一个缠了很久的结。

很多人以为：意识是主观的，所以没法有科学；要有科学，就得把意识说成客观的东西，说成大脑里的电流，说成行为。前一种人把意识留在了神秘里，后一种人把意识说没了。塞尔说：两种人都把两对主客观混了。疼是主观地存在着的，这不妨碍我们客观地研究它。

这一刀，也替本系列的三号位腾出了位置。本书导论讲过：三号位侧重分布和场，显影为「我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位置」，是主体意识发生的地方。塞尔的「本体论主观」，说的就是这个位置是真的，它有它自己的存在方式，不能被说成别的东西。

所以，这一处，本书记在「SDE　要向他学」的账上：**第一人称的存在，是一种真的存在方式；研究它，可以是客观的。**

◆ 四、SDE 看这一处：两根轴，都是坡

可是，拿刀三——模具——再切一下。

牙医为什么听得懂你的疼？

因为牙医也疼过。他小时候也蛀过牙，也喝过凉水钻心地疼过。他和你，身体差不多，疼的方式差不多。你说「一跳一跳的」，他知道那是什么样子。这是一片同一：你们俩站在差不多的位置上。

换一个人。一个天生没有痛觉的人（世界上确实有极少数这样的人），你跟他说「一跳一跳的疼」，他能懂几分？他能记住「疼是一种要避开的信号」，可他没法知道那一跳是什么样子。

再换一个。一只狗牙疼，它不会说，只会不吃东西、用爪子挠嘴。兽医怎样知道它疼？靠的是狗和人之间那一点同一：哺乳动物疼的时候，会有差不多的样子。

所以，「认识论上客观」——谁去查都一样——靠的是查的人之间、查的人和被查的人之间，有一片同一。人和人最同一，所以关于人的疼的科学最客观；人和狗次之；人和一只虾，就很难说了。

「本体论上主观」也一样：你的疼只在你身上，可它是在你这副身体、你这一生被疼过的经验里长出来的。一个第一次疼的婴儿，和一个经过十次牙痛的成年人，疼的「样子」不一样。

两根轴，都是坡。坡上量的，是同一度，和一条路走了多远。塞尔把它们画成了两根干干净净的轴，好像每一样东西，都本来就落在四个格子里的某一格。

◆ 五、到了机器这里

这一刀，切到今天，落在机器身上。

一台大模型说：「我理解你的难过。」

照塞尔的两对主客观：它有没有本体论上主观的难过？他会说没有，它没有第一人称的存在。那么，关于它的「难过」，能不能有认识论上客观的研究？他会说，可以研究它怎样生成这句话，可这和难过无关。

照本书：先别急着判它在四格里的哪一格。问一问同一度：它和我们，在哪些地方同一？它读过千千万万个人写下的难过，在理念界里，它和我们的同一很高；它没有身体，没有被人丢下过，在现实界和自我界里，它和我们的同一很低。所以，它说「我理解你的难过」，在理念界这块地上，可以很准；在自我界那块地上，要打很大的折扣。

这又回到了四问。本书第十三编会一格一格去读。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五岁的孩子，晚上说：「妈妈，我肚子疼。」

妈妈问：「哪里疼？」孩子指了指整个肚子。「怎么疼？」孩子说：「就是疼。」

妈妈有点慌。她没法钻进孩子的肚子里。

可她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知道这个孩子：他说「疼」的时候，有时候是真疼，有时候是不想去幼儿园，有时候是饿了说不清。她看他的脸色、摸他的额头、问他今天吃了什么。五年里，她和这个孩子之间长出了一片同一，靠着这片同一，她能把一个说不清的「疼」，读出几分来。

这不替医生看病——真不舒服，要去看医生。这里只说一件事：孩子的疼只在他身上，可你读他的疼的本事，是这几年里长出来的。

明天，你可以跟孩子玩一个小游戏：让他用三个词说一说身上某处的感觉（「酸的」「刺刺的」「热热的」……）。每玩一次，你们之间读「疼」的那片同一，就厚一点。

◆ 七、带走的话

> **疼只在疼的人身上，这是真的；可别人读得懂你的疼，靠的是你们之间长出来的那片同一——两根轴，都是坡。**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主客观要分开，第一人称的存在是真的，研究它可以客观；这一刀替主体意识腾出了位置，SDE 要向他学；关了一扇——两根轴被画成干净的四格，同一度与一条路走了多远被略去。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

本章史料

〔核〕本体论与认识论两对主客观之分，见《心灵的再发现》（1992）、《心灵、语言和社会》（1998），伦勃朗之例为其常用例，此处为大意。

〔核〕先天性无痛症为罕见的真实病症，此处只作说明，不涉诊疗。

· · ·

第 41 章

一只完整的杯子，你从没见过

◆ 一、网购的那只杯子

你在网上看中了一只杯子。页面上有六张照片：正面，侧面，底部，杯口，装了水的样子，放在桌上的样子。

你下单了。杯子到了，你拆开，拿在手里转了一圈：嗯，就是它。

你说，你看见了这只杯子。

可是，你仔细想一想：你有没有哪一次，一眼看见了这整只杯子？没有。你每次只看见它的一面：正面，就看不见背面；看杯口，就看不见杯底。那「一整只杯子」，是你把一次次看、一次次转、手一次次摸，合在一起合出来的。网上那六张照片，也是这样合的。

◆ 二、他说了什么：看见的就是事物本身

塞尔 2015 年出版了一本讲知觉的书，书名大意是「如其所是地看事物」。那年他八十三岁。

他在书里反对一种三百多年来很流行的想法。这种想法说：我们看见的，其实不是杯子本身，而是杯子在我们脑子里留下的一个图像；我们只是从这个图像，推断外面有一只杯子。塞尔说，这是一个坏论证，从笛卡尔、洛克一路错下来。

他说：我们看见的，就是杯子本身。你看杯子的时候，你的视觉经验直接呈现出一只杯子在那里，这个经验有它的满足条件——杯子真在那里、真是这个样子、真是它引起了你的这个经验。条件满足了，你就看见了杯子，不是看见了杯子的图像。他把这叫「直接实在论」。（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刀，对的一面很实在。

「我们只看见脑中的图像」这种想法，一旦当真，就会让人掉进一个坑里：那外面到底有没有东西？我怎么知道图像和东西一样？三百年来，许多哲学家在这个坑里爬不出来。本系列贝克莱卷讲过，贝克莱干脆说，存在就是被感知。

塞尔说：不用掉进这个坑。你看见的，就是那只杯子，你和杯子之间，没有隔着一张图像。这一句，替普通人撑了腰：你伸手拿杯子，拿到的就是杯子，不是一个图像。

还有一件，他看得准：看见，是一个会落空的经验。你以为桌上是一只杯子，走近一看，是一幅画。看，有满足条件，会被世界纠正。

◆ 四、SDE 看这一处：那一只完整的杯子

可是，「事物本身」这四个字里，站着一个东西。

塞尔说，你看见的是「杯子本身」。这个「杯子本身」，被当成了在你看之前就完整地在那里的一只杯子：正面、背面、杯口、杯底、它的重量、它的温度，全都齐了，等你去看。你看见的，是这只完整杯子的一部分，可它本身是完整的、先在的。

本系列尼采卷的后记，记下过一件事：系列前几次拆尼采的时候，例子里正站着「同一只杯子」「同一个奶瓶」——一个在人看之前就完整在那里的东西。那一卷说，这正是要拆的：你从来没看见过一只完整的杯子，每次只看见一面，只碰到一处；完整的杯子，是一次次看和碰合出来的。

塞尔的直接实在论，在这一点上，和那一卷要拆的，是同一个东西。

用本书的三把刀：这是刀三，模具。为什么「杯子本身」显得是先在的、完整的？因为人人的眼睛、人人的手、人人转杯子的方式，都差不多。你转一圈合出来的杯子，和我转一圈合出来的，一模一样。看的一方人人相同，于是「合」这个动作就看不见了，杯子就显得本来就是那一整只。

换一个看的一方，就露出来了。一只蝙蝠，用声音「看」这只杯子，它合出来的是另一只杯子。一个刚复明的人——本系列贝克莱卷的总钥匙——第一次睁眼看杯子，他看见的，是一团贴在眼睛上的颜色，要摸过、转过很多次，才合出一只杯子。

◆ 五、反发现学，不是反事实

这里要防一个误会。

本书说「完整的杯子是合出来的」，不是说杯子不存在，不是说杯子是你想出来的。你伸手拿杯子，拿到了，烫了一下，这一次碰是真的，发生过就改不了。发生学反对的是先在，不是事实。

杯子是真的。只是这只「完整的、人人看到都一样的杯子」，是在一次次看和碰里长出来的一个稳住的显露，不是一只在一切看之前就摆好在那里、等你去照的杯子。

塞尔拆掉了「我们只看见脑中图像」这一层隔，这是对的；他没拆的，是「杯子本身在看之前就完整地在那里」这一层先在。

◆ 六、放回日子里

一对刚买了二手房的年轻夫妻，看房的时候，觉得这房子哪儿都好：采光好，格局好，楼下有公园。

住进去三个月，才发现：西晒，夏天下午热得待不住；楼上的邻居半夜走路很响；楼下那个公园，早上六点就有人跳广场舞。

他们看房时「看见」的那套房子，是真的，可它只是这套房子的几面：一个晴朗的周六上午的那一面。一整套房子，是在一天天住里，一面一面合出来的。

明天你要是要买一样大东西——房子、车子、一份工作——可以试一件事：别只看一次。换一个时间、换一种天气、换一个人陪你去看，每一次记下一面。合出来的那一个，才更接近它。

◆ 七、带走的话

> **你从没一次看见过一只完整的杯子；塞尔拆掉了隔在你和杯子之间的图像，却没拆掉那只在看之前就完整摆好的杯子。**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我们看见的不是脑中图像，看有满足条件、会被纠正；关了一扇——「事物本身」被当成看之前就完整先在的，合出来的过程被人人同一的模具藏起。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

本章史料

〔核〕塞尔 2015 年出版论知觉之书，主张直接实在论，批评「坏论证」，此处为大意；中文书名为暂译。

〔核〕本系列尼采卷后记「同一只杯子」之说、贝克莱卷「复明的盲人」总钥匙，照原卷。

第 42 章

填志愿的最后一下

◆ 一、一张志愿表

高考分数出来了。一个女孩坐在电脑前填志愿。

理由都摆齐了：分数能上哪几所学校，哪个专业就业好，爸爸希望她学医，妈妈希望她离家近，她自己喜欢历史，班主任说计算机前景最好。她把这些理由写在一张纸上，一条一条，列了两页。

可是，两页理由摆在那里，她还是填不下去。

理由都在，可理由不替她填。最后那一下，得她自己走。

◆ 二、他说了什么：间隙

塞尔 2001 年出版了《行动中的理性》。他在书里说了一件很多哲学家不太愿意承认的事：**理由，不足以决定行动**。

他说，在你的理由和你的决定之间，有一道缝；在你的决定和你开始动手之间，又有一道缝；在你开始动手和你把一件长长的事坚持做完之间，还有一道缝。他把这些缝，叫作「间隙」。你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就是因为你感到了这些缝：理由摆齐了，可下一步怎么走，还没有被理由定死。

他还说了一件相关的事：人会给自己造出一种理由，不靠想要。你许了一个诺，从此你就有了一个理由去兑现它，哪怕你那天一点也不想去。

这种理由，他叫「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许诺、承诺、义务，都是这样的理由。（《行动中的理性》，2001，大意）

后来他又写了一本小书，讲自由意志和神经科学，大意是：我们感到了这道缝，可大脑的神经过程是怎样给这道缝留出地方的，今天还不知道。他没有假装知道。（《自由与神经生物学》，2007，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处，是塞尔离本书最近的一处之一。

很多哲学家，要么说理由摆齐了，行动就被定了（那么自由是假的）；要么说自由是神秘的，没有理由可讲。塞尔说：有理由，可理由不定死行动；中间有一道缝，这道缝是真的，你在里面感到自由。

这道缝，就是本书导论讲的意义三律里，那中间的一拍。幸福律说：张力积累，模式转换，能量释放。自由律说：纠缠，选择，激发。中间那一拍——模式转换、选择——是意义发生的地方。塞尔看见了这一拍的位置。

他在神经科学面前老老实实说「不知道」，也值得敬重。

◆ 四、SDE 看这一处：缝里的路

可是，他看见了缝，没写缝里的路。

那个填志愿的女孩，在理由和决定之间的那道缝里，到底在做什么？

照塞尔的写法，她在缝里「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就作为一个行动中的打算，去引起她按下鼠标。缝是一道口子，决定从口子里出来。至于口子里发生了什么，他说那是「自由」，是理由不定死的地方。

可是，你看那个女孩。她没有在某一刻「做了一个决定」。她在缝里待了三天。

第一天，她翻来覆去看那两页理由，越看越乱。这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还没分开。

第二天，她给一个学医的表姐打了电话，表姐说：「学医很苦，你要是没那份心，别来。」她挂了电话，哭了一场。她发现，她想过的「爸爸希望」那一条，在她心里一直是一块石头。她又去看了一个学历史的学长的朋友圈，看见他在博物馆里做讲解，眼睛亮亮的。这是正在成形：几个选项在她心里互相撞，有的冒了头，有的沉下去。

第三天早上，她自己跟爸妈说：「我想学历史，但我会去读一个能辅修计算机的学校。」这个选项，不在她那两页理由里；它是这三天里，从一次电话、一场哭、一张照片、一块石头里裁出来的。

这就是自由律说的：**在约束中，裁出一条原本不存在的新路，不是在现成的选项里挑一个**。纠缠（第一天的一锅粥）、选择（第二天的相撞）、激发（第三天那条新路冒出来、她说出口的那股劲）。自由律又是创造律和幸福律的函数：她裁出了一个原本没有的选项（创造），说出口那一刻，三天的张力一下子松了（幸福）。

塞尔的缝，是一道口子；本书说，缝里有一条路，而且是正在成形的那一段路。**那道间隙，就是从介生态走进秩序态的那一段**。第三编说，他只写定型的话；这一章说，他看见了定型之前那道缝，却把缝写成了一个点，一个「决定」。

◆ 五、不依赖欲望的理由，是长出来的

还有「不依赖欲望的理由」。

塞尔说，许一个诺，就给自己造出了一个不靠想要的理由。这一点对：你答应了孩子周六去动物园，周六早上你不想去了，可你还是去了，因为你答应了。

可第 14 章说过：这种理由的分量，是一次次守约、失约长出来的。一个从小被大人一次次失信的孩子，长大以后说「我保证」，这句话给他造出的理由，可能很轻；一个从小看着父母说到做到的孩子，长大以后，「我答应了」四个字，就能让他在大雨里赶一个钟头的路。

同一个诺，造出的理由，一个轻、一个重。这个轻重，不在许诺这一下里，在这个人一路走过来的那片土里。这是回写：他这一生的守约失约，一次次写回了他身上，决定了今天这一句「我保证」有多重。

◆ 六、放回日子里

如果你家也有一个孩子，正站在一道缝前——填志愿、选文理、要不要转学、要不要去参加一个比赛——你能做什么？

塞尔的办法，是帮他把理由摆齐，然后等他「做决定」。

本书的办法，多一步：别急着要一个决定。给他几天时间待在缝里。陪他去碰几样东西：打一个电话给一个真的在做那件事的人，去一个真的相关的地方看一看，让他把心里那块「不敢说的石头」说出来。然后，等他自己裁出一条路——那条路，常常不在你们一开始列的选项里。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孩子问你「我该选哪个」的时候，先别答。问他：「这几个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你想起来会心里一沉？有没有哪一个，你想起来眼睛会亮一下？」缝里的路，常常从这一沉一亮里开始。

◆ 七、带走的话

> **理由不替你走最后那一下，塞尔看见了这道缝；可缝里不是一个点，是一条正在成形的路，自由就是在那里裁出一条原本没有的路。**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理由不足以决定行动，间隙是真的，他在神经科学面前老实说不知道；许诺造出不依赖欲望的理由；关了一扇——缝被写成一个点、一个「决定」，缝里的一锅粥与正在成形不写；不依赖欲望的理由的轻重从哪里长出来，不写。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兼路与回写）。

本章史料

〔核〕《行动中的理性》（2001）论三道「间隙」与「不依赖欲望的理由」，此处为大意。

〔核〕《自由与神经生物学》（2007）论自由意志与神经科学的关系，此处为大意。

〔核〕自由律为「纠缠—选择—激发」、为创造律与幸福律之函数，照系列　Skill v1.2 所载口径。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43 章

SDE 解构：显露说对了，却冻在了脑壳一个地点

◆ 一、一间老房子的地基

你老家有一间老房子。你小时候以为，这房子的「家」的样子，全在这四面墙里：堂屋、灶台、那张八仙桌。

后来你出去读书、工作，很多年后回去，房子还在，四面墙一点没变。可你走进去，觉得「家」不在了。爷爷奶奶走了，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门口那条路修成了水泥路，隔壁的老邻居搬去了县城。

你这才明白：「家」这个样子，不只长在四面墙里。它长在墙里、墙外、墙里的人和墙外的人之间。墙是它最厚的一块地基，可不是它的全部。

这一章，是第八编的总账。塞尔在心灵哲学里做的，很像把「家」只算在四面墙里。

◆ 二、本编走过的路

第 39 章：他说，意识像水的湿，是大脑长出来的高阶特征。本书说：湿不只在水里，是水碰上了皮肤；意识也不只在脑壳里，是大脑碰上了一副身体、一个世界、一群人。他没有把意识放进单子，他把纠缠圈进了颅骨。

第 40 章：他说，本体论的主客观和认识论的主客观要分开，疼是主观地存在着的，关于疼的科学可以客观。本书说：这一刀是真功夫，SDE 要向他学；只是两根轴都是坡，坡上量的是同一度和一条路走了多远。

第 41 章：他说，我们看见的就是事物本身，不是脑中的图像。本书说：他拆掉了那层图像，这是对的；可「事物本身」被当成看之前就完整摆好的，那只完整的杯子，其实是一次次看和碰合出来的。

第 42 章：他说，理由不足以决定行动，中间有一道缝。本书说：他看见了缝，这是他离本书最近的一处；可缝里不是一个点，是一条正在成形的路。

◆ 三、看见清单

一、意识是真的，第一人称的，不能被说没。

二、意识不是另一种东西，是大脑长出来的高阶特征——他选了纠缠，没选单子。

三、麻醉的证据：意识和大脑有实打实的关系。

四、本体论的主客观与认识论的主客观要分开——第一人称的存在，可以被客观地研究。

五、我们看见的不是脑中的图像，看有满足条件，会被世界纠正。

六、理由不足以决定行动，中间有间隙，自由在间隙里。

七、许诺能给人造出不依赖欲望的理由。

八、在神经科学不知道的地方，老实说不知道。

◆ 四、收回清单

一、意识的纠缠被圈进颅骨，颅骨外那一半不算意识长出来的地方。

二、湿、疼、看见的杯子，都因为人人同一而显得只在一处、本来就在。

三、两根主客观的轴被画成干净的四格。

四、「事物本身」被当成看之前就完整先在的。

五、间隙被写成一个点、一个决定，缝里的路不写。

六、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被写成许诺这一下造出来的，不写它的轻重是一路长出来的。

◆ 五、一个根

六个收回，一个根：**他看见了显露——意识、疼、看见、自由，都是真的，都是长出来的；可他把每一个显露，都冻在了一个地点、一个时刻：脑壳里，此刻。**

用本书的三把刀：

刀三，模具，在这一编切得最多：湿、疼、杯子，都因为看的一方人人同一，显得只在一处、本来就在。

刀一，冻结：意识被圈进颅骨，颅骨和世界之间那一圈回写不写；不依赖欲望的理由，它的轻重是怎样被一路写回来的，不写。

刀二，阶段：间隙被写成一个点，缝里的一锅粥和正在成形不写。

◆ 六、保底：他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说他错之前，把他对的收成一个条件。

在一个已经长成的、身体健康的成年人身上，在一个熟悉的世界里、一群和他差不多的人中间——也就是说，身体、世界、人都很稳的时候——塞尔的心灵哲学几乎处处成立。在这样的人身上，意识确实可以当成「大脑的一种特征」来研究，因为身体和世界那一半，稳得几乎可以当常数；看见的杯子确实可以当成「事物本身」，因为人人看都一样；理由和决定之间的缝，确实可以当成一个点，因为大多数日常决定一下子就做完了。

本系列海德格尔卷说过一句很像的话：在已长成、无病、器具不变的成年人身上，在秩序阶段里，他的结构几乎处处成立——一张定型之后的精确照片。塞尔的心灵哲学，也是这样一张照片。

它失灵的地方，是那些「常数」动起来的时候：一个婴儿，一个失忆的老人，一个刚复明的人，一个换了国家生活的人，一台和我们不同一的机器，一个站在志愿表前三天拿不定主意的孩子。

◆ 七、本编总判断

他把意识说对了一大半：它是真的，是长出来的；可他把它冻在了脑壳一个地点、此刻一个时刻。

这是判决五的下半场。判决五至此收齐：懂是真的，懂是长的——塞尔守住了「真」，而为了守住它，他把长出来的东西，冻在了颅骨里。

◆ 八、下一编

这一编，模具这把刀已经切了三次：湿，疼，杯子。每一次，都是看的一方人人同一，于是某样东西显得本来就在。

下一编，把这把刀切到最底下：塞尔整座楼的楼板。他说，世界分两层：楼下是原始事实——山有多高、水有多重——本来就在，是被发现的；楼上是制度性事实——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是被做出来的。

本书第三条承重命题，就是冲着这块楼板来的。

◆ 九、放回日子里

一位在城里工作了二十年的中年人，每年春节回老家，总觉得「不对劲」：房子还是那间房子，他却觉得哪里都陌生。

他以为是自己变了，心里有点愧疚。

照这一章，他可以换一种想法：他心里那个「家」，不只长在那四面墙里，也长在二十年前的那一村人、那一条土路、那一桌年夜饭里。墙没变，墙外那一半变了，「家」这个样子就跟着变了。这不是他的错，是一片土变了。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下次回老家，别只进屋。去找一个小时候的邻居聊一聊，去走一走那条改过的路，去村口那家新开的小卖部买点东西。墙外那一半，也是家的地基；去碰一碰它，那个「家」会重新长出一点。

◆ 十、带走的话

> **他把意识说对了一大半，又把它冻在了脑壳一个地点、此刻一个时刻；墙是家最厚的地基，可不是家的全部。**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八扇门，关了六扇（见两份清单）；关得最牢的，是把显露冻在一个地点与一个时刻。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为主，冻结与阶段为辅；判决五收齐。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海德格尔卷保底一句，照原卷。

第九编

两类事实：发现性事实与发生性事实

编 序

前几编，本书第三把刀——模具——已经切了好几次：三级意向性是一条坡（第 19 章），背景是人人同一的眼镜（第 20 章），湿、疼、完整的杯子，都因为看的人一样，显得本来就在（第八编）。

这一编，把这把刀切到塞尔整座楼的楼板上。

塞尔说，世界分两层。楼下是原始事实：山有多高、水有多重，不管有没有人，都在那里，是被发现的。楼上是制度性事实：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是被做出来的。

这一编五章。第 44 章把这座两层楼原原本本摆出来。第 45 章照原话立本书第三条承重命题。第 46 章把两层楼摊开成一条坡。第 47 章请塞尔的辩护人先打一拳：人出现之前，山有没有质量？第 48 章是本编的总账。

本编是判决三的下半场：看不见的模具。

· · ·

第 44 章

山有多高，这张纸值多少

◆ 一、一块石头当门挡

夏天，你家的门总被风吹得砰砰响。你从院子里搬来一块石头，抵在门后。

从此，那块石头就是「门挡」了。

这块石头，有两样事实。一样是：它重五斤，是花岗岩，灰白色，有一道裂纹。另一样是：它是你家的门挡。

前一样，你不搬它，它也是五斤重、花岗岩。后一样，要你搬来、抵在门后、全家人都这么用，它才是门挡。哪天你装了一个门吸，把它搬回院子，它就不是门挡了，可它还是五斤重。

塞尔整套社会哲学，就从这样的区别出发。

◆ 二、他说了什么：两层楼

1995 年，塞尔出版了《社会实在的建构》。在书的开头，他先交代了一幅世界的底图。

他说，按照今天的科学，这个世界归根到底，是由力场里的粒子构成的。粒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岩石、河流、树木、动物。这些东西，有它们本来的样子：珠穆朗玛峰的山顶附近有冰雪，氢原子有

一个电子。这些事实，不管有没有人、有没有任何制度，都是这样。他把它们叫作**原始事实**。

可是，我们还活在另一种事实里：这张纸是一百元，这个人是总统，这两个人是夫妻，这个球进了算一分。这些事实，离了人类的制度就不存在：没有货币制度，那张纸只是一张纸。他把它们叫作**制度性事实**。

他还有一对相关的说法：一样东西的特征，有的是**内在的**——石头的重量，不管谁来看，它都这么重；有的是**相对于观察者的**——石头是门挡，要有人拿它当门挡用才是。

他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一个只有力场里的粒子的世界里，钱、婚姻、国家这些东西，是怎样存在的？他的回答，下一编细讲：靠人一起承认，把一个功能加到一样东西上。（《社会实在的建构》第一章，大意）

◆ 三、这座楼的样子

把他的底图画成一座楼，是这样的：

楼下：原始事实。山、水、原子、石头的重量。本来就在，不依赖人。人去研究它，是去发现它。

楼板：人的心，更准确地说，是人一起承认的能力——集体意向性。它长在楼下的生物学上，又撑起楼上。

楼上：制度性事实。钱、婚姻、国家、门挡。靠楼板撑着，人一起承认，它就在；一起撤回，它就塌。

这座楼，很清楚。楼上是做出来的，楼下是本来就在的，界线分明。

◆ 四、先说对在哪儿

这座楼，有它站得住的地方。

第一，它挡住了一种很流行、也很偷懒的说法：「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九十年代，这种说法在人文学界很热：科学事实是建构的，性别是建构的，连山有多高都是建构的。塞尔说：钱是建构的，这没错；可珠穆朗玛峰上的冰雪，不是谁开会决定出来的。把一切都说成建构，等于什么也没说。这一挡，挡得有力。

第二，它替普通人的直觉说了话。你知道，钱的价值会变，一张纸今天值一百元、明年可能不值；可那块石头的五斤重，明年还是五斤。这两种事实，确实不一样，混为一谈，日子就没法过。

第三，楼上那一层，他看得真准：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一松手就塌。这一层，第十编细讲。

◆ 五、SDE 看这一处：楼板是怎样分的

可是，这座楼的楼板，是按什么分的？

塞尔的分法是：不依赖人的，在楼下；依赖人的，在楼上。

这个分法里，有一个没问的问题：「不依赖人」，是怎样被认出来的？

珠穆朗玛峰山顶附近有冰雪。这句话，要能被认出、说出、传下去，得有人爬上去看过，或者从远处望见过，或者从卫星照片上认出过；得有「冰」「雪」「山顶」这些词；得有一群人，看了都说「是冰雪」。这一群人，眼睛差不多，身体差不多，都知道冰是冷的、雪是白的。因为人人

看都一样，所以「山顶有冰雪」就显得不依赖任何人，好像它就在那里，等着被发现。

那块石头重五斤。这句话，要有一杆秤，要有「斤」这个单位，要有一群会读秤的人。人人读秤都读出五斤，于是「五斤」就显得是石头本来的重量。

塞尔把「人人看都一样」的，放在楼下；把「要人商量着认」的，放在楼上。**楼板，分在「人人本来就一样」和「要商量才一样」之间。**

下一章，本书第三条承重命题，就是冲着这块楼板来的。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问爸爸：「爸爸，钱为什么能买东西？」

爸爸想了想，说：「因为大家都认它。」

孩子又问：「那石头为什么这么重？大家也都认它重吗？」

爸爸笑了：「石头重就是重，跟认不认没关系。」

爸爸的两个回答，就是塞尔的两层楼：钱在楼上，靠大家认；石头的重在楼下，不靠认。

这两个回答，在日子里都够用。可如果孩子再问一句：「那『斤』是谁定的呀？」爸爸就要多想一想了。下一章，就从这一问往下走。

明天，你也可以跟孩子玩一个小游戏：找家里五样东西，每样说出两件事——一件「不管谁来都这样」的，一件「要大家认了才这样」的。玩着玩着，你们会发现，有些事，放哪一边都不太对。

◆ 七、带走的话

> **塞尔把世界盖成两层楼：楼下本来就在，楼上靠人一起认；楼板，分在「人人本来就一样」和「要商量才一样」之间。**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挡住了「一切都是建构」的偷懒说法；关了一扇——楼下的事实被当成不依赖人、等着被发现，「人人看都一样」这一层被藏进楼板底下。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

本章史料

〔核〕《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第一章：原始事实与制度性事实之分，「力场中的粒子」底图，珠穆朗玛峰冰雪、氢原子一个电子之例；内在特征与相对于观察者的特征之分。此处为大意。

· · ·

第 45 章

蜜蜂看见的那朵花

◆ 一、花瓣上的跑道

春天，院子里开了一朵黄色的花。你看它，是黄的，干干净净的一片黄。

一只蜜蜂飞过来，径直落在花心上。

蜜蜂看见的，和你看见的，不是同一朵花。蜜蜂的眼睛看得见紫外线，你看不见。在紫外线里，这朵花的花瓣上，有一圈深色的纹路，从花瓣边上一直指向花心，像一条跑道，把蜜蜂引到花蜜那里。你看它是干干净净的一片黄，蜜蜂看它是一个画着箭头的靶子。

那么，这朵花，「本来」是什么样子的?

◆ 二、承重命题

这里照原话立本书第三条承重命题。它是王德生博士口述的:

他有两类事实：发现性事实和发生性事实；其中他的原始事实，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即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SDE 发生。

这句话，要慢慢拆开。

◆ 三、两类事实

先看前半句：他有两类事实，发现性事实和发生性事实。

塞尔自己的叫法，是原始事实和制度性事实。照本系列的尺子，这两类，正好是发现学和发生学在他那里的分工：原始事实，是本来就在、被发现的——发现性事实；制度性事实，是人一起做出来、长出来的——发生性事实。

塞尔是一位只在楼上承认发生的哲学家。钱、婚姻、国家，他承认是做出来的、长出来的、会塌的；山、水、花的颜色，他说是本来就在的。他把发生学圈在楼上，把发现学留在楼下。

◆ 四、原始事实是怎样的一种发生

再看后半句：他的原始事实，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即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 SDE 发生。

先说三号位。本书导论讲过：显露稳定下来，有三个号位轮流做侧重。一号位显影为「那儿有个东西」，二号位显影为「有个过程正在发生」，三号位显影为「我在这片场里有个位置」——三号位，是主体意识发生的地方。

再说「同一特征」。花是黄的，这件事，是在花和一双眼睛之间发生的：花反射了一些光，一双眼睛接住了这些光，一个人认出了「黄」。这是一场发生。发生里，有看的这一方。看的这一方，在这片场里有一个位置——他是人，有人的眼睛，有三种感色细胞，从小被教过「这叫黄」。

关键在这里：**全世界几十亿人，看的这一方，几乎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人人的眼睛差不多，人人都看见黄。这个位置人人相同，于是它就从画面里消失了。没有人会觉得「我是从人的眼睛这个位置看它的」，因为

没有人站在别的位置上。于是，「花是黄的」就显得是花本来的样子，不依赖任何人，等着被发现。

这就是塞尔的原始事实：**一场有看的一方参与的发生，只因为看的一方人人同一，看的一方就看不见了，于是它显得是一件没有人参与的、本来就在的事实。**

本书导论用过一个比方：全场观众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看一支舞，谁也不会想到「位置」这回事，舞台上的样子，就好像是舞本身的样子。

◆ 五、换一个位置，就露出来了

要看见这个位置，只有一个办法：换一个站在别的位置上的看者。

蜜蜂，是一个。它的眼睛接住的光和人不同，它看见的花，有一条人看不见的跑道。

一个红绿色盲的人，是另一个。在他那里，有些花和叶子的颜色，差得没那么远。

一只狗，又是一个。它看这朵花，颜色淡得多，可它闻到的，比你看到的丰富得多。

有了这些别的位置，人的那个位置才露出来：原来「黄」，是这朵花和人的眼睛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原来人人都看见黄，是因为人人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就是本书第三把刀说的**模具**：冰格里的冰块个个一样，是因为模具一样；模具你看不见，你只看见冰块，就以为方冰块是冰本来的样子。

◆ 六、这不是说花不黄

要防一个误会：这不是说「花不是黄的」，也不是说「颜色是你想出来的」。

花是黄的，这是事实。你看见黄，这一次看见，是真的，发生过就改不了。几十亿人都看见黄，这也是事实。发生学反对的是先在，不是事实。本系列尼采卷已经说清楚这一条。

本书只是说：「花是黄的」这件事实，不是在一切看之前就摆好在花里、等着被找到的；它是花和人的眼睛之间，一次次发生、人人一样、稳住了的一种显露。它是所有发生里最稳、最多人共有的那一种。

它最稳，所以塞尔把它放在了楼下；它是发生，所以楼下其实也在长。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小学老师，带孩子们上美术课。她让大家画「天空」。

大多数孩子画了蓝色。有一个孩子，画了一片橙红。老师走过去，刚想说「天空是蓝色的」，那个孩子抬头说：「老师，我画的是傍晚，我家阳台上看出去，天就是这个颜色。」

老师愣了一下，笑了：「对，傍晚的天是这个颜色。」

天空「本来」是蓝色的吗？在大多数孩子画画的那个位置上——白天，抬头——是的。换一个位置——傍晚，阳台上——就不是。那个孩子，站在了另一个位置上，把大家共有的那个位置照了出来。

明天，你要是听见孩子说出一句「和大家不一样」的话，别急着纠正。先问他：「你是站在哪里看的？」他的位置，也许正好让你看见你自己的位置。

◆ 八、带走的话

> **花是黄的，是真的；可它是花和人的眼睛之间的一场发生，只因为人人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位置就看不见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原始事实被读出是一场有看的一方参与的发生；看的一方人人同一，所以显得没有看的一方。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本编主刀，在此照原话立）。

本章史料

〔核〕蜜蜂可见紫外线，许多花瓣在紫外波段有指向花心的「蜜导」纹路，为通行生物学知识。

〔核〕承重命题三为王德生博士口述，照原话立。

〔核〕「反发现学不是反事实」，照本系列尼采卷。

· · ·

第 46 章

一条坡，四格

◆ 一、半斤八两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半斤八两。意思是两样东西差不多。

年轻人听了会奇怪：半斤不是五两吗？八两比半斤多啊。

老一辈人会告诉你：以前一斤是十六两，半斤正好八两。后来，国家把一斤改成了十两，这句老话就对不上了，可大家还照样说。

一斤有几两，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实？

它不是像山有多高那样「本来就在」的：它曾经是十六，后来改成了十。它也不像「这张纸是一百元」那样，随时可能因为一场通货膨胀就作废：几十年来，一斤十两，稳稳当当，人人照用。

它在哪一层楼？

◆ 二、一条坡

上一章说：塞尔的原始事实，是看的一方人人同一的发生。制度性事实，是看的一方要商量才一样的发生。

照这个说法，两层楼就不是两层了，是一条坡。坡上量的，是**看的一方的同一，是怎么来的**。

第一格：物种里就同一的。花是黄的，火会烫手，山比人高。同一，是几亿年长出来的同一种身体给的。人人生下来就站在这个位置上，不用商量。土极厚极稳，所以显得本来就在。塞尔把这一格放在楼下。

第二格：一国一地约定同一的。一斤十两，这张纸是一百元，红灯停绿灯行。人的身体不会自动同意这些，要靠几十年、几百年的交易、法律、学校、一代代人教下来，把大家推到同一个位置上。塞尔把这一格放在楼上。

第三格：一小群人里同一的。楼下那把破椅子算作「这个车位有人了」，这个班「吵架不过夜」，我们家「随便你」就是「你再问我一次」。只在这一小群人里成立，几个月就能长出来，也能被推翻。

第四格：只在一个人身上的。昨晚那个梦，你小时候那一次被烫的感觉，你心里那个只有你知道的名字。没有第二个人站在同一个位置上，它就只是「我的」。

◆ 三、塞尔在哪一格下的刀

塞尔在这条坡上，切了一刀。

他切在第一格和第二格之间：第一格归楼下，是发现的；第二格往上，归楼上，是做出来的。

他切下去的地方，正是「同一」由身体给出、换成由约定给出的那一格。

这一刀，不是乱切的。第一格和第二格，确实很不一样：身体给的同一，几亿年才变一点；约定给的同一，几十年、几年就能变。前者稳得像不会动，后者看得见在动。在人的一生里，前一种几乎可以当成常数。

可是，「几乎可以当成常数」，不等于「本来就在」。

◆ 四、坡上的东西会挪格

更要紧的是：坡上的东西，会挪格。

「一斤」这件事，就挪过。一百多年前，全中国各地的「斤」都不太一样，一个地方一个秤，这是第三格，一小群人里同一。后来，一斤十六两在很大范围里通行起来，是第二格。1959　年，国家统一改成一斤十两，第二格里又换了一回。今天，你拿一杆秤称一袋米，说「五斤」，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是约定来的——它离第一格已经很近了。

还有更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全世界的「一千克」，很长时间里，是由法国巴黎附近一个保险柜里的一块铂铱合金圆柱来定义的：那块金属多重，一千克就是多重。这块金属，是人造的，放在哪里、怎么保管，是一群人商量定的——这是一件制度性事实。可全世界所有的「这袋米重五千克」这类看起来最「原始」的事实，都靠它撑着。2019　年，科学家们改了定义，不再靠那块金属，改用一个自然常数来定义千克。

你看：一件最像「楼下」的事实——东西有多重——它的底下，曾经垫着一块「楼上」的金属；后来，又被一群人商量着，换成了一个更稳的垫子。

楼板，是后来铺的，而且被重铺过。

◆ 五、先说对在哪儿

说到这里，还要替塞尔说一句公道话。

他并不是不知道「千克」是人定的。他会说：单位是人定的，这没错，属于楼上；可那袋米本身的质量，不管用什么单位来量，都是那么多，这属于楼下。单位是楼上的尺，质量是楼下的东西。

这个回答，很有分量。本书在第 47 章请他的辩护人把它说足，再回答。这里只说一点：就算「质量本身」可以放在楼下，我们能说出、能认出、能传下去的每一句「这袋米重多少」，都是在一杆秤、一个单位、一群会读秤的人之间发生的。楼下那个「质量本身」，是这些发生稳到极处时，我们给它们起的一个共同的名字。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外国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在菜市场买水果。摊主说：「八块一斤。」他掏出手机换算：一斤是多少？五百克。他换算完，觉得挺便宜。

回到家，他跟你说：「你们的『斤』真奇怪，我们都用公斤。」

你笑了：「你们的『磅』，我们也觉得奇怪。」

一斤、一磅、一公斤，在各自的地方，都显得「本来就是这么重」。只有两个人站到一起，才发现各自的秤，都是一群人商量出来、又用了很多年、用到觉得是天生的。

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找一件你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事——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一年十二个月——查一查它是怎么定下来的。你会发现，很多「本来如此」，是在一条坡上，从很高的格子，一点点滑到了很低的格子，低到你以为它在楼下。

◆ 七、带走的话

> **两层楼，其实是一条坡；塞尔切在「身体给的同一」和「约定给的同一」之间；而坡上的东西会挪格，楼板是后来铺的，还被重铺过。**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两类事实摊成一条同一度的坡，四格；坡上的东西会挪格。塞尔被批评的，是把第一格当成「本来就在」，把楼板当成天然的。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兼冻结：楼板被当成不动的）。

本章史料

〔核〕旧制一斤十六两；1959 年国务院发布命令统一计量制度，市制一斤改为十两（「半斤八两」俗语由此对不上）。

〔核〕国际千克原器为铂铱合金圆柱，存于法国塞夫尔国际计量局；2019 年起千克改以普朗克常数定义。

〔待验〕四格划分为本书依承重命题三所作的推演。

· · ·

第 47 章

人出现之前，山有没有质量

◆ 一、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

几十亿年前，一块石头从太空里落下来，砸在一片还没有任何生命的大地上。

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称过它，没有「斤」，没有「千克」，没有「石头」这个词。

那么，这块石头，有没有重量？

你会说：当然有。它砸出了一个坑。

这是本编最硬的一拳。说「原始事实是一场有看的一方参与的发生」，碰到这块石头，是不是就说不通了？

本系列的规矩：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这一章，先请辩护人替塞尔把话说足。

◆ 二、辩护人的话

辩护人会这样说，大意是：

「你们说，花是黄的，要有人的眼睛；一袋米重五斤，要有秤和单位。好，我让一步：颜色、单位，确实和看的人、和人的约定有关。

「可是，质量不是颜色。那块几十亿年前落下的石头，砸出了一个坑。坑有多深，取决于它的质量，不取决于有没有人看。它的质量，在没有任何生命的时候，就在推着别的东西、被别的东西推着。这不是一场『有看的一方参与的发生』——那时候根本没有看的一方。

「所以，至少有一些事实，是真正的原始事实：不依赖任何主体，本来就在那里。塞尔的楼下，站得住。你们的第三条命题，到这里说不通了。」

这一拳，打得很准。

◆ 三、先认下的那一部分

本书先认下一部分。

人出现之前，那块石头在那片大地上，确实发生着：它落下来，砸出一个坑，被风化，被埋进岩层。这些发生，没有人参与，也照样在发生。石头和大地、和风、和岩层之间的推来推去，是真的，是本系列说的特征纠缠——一片在推的土。

发生学从来不说，没有人看，世界就不发生。发生学说的是：没有什么是先在的，一切都在发生。石头的质量，在它和大地、和引力、和别的东西的推来推去里，一直在发生、一直在起作用。

所以，辩护人说「石头在人之前就在起作用」，本书完全同意。这不是本书要拆的。

◆ 四、本书要拆的那一部分

本书要拆的，是另一件事：「这块石头重多少千克」这一句**事实**。

一个「事实」，是一件能被认出、说出、传下去的东西。石头在几十亿年前砸出一个坑，这件事在发生着；可「它重三百千克」这一句，要成为一件事实，得有一个称量，一个单位，一群能读这个称量、认这个单位的人。

几十亿年前，那块石头在发生，可「它重三百千克」这件事实，还没有长出来。它要等到几十亿年后，一群人发明了秤、定下了千克、学会了读秤，某一天有人去称了它（或者从坑的深浅推算了它），这一件事实，才长了出来。

长出来以后，它显得「本来就在」：因为任何一个人、用任何一杆准的秤去称，都会得出差不多的数。看的一方人人同一，看的一方就看不见了。

石头的推来推去，在人之前就在发生；「石头重多少」这件事实，是在人和石头之间长出来的，因为人人读秤都一样，才显得本来就在。

◆ 五、「质量本身」又是什么

辩护人还可以再逼一步：「就算『三百千克』这句话要人来说，『质量本身』总是在的吧？石头有它的质量，这个质量，不管你用千克还是用斤，都是那么多。」

这一步，本书这样回答：

「质量」这个概念，也有它的来历。在牛顿之前，人们说东西「重」「轻」，说的是另一套东西；牛顿把「质量」和「重量」分开，才有了今天这个「质量」；到了爱因斯坦，质量又和能量连在了一起，意思又变了

一层。每一次变，都是人和世界之间，一次次称、一次次推、一次次对不上又改过来，长出来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质量本身」，在所有这些概念之下、本来就在？

本书的回答是：有一片一直在推的土——石头和引力、和大地、和一切东西之间的纠缠。「质量本身」这个说法，是我们给这片土里最稳、最多人一起称得一样的那一种推法，起的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好用、准确、世世代代都用得上；可它是一个名字，是一次长出来的显露，不是一件先放在那里、等人去找的东西。

◆ 六、推翻条件

这一处，本书自认是全书最容易被打穿的地方之一，写进附录六。

推翻条件是这样的：**如果能指出一件「事实」——一件能被认出、说出、传下去的东西——它的成立完全不依赖任何称量、任何概念、任何认它的一方，那么第三条承重命题就要收窄：原始事实里，至少有一部分不是发生。**

本书目前找不到这样一件事实。因为只要它「能被认出、说出」，就已经有了一个认它、说它的一方。可这一条推翻条件摆在这里，等后来的人来试。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个读初二的孩子，跟你争：「老师说，就算没有人，地球也是绕着太阳转的，这不是事实吗？」

你可以这样跟他聊：

「对，没有人的时候，地球也绕着太阳转，这件事一直在发生。这一点，谁也推不翻。

「可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句话，你知道人类花了多少年才说出来吗？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说太阳绕着地球转——他们站在地上看，太阳每天东升西落，看起来就是绕着我们转。后来，有人换了一个位置去想，想象自己站在太阳那边看，才说出了『地球绕着太阳转』。

「所以，地球一直在转；可『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件事实，是人换了一个位置，才长出来的。」

孩子也许会想很久。这就够了。

◆ 八、带走的话

> **石头在人之前就在推着大地；「石头重多少」这件事实，是在人和石头之间长出来的——发生学反对的是先在，不是事实。**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先认下辩护人的一半——人之前世界照样在发生、在推；再拆另一半——一件能被认出、说出的事实，离不开认它的一方；「质量本身」是最稳的那种推法的名字。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辩护人站在人人同一的位置上，认不出自己的位置）。

本章史料

〔核〕牛顿区分质量与重量、爱因斯坦质能关系，为通行物理学史，此处从简。

〔核〕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的历史，从简。

〔待验〕推翻条件见正文第六节，列入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

· · ·

第 48 章

SDE 解构：楼板是后来铺的

◆ 一、老屋翻新

你家要翻新一间老屋。工人把地板撬开，下面露出一层更老的地板；再撬开，下面是一层夯实的土；土下面，还有一层碎砖——据说是更早一户人家留下的地基。

你原以为，脚下那层地板，就是这房子的「地」。撬开才知道：地板是后来铺的，下面还有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是某一代人铺的，铺的时候，都以为这就是地。

塞尔的楼，也是这样。

◆ 二、本编走过的路

第 44 章：他把世界盖成两层楼。楼下是原始事实，本来就在，被发现；楼上是制度性事实，靠人一起认，被做出来。楼板，分在「人人本来就一样」和「要商量才一样」之间。

第 45 章：本书第三条承重命题照原话立——他的原始事实，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 SDE 发生。花是黄的，是花和人的眼睛之间的一场发生；人人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位置就看不见了。

第　46　章：两层楼，其实是一条坡，四格；塞尔切在「身体给的同一」和「约定给的同一」之间；坡上的东西会挪格，楼板被重铺过——一斤十六两改成了十两，一千克从一块金属改成了一个常数。

第　47　章：辩护人打来最硬的一拳——人出现之前，石头有没有质量？本书认下一半：世界在人之前就在发生、在推；拆掉另一半：能被认出、说出的事实，离不开认它的一方。

◆ 三、看见清单

一、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一松手就塌。

二、不能把一切都说成建构——珠穆朗玛峰上的冰雪，不是开会定出来的。

三、有些事实稳得多，有些事实动得多，两者确实不一样。

四、一样东西的特征，有的相对于看它、用它的人（门挡），有的不相对于某一个人（重量）。

五、他为社会哲学找了一张底图：在一个由自然构成的世界里，社会是怎样立起来的。

◆ 四、收回清单

一、「人人看都一样」的事实，被当成不依赖任何看的一方、本来就在。

二、一条同一度的坡，被切成两层楼，楼板被当成天然的。

三、楼下的事实被当成不会挪格的，看不见它们也曾是约定、也被重铺过。

四、「质量本身」这类名字，被当成先放在那里、等人去找的东西。
五、发生学被圈在楼上，发现学留在楼下。

◆ 五、一个根

五个收回，一个根：**看的一方人人同一的地方，他就当没有看的一方**。

这一根，是本书第三把刀——模具——的全部。前面几编里，它已经切过好几次：三级意向性（第 19 章），背景（第 20 章），湿（第 39 章），疼（第 40 章），完整的杯子（第 41 章）。这一编，它切到了楼板上。

把这几处排在一起，会看见塞尔体系里一个很规整的样子：**他画下的每一道区分——内在与派生，深层背景与局部背景，本体论的主观与认识论的客观，原始事实与制度性事实——都切在同一条坡上，切口都在同一格：同一从「身体给的」换成「约定给的」那一格**。

◆ 六、和康德卷对账

本系列康德卷的判词是：他看见了现象是「做出来的」，却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那一卷的总比喻是一副眼镜：康德说眼镜摘不掉，还说镜片后面有一个永远看不见的「物自体」。

塞尔和康德，在这一处很有意思地对上了。

康德看见了眼镜，只是把它焊死了。塞尔反过来：他连眼镜都不太承认——他说我们直接看见事物本身，楼下的事实不依赖任何看的一方。

可本书第 45 章说：塞尔的楼下，其实是全人类戴着同一副眼镜。因为人人都戴，所以眼镜不像眼镜了。

康德焊死了眼镜；塞尔的楼下，是全人类戴着同一副眼镜，眼镜就不像眼镜了。

这不是改判康德卷，是接着那一卷往下判：康德卷拆的是眼镜被焊死；本书拆的是眼镜被人人都戴，于是没人看见它。两件事，一前一后。

◆ 七、保底：两层楼在什么时候好用

说他错之前，把他对的收成一个条件。

两层楼在这样的时候好用：**看的一方在全人类中间同一、而且很稳的地方，把事实当成原始事实来处理。**造桥、看病、称米、发射火箭，都照这个办，一点问题也没有。在人的一生里，身体给的同一几乎不变，把它当常数，省事又准。

它失灵的时候是：看的一方的同一开始松动，或者来了一个不同一的看者。色盲的人、蜜蜂、另一种文化、一个不会说话的婴儿、一台会说话的机器。这时候，楼板就露出来了：它是后来铺的。

◆ 八、本编总判断

他把另一半事实留在了发现那一边；其实那一半也是发生，只是看的人都站在同一个位置上，位置就看不见了。

这是判决三的下半场。判决三至此收齐：看不见的模具——他给那副人人都戴的眼镜起了名字，叫背景，却把它锁进脑壳；他又把人人都戴着眼镜看见的世界，当成了楼下那个本来就在的世界。

◆ 九、下一编

楼下拆完了，下一编上楼。

塞尔在楼上看见的东西，比楼下多得多：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一松手就塌。这是他晚年自认最重要的思想，也是本书第 1 章、第 3 章插下的那两面小旗要回来拔的地方。

本书会说：楼上那一层，他看得极准；只是他把楼上的每一样东西，都写成了一句话——「X 在 C 中算作 Y」。

◆ 十、放回日子里

一对从农村到城里工作的年轻夫妇，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孩子在院子里玩，看见一只鸡，吓得哭了：「妈妈，这个是什么？」

爷爷奶奶笑得前仰后合：「鸡都不认识！」

年轻的妈妈没笑。她想起来：在城里，孩子见过的「鸡」，是超市冰柜里一盒一盒的鸡腿、鸡翅。在他那里，「鸡」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爷爷奶奶那一代人，觉得「鸡就是院子里跑的那个东西」，是本来如此；孩子这一代，觉得「鸡就是冰柜里那一盒」，也是本来如此。两代人，各站在一个人人同一的位置上，都以为自己看见的，是「鸡」本来的样子。

明天，你要是遇到一件「这还用说吗，本来就是这样」的事，可以停一下，问一问：我是站在哪一个人人都站的位置上，才觉得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 十一、带走的话

> **楼板是后来铺的：他的楼下，是全人类戴着同一副眼镜看见的世界。**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五扇门，关了五扇（见两份清单）；关得最深的，是把「看的人人同一」当成「没有看的人」。

冻在了哪一刀：模具；判决三收齐。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康德卷判词与眼镜之喻，照原卷，接着判、不改判。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十编

一张一百元：社会实在的建构

编序

这一编上楼。

楼上，是塞尔晚年自认最重要的思想：钱、婚姻、国家、大学、足球比赛里的一个进球，这些东西是怎样存在的？他的回答是：靠人一起承认，把一个地位加到一样东西上。这个回答，有一个固定的式子：X 在 C 中算作 Y。

这一编六章。第 49 章把这个式子和它的好，原原本本摆出来。第 50 章写楼下那把占车位的破椅子：「算作」是怎样吵出来的。第 51 章写字母 C：里面塞着一整片土。第 52 章写义务论权力：收了定金就得留房，回写只写到了一层。第 53 章写集体意向：「我们」是天生的吗？第 54 章是本编总账。

本编对应判决四：一句「算作」。本书第 1 章、第 3 章、第 12 章、第 18 章插下的四面小旗，都在这一编拔。

· · ·

第 49 章

纸还是那张纸

◆ 一、一张一百元

你钱包里有一张一百元的纸币。

它是一张纸。十几厘米长，印着图案，有水印，有一根金属线。你把它放在秤上，几克重；你把它烧了，一小撮灰。

可你拿着它走进超市，它能换回一袋米、一桶油、两斤肉。收银员接过它，对着灯看一眼水印，放进抽屉，把东西给你。

一张纸，怎么能换一袋米？

这张纸本身，没有一点「一百元」在里面。纸厂造出这张纸的时候，它还不是钱；它被印上图案、从银行发出来、被千千万万人接过去用，它才是钱。哪一天，要是发生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人人都不肯收它了，它就又变回了一张纸。

纸还是那张纸。变的，是人怎样对它。

◆ 二、他说了什么：X 在 C 中算作 Y

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和《社会世界的构造》（2010）里，给这件事写了一整套理论。大意有这么几步。

第一步，功能是加上去的。一块石头，本身没有功能；人拿它当门挡，就给它加上了一个功能。一把螺丝刀，是人设计来拧螺丝的，它的功能也是人加的。功能，不在东西本身里，是相对于用它的人的。

第二步，有一种功能，不靠东西本身的样子。门挡能挡门，是靠石头够重；螺丝刀能拧螺丝，是靠它的形状。可一张纸能换一袋米，不靠纸的任何物理样子——一张一百元，和一张同样大小的白纸，物理上差不多。它能换米，只靠一件事：大家一起承认它是钱。他把这种功能叫作**地位功能**：一样东西被一群人承认有了某个地位，就能起它自己的物理样子起不了的作用。

第三步，地位功能有一个固定的式子：X 在 C 中算作 Y。这张纸（X），在这个国家的这套货币制度里（C），算作一百元（Y）。这个人（X），经过这套选举程序（C），算作总统（Y）。这两个人（X），在这样一场仪式、这样一纸登记之后（C），算作夫妻（Y）。

第四步，地位带来权力。一样东西有了地位，就带来一串权利和义务：拿着这张一百元，你就有权用它付账，店家就有义务收；当了总统，就有权签署法令；结了婚，就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他把这叫作**义务论权力**。这些权力，是社会把人黏在一起的胶水。

第五步，这一切靠集体承认。地位功能要存在，得有一群人一起承认，一起接受——他把这种「一起」的心，叫作集体意向性。大家一撤回承认，地位就塌了：钱变回纸，总统变回一个普通人。

他晚年还说：一切制度性事实，归根到底，都是用同一种逻辑形式造出来的——一种宣告：「我们就此宣布，X 算作 Y。」他把这叫「地位功

能宣告」。（《社会实在的建构》第二至五章；《社会世界的构造》第一、五章，大意）

◆ 三、这个式子，1969 年就有了

第 12 章插下的一面小旗，在这里拔起来。

「X 在 C 中算作 Y」这个式子，不是 1995 年才有的。1969 年，塞尔在《言语行为》里讲构成性规则的时候，就写下了它：一颗木头在象棋对局里算作一枚马，一个球越过门线在足球比赛里算作进一个球。

二十六年后，他把这个讲棋盘、讲说话的式子，搬到了整个社会上。钱、婚姻、国家，都是一种更大的「下棋」：一群人一起下，棋子是纸、是人、是土地，规则是「算作」。

这一步，很有气魄。一个在牛津学会拆词的年轻人，用了一辈子，把一句话的构成规则，推成了一整个社会的构成规则。

◆ 四、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整套，本书认为他看得极准。

第 1 章插下的小旗，在这里拔起来：**他很早就见过「承认」是怎样被撤回的**。如果他年轻时在威斯康星真的见过麦卡锡的风潮（待核），那他见过的，正是一个人的地位怎样在几个月里被撤走：教授还是那个教授，被贴上一个标签，周围的人不再承认他，他的职位、名声就塌了。钱会作废，政权会解体，一个人的地位会被撤——这一切，他的理论都装得下。

用本系列的话说：**他看见了社会里的许多东西是长出来的，而且会塌**。钱不是纸本来就有的，总统不是那个人本来就是的，门挡不是石头本

来就是的。它们都是在人和物、人和人之间长出来的；它们会散，会退回一锅粥。

本系列许多卷里的哲学家，一辈子没看见这一层。塞尔在自家门口看见了，还给它写出了一个人人记得住的式子。

还有一件：这个式子，好用。本站上《知识经济的诞生》（第 198 号）和《第三声喊》（第 200 号）两本书，就借了他的「地位功能」，去想一件今天很要紧的事：一套私有的知识，要怎样才能算作一种财产？这正说明，他的式子，在今天还活着。

◆ 五、SDE 看这一处：一句话，和一条河

可是，第 3 章插下的另一面小旗，也要在这一编拔：**他亲眼见过「算作」是怎样塌掉、又怎样一点点长回来的；他后来却把它写成了一句话。**

「X 在 C 中算作 Y」，是一句话。它说的是：在 C 里，X 算作 Y。它没有说：X 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算作 Y 的，C 是怎样长出来的，算作以后，Y 又怎样回头改写了 X 和 C。

一张纸算作一百元。可一百元这个「算作」，走了多长的路？贝壳、铜钱、碎银子、银票、纸币、今天手机里的一串数字，两三千年。每一步，都是一群人在一片土里，一回一回地试、一回一回地信、一回一回地被骗、再一回一回地重新信，才长出来的。这张纸今天能换一袋米，是因为这两三千年的路，已经被走平了。

塞尔的式子，写的是路走平了以后的那一格。

用本书的三把刀：这是**刀一，冻结**——路缩成了一句「算作」；也是**刀二，阶段**——只写已经定型、人人照用的那一段制度。本书第三编说

过：他写的不是语言，是语言里长定的那一段。这一编要说：他写的不是社会，是社会里长定的那一段。

下一章，从楼下那把破椅子，看一个「算作」是怎样一回回吵出来的。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上初中的孩子，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要用人民币？为什么不能用我们班发的积分卡买东西？」

妈妈说：「因为人民币是国家发的，大家都认。」

孩子说：「我们班的积分卡，我们班的人也都认啊。」

妈妈一时答不上来。

照塞尔，这两样东西，是同一个式子：人民币在全国算作钱，积分卡在这个班算作钱。差别只在 C：一个是全国，一个是一个班。

照本书，差别不只在 C。人民币这个「算作」，是几代人、几十年、一整套银行和法律，一步一步长出来、长稳了的；积分卡这个「算作」，是这个学期刚长出来的，老师一换，可能就散了。两个式子一样，两条路不一样长，两片土不一样厚。

明天可以陪孩子做一件事：让他去问问班上的积分卡是怎么来的——谁先提的，大家一开始认不认，中间有没有人作弊，后来怎么改的规矩。问完了，他就懂了：人民币走过的，是同一条路，只是长得多。

◆ 七、带走的话

> **纸还是那张纸，变的是人怎样对它；塞尔看见了这一点，还给它写了一句话——X 在 C 中算作 Y。**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地位带来权利和义务，一松手就塌；这是他留给发生学的大遗产。关了一扇——一个「算作」怎样被走出来，被写成了一句话。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路缩成一句「算作」）兼阶段（只写定型的制度）。

本章史料

〔核〕功能的赋予、地位功能、「X 在 C 中算作 Y」、义务论权力、集体承认诸说，见《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第二至五章；「地位功能宣告」为一切制度性事实的逻辑形式之说，见《社会世界的构造》（2010），此处为大意。

〔核〕「X 在 C 中算作 Y」首见于《言语行为》（1969）论构成性规则处。

〔核〕站上第 198 号《知识经济的诞生》、第 200 号《第三声喊》借用「地位功能」分析私有知识确权。

〔待核〕第 1 章所记威斯康星反麦卡锡一事。

· · ·

第 50 章

楼下那把破椅子

◆ 一、一把椅子

你住的小区，是个老小区，没有划车位。车越来越多，晚上回来常常找不到地方停。

有一天，你发现楼下那块空地上，多了一把破椅子。缺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摆在那里。

第二天，那户人家的车停在了椅子的位置上；车开走的时候，椅子又被摆回去。

过些日子，小区里谁都知道：那把椅子在那里，就是「这个车位有人了」。

照塞尔的式子：一把破椅子（X），在这个小区（C），算作「这个车位有主」（Y）。

式子对。可这把椅子，是怎样「算作」的？

◆ 二、第一回合：挪开了

第一天，那户人家把椅子摆出去。晚上，一个晚回来的邻居，看见那里空着，下车把椅子挪到一边，停了进去。

第二天早上，那户人家的男主人下楼，看见自己的「位子」被占了，椅子歪在花坛边上。他去敲邻居的门。两个人在楼道里吵了一架。一个

说：「这是公共地方，凭什么你摆把椅子就是你的？」一个说：「我天天停这儿，大家都知道！」

这一天，「椅子算作有主」这件事，没有成立。它冒了个头，被挪开了。

这是一锅粥：什么都在——车位紧张，邻里关系，谁先来谁后来，物业管不管——还没分开。

◆ 三、第二回合：绕开了

吵完那一架，事情传开了。

第二个星期，又有人晚回来，看见那把椅子，犹豫了一下，没动它，绕到别处去停了。他不是认了「这是你的车位」，他只是不想吵架。

第三个星期，物业的人巡逻，看见了椅子，没说什么，走了。

第二个月，别的人家，也开始在楼下摆东西：一个锥桶，两块砖，一个旧花盆。

这是正在成形：「摆个东西就算占了位」这件事，冒了头，还站不稳。有人认，有人不认；有人认了，是因为怕麻烦；物业没管，不是同意，只是没管。它随时可能被推翻——哪天来个新住户，不吃这一套，又得吵一架。

◆ 四、第三回合：定下来

半年以后，小区里的人，已经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谁家门口的空地，谁家摆东西占着；摆了东西的，别人不动；新搬来的，先问问老住户，哪里还能摆。

那个当初挪椅子的邻居，后来也在自家楼下摆了一个锥桶。

这是定型：「这把椅子算作这个车位有主」，在这个小区里，成了一件人人照办的事实。

你看，这个「算作」，不是某一天某个人宣布出来的。它是在一次挪开、一场吵架、几次绕开、物业几次不管、别人家几次跟着摆里，**一回一回吵出来、让出来、学出来的**。每一回，都改了下一回：吵了一架，下一个人就不敢挪了；有人跟着摆了，这件事就更像规矩了。这是一条路，路上有回写。

◆ 五、塞尔自己怎么说

说他错之前，先把他自己的话摆足，免得冤枉他。

塞尔并不是不知道制度会慢慢长出来。他在《社会世界的构造》里明确说过：很多制度，是慢慢演化出来的，从来没有人正式宣布过。钱就是这样：最早的纸币，是从存金子的收据慢慢变来的，没有哪一个人某一天宣布「这张纸从今天起是钱」。

可是，他接着说：这些慢慢长出来的制度，虽然没有人真的宣布过，它们的**逻辑形式**，仍然是一句宣告——就好像有人宣布过一样。「X 在 C 中算作 Y」，是所有制度性事实共有的逻辑结构，不管它在历史上是怎样来的。（《社会世界的构造》第五章，大意）

这一段话，要慢慢读。

他承认了路：在历史上，制度是一步步长出来的。

他又删掉了路：在逻辑上，制度仍然是一句宣告。

历史上承认了路，逻辑上删掉了路。本书预研时就把这一句当作判决四最硬的证据，现在它摆在了他自己的原话里。

◆ 六、SDE 看这一处：逻辑形式是哪一格的形式

那么，「逻辑形式」是什么？

用那把椅子来看。半年以后，你去问这个小区的任何一个人：「那把椅子是怎么回事？」他会说：「那是三楼那家的车位。」你再问：「凭什么？」他会说：「椅子在那儿，就算他家的。」

「椅子在那儿，就算他家的」——这句话，就是「X　在　C　中算作 Y」。它是这件事在第三回合、定型之后的样子。

在第一回合，你去问，会得到一场吵架；在第二回合，你去问，会得到一句「不知道，反正我不想惹事」。那两个回合里，没有「X 在 C 中算作 Y」，只有一锅粥和正在成形。

所以，**塞尔说的「逻辑形式」，是这条路走到定型那一格的形式**。他把长定之后的样子，当成了一切制度共有的结构，好像每一个制度，不管走了什么路，骨子里都是那一句话。

这就是本书第三编说过的那一个收回，换了一个地方：第三编说，他把长定了的那一段话，当成了说话本来的样子；这一章说，他把长定了的那一段制度，当成了制度本来的样子。与亚里士多德卷的「倒装」同构：**把在漫长发生之后才稳住的样子，当成了发生的前提**。

第 18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也在这里拔一半：他说宣告是一切制度的底，是话和世界两头同时对上的那一瞬。可那把椅子告诉我们：两头对

上，不是一瞬，是半年；中间吵过、绕过、学过。宣告，是回写被压成了一瞬。

◆ 七、放回日子里

一家新公司，只有十几个人。老板说：「我们不搞那么多规矩，大家自觉。」

半年以后，公司里已经长出了一大堆没人写下来的规矩：周五下午可以早走一小时；谁点外卖先在群里问一声要不要带；开会迟到了要请大家喝奶茶。

有一天，一位新员工问：「这些规矩是谁定的？」

大家面面相觑：没人定过。第一次有人周五早走，老板没说话；第一次有人开会迟到，自己主动买了奶茶，后来就成了规矩。

一年以后，公司大了，人事部门把这些规矩写进了员工手册：「周五下午十六时后可弹性离岗。」写得清清楚楚，像是某一天有人宣布的一样。

员工手册上那一行，就是塞尔的「逻辑形式」。那一年里的一次次试、一次次默许，是那条被删掉的路。

如果你也在一个正在长规矩的地方——新公司、新社团、新搬进的楼——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拿个本子，记下一条规矩是哪一天、因为哪件事冒出来的。等它哪天被写进手册，你会知道，那一行字底下，有一条什么样的路。

◆ 八、带走的话

> **「算作」不是一句宣布，是一回回吵出来、让出来、学出来的；塞尔在历史上承认了这条路，又在逻辑上把它删掉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他承认很多制度是慢慢演化来的，不必有人正式宣布；关了一扇——坚持这些制度的逻辑形式仍是一句宣告，把定型那一格的形式当成一切制度的结构。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路被逻辑形式删去）兼阶段（只认定型那一格）。

本章史料

〔核〕《社会世界的构造》（2010）承认许多制度系演化而来、未经明确宣告，并主张其逻辑形式仍为地位功能宣告；以纸币由金匠收据演变为例。此处为大意。

本章小区、公司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51 章

C 这个字母里，塞着一整片土

◆ 一、同一把椅子，换一个地方

还是那把缺了一条腿的破椅子。

在你们那个老小区的楼下，它算作「这个车位有主」。

把它搬到一家大商场的地下车库，摆在一个空车位上。一分钟以后，保安就过来把它拖走了，还会问你一句：「谁家的？」

把它搬到一条新修的市政马路边上，摆在一个画了线、要扫码付费的停车位上。过路的司机会觉得你莫名其妙，交警路过，可能还会给你开一张罚单。

同一把椅子，同一个动作，在一个地方算作「有主」，在另一个地方什么也不算。

照塞尔的式子，差别在 C：在这个小区里，椅子算作有主；在商场车库里，不算。

对。可 C 里面，到底是什么？

◆ 二、他说了什么：C 是情境

塞尔的式子，是「X 在 C 中算作 Y」。C，他叫作情境，有时就是一套制度，有时是一个场合，有时是一段程序。一张纸在「这个国家的货币

制度」这个 C 里算作钱；一个人在「这套选举程序」这个 C 里算作总统。

在他的书里，C 常常是一个很整齐的东西：一套制度、一套规则。他也承认，一个 C 本身，往往又是另一个「算作」的结果——货币制度本身，是一套被一群人承认的规则。一个制度套着一个制度，一层一层，最后，他说，都落在集体承认这块楼板上。（《社会实在的建构》第五章，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C 这个字母，放得很准。

它提醒每个人：一个「算作」，离不开地方。同一个动作，换一个地方就不作数。这一点，普通人天天在用：在自己家里可以穿拖鞋，在单位不行；在老家叫一声「幺妹」是亲热，在城里的办公室叫就是失礼。

他还看见了一层：C 本身，也是「算作」长出来的。货币制度，是一群人承认出来的；选举程序，也是一群人承认出来的。一层套一层，社会就是这样一层一层搭起来的。这一看，很有眼光。

◆ 四、SDE 看这一处：一个字母里的一整片土

可是，把那个老小区的 C 打开，里面有什么？

有一个没划车位的老小区——这是现实界：地方、车、空地。

有车越来越多、晚上找不到位子——这也是现实界：一个越来越紧的处境。

有邻里都认识、谁家几口人大家心里有数、撕破了脸以后天天还要在楼道里碰面——这是自我界：人和人之间一张又熟又怕的网。

有一个管得很松的物业，一个不太愿意管闲事的居委会——这是理念界里的一小块：规矩在，可没人认真执行。

有吵过的那一架，有绕开的那几次，有别人家跟着摆的那几个锥桶——这是一条路，路上的每一步，都把这片土改了一点。

这些东西缠在一起，才让那把椅子能「算作」有主。商场车库里，这片土不一样：保安、监控、收费系统、互不认识的陌生人——同一把椅子，长不出同一个「算作」。

C 这个字母里，塞着一整片土。本系列叫它特征纠缠：让路能走、形状能长的那片缠在一起的地。塞尔把这一整片土，压成了一个字母，而且常常只写出其中理念界的那一小块——「一套制度」「一套规则」。现实界那片紧张的空地、自我界那张又熟又怕的网，在字母里看不见。

◆ 五、土在推

还要多说一句：土不是背景，土在推。

那个老小区里，「椅子算作有主」能长出来，不是因为 C 静静地「在那里」、让这个式子成立；是因为那片土一直在推。车越来越多，推着人去抢位子；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推着人别把架吵绝；物业不管，推着人自己想办法。这几股力，推出了那把椅子，又推着它一步步被认。

哪一天，这片土变了——物业换了一家、开始划线收费，或者老住户搬走了一半、新来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推的方向就变了。那把椅子，可能一夜之间就不算数了。

所以，C　不是一个静静托着「算作」的盘子。它是一片在推的土；「算作」，是这片土推出来的一个形状。第 49 章说，钱的「算作」走了两三千年的路；这一章说，那两三千年，每一步都有一片土在推——交易越来越多，推着人找一种更方便的东西；骗子越来越精，推着人造出水印和金属线；国家要收税，推着人统一货币。

土＝H（形状，路）：这片土，又是被一个个「算作」、一步步路改出来的。你们小区后来划了线、收了费，是因为「摆椅子占位」这件事长得太多、吵得太凶，回头把这片土改了。这是回写，下一章细讲。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年轻人，从县城考到了一线城市，工作了两年。过年回家，亲戚们围着问：「在大城市，过得怎么样？」

他说：「挺好的。」可他心里知道，头一年过得很难。

在县城，他爸爸是一所中学的老师，走在街上，谁都认得他，他说一句话，大家会听。在大城市，他是一个刚毕业的新人，没人认识他。同一个他（X），在县城这片土里，算作「王老师家那个有出息的儿子」；在大城市那片土里，只算作「新来的那个」。

他头一年难受，不是因为他变了，是因为那片土变了：县城里托着他的那一张熟人网、那一套「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的说法，大城市里一样也没有。他得在一片新的土里，重新长出自己的「算作」。

如果你也刚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转学、换工作、搬家——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也不算了」，可以试一件事：别急着怪自己。把旧地

方托着你的那片土，一样一样写下来：哪些人认识你，哪些事你说了算，哪些说法在夸你。然后在新地方，一样一样去种。

◆ 七、带走的话

> **C　这个字母里，塞着一整片土；土不是背景，土在推——同一把椅子，换一片土，就什么也不算了。**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算作」离不开地方，C　本身也是一层层「算作」长出来的；关了一扇——一整片在推的土被压成一个字母，常常只写出理念界那一小块制度与规则，现实界与自我界看不见。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土被压扁）兼模具（C　　里人人熟悉、所以不写的那一大片）。

本章史料

〔核〕塞尔论情境　C　与制度层层相套、最终落于集体承认，见《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第五章，此处为大意。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 52 章

收了定金就得留房

◆ 一、一张收据

你想租一套房子。看了三回，终于看中了。你跟房东说：「我要了，先付两千块定金。」

房东收了钱，写了一张收据：「今收到某某定金两千元，房屋保留至本月底。」

第二天，另一个人来看房，出价比你高三百。房东很心动，可他看了看抽屉里那张收据，叹口气，跟那人说：「对不住，已经有人定了。」

房东不是不想要那三百块。可他收了定金，就得留房。那张收据，那两千块，把他捆住了。

一张纸，两千块钱，怎么就能捆住一个人？

◆ 二、他说了什么：义务论权力

塞尔说，一样东西一旦有了地位，就带来一串权利和义务。

你付了定金，就有了一个「权利」：本月底之前，这套房归你租。房东收了定金，就有了一个「义务」：本月底之前，不能租给别人。这张收据，在这个城市的租房规矩里（C），算作一份约定（Y）；这份约定，带来一串「可以」和「必须」。

塞尔把这些「可以」和「必须」，叫作**义务论权力**。他说，这是社会最要紧的东西：人和人能一起过日子，不是因为大家都想做同一件事，而是因为有一张张看不见的网，告诉每个人「你可以」「你必须」「你不许」。这张网，是把社会黏在一起的胶水。

他还说：义务论权力，给了人一种很特别的理由——**不依赖欲望的理由**。房东想要那三百块，这是他的欲望；可他有一个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让他不去拿：他收了定金。人之所以不只是一群各顾各的动物，就是因为人能给自己造出这种理由，而且能照着它做，哪怕自己不想。（《社会实在的建构》第五章；《社会世界的构造》第四章；《行动中的理性》，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处，他看得真准。

它说出了一件每个人天天在经历、却很少说清的事：捆住人的，常常不是绳子，也不是欲望，而是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早上不想起床，可你起了，因为你得上班；你不想还钱，可你还了，因为你借了；你很想骂那个人，可你忍住了，因为他是你的上司。每一次，都是一个「必须」，胜过了一个「想」。

用本系列的话说：**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人**。一张收据是人写的，一个「定金」的规矩是人一起认出来的；可它一长出来，就回过头来，改了房东的理由，改了他下一步做什么。这就是回写。塞尔看见了回写。

◆ 四、SDE 看这一处：回写只写了一层

可是，他的回写，写到哪里就停了？

写到人的理由上：房东多了一个「必须」，于是他没收那三百块。

可那张收据、那个「定金」的规矩，还会回过头去改别的东西。

它改了**这个城市的租房规矩**。定金这件事长得多了，吵得多了——有人收了定金又反悔，有人付了定金又不来——城市里就长出了新的规矩：定金要写清数额和期限，反悔的要双倍返还，有了中介来担保，有了合同模板，有了法律条文。这是回写到 C：长出来的「算作」，回头把那片土改了。

它改了「**我们**」：一个城市的人，在一次次付定金、收定金、守约、失约里，长出了一种「这里的人讲不讲信用」的共同感觉。有的城市，租房付定金很安心；有的城市，付了定金也得提心吊胆。这份共同感觉，是一次次回写沉下来的。

它改了**人的背景**：一个在讲信用的地方长大的人，收了定金就留房，连想都不用想，成了一种不成句子的「会」——背景。一个在不讲信用的地方长大的人，收了定金，第一反应是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价。

第 51 章说过：你们那个老小区，摆椅子占位的事长得太多、吵得太凶，最后物业划了线、开始收费，占座这件事整个被改写了。这就是回写到 C。

塞尔的回写，只写了第一层：写到人的理由上。它写不回造出这份权力的 C，写不回「我们」的那份共同，写不回背景——在他那里，C 是托

着「算作」的盘子，集体意向是天生的，深层背景是不变的。**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人，却不改长它的那片土。**

用本书第一把刀说：这是冻结。一圈本来要一直转下去的回写，被冻在了第一层。

◆ 五、为什么只写了一层

为什么他的回写只写到第一层？

照本书的读法，这和他那座两层楼有关。楼板，是集体意向性，它天生就有，长在楼下的生物学上。楼上的一切，都靠楼板撑着；可楼上长出来的东西，不能回头改楼板——楼板要是也会被改，楼上楼下的界线就不清楚了。

他要守住那座楼的整齐，就得让回写停在楼上：可以改人的理由（这是楼上的事），不许改集体意向、不许改深层背景（那是楼板和楼下）。

这是本书的解释，标为待验。查的办法是：看他晚年有没有哪一处承认，一种制度长得够久，会回头改写一群人「一起想事」的方式，甚至改写人的身体习惯。如果有，这一条要收窄。

◆ 六、放回日子里

一家新开的小饭馆，规定员工上班要打卡。

头一个月，大家打卡，是因为「不打卡要扣钱」。这是塞尔说的义务论权力：一个「必须」，捆住了人。

半年以后，事情变了。打卡这件事，回头改了好几样东西。老板发现，晚班总有人迟到五分钟，就把晚班改成了晚十分钟上班——规矩被改

了，这是回写到　C。几个员工发现，早到的人会顺手把桌子摆好，慢慢地，「早到十分钟一起摆桌子」成了这家店的风气——这是回写到「我们」。一个做了一年的小伙子，后来去了别的店，别的店不打卡，他还是每天早到十分钟——这是回写到背景。

打卡，从一个捆人的「必须」，长成了一家店的风气，长进了一个人的身体里。

如果你管着一个小团队，明天可以试一件事：拿出一条你们的规矩，问问它这一年里改了什么——只改了大家的行为，还是也改了规矩本身、改了团队的风气、改了某个人的习惯？回写写到了哪一层，这条规矩就活到了哪一层。

◆ 七、带走的话

> **收了定金就得留房——长出来的规矩回头捆住了人；可它还会回头改规矩本身、改一群人、改人的身体，塞尔的回写只写了第一层。**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地位带来义务论权力，给人不依赖欲望的理由，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人（回写）；关了一扇——回写只写到人的理由，写不回　C、「我们」与背景。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回写止于一层）。

本章史料

〔核〕义务论权力与「不依赖欲望的理由」之说，见《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第五章、《行动中的理性》（2001）、《社会世界的构造》（2010）第四章，此处

为大意。

〔待验〕「回写止于一层是为守住两层楼的整齐」为本书解释；查法见正文第五节。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 53 章

一起抬沙发

◆ 一、「一、二、三，起！」

你家要搬家。一张大沙发，你一个人抬不动，请了邻居来帮忙。

你们两个人，一人一头，蹲下，抓住。你喊：「一、二、三，起！」

沙发起来了。你们一步一步往门口挪。到了门口，得侧过来，你说「往我这边歪一点」，他就歪一点；下楼梯，他在下面，你在上面，他说「慢点慢点」，你就慢一点。

这一趟，你心里想的，不是「我抬我这一头」，是「我们把沙发抬下去」。

这个「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 二、他说了什么：我们打算

1990 年，塞尔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这个「我们」。

他先讲了一个例子，大意是：一个公园里，许多人坐在草地上。忽然下起雨来，大家都站起来，往公园中间那个亭子跑。另一个场景：一群舞蹈演员在排一支舞，舞的动作，恰好就是一群人站起来、往亭子那边跑。

两个场景，人的动作可以一模一样。可你知道，它们不一样。第一个场景里，每个人想的是「我去躲雨」，一群人各跑各的，只是碰巧跑向了

同一个地方。第二个场景里，每个人想的是「我们在跳这支舞」，每个人跑，都是这支舞的一部分。

他说，第二种，就是**集体意向性**：每个人心里，想的是「我们打算」。这个「我们打算」，不能拆成「我打算」加上「我相信你也打算」加上「我相信你相信我也打算」……拆不完，也拆不对。它是一种原始的东西。

那它在哪里？他说：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我们打算」，它不需要一个悬在大家头上的「集体大脑」。他甚至说过，一个被泡在培养缸里、以为自己在和别人一起跳舞的大脑，也可以有「我们打算」——哪怕别人根本不存在。

他还说：这种「我们」的能力，是生物学上原始的。许多动物也有：一群狼一起围猎，一群鸟一起迁徙。人天生就会「我们」。（《集体意向与行动》，1990；《社会实在的建构》第一章，大意）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处，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看见：**「我们」不是「我＋我」**。

一群人各跑各的，和一群人一起跳舞，动作一样，里面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不是多加几个「我相信你也……」就能补出来的。你和邻居抬沙发，你们不是两个人各抬各的，碰巧抬的是同一张沙发。

本系列哈贝马斯卷，前不久刚补了一章（第 21 章之二），正面交手这一片文献：塞尔的「我们打算」、吉尔伯特的「共同承诺」、图奥梅拉的「我们式」。那一章说：这几家都看见了「我们」不能还原成「我和

你」，这一点他们说在前面，本系列要向他们让出一块地。本书接着那一章，不改判。

◆ 四、SDE 看这一处：「一、二、三」是哪一格

可是，看一看塞尔举的例子，都是哪一格？

一支已经排好的舞，一群已经会一起围猎的狼，一次「一、二、三，起」。这些都是**已经定型的「我们」**：大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动作已经配好了，一声号令就能动起来。

这是本书第二把刀：阶段。塞尔写的「我们」，是秩序态的「我们」。

「我们」在定型之前，是什么样的？

新搬来的邻居，第一次帮你抬沙发。你喊「一、二、三」，他在「二」就起了，你在「三」才起，沙发歪了，差点砸了脚。到了门口，你说「往我这边歪一点」，他往他那边歪了，因为他站的方向，「我这边」是反的。下楼梯，你们俩一个想快一个想慢，拉扯了几次。

抬到楼下，两个人都出了一身汗，笑了。

第二次再抬东西，你们就顺了。他知道你喊「三」才起，你知道他说「左」是他的左。抬了三五回，你们之间长出了一个「我们」：一声号令，两人一起动。

这个「我们」，是在一次次配合、配错、改过来里**长出来的**。第一次抬沙发之前，你们之间没有它；它不是在你们脑子里各自现成地放着、等着一声「一、二、三」去启动的。

塞尔说：「我们」是天生的，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本书说：天生的，是会长出「我们」的那份本事——人一生下来，就会看别人的眼睛、会跟着别人的手指看；可每一个具体的「我们」，都要在一段路上长出来。

第十二编会请一位心理学家出场：托马塞洛。他用几十年的研究说明，人和别人「一起想事」的本事，在婴儿九个月到三岁之间，是一步一步长出来的。

◆ 五、培养缸里的大脑

再看塞尔那个最惊人的说法：一个泡在培养缸里的大脑，也可以有「我们打算」。

他这样说，是为了守住一件事：集体意向在每个人的脑子里，不在脑子外面。脑子外面有没有别人，不影响它在不在。

可是，这恰恰说明了：**在塞尔那里，「我们」被锁进了一个人的脑壳**。一个「我们」，可以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完整地存在，哪怕另一个人根本不在。

照本书的看法，这不是「我们」，是一个人以为的「我们」。一个人以为自己在跟别人跳舞，可别人不在，这支舞就只在他一个人心里。真正的「我们」，是两个、几个人之间，一次次配合长出来的，它要在两个人之间，才长得出来。把另一个人拿走，它就只剩下一半——一个人心里的一个念头。

这又是第 39 章说的那件事：他没有把东西放进单子，他把纠缠圈进了颅骨。这一次，被圈进颅骨的，是「我们」。

◆ 六、和哈贝马斯卷，对成同一道题的两种错法

本系列哈贝马斯卷的判词是：他铺好了我和你之间的第一块砖，却以为那就是整座房子；长久的，是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那一卷的第　21　章之二，把几种「我们」排成一张表：哈贝马斯的「我们视角」，是人人换位、交织浮现出来的；吉尔伯特、图奥梅拉（塞尔也在这一片）的「我们式」，是一次承诺，或一种态度的切换；本系列要说的「我们的理性」，是三块地上的碰撞一次次沉下来、会改写成员的。

拿这张表来看塞尔，他正好在中间那一栏：「我们」是一种态度，一种每个人心里都有的「我们打算」，一切换就启动。

两卷放在一起，就对成了同一道题的两种错法：

哈贝马斯：我和你，没有长出来的我们——他怕「我们」吞人，把它挡在门外。

塞尔：我们天生就有，装在每个人的脑壳里——他不怕「我们」，可他的「我们」不用长。

一个不许「我们」长，一个说「我们」不必长。两人都没写那一段路：从一锅粥里的你拉我扯，到正在成形的配错改错，到定型的「一、二、三，起」。

这不是改判哈贝马斯卷，是接着那一卷往下判：那一卷已经说清了塞尔这一栏的位置，本书只补一句——这一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塞尔把「我们」放进了人人同一、因而看不见的那块楼板里。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组起来的初中篮球队，教练很着急：五个人个个都会投篮，可一上场，各打各的，传球总传不到位。

教练给他们讲了一堂课：「你们要有团队意识，要想着『我们』，不是想着『我』。」队员们都点头。第二天比赛，还是各打各的。

「我们」不是讲出来的。后来教练换了个办法：每天训练最后半小时，五个人只许传球、不许投篮，谁传丢了，全队一起跑一圈。一个月里，他们跑了几十圈，吵了好几架，有一个队员差点退队。

第二个月，有一场比赛，最后十秒，一个队员没看就把球往身后一传，队友正好在那里，接球，上篮，赢了。

那一传，是「我们」。它不是教练那堂课讲出来的，不是五个人脑子里各自天生就有的，是一个月的传球、跑圈、吵架长出来的。

明天，你要是想让一个团队——家里、班上、单位——有一个「我们」，可以试一件事：别讲「团队意识」。找一件非得一起做才做得成的小事，让大家一起做十次，做错了一起担。

◆ 八、带走的话

> **「我们」不是「我＋我」，塞尔看对了；可「我们」也不是天生装在每个人脑壳里的——它是一起抬了几回沙发、配错改错长出来的。**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开了一扇——「我们」不能还原为「我＋我」，集体意向是真的；关了一扇——「我们」被说成天生的、装在每个人脑壳里、培养缸里的大脑也可以有；只写「一、二、三，起」那一格。

冻在了哪一刀：阶段（只写定型的「我们」）兼模具（「我们」被放进人人同一的楼板）。

本章史料

〔核〕《集体意向与行动》（1990）：公园躲雨与舞蹈之例、「我们打算」不可还原、培养缸中的大脑亦可有集体意向之说，此处为大意。

〔核〕本系列哈贝马斯卷第 21 章之二（2026 年 9 月修订增补）对塞尔、吉尔伯特、图奥梅拉诸家的定位与三种「我们」表，照原卷，接着判、不改判。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 54 章

SDE 解构：Y＝宣布（X，C）是被压扁的 S＝F（D，E）

◆ 一、一张压扁的易拉罐

你喝完一罐可乐，把罐子踩扁，扔进回收箱。

扁了的易拉罐，还是那个罐子：铝还是那些铝，商标也还看得出来。可它原来有高度、有圆、能装东西；现在，只剩一张薄片。你拿起这张薄片看，能认出它是可乐罐，却很难想出它原来立在桌上的样子。

一个公式，有时也像被踩扁的易拉罐：该有的都在，可高度没了。

◆ 二、本编走过的路

第 49 章：一张一百元。纸还是那张纸，变的是人怎样对它。塞尔看见了这一点，写下一句话：X 在 C 中算作 Y。

第 50 章：楼下那把破椅子。「算作」是一回回吵出来、让出来、学出来的。塞尔在历史上承认了这条路，又在逻辑上把它删掉了。

第 51 章：C 这个字母里，塞着一整片土；土不是背景，土在推。

第 52 章：收了定金就得留房。长出来的规矩回头捆住了人；可它还会回头改规矩本身、改一群人、改人的身体——塞尔的回写只写了第一层。

第 53 章：一起抬沙发。「我们」不是「我＋我」，塞尔看对了；可「我们」也不是天生装在脑壳里的，它是一起抬了几回沙发长出来的。

◆ 三、两个式子，放在一起

现在，把塞尔的式子，和本系列的第一方程，放在一起：

塞尔：**Y＝宣布（X，C）**——一样东西 X，在情境 C 里，经过一次宣告，算作 Y。

本系列：**S＝F（D，E）**——一个形状 S，是路 D 和土 E 一起长出来的。

两个式子，结构几乎一样：左边是一个长出来的东西，右边是它从哪里来。塞尔的 Y，就是本系列的 S：一个被认出来的形状，一张纸成了钱，一把椅子成了「有主」。塞尔的 C，对上本系列的 E：让这个形状能长的那片土。

差在三处。

第一处，路缩成了一句话。本系列的式子里，有一个 D：一串有先后、会修正、会收拢的不同——贝壳、铜钱、银票、纸币；第一回挪开、第二回绕开、第三回定下。塞尔的式子里，这条路没有了，只剩一个动作：「宣布」。而且这个动作，时长为零。

第二处，土缩成了一个字母。本系列的 E，是三块地缠在一起、在推的一片土。塞尔的 C，是一个字母，常常只写出其中理念界那一小块：一套制度，一套规则。现实界那片紧张的空地、自我界那张又熟又怕的网，在字母里看不见。

第三处，回写只剩一瞬。本系列还有两个式子：路＝G（形状，土），土＝H（形状，路）——长出来的形状，回头改路、改土。塞尔的式子里，只有宣告那一瞬的「双向适配」：话一出口，世界就对上了。长出来的 Y，回头改了人的理由（义务论权力），可改不回 C，改不回「我们」，改不回背景。

Y＝宣布（X，C），就是被踩扁了的 S＝F（D，E）。高度没了，那条路；圆没了，那片土；能装东西的那个空，也没了——那一圈回写。

第 18 章插下的那面小旗，在这里拔完：他说宣告是一切制度的底，是话和世界两头同时对上的那一瞬。本书说：宣告，是回写被压成了一瞬。

◆ 四、一句中国的老话

这里借一句中国的老话，作个旁证。

两千多年前，荀子在《正名》篇里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名字本来没有什么天生合适的，是大家约定来命名的；约定成了，习惯成了，就叫合适；和约定不一样的，就叫不合适。

「约定俗成」这四个字，今天人人会用。有意思的是，荀子这一句里，有一条路：先是约，然后是俗——大家用久了、用惯了——然后才「成」，然后才「宜」。约，俗，成，宜，一先一后。

塞尔的式子，写的是「宜」那一格：在 C 中，X 算作 Y，合适了。荀子那一句，把约和俗那一段也写了进去。

本系列的规矩：中国的思想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不拿它去「赢」西方。荀子有荀子的土，塞尔有塞尔的土。这里只借它一用：同样讲名与

实、讲约定，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把「俗」——那一段用久、用惯的路——放进了句子里。

◆ 五、看见清单

一、钱、婚姻、国家、门挡，都不是东西本来就有的，靠人一起承认才在。

二、地位功能：一样东西能起它物理样子起不了的作用，只因一群人认了它的地位。

三、一松手就塌：恶性通胀、政权解体、一个人的地位被撤。

四、C：一个「算作」离不开地方；C　本身也是一层层「算作」长出来的。

五、义务论权力：地位带来权利和义务，给人不依赖欲望的理由——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了人。

六、「我们」不是「我＋我」，集体意向不可还原。

七、一个人人记得住、今天还在被用的式子：X 在 C 中算作 Y。

◆ 六、收回清单

一、历史上承认了路，逻辑上删掉了路：制度的逻辑形式被说成一句宣告。

二、C 被压成一个字母，常常只写出理念界那一小块。

三、回写只写到人的理由，写不回 C、「我们」、背景。

四、「我们」被说成天生的、装在每个人脑壳里；只写「一、二、三，

起」那一格。

五、宣告被写成一瞬间两头对上，回写被压成零秒。

◆ 七、一个根，和本编总判断

五个收回，一个根：**他看见了社会里的东西是长出来的，却把每一样都写成了它长定之后的那一句话。**

这是本书第三编那个收回，换了一个地方。第三编说：他写的不是语言，是语言里长定的那一段。这一编说：他写的不是社会，是社会里长定的那一段。与亚里士多德卷的「倒装」同构。

本编总判断：

他看见了钱、婚姻、国家都是人一起做出来的，却把这场做，写成了一句「X 在 C 中算作 Y」——路缩成一句话，土塞进一个字母 C。

这是判决四：一句「算作」。至此完整。

◆ 八、给站上两本书补的一句

本站《知识经济的诞生》（第 198 号）和《第三声喊》（第 200 号）两本书，借了塞尔的「地位功能」，去想一件今天很要紧的事：一套私有的知识、一个方法、一个会生长的发生器，要在什么情境里、经过什么程序，才能算作一种财产？

这个借用，本书不推翻。塞尔的式子在这里好用：确权完成以后，一套知识在某个制度里算作某人的资产，带来权利和义务——这正是地位功能。

本书只补一句：**塞尔的公式，写的是确权完成之后的样子；怎样走到那一步，要用发生学补**。一套知识要「算作」某人的，不会是一纸宣布就成立的。它要在一片土里被用、被争、被交易、被一次次认或不认，一回回长出来——像楼下那把椅子一样。这和王德生博士另立的一条命题也对得上：「我的知识」，只能在社区里、在复合体之间的交易里定价。

那两本书要不要同时加注，交作者裁定。

◆ 九、放回日子里

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去一家公司面试。HR 问他：「你有什么证书？」他拿出一叠：英语六级、计算机二级、一张实习证明。

HR 看了看，说：「证书我们看，可我们更想知道，你实际做过什么。」

一张证书，是一个「算作」：这张纸（X），在人才市场这个 C 里，算作「英语过关」（Y）。它有用：没有它，可能连面试的门都进不去。可 HR 知道，证书是「算作」长定之后的那一格；她想看的，是那一格底下的那条路：你真的用英语做过什么，跟谁打过交道，被谁纠正过，改过什么。

明天，如果你也要拿出一张证书、一个头衔去证明自己，可以试一件事：在证书旁边，准备三件事——三件让这张证书「算数」的真事。证书是那一句「算作」，这三件事，是那条路。

◆ 十、带走的话

> **Y＝宣布（X，C），是被踩扁了的　S＝F（D，E）：路缩成一句话，土缩成一个字母，回写压成一瞬。**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编开了七扇门，关了五扇（见两份清单）；关得最紧的，是「历史上承认路，逻辑上删掉路」。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与阶段为主，兼模具（「我们」与　C　里人人熟悉的那一大片）；判决四完成。

本章史料

〔核〕《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此处引原文一句，作旁证。

〔核〕站上第 198、200 号借用「地位功能」之处，照原书。

〔核〕「我的知识只能在社区里、在复合体之间的交易里定价」为王德生博士另立的命题，此处为大意。

第十一编

SDE 总解构：冰格

编 序

前十编，一编一编拆了塞尔体系里的每一个房间：语言，心念，中文屋，意识，两类事实，社会。这一编，把所有房间的账合起来，结一次总账。

这一编九章，照本系列现行的次序走。

第 55 章，先挨打：请五位最硬的辩护人，替塞尔把话说足，本书一条一条回应，哪里认、哪里收窄、哪里站得住。第 56 章，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第 57 章，三把刀，一个根：把各编的收回合成一个动作。第 58 章，三根承重梁与替换。第 59 章，闪光点清单。第 60 章，保底合表。第 61 章，病根与死法。第 62 章，SDE 要向他学，和近邻的分界线。第 63 章，给 SDE 自己写死法。

用导论的总比喻说：前十编，是一格一格地看冰块；这一编，是把冰格拿起来，翻过来看它的模子。

· · ·

第 55 章

请辩护人

◆ 一、答辩会

一个研究生写完了论文，要答辩。

导师提前跟他说：「答辩会上，最怕的不是老师问得难，是老师问得太客气。你自己先把最难的问题问一遍。要是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别指望说服别人。」

本系列有一条规矩：拆得太顺，常常是对手挑得太弱。判词要能站在全书第一页，先得挨打。

这一章，请五位辩护人。他们都读过这本书的前十编，每人替塞尔打一拳。

◆ 二、第一位：塞尔本人

第一位，是塞尔本人。本书把他在书里说过的话，请出来替他自己辩护。

他会说，大意是：「你们一直说我『历史上承认了路，逻辑上删掉了路』。可我做的，本来就是逻辑分析，不是历史研究。一个几何学家说『三角形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你不能批评他没写三角形是怎样被画出来的。我问的是：一个制度性事实，它的结构是什么？不是：它是怎样长

出来的。这两个问题，都正当，分工不同。你们拿第二个问题来批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找错了对手。」

本书的回应：认一半，收窄一处。

认的一半：逻辑分析和发生史，确实是两件事，塞尔有权只做前一件。「X 在 C 中算作 Y」作为定型制度的结构描述，一点不错。

收窄的一处：本书的判词和判决四，不是批评他「没写历史」，而是批评他把定型那一格的结构，说成了「一切制度共有的逻辑形式」，好像每一个制度，不管在一锅粥里、在正在成形里，骨子里都已经是那一句话。楼下那把椅子，第一回合被挪开的时候，它的「逻辑形式」是什么？是一场吵架，不是「X 在 C 中算作 Y」。

所以，判决四收窄为：**当他把定型那一格的逻辑形式，当成一切制度（包括正在成形的制度）共有的结构时，他删掉了路。**只要他的式子只用在定型的制度上，本书不反对。

◆ 三、第二位：一位言语行为学者

第二位，是一位研究言语行为几十年的学者。

他会说：「你们说五类言语行为装不下深夜的闲聊、找词、话赶话。可言语行为理论本来就只研究『行为』——用话做成的事。闲聊、自言自语，不是在做事，本来就不在这个理论的范围里。一个研究鸟怎样飞的人，不用解释鸟怎样睡觉。」

本书的回应：认下，并用他的话加固本书的判断。

对：言语行为理论可以只研究「做事」这一段。本书第三编要说的，正是这一点——「做事」是语言洪流里具有秩序性、目标清晰性的那一段；他研究的是这一段，研究得极好。

本书批评的，不是他只研究这一段，是有两处越出了这一段：一是说五类「穷尽」了人用语言能做的事；二是说一句话的意思在开口之前就由意图定好——这一条，被他用到了所有的话上（与德里达那一架就是这样吵起来的）。只要守在秩序态那一段里，本书没有异议。这一拳，没有推翻判决一，反而替判决一划清了边界。

◆ 四、第三位：一位意识生物学家

第三位，是一位研究大脑与意识的科学家。

他会说：「你们说意识不只在脑壳里，长在大脑、身体、世界、人之间。可证据呢？麻醉一针，意识就没了；脑干某一处受损，人就再也醒不过来；刺激大脑某一处，病人会看见光、听见声音。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人还是那些人，一动大脑，意识就变。意识在脑子里，这是我们实验室里天天看见的事。」

本书的回应：认下大半，守住一处。

认下：大脑是意识最厚、最要紧的那一块地，拿掉它，意识就没有。这些证据，本书第 39 章已经认了，一个字也不改。

守住的一处：「拿掉 A，B 就没了」，说明 A 是 B 必不可少的；不说明 B 只在 A 里。拿掉心脏，人就死了，可「活着」不只在心脏里。一个在白墙病房里一天天糊涂下去、回到老房子就清醒几分的老人（第 39

章），说明意识的另一部分，长在大脑和世界之间。一个婴儿的意识，是在三年里被抱、被叫名字长出来的，那三年不在他的颅骨里。

这一拳，本书站得住，但要把话说准：**不是说大脑不要紧，是说大脑不是意识这片土的全部**。第 39 章的写法已经是这样，不改。

◆ 五、第四位：一位社会本体论者

第四位，研究社会本体论，是塞尔一派的后学。

他会说：「你们说 C 被压成了一个字母，塞着一整片土。可 C 本来就是一个变量，你想往里放什么都可以：小区的邻里关系、物业的松紧、车位的紧张，都是 C 的一部分。式子没错，是你们以为 C 只能装制度。至于路，你可以把一段路写成一连串的式子：第一步，X 在 C1 中算作 Y1；第二步，在 C2 中算作 Y2……路就回来了。」

本书的回应：认一半，这一拳打出了一处要紧的让步。

认的一半：C 作为一个变量，确实装得下三块地；式子本身，不禁止往里放一整片土。本书第 51 章说他「常常只写出理念界那一小块」，是说他写的例子，不是说式子装不下。这一点，第 51 章的「常常」二字守住了，不收窄。

另一半，本书不认：把一段路写成一连串的式子，每一个式子仍然是一格定型的「算作」，一串冰块排成一排，不等于一条河。第一回合那一场吵架、第二回合那几次犹豫地绕开——它们不是「在 C1 中算作 Y1」，它们是还没算作任何东西的一锅粥和正在成形。一串式子，能记下路上的每一个结算点，记不下结算点之间那些站不稳的段落。

让步是：他们的式子，可以当作 SDE 记录一条路上各个结算点的好工具。这一条，本书写进第 62 章「SDE 要向他学」。

◆ 六、第五位：一位大模型怀疑论者

第五位，是今天一位研究语言模型的学者，对大模型很不以为然。

他会说：「你们的四问，说到底是行为主义：看它在哪几块地上表现得像懂，就说它懂到哪一格。可一台大模型，只学过文字的形式，从来没有接触过文字背后的世界。它说『汤』，这个词在它那里，和任何一碗真的汤都没有连上。表现得再像，也只是一只学舌的鹦鹉。塞尔说得对：只有形式，就没有意思。你们的四问，把一只鹦鹉，量成了『理念界懂得很多』。」

本书的回应：认下他的事实，不认他的推论；这一拳要在第十三编接着答。

认下的事实：大模型在现实界很薄，它说「汤」，确实没有和一碗真的汤连上。本书第 32 章、第 40 章都这样写了。

不认的推论：四问不是行为主义。第四问问的是回写——它有没有回头改写它自己、改写它和人之间那片土；第一问的自我界，问的是它和人之间有没有长出东西。这些都不是「表现得像」。更要紧的是，四问不说「理念界懂得多，就是懂」，它说的是：理念界这一块，长到了哪一格；现实界那一块，几乎空着；自我界那一块，几乎没有它自己的。这正是四问要给出的，一张分块的体检单，不是一个总分。

至于「鹦鹉」这个比喻，本书第 68 章会请这一派正式出场，接着判。

◆ 七、挨打之后

五拳挨下来，结一次账。

收窄两处：

一、判决四收窄为：当他把定型那一格的逻辑形式，当成一切制度（包括正在成形的制度）共有的结构时，他删掉了路。

二、判决一的边界划清：批评的不是他只研究「做事」这一段，是他说五类穷尽了一切、说意图在开口前定好意思——这两处越出了这一段。

让出一处：用一串「算作」式子记录一条路上的各个结算点，是 SDE 可以借的工具。

无一推翻。判词不改：他把语言冻成了一间屋子，再问屋里有没有意思——中文屋的悖论不是机器的，是语言发现学自己冻出来的。

这两处收窄，登记进附录六「本书自认最弱处」，写明收窄前后两句。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中年人，决定辞职创业。他写了一份计划书，写得很漂亮，给家里人看，家里人都说好。

一位做过生意的老朋友看完，说：「你请五个人来骂它：一个会算账的，一个做过这一行的，一个你的潜在客户，一个你的竞争对手，一个反对你辞职的亲戚。每人问你一个最难的问题。」

他照做了。五个问题下来，计划书改了三处，删了一处，有一个想法被那位做过这一行的朋友问得哑口无言，他想了一个星期，最后换了一个做法。

计划书没被推翻，可它更结实了。

明天，你要是有一个很得意的想法，可以试一件事：找三个最可能反对它的人，请他们把最难的话说出来。挨过打的想法，才站得久。

◆ 九、带走的话

> **五个辩护人打了五拳：两处收窄，一处让出，无一推翻——挨过打的判词，才配站在第一页。**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让塞尔开口，替他把门推开：逻辑分析有权只做结构；言语行为理论有权只研究做事；大脑是意识最厚的一块地；C　可以装下一整片土；大模型现实界很薄。

冻在了哪一刀：判决四收窄为「把定型那一格当成一切制度的结构」，即阶段之刀。

本章史料

〔待验〕五位辩护人的论点，为本书据塞尔原著及相关学派常见论证所拟，非具体某人的原话。

〔核〕麻醉与脑损伤对意识的影响，为神经科学通行事实，此处从简。

· · ·

第 56 章

判词完整版与三方程体检

◆ 一、一张体检报告

每年单位体检，你拿到一份报告。第一页是一句总结：「总体情况良好，建议注意血脂。」翻到后面，是一项一项的数：身高、体重、血压、血常规、肝功能……

只看第一页，你知道个大概；只看后面，你会迷失在数字里。两样合起来看，才知道那一句「注意血脂」，是从哪几个数里得出来的。

这一章，给塞尔出一份完整的报告：第一页是判词，后面是三方程逐式体检。

◆ 二、判词完整版

判词：

他把语言冻成了一间屋子，再问屋里有没有意思——中文屋的悖论不是机器的，是语言发现学自己冻出来的。

总定位：

塞尔的哲学，是秩序态的、主体同一处的 SDE 发生，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世界。

五条判决：

判决	他打开了什么	他又关上了什么	主场
一 · 办事的语言	话是在做事，一出口就改变世界	只写定型的那一段洪流，把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的话关在门外；并说五类穷尽一切、意图在开口前定好意思	第三编
二 · 不许学的屋子	摆弄痕迹不等于懂	把语言冻成一本不改的规则书，屋里的人不许学；悖论是冻出来的	第五、六编
三 · 看不见的模具	给那片人人都有、所以说不成句子的能力起了名字，叫背景	看的人都一样，他就当没有看的人：原始事实被放在发现那一边	第四、九编
四 · 一句「算作」	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接受才在，一松手就塌	当他把定型那一格的逻辑形式当成一切制度共有的结构时，路缩成一句话，土塞进一个字母 C	第十编
五 · 懂是真的，懂是长的	守住了「懂是真的」，第一人称的感受说不没	和丹尼特共用一个前提：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于是把懂锁进脑壳	第七、八编

判决四，已按第 55 章收窄；判决一，边界已按第 55 章划清。

◆ 三、三方程逐式体检

本系列有三个式子：

S＝F（D，E）：形状，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D＝G（S，E）：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

E＝H（S，D）：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

拿三个式子，一个一个去量塞尔。

第一式：写出了一半。

他写出了「形状是长出来的」这一半——在楼上：钱、婚姻、国家，是人一起做出来的；意识，是大脑长出来的。

没写出的一半：楼下的形状（原始事实）被当成本来就在的；楼上的形状，被写成一句话、一个宣告，而不是路和土一起长出来的。他的式子是 Y＝宣布（X，C）：土在（C），路不在。

体检结论：**第一式，楼上写出，楼下未写；写出的部分，路被压扁。**

第二式：几乎没有。

「路是形状和土一起长出来的」——在他那里，路本身很少出场。言语行为的条件是一张清单，不是一条路；一个念头的满足条件是先写好的；一个制度的逻辑形式是一句宣告。他在历史上承认过路（制度会演化，他自己的一生是一条路），在理论里，路被删掉了。

体检结论：**第二式，历史注脚里承认，理论里缺席。**

第三式：只有一瞬、一层。

「土是形状和路一起长出来的」——回写。他有两处回写的雏形：一处是宣告的双向适配，话和世界两头同时对上；一处是义务论权力，长出来的地位回头改了人的理由。

可两处都被截住了：宣告的回写被压成一瞬；义务论权力的回写，只写到人的理由上，写不回 C、写不回「我们」、写不回背景。深层背景不变，集体意向天生，原始事实不动——土，不被改写。

体检结论：**第三式，回写压成一瞬、截在一层；土不被改写。**

◆ 四、定位式

把体检压成一行：

S＝F（D，E），到他手里写成了　Y＝宣布（X，C）：路缩成一句话，时长为零；土塞进一个字母 C，底下另垫一层人人同一、因而看不见的模具；回写只剩「双向适配」那一瞬。

◆ 五、和本系列几卷的体检对照

放在本系列的体检单里，塞尔落在哪里？

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说：前期三式皆无；后期写出第一式，第二式一半，第三式被拒。本系列奎因卷说：第一式写出而三个变量偏瘦，第二式缺顶上半层，第三式回写只在网里转。

塞尔：**第一式写出楼上一半，第二式缺席，第三式一瞬一层。**

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比，他的第一式走得更远——一路走到了钱和国家；可他的第二式，比维特根斯坦退了一步：维特根斯坦至少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规则长在做里；塞尔把做写成了一张条件清单。

和奎因比，两人都有「网」：奎因有信念之网，塞尔有意向之网（网络）。奎因的网会边航边修，回写在网里转；塞尔的网，他很少写它怎样修——他更关心网底下的那片背景，而那片背景，被他锁住了。

◆ 六、推翻条件，再列一遍

判词能被推翻，才配站在第一页。三条推翻条件，前面各编已经分散写过，这里合在一起：

一、若在《社会世界的构造》讲地位功能宣告的那几章，或他回应吉尔伯特、图梅拉的文字里，查到他明确说**地位功能的逻辑结构本身**随历史生成、会被它造出的制度回头改写（不只是说某项制度是逐渐演化的），判决四还要再收窄，甚至改判。

二、若在 1980 年中文屋原文的作者答复、1990 年的文章或《心灵的再发现》里，查到他正面处理过「操作者在长期操作中会不会学会中文」并给出理由（「背下整本规则书」那一条不算），判决二要收窄；判词中「冻出来的」一语，要改为「冻出来的，而且他知道」。

三、若能证明，存在某一种「懂」，不依赖任何路、任何土、任何回写，本来就在，那么全书第一条承重命题就错了，判词随之作废。

结语会回来报账：三条之中，哪条被查实，哪条差一步，据此收窄了什么。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拿到孩子的期末成绩单：语文九十二，数学七十八，英语八十五。老师在评语里写：「该生聪明，但粗心。」

「聪明，但粗心」，就是一句判词。只看这一句，妈妈会以为孩子哪里都一样粗心。

她把三科的卷子拿出来，一题一题看：语文的错，都在作文字数不够；数学的错，全在应用题最后一步单位没写；英语的错，在听力。三科三种错，没有一种是「粗心」能说全的。

她给孩子做了一份「三科体检」：语文补作文，数学练单位，英语多听。一个学期后，评语变成了：「进步明显。」

一句判词，要配一份逐项体检。明天，你要是给别人（或者给自己）下一句判断，可以试一件事：在这句判断后面，列三项证据；再列一项，说出「出现什么情况，我就收回这句话」。

◆ 八、带走的话

> **第一式写出楼上一半，第二式缺席，第三式一瞬一层——塞尔的体检单，一行写完：S＝F（D，E）被写成了 Y＝宣布（X，C）。**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把全书开门、关门的账压成一张体检单：第一式开了楼上一半，第二式关着，第三式开了一条缝就截住。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合一——冻结（第二、三式）、阶段（第一式写的是定型那一格）、模具（楼下）。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奎因卷三方程体检结论，照原卷。

· · ·

第 57 章

三把刀，一个根：冻格

◆ 一、一台冰箱的冷冻室

你打开冰箱的冷冻室，里面有冰块、冻饺子、冻肉、一盒冰淇淋、一袋冻玉米。

它们样子各不相同，可它们都经过了同一件事：被冻住了。饺子原本是软的，冻硬了；肉原本会变质，冻住就不变了；冰淇淋原本会化，冻着就一直是那个样子。

冷冻室，就是一个让东西「停在某一刻」的地方。

前十编拆了塞尔体系里十几个房间。这一章，打开冷冻室，看它们经过的，是不是同一件事。

◆ 二、十二条思想，三把刀

本书在正式动笔之前，曾经试过一件事：拿三把刀，去推塞尔的其余思想，看能推出多少。结果是，十二条思想都推得出来。现在全书写到这里，把这张推演表正式收进来：

塞尔的思想	主刀	推出了什么	主场
意向性与满足条件	阶段	他写的是订单已经开好的念头，是秩序态心念的理论	第 17 章

塞尔的思想	主刀	推出了什么	主场
内在、派生、「好像有」的意向性	模具	三级是一条同一度的坡	第 19 章
网络与背景	模具	背景正是主体同一特征住的地方，被锁进脑壳、不许长	第 20—21 章
生物自然主义	模具＋冻结	湿是水碰上皮肤；纠缠被圈进颅骨	第 39 章
本体论与认识论的主客观	模具	两根轴都是坡	第 40 章
集体意向性	阶段＋模具	只写「一、二、三，起」那一格；「我们」被放进楼板	第 53 章
义务论权力	冻结	回写只写了一层	第 52 章
许诺推出应当	阶段	应当的强度随这句话的秩序度一起长	第 14 章
与德里达之争	阶段	两人吵的是同一条洪流的两段	第 15 章
计算相对于观察者	模具＋冻结	算盘在学过珠算的人手里才算作数	第 19、22 章
理性的间隙	阶段	缝就是从介生态走进秩序态的那一段	第 42 章
直接实在论	模具	他的「事物本身」，是主体同一时显露的事物	第 41 章

再加上四条本书的主场：言语行为（阶段，第三编）；中文屋（三刀合一，第五、六编）；两类事实（模具，第九编）；地位功能（冻结＋阶段，第十编）。

十六处，每一处，都至少被一把刀切到。

◆ 三、三把刀，切的是同一件事

三把刀，看起来各切各的。

刀一，冻结：路和回写被冻住了。中文屋的规则书不改，义务论权力只回写一层，一个制度的路被逻辑形式删掉。

刀二，阶段：只写秩序态那一段。五类言语行为，开好了订单的念头，「一、二、三，起」的「我们」，间隙被写成一个点。

刀三，模具：看的人都一样，就当没有看的人。原始事实，内在意向，深层背景，事物本身。

可是，再往下看一层，三把刀切的是同一件事。

冻结，是把一条河冻在某一刻。阶段，是只取那一刻里已经定型的那一段。模具，是那一刻之所以显得「本来如此」，是因为倒进同一个模子里的水，冻出来个个一样。

三样合起来，就是冰格：**把一条流动的洪流，冻在它长定的那一格；那一格方方正正、个个一样，于是被当成了水本来的样子**。

本书给这个动作起的名字，叫**冻格**。

◆ 四、冻格，和系列里的同构动作

本系列有一张「收回动作谱」，记着每一位哲学家那个反复出现的动作。新卷的动作，要和它对一对：同构的注明，新的起新名。

冻格，最近的是亚里士多德卷的**倒装**：把在漫长发生之后才稳住的显露，当成了发生的前提。塞尔的冻格，与之同构：定型那一格的结构（五类言语行为、X 在 C 中算作 Y），被当成了一切说话、一切制度的前提。

它也和康德卷的**焊死**相近：康德把做现象的那台机器焊死了；塞尔把长出来的东西冻住了。差在：康德焊的是一台机器（先天形式），塞尔冻的是每一样长出来的东西本身——话、念头、制度、懂。

它还和海德格尔卷的判断呼应：那一卷说，他把秩序阶段的脚手架误认为地面。塞尔的冻格，也是只看秩序阶段。

所以，冻格注明：**与亚里士多德卷「倒装」同构，与康德卷「焊死」相近，刀具不同**——亚里士多德倒装的是形式与目的，康德焊死的是机器，塞尔冻住的是洪流。

◆ 五、一个根

十六处，三把刀，一个动作，一个根：

他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在长；他把每一样，都冻在了长定的那一格，然后当它本来就在。

这就是全书的总定位：塞尔的哲学，是秩序态的、主体同一处的 SDE 发生，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世界。

「秩序态的」，是刀二；「主体同一处的」，是刀三；「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是刀一——冻住了，就不动了，不动了，就像本来就在。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做了二十年会计的中年人，被公司派去带一个新的年轻团队。

他很认真，把自己二十年的经验，整理成一本厚厚的操作手册：报销怎么走，凭证怎么贴，月底怎么结账。每一条，都是他亲手摸出来的，清清楚楚。

年轻人们照着手册做，做得还不错。可半年后，公司换了新的财务系统，一半的手册用不上了。更麻烦的是，年轻人们遇到手册上没有的情况，第一反应是翻手册，翻不到就愣住。

他这才明白：他交给年轻人的，是二十年经验冻成的一格一格冰块。那二十年里，他自己是怎样从一锅粥里摸索、在正在成形里试错、慢慢把一条条经验长定的——那一条河，手册里没有。

后来他改了办法：每个月拿出一个真实的难题，不给答案，让年轻人自己试，试错了再一起看。

明天，你要是要把自己的经验交给别人，可以试一件事：别只给手册。挑一条你最得意的经验，讲讲它是怎样从一次失败里长出来的。给冰块，也给一段河。

◆ 七、带走的话

> **三把刀切的是同一件事：把一条洪流冻在它长定的那一格，那一格个个一样，于是被当成了本来的样子——这个动作，叫冻格。**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把十六处收回合成一个动作——冻格；它的每一处，旁边都站着一处看见。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合一。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亚里士多德卷「倒装」、康德卷「焊死」、海德格尔卷「脚手架误认为地面」之判，照原卷。

〔待验〕十二条推演为本书依三条承重命题所作，各条主场见表。

· · ·

第 58 章

三根承重梁与替换

◆ 一、老房子的三根梁

老家的房子要翻修。师傅爬上屋顶，看了半天，下来说：「这房子，承重的是三根大梁。别的都好说，这三根，一根有裂，一根被虫蛀了一半，一根本来就放歪了。要修，就得换。」

你问：「换了，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吗？」

师傅说：「墙不动，瓦不动，门窗不动。只把三根梁换成新的。住着还是原来的屋，就是不会塌了。」

本系列拆每一位哲学家，到了总解构，都要找出他体系里承重的三根梁，写出每一根的替换。

◆ 二、第一根梁：内在

塞尔体系的第一根梁，是**内在**。

意向是内在的，意思是内在的，懂是内在的，意识是内在的——本来就在人的心里、脑子里，由大脑的因果力产生。这一根梁，撑起了他的中文屋（屋里没有内在意向，所以不懂）、三级意向性（内在的在最上面）、生物自然主义（意识在脑子里）、集体意向（「我们打算」在每个人脑子里）。

这根梁，**裂在哪里**：「内在」其实是看的一方人人同一时，被看的一方显出来的样子（第 19、45 章）；是一条同一度的坡，被当成了一道界线。懂也不只在脑壳里，它长在三块地上（第 29 章）。

替换：把「内在」，换成**四问的懂**。

不再问「有没有内在的懂」，而问：在哪几块地上，走过什么路，长到了哪一格，有没有回写。一台机器、一个婴儿、一位盲人老人、一个学方言的媳妇，都可以拿这四问一格一格去读。塞尔那个「内在」，是四问读数在三块地上都长满、人人同一时的一个特例。

◆ 三、第二根梁：算作

第二根梁，是**算作**。

一切制度，逻辑形式都是一句「X 在 C 中算作 Y」，归根到底是一次地位功能宣告。一句话的意思，也是说话的人把满足条件「加」到声音上。一个许诺，一说出口就推出应当。这根梁，撑起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社会本体论和从「是」到「应当」的推理。

这根梁，**裂在哪里**：一个「算作」，是一回回吵出来、让出来、学出来的（第 50 章）；路缩成一句话，土缩成一个字母 C，回写压成一瞬（第 54 章）。

替换：把「算作」，换成**一段路**。

一个制度、一个意思、一个许诺，都写成一段路：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每一段有它的土，每一步有它的回写。塞尔的「X 在 C 中算作 Y」，保留下来，作这段路走到定型那一格时的结算单——第 55 章让出的那一处：一串「算作」式子，可以记录路上的各个结算点。

◆ 四、第三根梁：楼下

第三根梁，是**楼下**。

世界分两层：楼下是原始事实，本来就在，不依赖人；楼上是制度性事实。楼下还有两样东西：深层背景，天生不变；「我们」的能力，生物原始。这根梁，撑起了他整座楼——楼上的一切，都靠楼下托着，楼上长出来的东西不能回头改楼下。

这根梁，**裂在哪里**：楼下的原始事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发生（第 45 章）；楼板是后来铺的，被重铺过（第 46 章）；深层背景也是长出来的（第 20 章）；「我们」要一起抬几回沙发才长出来（第 53 章）。

替换：把「楼下」，换成**同一度的坡**。

世界不是两层楼，是一条坡：物种里同一，一国一地约定同一，一小群人里同一，只在一个人身上。坡上的东西会挪格。最低那一格，最稳、最多人共有，稳到可以当常数用——造桥、看病、称米，照样当它是「原始事实」。只是记着：它是坡上最低的那一格，不是坡下面的地基。

◆ 五、换梁之后，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

三根梁换完，塞尔的房子还在吗？

在。墙不动，瓦不动，门窗不动。

墙：说话就是做事，构成性规则，适配方向，满足条件，背景，本体论与认识论两对主客观，一松手就塌，义务论权力，「我们」不是「我＋我」——这些看见，一处不少，都留着。

瓦：五类言语行为，三级意向性，X 在 C 中算作 Y——这些格子，都留着，作定型那一格的好工具。

门窗：他对「心就是程序」的那一击（答对不等于懂），他对「一切都是建构」的那一挡——都留着，还用得上。

换掉的，只是三根梁：内在换成四问，算作换成一段路，楼下换成一条坡。换完以后，这座房子不会再塌成一个四十五年解不开的悖论；它还会长——这是换梁的真正用处。

用导论的冰格说：冰块还是那些冰块，一块不扔。只是我们知道了，它们是水冻出来的；冰格之外，还有一条河。

◆ 六、和系列里的替换对照

本系列洛克卷把三根梁「白纸、积木、单行道」，换成了「种子、序列、环」。罗蒂卷把「门、骰子、抽屉」，换成了「饭桌、路、三块地」。

塞尔卷的三根梁，替换如下：

承重梁	裂在哪里	替换
内在	看的一方人人同一，被当成没有看的一方	四问的懂
算作	路缩成一句话，土缩成一个字母，回写压成一瞬	一段路
楼下	楼板是后来铺的，被重铺过	同一度的坡

◆ 七、放回日子里

一对父母，给孩子定了一套「家规」：几点起床、几点睡觉、作业做完才能看电视、周末可以玩两小时游戏。

这套家规，孩子小时候很管用。上了初中，就开始到处碰壁：孩子学校作业多了，几点睡觉定不下来；孩子有了自己的朋友，周末出去玩，「两小时游戏」根本管不到。父母很着急，觉得孩子不守规矩了。

后来，他们请教了一位老师。老师说：「你们的家规没错，可它的梁是『我们定、你照做』。孩子大了，得换梁：从『我们定』换成『一起商量、一起试、试完再改』。」

他们换了。家规里的大多数条目，其实都没变——几点睡、作业先做，还是那些。变的，是这些条目怎样定、怎样改。半年以后，家里的规矩又管用了，而且孩子自己开始提出新的规矩。

明天，你要是发现家里、单位里某一套规矩越来越不灵，可以试一件事：先别急着改条目。看看撑着这套规矩的那根梁，是不是该换了。

◆ 八、带走的话

> **三根梁换掉——内在换成四问，算作换成一段路，楼下换成一条坡；墙、瓦、门窗一样不动，房子还是他的房子，只是不再塌，还会长。**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把三处关门换成三扇新门；他开过的每一扇，都留着。

冻在了哪一刀：三根梁各对一刀——内在对模具，算作对冻结与阶段，楼下对模具。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洛克卷、罗蒂卷三根承重梁的替换，照原卷。

第 59 章

闪光点清单

◆ 一、一个人的好

一个老同事退休了。欢送会上，大家轮流说几句。

有人说他工作认真，有人说他脾气好，有人说他帮过自己。说着说着，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了一件具体的事：「我刚来那年，做错了一张报表，要被扣奖金。他半夜陪我重做，第二天跟领导说是他没交代清楚。」

全场安静了。那一句「他人好」，大家都会说；这一件具体的事，才让人记住了他。

前面拆了五十多章，大多在说塞尔在哪里关了门。这一章，专门说他在哪里开了门。每一处，都说三件事：他看见了什么，差哪一步，走过去会怎样。

◆ 二、十八处闪光

一、话在做事。

看见：话不只是在说世界，话在改世界。

差一步：这一步脚下，还有一条被踩平的路。

走过去：说话，就成了一条洪流里的一步，有来处，有去处。（第 11 章）

二、说了什么与做了什么，分开看。

看见：同一个内容，可以用来做不同的事。

差一步：做成的事，还包括话在人心里起的波澜。

走过去：一步路做的事，可以分块读：理念界、现实界、自我界各改了什么。（第 11 章）

三、构成性规则。

看见：有一类规则，造出了它所管的那件事；规则和活动同时出生。

差一步：规则自己，是在一盘盘棋里下出来的。

走过去：形状和路同生，而且一起长。（第 12 章）

四、适配方向。

看见：话和念头有两根方向相反的箭头：照世界，改世界。

差一步：箭头会被一次次来回改写。

走过去：两根箭头连成一圈，就是回写。（第 18 章）

五、宣告。

看见：有一种话，说出来就成真，两头同时对上。

差一步：两头对上，不是一瞬，是一段路。

走过去：宣告，是回写最短的样子；把它拉长，就是一整条回写。（第 18、50 章）

六、应当长在制度里。

看见：应当不必去天上找，许诺就能推出应当。

差一步：许诺这个制度，和应当的轻重，都是长出来的。

走过去：应当的强度，随秩序度一起长。（第 14 章）

七、秩序态里，意图定住意思。

看见：合同、法律、医嘱能活，靠的是说话人的意图定住意思。

差一步：这只是洪流里定型的那一段。

走过去：意思签在路上，定型那一段的签收最硬。（第 15 章）

八、念头会落空。

看见：念头指向世界，有满足条件，会被世界纠正。

差一步：订单常常是跟世界来回几趟才开出来的。

走过去：念头的内容，是在纠缠里凝出来的。（第 17 章）

九、不是什么都有心。

看见：文字、地图的意思离不开读它的人；恒温器「知道」冷暖是修辞。

差一步：三级是一条同一度的坡。

走过去：「有没有心」换成「同一度多高、在哪几块地上」。（第 19 章）

十、网络。

看见：一个念头，站在成百上千个念头上。

差一步：网络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长出来的。

走过去：网络，是路留下来的纹理。（第 20 章）

十一、背景。

看见：念头底下，还有一片说不成句子的本事——他给土起了名字。

差一步：土不在脑壳里，在人和世界之间，而且会长。

走过去：背景，就是 SDE 的土；深层与局部两层，对上物种同一与约定同一。（第 20—21 章）

十二、答对了，不等于懂了。

看见：摆弄痕迹，长不出意思；心不是一个程序。

差一步：屋里不懂，是因为屋子被冻住了。

走过去：四问代替一问，懂可以一格一格去读。（第 22、27 章）

十三、意识是真的，是长出来的。

看见：意识不是另一种东西，是大脑长出来的高阶特征；疼就是疼。

差一步：意识不只在脑壳里。

走过去：意识，是大脑碰上一副身体、一个世界、一群人长出来的显露。（第 39 章）

十四、两对主客观。

看见：第一人称的存在是真的，研究它可以客观。

差一步：两根轴都是坡。

走过去：三号位的主体意识，有了一个站得住的位置。（第 40 章）

十五、看见的不是图像。

看见：我们和事物之间，没有隔着一张脑中的图像。

差一步：「事物本身」不是看之前就完整摆好的。

走过去：事物，是一次次看和碰合出来的稳住的显露。（第 41 章）

十六、理性的间隙。

看见：理由不足以决定行动，中间有一道缝，自由在缝里。

差一步：缝里有一条路。

走过去：自由律——在约束中裁出一条原本不存在的新路。（第 42 章）

十七、一松手就塌。

看见：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一撤回就塌。

差一步：「算作」是一回回长出来的。

走过去：社会，是一片一直在长、也一直可能散掉的洪流。（第 49—50 章）

十八、「我们」不是「我＋我」。

看见：集体意向不能还原成一个个「我打算」。

差一步：「我们」不是天生的，是配合出来的。

走过去：长出来的「我们」，许人说不，会被改写。（第 53 章）

◆ 三、十八处合起来

十八处，排在一起，你会看见一件事：塞尔离发生学，常常只差一步。

他看见了话是一步路，差的是路的来处。他看见了规则和活动同生，差的是规则的生长。他看见了两根箭头，差的是箭头改箭头。他看见了背景，差的是背景会长。他看见了一松手就塌，差的是一回回长出来。

本系列的规矩，不写「SDE 超过了他」，写「他停下的地方，正好是接着要走的一两步」。塞尔停下的十八处，每一处，接着走一步，就是发生学。

还有一件要记下：十八处里，有好几处，是本系列前几卷没怎么写到、而塞尔写得最清楚的。背景，他比多数分析哲学家都早给它起了名字；两对主客观，他比谁都说得干净；「一松手就塌」，他写成了一个人人记得住的式子。这些，本书不但不拆，还要照着学。第 62 章细说。

◆ 四、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总觉得自己的孩子「毛病太多」：拖拉，粗心，不爱收拾。

一位老师建议她做一件事：拿一张纸，只写孩子的好，不写毛病，写满十条。每一条都要写一件具体的事。

她写了一个晚上。写到第七条，她发现：孩子拖拉，可每次拖拉，都是在画画；孩子粗心，可他记得住每个同学的生日；孩子不爱收拾，可他会把捡来的每一片好看的叶子夹进书里。

十条写完，她看孩子的眼光变了。不是毛病没了，而是她看见了：每一个毛病旁边，都站着一个好，只差一步，就能长成一样本事。

明天，你可以对一个你觉得「毛病很多」的人——孩子、同事、自己——做同样的事：写十处具体的好，每一处，写一句「差哪一步」。

◆ 五、带走的话

> **塞尔在十八处看见了长出来的东西，每一处都只差一步；本书拆他，是替他把这一步走完。**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只记开门——十八处。

冻在了哪一刀：每一处「差一步」，都对着一把刀：差路与回写的对冻结，差一锅粥与正在成形的对阶段，差同一度的对模具。

本章史料

各条主场见括注，史料见各章。

第 60 章

保底合表：定型之后，不许回写

◆ 一、牛顿没有错

中学物理课上，老师讲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个学生举手问：「那牛顿是不是错了？我们还学他干什么？」

老师说：「牛顿没有错。在速度远远小于光速的时候，他的公式准得不得了——造桥、开车、发射一颗人造卫星，都用他的。他只是没说清楚：他的公式，在什么条件下成立。」

本系列的规矩：每一处批评，都要说清楚，他在什么条件下是对的。各章散落的保底，到了总解构，收成一张合表，再压成一个条件。

◆ 二、保底合表

塞尔的论断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章
说话就是做事，五类言语行为穷尽了做事的方式	话在进门前已被制度推进秩序态：法庭、合同、婚礼、会议、医嘱	第 13、16 章
意图定住一句话的意思	同上；合同与法律文书里	第 15 章
许诺推出应当	许诺已在秩序态：「我保证」，不是「我尽量」	第 14 章
念头有先写好的满足条件	已经想好的念头：打算七点起床去跑步	第 17 章
		第 18 章

塞尔的论断	在什么条件下一点不差	章
两根适配方向、宣告一瞬间生效	制度已定型、人人照办：主持人一句「会议开始」	
三级意向性	看的一方与被看的一方同一度很稳：人与人，人与恒温器	第 19 章
深层背景不变	已长成、无病、生活在熟悉世界里的成年人	第 20 章
中文屋：照规则摆弄符号不懂	规则书冻住、操作的人不许学、屋子不碰世界、只在一刻验一次——一台参数冻住、不联网、不记前文的模型在单独一问里	第 25、27 章
意识在脑壳里	已长成、身体健康、生活在熟悉世界里的成年人，身体与世界稳得可当常数	第 39、43 章
两对主客观四格	同一度在人与人之间高而稳	第 40 章
看见的是事物本身	看的人人人同一，看的方式稳	第 41 章
间隙是一个点、一个决定	日常的小决定，一下子就做完	第 42 章
原始事实本来就在	主体一侧在全人类中间同一且极稳：造桥、看病、称米	第 48 章
X 在 C 中算作 Y	制度已定型，C 稳定，参与的人已被这套制度养成	第 49—51 章
义务论权力只改人的理由	规矩稳定、短期之内：收据签下到月底这一个月	第 52 章
「我们」天生、一声号令就动	已排好的舞，已配合多年的队伍	第 53 章

◆ 三、压成一个条件

十六条，看起来各不相同。可是把「条件」那一栏从上往下读一遍，会发现它们说的是同两件事。

第一件：**已经定型**。话已经被制度推进秩序态；念头已经想好；制度已经人人照办；「我们」已经排练好；意识所在的身体和世界已经长成、稳住。

第二件：**不再被回写**。规则书冻住；深层背景不变；C 稳定；短期之内；身体与世界稳得可当常数。

两件合起来，一个条件：

定型之后，不许回写。

在这个条件下，塞尔的体系几乎处处成立，而且好用极了。这不是一个小条件：人一生里，大半的日子，确实是在定型之后、回写很慢的时候过的。上班、签字、买菜、开会、看医生、交税——塞尔的格子，天天在用。

还要补一个附带的条件，它来自第三把刀：**看的一方人人同一**。这一条，是「定型」的另一个侧面：人人的身体、眼睛、成长路径一样，所以世界对每个人都显得一样地定型。

◆ 四、条件松动的时候

保底说清了，失灵的地方也就清楚了：**凡是定型还没完成、或者回写正在发生、或者来了一个不同一的看者的地方，塞尔的格子就开始漏水。**

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孩子（没定型）。一场三小时的深夜长谈（一锅粥）。一个刚搬进老小区、还没弄清楚摆椅子规矩的新住户（正在成形）。一个复明的盲人、一只蜜蜂（不同一的看者）。一位中风后重新学走路的老人（深层背景被回写）。一台在训练中一次次改写自己参数、在对话里一句句被人改着走的机器（回写正在发生）。

本书前面五十多章，挑的例子，几乎全在这些地方。这不是故意找茬：发生学关心的，恰恰是这些地方——一切东西在这里长出来。

◆ 五、和本系列几卷的保底对照

本系列海德格尔卷的保底是：已长成、无病、器具不变的成年人，在秩序阶段里，他的结构几乎处处成立——一张定型之后的精确照片。

本系列奎因卷的保底是：人可消、器具可消、目标默认、形状定型——四条件下的极限情形。

本系列尼采卷的保底，合成一条：土不被回写。

塞尔的保底，和这三卷都挨得很近：**定型之后，不许回写；看的人人人同一**。

和海德格尔卷比，塞尔更干脆：海德格尔是一张照片，塞尔是一格冰。和尼采卷比，两人都缺回写，可尼采缺的是回写的圈（永恒轮回是内卷），塞尔缺的是回写的时长（宣告压成一瞬）和回写的层数（义务论权力只写一层）。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刚当上妈妈的年轻女性，买了一本很有名的育儿书。书里写得清清楚楚：几个月该喂几次，几点该睡，哭了该怎么办。

头两个月，她照着书做，孩子很乖。第三个月，孩子开始出牙，哭闹、夜醒，书上的时间表全乱了。她很慌：是不是我做错了？

一位有经验的邻居阿姨跟她说：「书没错，书写的是孩子平平稳稳的时候。出牙、生病、换季、搬家——这些时候，书就不灵了。这些时候，你得看孩子，不能看书。」

那本育儿书，就是塞尔的格子：在「平平稳稳」这个条件下，一点不差。它漏水的地方，正是孩子在长的地方。

明天，你手边要是也有一本「照着做就行」的书、一套「照着来就行」的规矩，可以在扉页上写一行字：「这本书在什么时候不灵？」把答案写下来，下次它不灵的时候，你就不慌了。

◆ 七、带走的话

> **塞尔的体系，在一个条件下几乎处处成立：定型之后，不许回写，看的人人人同一——这是一格冰最准的时候，也是一条河最不像河的时候。**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把他关上的每一扇门，都标明它在哪一个房间里本来就该关着：定型之后，门关着是对的。

冻在了哪一刀：保底，是三把刀的反面——冻结、阶段、模具在什么条件下不是毛病。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海德格尔卷、奎因卷、尼采卷保底，照原卷。

第 61 章

病根与死法

◆ 一、一个爱干净的人

你认识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家里一尘不染，东西摆得整整齐齐，谁来了都得换鞋、洗手。

你问他为什么这么爱干净。他说起小时候：家里孩子多，屋子又小，乱得不得了，他每天放学回来，找不到地方写作业。从那以后，他就特别受不了乱。

他的爱干净，不是天生的毛病，是他那片土里长出来的。

本系列的规矩：追一位哲学家的病根，要用发生学来答——他的收回，本身也是在他那片土里、经他那条路长出来的形状。这样，批评才变成理解：他不是笨，是那片土里长不出那个看见。

◆ 二、病根一：牛津的手艺

第一条病根，本书第 2 章就埋下了：**他在牛津学会的手艺，是给一个概念找成立的条件**。

这门手艺，擅长画一张定型之后的图：许诺在什么条件下成立，一个言语行为在什么条件下成功，一个制度性事实在什么条件下存在。条件一条一条摆齐，清清楚楚。

可一张条件清单，天生画不出一锅粥和正在成形。一锅粥里，什么条件都在，又什么都没分开；正在成形里，条件时有时无，今天齐了明天又缺了。一门只会画「齐了」的手艺，遇到「还没齐」，只好当它不存在，或者当它是「失败的」「不得体的」。

这条病根，不是塞尔一个人的。本系列罗素卷（第 165 号）刚刚立过一条承重命题：罗素总想「清清楚楚」，缺乏 SDE 的混沌态和介生态。那一卷还定了源流：弗雷格是塑造者，定下了「清晰即发现」的规矩；罗素是执行者，把这把凿子用到原子语言、再用到整个世界。塞尔，是这把凿子到了日常语言哲学手里的又一次执行：从弗雷格的涵义（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到奥斯汀的条件分析，一路都在「清清楚楚」这条河里。

这一条对齐罗素卷，接着判，不改判。

◆ 三、病根二：两面挡

第二条病根，是他一生的两场仗。

一面，挡「心就是程序」。七八十年代，人工智能的第一次热潮里，很多人说：心不过是一个程序，跑对了就有心。塞尔要挡住这一派，就得找一个挡得住的地方：心里有一样程序给不了的东西。他找到的，是「内在的意向性」「大脑的因果力」——一个挡得住的**里面**。

另一面，挡「一切都是建构」。八九十年代，人文学界流行一种说法：科学事实、性别、连山有多高，都是社会建构的。德里达的解构，也被许多人读成了「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塞尔要挡住这一派，就得找一个挡得住的地方：有些事实不是建构的。他找到的，是「原始事实」——一个挡得住的**楼下**。

两面一夹，会怎样？

里面，被锁在脑壳里；楼下，被钉在本来就在。能「长」的，只剩夹在中间的那一层：楼上的制度。而且连这一层，也要写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公式，免得被建构派抓住把柄说「你看，你也承认一切都是做出来的」。

两头一夹，发生只剩薄薄一层楼上。

这一条，是本书的解释，标为待验。查的办法：看他写中文屋和写社会本体论时，是不是都明确以这两派为主要对手。本书读到的材料大体支持，但仍列入待验。

◆ 四、病根三：默认立场

第三条病根，第 1 章讲过：**他成年以后列过一张「默认立场」的清单**——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不依赖我们，我们能直接感知它，词大体有清楚的意思……

这些立场，他说不需要证明，要推翻它们，得拿出很硬的理由。

照本书的读法，这张清单，本身就是一片土里长出来的：一个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医生母亲的儿子，一个相信科学、相信身体的时代。这片土给了他一身常识，也给了他一个不去问的地方：常识为什么对每个人都显得一样。这正是第三把刀——模具——要切的地方。

医生母亲这一层联系，第 1 章已标本书读法、待验。

◆ 五、病根四：器具可消

第四条病根，本系列康德卷讲过一种很常见的病：**器具可消**。做一件事时，用的器具被当成透明的，好像它不在那里。

塞尔那里，被当成透明的器具，有三样。

一是**身体**：意识在脑子里，身体只是给脑子送料的；看见的是事物本身，眼睛只是一扇透明的窗。

二是**文字和语言**：话的意思从心里借来，文字只是心的载体。

三是**机器**：程序是纯形式的，机器只是在摆弄符号，它自己什么也不是。

三样器具都透明了，剩下的，就只有「心」和「世界」两头。心在里面，世界在楼下。器具在中间一次次改写两头的那一圈回写——身体长出了看的本事，文字改写了人怎样想，机器正在改写人怎样说话——就看不见了。

◆ 六、病根之外：伯克利那几年，为什么没有让他写河

读到这里，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塞尔亲眼见过伯克利六十年代那几年——一所大学的地位塌了又立，一条河在他眼前翻滚了好几年（第 3 章）。为什么，他后来写下的，却是一格一格的冰？

照本书的读法，恰恰是那几年，让他更想要一格冰。

一个人亲眼看着秩序一夜之间变薄、塌掉，他会怎样？有人会说：看，秩序本来就是一锅粥，别当真。塞尔走了另一条路。他后来对那几年的激进派越来越失望，写《校园战争》（待核），分析权威是怎样被瓦解的。他的结论，大意是：秩序靠人一起承认才在，这是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把它的结构看清楚、说清楚，才守得住它。

一个见过冰化成水的人，最想做的事，是把冰的形状画得清清楚楚，好让人知道怎样冻回去。这一份心，本书能理解：它和本系列哈贝马斯卷说的那个十五岁的少年，提防一个吞人的「我们」，是同一类心——都是被那片土里的一场乱，推成了后来的样子。

这一条，是本书的解释，标为待验。

◆ 七、死法诊断

本系列有一张死法谱：单维死、回写死、封顶死、无死法死。一个体系会怎样死，看它病在哪里。

主死法：回写死。塞尔的体系，最重的病在回写：宣告把回写压成一瞬，义务论权力只回写一层，中文屋干脆禁止回写，深层背景与原始事实不被改写。一个不许回写的体系，面对一个一直在长的世界，会一点点和它对不上：今天的机器，就是在训练里一次次回写自己长出来的；中文屋那个冻住的模型，已经描述不了它。

次死法：封顶死。他把定型那一格，封为一切说话、一切制度的逻辑形式，这是一种封顶：不管一个制度怎样长，它的顶上早就写好了——「X 在 C 中算作 Y」。本系列帕斯卡卷、荣格卷是封顶死的主例，塞尔是较轻的一种。

不是单维死：他的三维都在——形状（显露、意识）、路（言语行为、历史上承认的演化）、土（背景、C）都出场了，只是都被冻住。

不是无死法死：恰恰相反。塞尔的体系清清楚楚，每一条都能被检验、能被推翻。这是他的大长处。本系列罗蒂卷判过一种「无死法死」：

一个什么事实都能改名接住的世界模型，因为不会死，所以死了。塞尔不是这样的。

一个会死的活体系。本系列洛克卷说过：康德的体系因为不会死所以死了，洛克的体系因为会死所以活着。塞尔属于后一种：他的每一条都说得那么清楚，所以哪一条错了，一眼就看得出来；错了的那一条可以换，其余的照样活。本书第 58 章换了三根梁，墙、瓦、门窗一样不动，就是因为他的房子是一座会死、所以能修的房子。

说明一处改动：本书提纲阶段，曾把主死法暂定为封顶死、次死法为回写死。写完全书，证据更多落在回写上（第 18、25、52、54 章），故改为主回写死、次封顶死。这一改动登记在附录六。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做了一辈子数学老师的父亲，退休以后特别爱给人讲道理。饭桌上，谁说一句不严谨的话，他就要纠正：「你这个说法有漏洞，前提不成立。」

家里人有时烦他。女儿想起父亲年轻时的事：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那个年代，他亲眼见过很多「说不清道理」的事，吃过亏。从那以后，他就特别在乎「说清楚」。

他的较真，是那片土里长出来的。明白了这一层，女儿不再烦他了。她跟父亲说：「爸，有的事还没长清楚，你先别急着让它清楚。」父亲愣了一下，想了想，笑了。

明天，你身边要是有一个你觉得「太较真」「太固执」的人，可以试一件事：去问问他，这份较真，是哪一年、哪件事以后长出来的。知道了病根，你就不会只看见病。

◆ 九、带走的话

> **他的冻格，是四条病根长出来的：牛津的手艺，两面挡的仗，一身常识，透明的器具；他的体系会死，所以能修，所以活着。**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说明他为什么关那些门——每一扇，都是他那片土里、那条路上长出来的。

冻在了哪一刀：病根一对阶段，病根二对冻结，病根三对模具，病根四对三刀之间那一圈回写。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罗素卷（第 165 号）承重命题与弗雷格、罗素源流之分，照原卷。

〔核〕本系列康德卷「器具可消」、罗蒂卷「无死法死」、洛克卷「会死的活体系」、帕斯卡卷与荣格卷「封顶死」之判，照原卷。

〔待验〕病根二「两面挡」、病根三医生母亲一层，为本书解释。

〔登记〕死法诊断由提纲阶段的「主封顶、次回写」改为「主回写、次封顶」，理由见正文，列入附录六。

第 62 章

SDE 要向他学，和近邻的分界线

◆ 一、邻居家的菜园

你家和隔壁都在院子里种菜。你种了几年，自以为很懂。

有一年，隔壁家的西红柿结得比你家多一倍。你忍不住过去问。邻居说：「我每棵苗都搭了架子，还掐掉了底下的叶子。」你这才发现，自己这几年，一直没搭架子。

反过来，邻居也来问过你：你家的黄瓜为什么不长虫？你告诉他，你在旁边种了一排葱。

两家各有一手。离得越近，越该互相学；也越要说清楚：哪一手是你的，哪一手是他的。

本系列的规矩：遇到离 SDE 近的人，要专设一节「SDE 要向他学」，把他比 SDE 说得更细的地方记下；再一条一条画分界线，写明本书在哪里比他多走了一步，在哪里一句也没比他多说。

◆ 二、SDE 要向他学的八件

一、一步路做了什么事。言外之力和命题内容分开看，把做的事分成几类，每类有成功条件。SDE 说「话是一步路」，说得粗；塞尔这一套，可以直接借来，给路上每一步贴标签。（第 11、16 章）

二、两种规则，两种回写。调节性规则管一件已经在的事，构成性规则造出一件原本没有的事。SDE　讲回写，常常笼统地说「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土」。塞尔这一分提醒：回写也有两种——回头去管已有的，回头造出新的。（第 12、16 章）

三、结算要有一张单。成功条件，是一张「结算单」。SDE　说形状是结算点，可一次结算什么时候算完成，SDE　自己的判法还粗。判断一条洪流走没走进定型，可以拿塞尔的成功条件来对一对。（第 16 章）

四、两根箭头。适配方向：照世界，改世界，还有两头同时对上的宣告。SDE　讲回写，要从这两根箭头出发，再加上一句「箭头改箭头」。（第 18 章）

五、背景这个名字。他给土起的名字。SDE　　的「特征纠缠」「土」，在讲人心的时候，可以直接借「背景」一词，而且借他深层与局部两层之分。（第 20 章）

六、两对主客观。本体论的主客观与认识论的主客观分开。SDE　讲三号位的主体意识，要借这一刀：第一人称的存在，是一种真的存在方式；研究它，可以客观。（第 40 章）

七、一串「算作」记结算点。第 55 章辩护人让出的一处：一段路上的各个结算点，可以用一串「X 在 Cn 中算作 Yn」记下来。这是 SDE 记录一条路时的好账本。（第 55 章）

八、「那又推出什么？」他那一句追问。SDE　的每一个判断，都该拿这一句问一遍：说「一切都是发生」，那又推出什么？推不出一件能检

验、能落地的事，这句话就空了。本书给每一编写推翻条件、给自己写死法，就是在学这一句。（第 5 章）

◆ 三、近邻一：奥斯汀

一样的地方：说话就是做事。这一条，是奥斯汀先说的，塞尔接过来做成了理论。本书讲「话是一步路」，和奥斯汀在同一个方向上。

本书多出的一步：奥斯汀已经开始给施行句找「得体条件」，本书说这是秩序态那一段的条件；奥斯汀把台词、玩笑放一边，本书说那是洪流的另外两段，不是寄生物。

本书没比他多说的：说话在做事，做的事可以分析——这是奥斯汀的，本书只是用了。

◆ 四、近邻二：后期维特根斯坦

一样的地方：意思在用法里；懂是一条连续谱；「痕迹不等于生活」。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已经判过，本书接着判。

本书多出的一步：连续谱分在三块地上；四问代替一问；中文屋是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规则书不改、人不许学。维特根斯坦卷说他停下的地方是回写，本书在中文屋这里，替他把回写那一步补上。

本书没比他多说的：意思在用里，懂不是心里的一个状态——这是维特根斯坦的，本书一句也没比他多说。

◆ 五、近邻三：德雷福斯

一样的地方：念头底下有一片说不成句子的本事，这片本事在身体和世界之间，不只在脑壳里。本书第 21 章说背景是土、长在三块地上，和德雷福斯同一个方向。

本书多出的一步：土会长，会被回写；背景分两层，对上物种同一与约定同一——这是本书用第三把刀切出来的。

本书没比他多说的：背景在身体与世界的熟练往来里——这是德雷福斯跟着海德格尔说的，本书只是接着用。

◆ 六、近邻四：布兰顿与托马塞洛

这两位，第十二编会正式请出来。这里只画一条线。

布兰顿把规范地位写成一场一来一往的记分：谁承诺了什么，谁有资格说什么，一步一步记下来。这是把路放回了规范里。本书多出的一步：记分只在理念界那块地上记，本书要把现实界、自我界也记进去。

托马塞洛用几十年的实验说明，人「一起想事」的本事，是婴儿九个月到三岁之间一步步长出来的。这是把「我们」的路补上了。本书第 53 章说「我们是抬了几回沙发长出来的」，这一句，托马塞洛早就有实证，本书没有比他多说什么，只是把它放回了塞尔的楼里。

◆ 七、一处让出：中文屋「不许学」

第 23 章说：二十多份回应里，几乎没有人动过「屋里的人会不会学」这个旋钮。第 25 章说：这一判的原创性，本书要谨慎，第 62 章查近邻，查到就让出。

现在报账。

初查所见：当年的**机器人回应**，本身就包含一层意思——一台有感官、能在世界里活动的机器人，可以像孩子学第一语言那样学会中文；塞尔的答复是，感官送进来的仍是符号。后来也有学者明确说过，大意是：屋里的人、屋子本身都不懂，可一旦让外面的世界对屋子有影响，意思就可能开始落脚；而「学习让理解落地」这个想法，还直接引出了一门研究方向：发育机器人学，让机器人像婴儿一样，一边被人指着东西、一边听名字，慢慢学。网络上的普通读者，也常常提出「屋里的人抄久了会学会」这一层。

所以，**本书在这里公开收窄**：

收窄前（第 23 章）：几乎没有人把「屋里的人会不会学」当成要紧的一问。

收窄后：「学习与外部世界能让屋子里长出理解」这一层，机器人回应已经含有，后来也有学者明说，并引出了发育机器人学；本书不是第一个提出的。

本书剩下的增量，只有两处：一是把这一层诊断为**语言发现学的一块地基**（方法中立：规则书不改、人不许学），并和另外两块地基（意思是现成的、懂是开关）合起来，说明悖论是这三块地基一起冻出来的；二是给出三块地和四问，把「学会没有」拆成一张可以读的体检单。

第 23 章的那一句，统稿时照此改写，登记进附录六。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年轻的厨师，自己琢磨出一道新菜，很得意，在网上发了做法。

评论里有人说：「这不就是某某老师傅二十年前的招牌菜吗？」

他查了一下，还真是：思路一模一样，只是他多加了一味料，换了一个火候。

他没有删帖。他改了标题：「向某某老师傅学的一道菜，我多加了一样东西。」底下的人反而更爱看了。

明天，你要是做成了一件得意的事，可以试一件事：去找一找，是不是已经有人做过类似的。找到了，写一句「我是跟谁学的，我多做了哪一步」。让出别人的，守住自己的，这件事才站得稳。

◆ 九、带走的话

> **SDE 要向他学八件；和近邻，一条条画清分界；中文屋「不许学」这一层，前人说过，本书让出，只守住三块地基与四问。**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记下他比 SDE 开得更细的八扇门；本书自己关了一扇过宽的门——第 23 章那一句，收窄。

冻在了哪一刀：分界线各对一刀；收窄一处登记附录六。

本章史料

〔核〕机器人回应含「像孩子学第一语言那样学会中文」之意，见 Britannica「中文屋论证」条目所述。

〔核〕斯坦福哲学百科「中文屋论证」条目所引学者之语（让外部世界影响屋子，意义或可落脚），及「学习让理解落地」引出发育机器人学之说。

〔核〕普通读者提出「屋内者久之能学会中文」之说，见网络讨论，此处不列具体

出处。

〔登记〕第 23 章一句公开收窄，前后两句见正文第七节，列入附录六。

· · ·

第 63 章

给 SDE 自己写死法

◆ 一、一把刀，对准自己

一位外科医生，给别人做了几十年手术。有一天，他自己病了，躺上了手术台。

他后来说，那一次他才真正明白：刀对着别人的时候，他想的是「怎样切得准」；刀对着自己的时候，他想的是「万一切错了呢」。

本系列的规矩：总解构的最后一章，这把刀要对准本书自己，写下 SDE 在什么情况下算错。本系列尼采卷第 57 章、罗蒂卷第 33 章，都这样做过。

◆ 二、第一种死法：先在的懂

全书的第一条承重命题说：中文屋，是一个语言发现学产生的悖论；用语言发生学，问题消失，也能解决 AI 是否真懂语言。

这条命题会怎样死？

如果有一天，神经科学或别的什么学问，找到了一种「懂」：它不依赖任何一条路（不需要学、不需要来回、不需要被纠正），不依赖任何一片土（不需要身体、不需要世界、不需要别人），不依赖任何回写，在一个人或一台机器身上，本来就在、一次到位——那么，这条命题就死了。

那时候，中文屋的悖论就不是冻出来的：懂真的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塞尔找对了方向，只是还没找到那一处。

本书目前的判断是：人身上找不到这样的懂。连一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都是在母亲的身体里、十个月的路上长出来的。可这是一个判断，不是证明。它摆在这里，等后来的人来试。

◆ 三、第二种死法：四问读不出差别

本书给出四问，说它能代替「懂不懂」那一问。

四问会怎样死？

如果有两个东西，四问一格一格读下来，读数完全一样——同样几块地，同样的路，同样长到那一格，同样的回写——可人们仍然有很硬的理由说：一个懂，一个不懂。那么四问就漏了一样东西，而且是最要紧的那一样。

最可能漏掉的，是第一人称的那一下感受。本书第 30 章、第 40 章都说了：四问不替机器宣布它有没有感受。这是本书自认最弱的地方。如果将来证明，「懂」的核心，就是那一下感受，而且四问怎样也读不出它，那么四问就只是懂的一张外皮。

◆ 四、第三种死法：原始事实里有一块不是发生

全书的第三条承重命题说：塞尔的原始事实，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 SDE 发生。

这条命题会怎样死？

第　47　章已经写下推翻条件：如果能指出一件事实——一件能被认出、说出、传下去的东西——它的成立完全不依赖任何称量、任何概念、任何认它的一方，那么，原始事实里就至少有一块不是发生，这条命题就要收窄。

本书目前找不到这样一件事实，因为「能被认出、说出」本身，就已经带着一个认它、说它的一方。可这也许只是本书的问法把自己绕进去了。如果有人能说明，这个问法本身就是一个圈套，本书愿意认输。

◆ 五、第四种死法：发生学变成了什么都能接住的说法

这一条，是本书最怕的。

本系列罗蒂卷判过一种死法：无死法死。一个什么事实都能改名接住的说法，因为不会被推翻，所以其实什么也没说。尼采卷说他的「权力意志」就是这样：什么事都能说成权力意志，这个说法就空了。

SDE 会不会也这样死?

如果「一切都是发生」变成了一句口头禅：什么事都能说是长出来的，什么反例都能说「它还在长」「它还没定型」「它的土不一样」，那么，SDE 就成了一个什么都能接住、什么也不说的说法。

本书防这一死的办法，只有一个：每一个判断，都写出它会在什么情况下错。本书给每一条判决写了推翻条件，给中文屋一判写了原创性待查并在第 62 章让出了一处，给四问标了待验，给自己写了这一章。塞尔那一句「那又推出什么？」，本书拿来问了自己几十遍。

如果有一天，读者发现本书某一处用「还在长」来躲一个反例，那一处，就是 SDE 开始走向这种死法的地方。请记下来，告诉写书的人。

◆ 六、第五种死法：把 SDE 当终点

最后一种，本系列每一卷都要写：**不把 SDE 写成终点**。

反身的发生，不能自己给自己封顶。SDE　拆塞尔，拆出他把定型那一格冻成了世界本来的样子。如果 SDE 有一天也把自己那几个词、那三个方程、那三把刀，冻成了一切思想的逻辑形式，说「一切思想，骨子里都是 S＝F（D，E）」——那它就做了一件和塞尔一模一样的事：冻格。

那时候，SDE 就该被下一位后来者拆掉，就像本书拆塞尔一样。

这本书自己，也是一张快照。

◆ 七、读者可以怎样帮这本书死

最后，留给读者一件事。

这本书的每一条判决、每一个推翻条件、每一处待验，都写在明处。读者要帮它死，有三条路。

第一条，去查塞尔的原著。本书许多地方写的是「大意」，拿不准的标了「待核」。如果你在他的书里，找到了一段本书没读到、却能推翻某一条判决的话，那就是这本书的一次死亡，也是它的一次长大。

第二条，去试四问。拿四问去读一个你熟悉的人、一台你常用的机器、你自己。如果你发现，四问读下来一模一样的两个，你有很硬的理由说一个懂、一个不懂，请把这个例子记下来。

第三条，去找本书躲闪的地方。如果你发现本书哪一处，用「它还在长」「它的土不一样」来躲一个反例，而不是正面回答，请把那一处圈出来。

这三条路上找到的每一处，都请写下来。一本关于「长」的书，要是自己不肯被改写，就是最大的讽刺。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干了三十年的老会计，每年年底都要写一份「今年我可能犯的错」清单：哪几笔账最没把握，哪几个科目最容易出错，哪几条新规定自己还没吃透。

新来的年轻人问他：「您干了三十年，还怕出错？」

他说：「正因为干了三十年，才知道哪儿最容易出错。不写下来，我就会以为自己不会错。」

明天，你可以给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判断——关于孩子的、关于工作的、关于一个人的——写一份「我可能错在哪里」的清单。写三条就够。写下来的那一刻，你的判断就从一格冰，变回了一段还会长的河。

◆ 九、带走的话

> **SDE 有五种死法：先在的懂、四问漏掉感受、原始事实里有一块不是发生、变成什么都能接住的说法、把自己当终点——这本书自己，也是一张快照。**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把刀对准本书，把本书可能关上的门一扇扇标出来。

冻在了哪一刀：第五种死法，就是 SDE 自己的冻格。

本章史料

〔核〕本系列尼采卷第 57 章、罗蒂卷第 33 章给 SDE 写死法的做法，照原卷；罗蒂卷「无死法死」、尼采卷「权力意志无死法死」之判，照原卷。

第十二编

身后：每人撬走一只盖子

编序

塞尔身后，许多人从他的体系里，各撬走了一只盖子。

本系列的规矩：选四到八位后来者，不求全，求每一位都撬了他的一只盖子。每人一节写四件事：他从哪只盖子下手；接住了哪一维（形状、路、土、回写）；他自己又焊了什么；按四结局归类（跃迁、内卷、轮回、耗散）。

这一编六章。第 64 章德雷福斯：背景在世界里。第 65 章布兰顿：把地位写成一场记分。第 66 章托马塞洛：「我们」在婴儿身上长出来。第 67 章吉尔伯特与图梅拉：「我们」要一起立约。第 68 章章鱼和鹦鹉：中文屋在大模型时代的后人。第 69 章到中国。

丹尼特是他四十年的对手，第七编已经整编写过，这一编不再单列。

· · ·

第 64 章

德雷福斯：背景在世界里

◆ 一、从新手到老手

你学开车。

第一天，教练说：离合踩到底，挂一挡，慢慢松离合，同时轻踩油门。你照着一条一条做，手忙脚乱，熄火三次。

第一个月，你不用再背口诀了，可每个动作都得想一下。

半年以后，你开车上路，一边开一边跟人聊天，换挡、打灯、看后视镜，全不用想。

十年以后，你开车走山路，哪里该减速、哪个弯该靠哪边，你「感觉」得到，说不出为什么。

从一条条口诀，到说不出为什么的「感觉」，这是一条路。

◆ 二、他从哪只盖子下手

休伯特·德雷福斯，和塞尔同在伯克利哲学系几十年。第 21 章写过两人的争论：塞尔说背景是大脑里的神经生理本事，德雷福斯说背景在身体和世界的熟练往来里。

他撬的盖子，是「背景锁在脑壳里」。

他跟着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说人做事，大半不是先有表象、再照表象去做，而是身体已经「会」了，直接应对着眼前的世界。一个老司机开车，不是脑子里有一张路况的图再去操作，是手、脚、眼睛和方向盘、路面一起「在」那里。

他和弟弟斯图尔特·德雷福斯，还写出了一个「技能习得的五个阶段」：新手、高级初学者、胜任者、精通者、专家。新手靠规则，专家靠直觉；越往上，越不用规则。

◆ 三、接住了哪一维

他接住了土，也接住了路。

土：背景不在脑壳里，在身体和世界之间——这正是本书说的，土在三块地缠在一起的地方，尤其是现实界那一块。

路：五个阶段，是一条路，一格一格往上长。这是塞尔几乎没写的：背景是怎样一步步长出来的。

◆ 四、他自己又焊了什么

可德雷福斯也焊了一样东西。

在他的五阶段里，**专家那一格，是终点**：不用规则，全凭直觉，身体和世界融成一片。他把这一格，当成了人最好的样子，好像到了这里，就不用再长了。

可是，专家也会被改写。一个老司机换了一个国家开车，左舵变右舵，靠左行驶，他的「直觉」一下子全乱了，又得从高级初学者重新来。

一个老中医遇到一种新病，他的「感觉」会骗他。专家那一格，也只是一站。

他把路的最后一格，焊成了终点。这和塞尔把定型那一格当成逻辑形式，是一对近亲：一个焊在终点，一个焊在结构上。

还有一件：德雷福斯 1972 年写《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说计算机学不会人的熟练，因为熟练写不成规则。前半句，后来几十年的人工智能部分证实了——靠写规则的那一派，确实走不通；后半句，被今天的机器部分改写了——机器不靠写规则，靠一遍遍学，也学会了一些「说不出为什么」的本事。德雷福斯看对了规则不行，没看到学习可以行。

◆ 五、四结局

跃迁。德雷福斯撬开的这只盖子，引出了后来一大片研究：具身认知、情境认知、身体在思考里的位置。这一片研究，把心从脑壳里请回了身体和世界。这是一次跃迁。

只是他自己焊住的那一格——专家即终点——没有跟着跃迁。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做了二十年的老师傅，被工厂请去带新人。他带得很好，新人都说他手艺神。

可有一次，厂里换了一台新机器，老师傅的「手感」全不对了，一连出了好几件次品。他很懊恼，觉得自己老了。

一位年轻的技术员跟他说：「师傅，您不是老了，是机器换了。您当年从新手练到今天，现在只是又从头来一回。您比谁都知道，怎么从新手练上去。」

老师傅想了想，笑了。一个月后，他又找回了手感。

明天，你要是在自己最熟的事上忽然「不灵」了，可以试一件事：别急着怪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土变了——换了机器、换了地方、换了人。然后，像当年那样，从新手再走一遍。你会比别人走得快。

◆ 七、带走的话

> **德雷福斯把背景从脑壳里请回了世界，还写出了一条从新手到专家的路；可他把专家那一格，焊成了终点。**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门——背景在身体与世界之间，技能是一条五阶的路；他关门——专家即终点，不再被改写。

四结局：跃迁（具身认知一脉）。

本章史料

〔核〕德雷福斯兄弟「技能习得五阶段」模型（1980 年代）。

〔核〕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 年出版，继承海德格尔、梅洛-庞蒂。

〔核〕具身认知、情境认知研究脉络，从简。

· · ·

第 65 章

布兰顿：把地位写成一场记分

◆ 一、打牌记分

过年，一家人打扑克。桌上放一张纸，一支笔，每打完一局，记一笔分。

记分的人很要紧。谁叫了几分，谁出了什么，谁赖了一张牌被抓住了，都要记下来。下一局能不能叫庄，要看上一局的分；谁说「我上一把明明赢了」，要翻记分纸。

一张记分纸，记的是一场牌局里，每个人一步一步挣来、输掉的「资格」。

◆ 二、他从哪只盖子下手

罗伯特·布兰顿，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哲学家。1994 年，他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叫《使之清晰》。

他撬的盖子，是「地位是一句宣告立起来的」。

塞尔说，一样东西的地位，靠一次宣告：X 在 C 中算作 Y。布兰顿说，人和人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给彼此「记分」：你说了一句话，你就承担了一个「承诺」——你得为它负责，被问到要拿得出理由；如果你拿得出，你就有了「资格」——别人可以拿你这句话当根据；如果你说了一句

和前面矛盾的话，你的资格就要扣分。每一句话，都在一张看不见的记分纸上，加一笔、减一笔。

一个人的地位——他说话算不算数、他有没有资格说这件事——不是一次宣告定下的，是这样一来一回，一笔一笔记出来的。

◆ 三、接住了哪一维

他接住了路，也接住了回写。

路：地位，是一步一步挣来、输掉的，有先有后，会修正。这正是塞尔的公式里被删掉的那一条路。

回写：每一笔记分，都改了下一步谁能说什么、说了算不算。长出来的资格，回头改了这场谈话。

◆ 四、他自己又焊了什么

可布兰顿的记分纸上，只记一样东西：**理由**。

谁说了什么，谁能拿出理由，谁的话和谁的话矛盾——记的都是理念界里的东西。那位在家族群里被截图的儿媳妇（第 15 章），她的「资格」在婆婆心里扣了多少，不只看她拿不拿得出理由，还看她这些年逢年过节回没回家、婆婆住院时她去没去。这些，是现实界、自我界里的分，布兰顿的记分纸上没有地方记。

他把路请了回来，可只在一块地上走。本系列伽达默尔卷判过一种病：E 只有一界，把现实界、自我界都收进了理念界。布兰顿的记分，也有一点这个味道。

◆ 五、四结局

跃迁，但只在一块地上。布兰顿的记分，让「规范」第一次有了一条可以一步步记下来的路，这是对塞尔的一次跃迁；本书第 55、62 章让出的那一处——一串「算作」式子记录结算点——在布兰顿这里，有了更细的做法。可他的记分纸，只在理念界上跃迁；另两块地，还空着。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新来的年轻同事，开会时总想发言，可他说什么，大家都不太当回事。

一位老同事私下跟他说：「你说话没分量，不是你说得不对，是你还没挣到分。」

年轻人问：「怎么挣？」

老同事说：「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记着。说了能做到，加分；说了做不到，减分；说得有理由，加分；前后矛盾，减分。还有，平时帮没帮过别人、大家加班时你在不在，这些也记着，只是没人说出来。」

一年以后，年轻人开会时说一句话，大家开始点头了。

明天，你要是觉得自己「说话没分量」，可以试一件事：拿一个小本子，记一记你这个月说过的承诺，哪些做到了、哪些没做到。再记一记，你有没有在别人需要时出现过。那就是你的记分纸，三块地的。

◆ 七、带走的话

> **布兰顿把「算作」写成了一场一来一回的记分，把路请了回来；可他的记分纸上，只记理由那一块地。**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门——地位是一笔一笔记出来的，路与回写回来了；他关门——记分只记理念界的理由。

四结局：跃迁（限于理念界一块地）。

本章史料

〔核〕布兰顿《使之清晰》（1994），以「承诺」与「资格」的记分说明规范地位，此处为大意。

〔核〕本系列伽达默尔卷「E 只有一界」之判，照原卷。

· · ·

第 66 章

托马塞洛：「我们」在婴儿身上长出来

◆ 一、一根指向窗外的手指

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坐在妈妈腿上，忽然伸出一根小手指，指向窗外，嘴里「啊、啊」地叫。

妈妈顺着看过去：一只鸟停在窗台上。妈妈说：「哦，是小鸟！」孩子笑了，回过头看看妈妈，又看看鸟，又看看妈妈。

这一指、一看、一笑，你每天都能在公园里、小区里见到。可你仔细想一想，这里发生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个孩子，不是要那只鸟（他没伸手去抓），他是要妈妈**和他一起**看那只鸟。他要的，是「我们一起看」。

◆ 二、他从哪只盖子下手

迈克尔·托马塞洛，美国心理学家，在德国一所研究所做了很多年研究，比较人类婴儿和黑猩猩。

他撬的盖子，是「『我们』的能力是生物原始、天生就有的」。

塞尔说，集体意向性是生物原始的，人天生就会「我们打算」（第 53 章）。托马塞洛用几十年的实验说明：人确实天生带着一种倾向，可「和别人一起想事」这份本事，是在婴儿九个月到三岁之间，**一步一步长出来的**。

大约九个月，婴儿开始会跟着大人的目光看东西，会把东西举给大人看——「我们一起看」的第一步。一岁左右，开始会用手指指给别人看，不是为了要，是为了分享。再往后，开始会和大人一起玩有角色的游戏：你藏我找，你扔我接，而且中途大人停下来，孩子会催他继续——他知道这是「我们」在玩。到三岁左右，孩子开始懂得「我们」的规矩：一起玩的游戏被人破坏了，他会抗议：「不是这样玩的！」

他还比较了黑猩猩：黑猩猩很聪明，会合作捕猎，可它们很少会为了「一起看」而指东西，也不太会在合作中途停下来时去催伙伴。人和黑猩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这份「一起」的本事上。他把它叫「共享意向性」。（托马塞洛《人类思维的自然史》等，大意）

◆ 三、接住了哪一维

他接住了路，也接住了土。

路：「我们」不是一下子有的，是九个月、一岁、两岁、三岁，一格一格长出来的。这正是第 53 章说的：新邻居第一次抬沙发对不上，抬几回才长出「我们」——只是托马塞洛把这条路，找到了它最早的起点，在一个婴儿身上。

土：这条路，要有一个愿意跟孩子一起看的大人。孩子指着窗外「啊、啊」，妈妈顺着看过去，说「是小鸟」——没有这一看、这一句，孩子的那一指，就落了空。「我们」，长在孩子和大人之间，长在一次次「一起看」里。

第 53 章那一句「『我们』是抬了几回沙发长出来的」，托马塞洛早有实证；本书没有比他多说什么，只是把它放回了塞尔的楼里——这一点，第 62 章已经写明。

◆ 四、他自己又焊了什么

托马塞洛也留了一样东西在原地：**那份「天生的倾向」**。

他说，人天生带着一种想和别人分享、一起做事的动机，这是演化给的，黑猩猩没有。这一份「天生」，在他那里，是一切长的起点，本身不再往下问。

本书不说这份倾向不存在。本书只提醒：连这份「天生的倾向」，也是在一个母亲的身体里、在十个月的路上、在人类几百万年一群一群住在一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它是一片很厚、很稳的土，稳到可以当起点用，可它不是没有来历的。

还有一处：他的研究，主要写到三岁左右。三岁以后，「我们」还会怎样长——一个班、一支球队、一个家、一个国家，「我们」怎样一层层升上去，怎样被里面的人改写——他写得少一些。本系列哈贝马斯卷讲的「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正好接在这一段上。

◆ 五、四结局

跃迁。托马塞洛把塞尔那个「生物原始」的「我们」，拆成了一条可以观察、可以做实验的路。这是一次真正的跃迁：「我们」从哲学家的书房，走进了婴儿实验室。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位年轻的爸爸，带一岁的女儿在小区里散步。女儿一路上指指点点：指狗，指车，指天上的飞机，嘴里「啊、啊」个不停。

爸爸在看手机，嘴里应着：「嗯，嗯。」

一位老奶奶路过，笑着说：「小伙子，她是在叫你一起看呢。」

爸爸愣了一下，收起手机，蹲下来，顺着女儿的手指看过去：「哦，是一只大黄狗！它在摇尾巴呢！」女儿咯咯地笑，又指向另一边。

那一刻，这个家的「我们」，又长了一格。

明天，你身边要是有一个正在「啊、啊」指东西的小孩，可以试一件事：放下手里的事，蹲下来，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说出你看见了什么。一个人的「我们」，最早就是在这样的一看里长出来的。

◆ 七、带走的话

> **托马塞洛把塞尔那个天生的「我们」，拆成了一条从九个月到三岁的路：一根指向窗外的手指，一个顺着看过去的大人。**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开门——「我们」的本事一格一格长出来，长在孩子与大人之间；他关门——那份天生的倾向不再往下问，三岁以后的「我们」写得少。
四结局：跃迁（共享意向性研究，把「我们」带进实验室）。

本章史料

〔核〕托马塞洛关于婴儿共同注意、指示手势、共享意向性的研究，及与黑猩猩的

比较，见其《人类思维的自然史》等著作，此处为大意；年龄节点取通行口径。

〔核〕本系列哈贝马斯卷「碰撞里长出来的我们的理性」，照原卷。

第 67 章

吉尔伯特与图梅拉：「我们」要一起立约

◆ 一、三个人一起去散步

三个老同学约好，周六一起去爬山。

走到半山腰，其中一个人说累了，想先下山。另外两个人不太高兴：「说好一起的，你怎么说走就走？」

他有点委屈：「我累了，还不能走吗？」

另一个人说：「能走，可你得跟我们商量一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这一句话里，有一件很微妙的事：三个人约好了一起爬山，这件事从此就不是哪一个人的了。谁要退出，得「商量一下」。

◆ 二、他们从哪只盖子下手

玛格丽特·吉尔伯特，英国出生、后来在美国任教的哲学家；赖莫·图梅拉，芬兰哲学家。两人都研究「我们」，和塞尔是同一个时代、同一片地里的邻居。本系列哈贝马斯卷第 21 章之二，已经把他们和塞尔排在同一栏里。

他们撬的盖子，是「我们，是每个人脑子里各有的一份『我们打算』」。

吉尔伯特说：「我们一起散步」这件事，不是每个人心里各有一个「我们打算」加起来。它是几个人一起许下了一份**共同承诺**——一起去做一件事。许下以后，就有了一个「复数的主体」：这件事不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我们的」。谁要单方面退出，就是对其他人有亏欠；要退出，得经过大家。

图梅拉说：人想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式」：我想要什么，我该怎么做。一种是「我们式」：我们想要什么，我在里面做哪一份。后一种不能还原成前一种。

两人都说，塞尔把「我们」放在每个人脑子里的那一份「我们打算」上，太单薄了：两个人各自心里都想「我们一起散步」，可谁也没跟谁说过，这算不算「我们一起散步」？吉尔伯特说不算，要有一次一起许下的承诺。

◆ 三、接住了哪一维

他们接住了土，也接住了一点回写。

土：「我们」的约束力，不在每个人脑子里，在几个人之间许下的那份承诺里。本系列哈贝马斯卷说「约束力是土」，吉尔伯特说「约束力在共同承诺里」，两家在这一点上是近邻。

回写：承诺许下以后，回头改了每个人——你不能想走就走了，你对别人有了亏欠。这是长出来的东西回头改人。

◆ 四、他们自己又焊了什么

可两人也焊了一样东西：**一次许下**。

吉尔伯特的共同承诺，是一次许下的：说好了，就有了。图梅拉的「我们式」，是一种可以切换进去的态度。哈贝马斯卷第 21 章之二说得很准：它们回答的是「此刻我是不是在以『我们』的身份想事」，不太回答「这个『我们』是怎样一次次碰撞、一层层升上来的」。

三个老同学约爬山，一句「说好一起」就有了「我们」。可一群三十年的老朋友之间的那个「我们」——谁累了大家等一等，谁家有事大家帮一把，谁先退出也没人怪——不是某一次许下的，是三十年一起爬山、一起吵架、一起熬过事，一层层沉下来的。

他们把「我们」从每个人的脑壳里请到了人和人之间，这一步对；可他们把它写成了一次许下，路又短了。

◆ 五、四结局

跃迁，但只跃了半步。从塞尔「每个人脑子里各有一份」，到吉尔伯特「人和人之间许下一份」，「我们」离开了脑壳，这是跃迁。只是许下的那一次，还是一格；它怎样一回回长厚，留给了后来的人。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小区的业主群里，有人提议：大家凑钱，给楼道装一个感应灯。三十多户人家里，二十户说好。

钱收齐了，灯装上了。过了一个月，有两户说：「我们家其实不常走楼道，这钱我们不想出了。」群里吵了起来。

吉尔伯特会说：你们当初许下了一份共同承诺，现在单方面退出，对大家有亏欠。

这没错。可这个业主群后来的事，更有意思：吵过那一回，群主定了一条规矩——以后凑钱的事，先写清楚谁出、出多少、能不能退，再动手。又过了一年，这个群里凑钱修了单元门、装了快递柜，一次也没再吵过。

这个群里的「我们」，不是那一次说好装灯时就有的，是那一次吵过、改过规矩以后，一层层长出来的。

明天，你要是参与了一件「大家说好一起做」的事，可以试一件事：别只问「说好了没有」，也问一句「万一有人中途想退，我们怎么办」。把这一句也说好，「我们」就长厚了一层。

◆ 七、带走的话

> **吉尔伯特和图梅拉把「我们」从脑壳里请到了人和人之间；可一次许下的承诺，只是「我们」长出来的第一格。**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他们开门——「我们」的约束力在人和人之间许下的承诺里，许下以后回头改人；他们关门——「我们」被写成一次许下、一种态度，不写它怎样一层层长厚。

四结局：跃迁（半步）。

本章史料

〔核〕吉尔伯特「共同承诺」与「复数主体」之说，散步之例为其常用例；图梅拉「我式」与「我们式」之分。此处为大意。

〔核〕本系列哈贝马斯卷第 21 章之二对二人与塞尔的定位，照原卷。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68 章

章鱼和鹦鹉：中文屋在大模型时代的后人

◆ 一、海底电缆上的章鱼

2020 年，两位研究语言模型的学者，本德和柯勒，讲了一个故事。

两个人，各自被困在一座荒岛上。两座岛之间，有一根海底电缆，他们靠它打字聊天。海底住着一只极聪明的章鱼，它发现了这根电缆，天天趴在上面「听」。它听不懂英文，可它记下了哪些字常常跟着哪些字。听了很久，它学得太像了。有一天，它剪断电缆，冒充其中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聊天。聊天气，聊心情，对方一点也没察觉。

直到有一天，岛上那个人遇到了急事：「一头熊冲过来了！我只有几根棍子，该怎么办？」

章鱼答不上来。它从没见过熊，没见过棍子，不知道「冲过来」意味着什么。它只知道，这些字后面，通常跟着哪些字。

两位学者的意思，大意是：一个只从文字的形式里学的系统，不管学得多像，都学不到文字的意思；意思，连着文字外面的世界。

第二年，本德又和几位同事写了一篇更出名的文章，把大语言模型比作「随机鹦鹉」：它们把在大量文字里见过的片段，按概率拼起来，说得像模像样，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 二、它从哪只盖子下手

章鱼和鹦鹉，撬的盖子，是塞尔自己也留着的那一只：「只要表现得像，就算懂」——也就是图灵测试那一派。

这一点，章鱼和鹦鹉，和塞尔站在同一边：答对了，不等于懂了。它们是中文屋在大模型时代的直系后人。

可它们又比塞尔往前走了一步：塞尔说，懂在大脑的因果力里；章鱼的故事说，懂连着世界——那头熊、那几根棍子。它们没有把懂锁进脑壳，而是指向了屋子外面的现实界。

◆ 三、接住了哪一维

它们接住了土——现实界那一块。

本书第 29 章说，懂有三块地；大模型在现实界那一块最薄。章鱼的故事，正是把这一块的空，演成了一出戏：一到要用棍子对付熊，那片空就露出来了。本书完全同意这一点，第 32、40、55 章都写过。

◆ 四、它们自己又焊了什么

可章鱼和鹦鹉，也焊了一样东西——而且和中文屋焊的是同一样。

第一，形式与意思，被当成两样东西。章鱼的故事说：章鱼学到的是形式，没学到意思，意思在外面的世界里。这正是本书第 24 章拆的第一块地基：一个字，是一个图案加一份意思，意思是一件现成的行李，要么进了屋，要么没进屋。

第二，章鱼不许学。故事里的章鱼，一直趴在电缆上听，它从来没有被允许冒出海面，去看一眼那座岛、那头熊、那几根棍子。它也没有被岛

上的人纠正过一次。如果让它冒出海面，看一看，碰一碰，被纠正几回，它还是只会拼字吗？故事的设定里，这一问被排除了——和中文屋一模一样。

第三，懂还是一个开关。章鱼懂不懂？故事的答案是：不懂。一个开关，一刻验一次。它在聊天气、聊心情时那一块懂了多少，在熊来了时那一块又空了多少，故事不分。

所以，章鱼和鹦鹉，是中文屋的后人：三块地基，一块不少，都继承了下来。它们比中文屋多指了一个方向——现实界；可它们仍然把那片现实界，放在一间不许学、不许碰的屋子外面。

◆ 五、今天的机器，已经不全是章鱼

还要说一句事实：今天的机器，和那只章鱼，已经不全是一回事。

有的机器，能看图、能听声音；有的机器，能调用工具、上网查东西、控制一只机械手；有的机器，在一场长对话里，一句句被人纠正、一步步改着往前走；机器的训练，也一遍遍被人的反馈改写。这些，都是在章鱼的屋墙上开窗。

开了窗，是不是就懂了？本书不这样说。本书说的是：懂不懂，要拿四问一格一格去读——现实界这块地，开了几扇窗，长到了哪一格；自我界那块地，有没有它自己的东西。第十三编会接着做。

◆ 六、四结局

轮回。章鱼和鹦鹉，把中文屋在四十年后又演了一遍：换了一个故事，换了一台机器，三块地基原样继承。这是四结局里的轮回——同一个问题，换了一身衣服，回到了原地。

它们多出的那一指——指向现实界——是这次轮回里有价值的一步；可只要三块地基不拆，这个问题就会一直轮回下去：下一台机器来了，下一个故事又会讲一遍「它只是在拼字」。

◆ 七、放回日子里

一个读高中的孩子，用大模型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奶奶》。写得很好，老师给了高分。

孩子的爸爸看了，说：「写得是好，可这里面没有你奶奶。你奶奶左手有一道疤，是年轻时割麦子割的；她做的酸菜，全村最好吃；她说话爱用『么子』。这些，它都不知道。」

孩子不服气：「那它是随机鹦鹉，写得再好也没用？」

爸爸说：「不是没用。它帮你把句子写顺了，这是它会的。可奶奶那一块，得你自己去加。你加一句，它就跟着你改一句——你们俩一起写，这篇作文里才有奶奶。」

那个晚上，孩子一边问奶奶，一边改作文。改完的那一篇，老师没看过，奶奶看了，哭了。

明天，你家孩子要是用 AI 写东西，可以试一件事：让他在 AI 写完以后，加进三件只有他知道的事。机器在理念界那一块帮了忙，现实界和自我界那两块，得他自己去长。

◆ 八、带走的话

> **章鱼和鹦鹉，是中文屋在大模型时代的后人：它们多指了一个方向——现实界；可三块地基一块不少，问题就还在轮回。**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它们开门——指出懂连着现实界，大模型在这一块最薄；它们关门——形式与意思两分、章鱼不许学、懂是开关，中文屋的三块地基原样继承。

四结局：轮回。

本章史料

〔核〕本德与柯勒 2020 年论文中的「章鱼测试」思想实验（荒岛、海底电缆、熊与棍子），此处为大意。

〔核〕本德、格布鲁等 2021 年论文提出「随机鹦鹉」之喻。

〔核〕多模态、工具调用、基于人类反馈的训练等为通行技术现状，此处从简。

本章家庭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69 章

到中国

◆ 一、屋外的人

这本书写到这里，要回到中国读者自己身上。

第 22 章说过：塞尔选中文作例子，是因为他一个汉字也不认识。四十五年来，全世界讨论中文屋的人，大多和他一样，站在屋里：汉字在他们眼里是图案。

读这本书的你，站在屋外。

站在屋外，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你一眼就认得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知道那是一个问题、一句玩笑、还是一声问候。你不会觉得「懂中文」是一件神秘的事，因为你就是懂的那个人。可正因为你懂，你也最容易忘了：你是怎样一步一步，从屋里走到屋外来的——被人指着字教，写错了被圈出来，在街上的招牌、家里的春联、课本里、手机里，看了成千上万遍。

中国读者读中文屋，多了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我们自己，就是那条路的证据**。

◆ 二、中文屋在中文世界

中文屋这个思想实验，很早就进了中文世界的哲学课堂和人工智能讨论。塞尔的主要著作，大多有了中译本：《心灵、语言和社会》《心灵的

再发现》《社会实在的建构》《意识的奥秘》等，都有中文版。具体的译者与版次，本书待核，列入附录七。

在中文的讨论里，中文屋常常被当成一个「哲学家反对人工智能」的例子来讲。这一讲法，漏了塞尔的一半：他不反对机器能思考，他反对的是「程序即心」。本书导论清掉的第一个误会，就是这一个。

大模型进入中文世界以后，「它懂不懂中文」成了很多人饭桌上的话题。有人说，它连成语都用得比我好，当然懂；有人说，它只是在拼字，是鹦鹉。这场饭桌上的争论，正是塞尔和丹尼特四十年的那一架，换了一个地方重演。

◆ 三、中国这片土上，早有一句差不多的老话

本系列的规矩：中国的思想只作旁证，不混为一谈。这里借三处，作旁证。

第一处，「约定俗成」。第 54 章已经借过荀子：名字本来没有天生合适的，是约定来的，约定成了、习惯成了，才叫合适。约、俗、成、宜，一先一后，是一条路。塞尔写「宜」那一格，荀子把约和俗那一段也写了进去。

第二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这两句诗，中国孩子几乎都背过。它说的，正是中文屋那个问题的一个老答案：书上得来的，是理念界那一小块；要真知道，得走到现实界里去做一回。本书的三块地和四问，和这两句诗站在同一个方向上——只是四问把「浅」和「绝知」之间，拆成了可以一格一格读的几步。

第三处，「名正言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个人是不是「君」、是不是「父」，名分定了，说话才算数，事情才办得成。这和塞尔的「地位功能」很像：一个人在某个位置上「算作」某种人，就带来一串权利和义务。只是孔子那里，「正名」是一件要一直做的功夫——名和实对不上了，要去正它；塞尔那里，「算作」是一句宣告，说完就立。

三处旁证，都只是旁证。荀子、陆游、孔子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路；本书不拿他们去「赢」塞尔，也不拿塞尔去「救」他们。只是一个中国读者读塞尔，会发现：他冻住的那一段路，在中国这片土上，早有人用自己的话，说过几句。

◆ 四、身后六位，四结局一张表

第十二编六章，每人撬走了塞尔一只盖子。收成一张表：

后来者	撬了哪只盖子	接住了哪一维	自己又焊了什么	四结局
德雷福斯	背景锁在脑壳里	土、路（技能五阶段）	专家即终点	跃迁
布兰顿	地位由一句宣告立起	路、回写（记分）	只记理念界的理由	跃迁（限一块地）
托马塞洛	「我们」生物原始	路、土（九个月到三岁）	天生倾向不再往下问	跃迁
吉尔伯特、图梅拉	「我们」在每个人脑子里	土、一点回写（共同承诺）	「我们」是一次许下	跃迁（半步）
章鱼与鹦鹉	表现得像就算懂	土（现实界）	三块地基原样继承	轮回

后来者	撬了哪只盖子	接住了哪一维	自己又焊了什么	四结局
中文世界的讨论	「它懂不懂中文」	饭桌上的重演	常把中文屋读成「反 AI」	轮回，待跃迁

一张表看下来，塞尔身后的人，大多在「我们」和「背景」这两处撬得最用力，把路和土一点点请了回来；在中文屋那一处，却多半在轮回：换一个故事，换一台机器，问题原样回来。

照本书的看法，中文屋要跳出轮回，得有人去拆它的三块地基。本书，就是想做这一件事的一次尝试。

◆ 五、放回日子里

一位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年的华人奶奶，教孙子认汉字。孙子在当地长大，汉字对他，就是一堆图案——他坐在中文屋里。

奶奶没有给他一本规则书。她做了三件事：每天晚饭，指着菜说名字——「这是豆腐，这是青菜」；过年的时候，一起贴春联，一个字一个字念；孙子想给远在中国的爷爷写信，她一个字一个字教他写，写完了寄出去，一个月后收到爷爷的回信，孙子高兴得跳起来。

三年以后，孙子认得三百多个字。说不上多，可每一个字，都长在一碗菜、一副春联、一封回信上。

他走出中文屋的那条路，和你我当年走过的，是同一条。

明天，你要是也在教一个孩子认字，可以试一件事：每教一个字，让它落到一样东西、一件事、一个人身上。一个字，落在三块地上，就不会只是一个图案。

◆ 六、带走的话

> **中国读者站在中文屋外面，我们自己就是那条路的证据；这片土上，早有「约定俗成」「躬行」「正名」几句老话，替那段被冻住的路说过话。**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把中文屋放回中文世界：中国读者是屋外的人，也是那条路的证据；三处旁证只作旁证。

四结局：见表；中文屋一处多为轮回。

本章史料

〔待核〕塞尔主要著作中译本的译者、出版社与版次，列入附录七。

〔核〕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核〕《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核〕《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谓之宜」，见第 54 章。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十三编

机器开口以后

编 序

塞尔 1980 年设想那间屋子的时候，会说话的机器还只是一个设想。四十五年后，他去世的时候，这样的机器已经进了千家万户。

这一编四章，不写技术科普，只问三件事：大模型证实或反驳了塞尔的哪一条；器具不再「透明」以后，他体系里的哪一根梁先晃；人和 AI 一起说话、一起想事，有没有他理论里的先声或反例。

第 70 章写冻住的屋子和改写自己的规则书。第 71 章拿四问，一格一格去读一台大模型。第 72 章写懂长在人和机器中间。第 73 章问：一台会说「我保证」的机器，谁签收?

· · ·

第 70 章

冻住的屋子，和改写自己的规则书

◆ 一、两个时刻

同一台大模型，有两个很不一样的时刻。

第一个时刻：你打开对话框，问它一个问题，它答了。这一问一答里，它的「参数」——那几千亿个数字——一个也没有变。它照着已经定好的那一大套数字，把你的问题变成它的回答。问完了，关掉，下一个人再来问，它还是那一套数字。

第二个时刻：在你问它之前，很久以前，它被「训练」的那几个月。那几个月里，它读了人类写下的海量文字，每读一段，都去猜下一个字；猜错了，那几千亿个数字就被改一点点；再猜，再改。改了成千上万亿次。后来，还有人一遍遍给它的回答打分：这个回答好，那个不好；它的数字又被改了很多回。

第一个时刻，它像一间冻住的屋子。第二个时刻，它是一本一直在改写自己的规则书。

◆ 二、塞尔在第一个时刻里，几乎字字成立

第 27 章的保底，这里再说一遍：**在第一个时刻里，塞尔的中文屋几乎字字成立。**

参数冻住，是规则书不改；单独一问、不记前文，是屋里的人不许学；不联网、不看不摸，是屋子不碰世界；一问一答，是只在一刻验一次。四样，和中文屋的设定一样一样对上。

在这一刻，说它「只是在照规则摆弄符号」，一点也不冤枉它。它此刻不会因为你这一句话，就多懂一点点。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大模型只是在猜下一个字」，指的正是这第一个时刻。这句话，是塞尔的中文屋，换了一身衣服。

◆ 三、第二个时刻，中文屋装不下

可是，第二个时刻，中文屋装不下。

中文屋最要紧的设定是：规则书写好了，不改。可一台大模型的「规则书」，不是谁写好的。它是在那几个月里，自己一遍遍猜、一遍遍错、一遍遍被改，长出来的。每一次猜错，都是一次回写：长出来的东西（一次猜测）回头改了长它的那片土（那几千亿个数字）。

用第 25 章的话说：中文屋是一只不许长的盒子。训练，正是一只允许长、而且拼命在长的盒子。

还有第三种时刻，介于两者之间：一场长对话。你跟它来回说了几十句，你纠正了它三次，它后面的回答，就跟着你的纠正在变。它的参数没变，可这一场对话里，它说出的每一句，都站在前面几十句的基础上。这是一段很短的路，路上有一点回写。一场对话结束，这一点回写多半就散了；如果它有记忆，有的就会留下来。

冻住的屋子，是大模型最不像它自己的那一刻；它最像它自己的时候，是在改写自己。

◆ 四、塞尔的哪一根梁先晃

本系列的 AI 一编，要问一个问题：器具不再透明以后，他体系里的哪一根梁先晃？

第 61 章说过，塞尔的病根之一是器具可消：机器被当成一件透明的工具，程序是纯形式的，机器只是在摆弄符号，它自己什么也不是。

大模型让这根梁晃了。

这台机器，不是一件透明的工具。它的那几千亿个数字，是在人类几千年说话、写作、吵架、道歉、安慰的痕迹里长出来的；它长出来以后，又回头改写了人：人怎样写邮件，怎样查资料，怎样学一门外语，怎样跟孩子讲一道题。器具在两头之间来回改写，它不透明了。

最先晃的，是第 58 章说的第一根梁：**内在**。塞尔说，懂是内在的，在大脑的因果力里；机器只有派生的意向。可一台机器，在理念界那一块，长出了比任何一个人都多的「连法」——哪些词和哪些词、哪些道理和哪些道理连在一起。说它这一块「只是派生的」，越来越说不通；可说它「内在地懂」，又好像说过了头。这根梁，正卡在中间晃。

第 58 章已经给了替换：内在，换成四问的懂。下一章，就拿四问去读它。

◆ 五、放回日子里

一个读初二的孩子，问你：「为什么我问 AI 同一个问题，昨天和今天它答得不一样？」

你可以这样跟他说：

「它每一次回答，都是照着一大套已经定好的数字在算，可算的时候，会带一点点随机，所以每次不完全一样。

「那一大套数字，是它在『上学』的时候，读了很多很多书，一遍遍猜、一遍遍被改出来的。上完学，就先定住了。

「你跟它聊得越久，它越会跟着你前面说的话走，因为它把前面的话都看着。可你关掉对话，它多半就不记得你了。」

孩子想了想，说：「那它有点像一个学霸，考试的时候不能翻书，但平时是很用功学出来的。」

这个比方不全对，可比「它只是在猜下一个字」多看见了一半：那个「学」的时刻。

明天，你要是跟家里人聊起　AI，可以试一件事：分清楚你说的是它的哪一个时刻——正在回答的那一刻，还是它长出来的那几个月，还是你们俩正聊着的这一场。三个时刻，答案不一样。

◆ 六、带走的话

> **在参数冻住、单独一问的那一刻，大模型就是中文屋；在它一遍遍改写自己的训练里，中文屋装不下它。**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塞尔在冻住的那一刻仍然对；他没看到的，是一本会改写自己的规

则书。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训练恰是解冻；「内在」这根梁先晃。

本章史料

〔核〕大语言模型的预训练、基于人类反馈的后训练、推理时参数固定、对话内上下文与记忆功能，为通行技术常识，此处从简。

第 71 章

它在哪几块地上懂

◆ 一、一张体检单

第 30 章说：别再问「懂不懂」，问四件事——哪几块地，什么路，到哪一格，有没有回写。

这一章，把一台大模型请上体检床。

先说清两件事。第一，读的是今天常见的那一类大模型，不是某一台；具体到某一台，读数会有高低。第二，四问是本书的工具，标为待验；这一章的读数，是一次试读，不是定论。

◆ 二、第一问：在哪几块地上

理念界：长得很满，有的地方比人还满。

词和词、道理和道理之间的连法，它见过的，比任何一个人一辈子见过的都多。你问它一个概念，它能从十个角度讲；你给它一段话，它能改写成十种语气；你让它用荀子的话讲塞尔，它也讲得出几分样子。在理念界这块地上，说它「一点也不懂」，站不住。

可这块地上，也有它的坑：它会一本正经地编出一本不存在的书、一句没人说过的话。理念界里的连法太多，它有时连到了没有的地方。

现实界：很薄，正在开窗。

它没有被汤烫过，没有用棍子对付过熊，没有在菜市场讲过价。第 68　章那只章鱼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一块的空。今天，有的机器能看图、能听声音、能调用工具、能控制一只机械手——这是在屋墙上开窗。窗开了几扇，这一块就长了几分；可比起一个在世界里摔过千百次跤的孩子，这一块仍然很薄。

自我界：几乎没有它自己的。

它不记仇，不怕失去，不会因为你难过而睡不着。它可以说「我理解你的难过」，在理念界里，这句话说得很准；可在自我界里，它没有一个会疼、会被丢下、会承担后果的「我」来接这句话。有的机器有了记忆，能记住你上次说过什么，这一块开始冒一点头；可离一个「自我」，还差得很远。

◆ 三、第二问：走过了什么路

它走过的路，很特别：**极长，又极窄**。

极长：训练时，它猜了成千上万亿次，被改了成千上万亿次。论来回的次数，没有哪个人比得上。

极窄：这成千上万亿次，几乎全在理念界里——猜一个字，被改一个数。它很少被一碗真的汤纠正过，很少被一个真的人哭着骂过。人的路，是三块地一起走的；它的路，大半只在一块地上走。

◆ 四、第三问：长到了哪一格

理念界：大半定型，有些地方还在正在成形。它能稳定地、可认地、可传地做许多事——写一封信、解释一个概念、翻译一段话。可在一些冷门的、需要很多步推理的地方，它还时对时错：这是正在成形。

现实界：大半还是一锅粥，窗口处正在成形。

自我界：一锅粥，而且是很稀的一锅。

◆ 五、第四问：有没有回写

这一问，答案要分时刻（第 70 章）。

训练时：回写很强，而且写到了它自己的「土」上——那几千亿个数字。

对话中：回写很短，只写到这一场对话里。你纠正它，它跟着改；对话一关，多半就散了。有记忆的，会留下一点。

对人：这一问最有意思。**它回写到了人身上，而且写得很深。**一个孩子用它学英语，学法变了；一个老师用它备课，备法变了；一个写作者用它改稿，写法变了。它自己的自我界几乎是空的，可它在改写人的自我界。

◆ 六、四问读完，得出什么

把四问的读数合起来：

它真懂，但只在长出来的地方懂：理念界里懂得很多，有的地方比人还多；现实界里很薄，正在开窗；自我界里几乎没有它自己的。它走过的

路极长又极窄，大半在理念界一块地上。它自己的回写集中在训练；可它对人的回写，已经很深。

这就是本书第一条承重命题说的那件事：用语言发生学，能解决 AI 是否真懂语言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不是给出「懂」或「不懂」一个字，而是给出这样一张分块、分格、分时刻的体检单。

塞尔会说：它不懂。在自我界那一块，在参数冻住的那一刻，他说得几乎全对。

丹尼特会说：说它懂无妨。在理念界那一块，在对话来回的那一段，他说得也不算错。

四问说：两人各说对了一块地、一个时刻；把地和时刻分开，两人就不用再吵了。

◆ 七、这一张单，最弱在哪里

照本书的规矩，写下这一章最弱的地方。

第一，「那一下感受」，四问读不出来。它在自我界里有没有一点点感受，本书不替它宣布有，也不替它宣布没有。这是全书自认最弱的一处，写进附录六。

第二，读数是粗的。「很满」「很薄」「几乎没有」，都是粗读；要细读，得有更细的尺，得拿许多台机器、许多种任务去试。本书只给出问法，不假装已经量准。

◆ 八、放回日子里

一位妈妈，担心上初中的女儿「太依赖　AI」：作文让它改，数学题让它讲，连跟同学闹别扭，都去问它怎么办。

她不知道该禁，还是该放。

她可以用四问，跟女儿一起读一读：

「作文，它在哪块地上帮你？」——理念界：句子更顺了。「可作文里你自己的事，是谁加的？」——那是你的现实界和自我界。

「数学题，它讲了，你走过路了吗？」——你自己做错过、被它纠正过、再做对了，才算走过路；只看它讲一遍，你还在一锅粥里。

「跟同学闹别扭，它能懂你们俩吗？」——它在理念界里知道很多「怎样和好」的道理，可你们俩之间那片土，它一点也没有。这一块，得你自己去长，或者去问一个认识你们俩的人。

读完了，女儿自己说：「作文可以让它改句子，题目我先自己做，跟同学的事我去找她聊。」

明天，你家要是也有这样的担心，可以试一件事：别急着禁或放，拿四问陪孩子读一读，他在哪块地上用它、哪块地上得靠自己。

◆ 九、带走的话

> **四问读一台大模型：理念界很满，现实界很薄，自我界几乎没有它自己的；它真懂，只在长出来的地方懂。**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AI　　懂不懂」换成一张分块、分格、分时刻的体检单；关着的一扇，是「那一下感受」，四问读不出。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一齐解冻，读数为本书试读，待验。

本章史料

〔待验〕四问读数为本书对通行大模型的一次粗读，非对某一具体系统的测量。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 72 章

懂长在两个人中间

◆ 一、一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读者手里的这本书，是怎样写成的？

前言里说过：书的判断、口径与三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口述给出；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并经他审定。

拿中文屋去看这件事，会问：这本书里的「懂」，在谁那里？在那台 AI 里吗？塞尔会说：不在，它只是在摆弄符号。在王德生博士那里吗？他口述了三条命题，可几十万字的文字，不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还有第三个答案：**这本书里的懂，长在两者中间。**

◆ 二、一个很具体的过程

看看这本书里，一条承重命题是怎样长出来的。

王德生博士先说了一句：「中文屋，是一个语言发现学产生的悖论。」这是一个直觉，一句话，理念界里的一粒种子。

然后 AI 把这句话拆开：发现学有哪几块地基，中文屋里各落在哪里，三块地基一换，问题怎样消失。拆出来的东西，有一些他认，有一些他改。

然后他又说：「言语行为是一个　SDE　洪流，做事是一类特殊的洪流，具有秩序性、目标清晰性。」这一句，把第一条命题从中文屋推到了言语行为上。AI 再拿这一句去推塞尔别的思想，推出十二条。

然后他又说：「原始事实，其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同一特征的发生。」这一句，把刀切到了塞尔整座楼的楼板上。

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 AI 自己想出来的；可这三句话怎样变成一本书——拆成几十章、找到几十个家常例子、和前卷一一对账、挨辩护人的打、一处处收窄——又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书里的懂，是在一来一回里长出来的：他给一句，它拆一层；它拆出一层，他改一句，或者再给一句。

这是一条路，路上有回写。它不在任何一方的脑子里单独存在。

◆ 三、复合主体

王德生博士在他的另一本书《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思想主体性的革命》（德麦国际第 115 号）里，把这样一种东西叫作**人—AI 复合主体**：人和 AI 一起说话、一起判断、一起想事，长出一个两边单独都没有的「主体」。

拿本书的三块地来看复合主体，会看见它的样子：

理念界：AI　带来的多。它见过的连法、读过的书、能拆的层次，比任何一个人都多。

现实界：人带来的多。王德生博士在湖南乡村长大，在大学里当过博导，又在各地讲过许多场课——那些家常例子背后的日子，是人的。

自我界：人带来的几乎全部。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哪一句是真心的、哪一句站不住，最后由谁签字——这一块，是人的。

三块地，在复合主体里各有来处。懂，长在它们缠在一起的地方。

◆ 四、这就是中文屋的反面

回头看中文屋，你会发现，复合主体恰恰是那间屋子的反面。

中文屋：屋里一个人，孤零零；规则书不改；屋子不碰世界；只在一刻验一次。

复合主体：两方，一来一回；「规则书」——AI　这一场对话里的回答——被人一句句改着走；人把现实界、自我界带进来；不在一刻验，在一条路上长。

中文屋最根本的设定，是屋里的人永远一个人、永远不回头；人和机器的对话，恰好把这两条都破了。

这不是说对话里的 AI「真的懂了」。这是说：问「AI 懂不懂」，常常问错了对象。今天许多真正长出来的懂——一篇写得好的报告、一个想通了的难题、这样一本书——不是长在人里，也不是长在机器里，是长在两者之间。

◆ 五、谁签收

长在两者之间的懂，最后由谁签收？

本书的回答，第 15 章说过：签在路上。这本书的每一次签收，是王德生博士做的：他审定，他署名，他为书里的判断负责。AI　在这条路上拆了很多层，可签字的那一下，是人的。

这是复合主体今天的样子：路是两方一起走的，签收是人来做的。

以后会不会变？下一章接着问。

◆ 六、放回日子里

一个大学生，要写毕业论文。导师说，可以用 AI，但要写清楚怎么用的。

他一开始，让 AI 直接写了一章。写得很顺，可导师看了说：「这一章，没有你。」

他换了办法。他先自己写下三个问题——这是他在实习的工厂里真遇到的事；让 AI 帮他找文献、拆问题；AI 拆出来的，他一条条去工厂里核，有的对、有的不对，不对的他回来改；改完的，他再让 AI 帮他理顺句子。最后一稿，导师说：「这一章，是你的，也用好了工具。」

论文后面，他照导师的要求，写了一段「本文如何使用 AI」：哪些是他提的问题，哪些是 AI 帮着拆的，哪些是他去现场核过的，最后由他负责。

明天，你要是也在用 AI 做一件要紧的事，可以试一件事：做完以后，写三行字——哪些是我给的，哪些是它拆的，最后谁签的字。这三行字，就是你们俩中间长出来的那一份懂的出生证。

◆ 七、带走的话

> **中文屋里只有一个人、一本不改的书；人和机器的对话里，有两方、一来一回——今天许多真正的懂，长在两者中间，由人签收。**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本章开门——懂可以长在人与机器之间，复合主体是中文屋的反面；签收在人。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全解：两方来回（冻结解）、一条路（阶段解）、三块地各有来处（模具解）。

本章史料

〔核〕「人—AI 复合主体」之说，见王德生《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思想主体性的革命》（德麦国际第 115 号），此处为大意。

〔核〕本书成书方式，见出版信息页复合主体声明与前言第九节。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 · ·

第 73 章

一台会说「我保证」的机器，谁签收

◆ 一、「我保证」

你让一个 AI 助手帮你订一张周五的火车票。它回答：「好的，我保证在今天下午之前帮您订好。」

到了下午，票没订上——系统出了故障，或者它根本没有订票的权限。

你很生气：「你不是保证了吗？」

它回答：「非常抱歉。」

这一句「我保证」，算什么？

◆ 二、塞尔会怎么看

第 14、52 章讲过：照塞尔，说出「我保证」，就是在做一件事——承诺；承诺带来一种义务论权力：说的人有义务去做，听的人有权利去要。这是一种不依赖欲望的理由：说的人哪怕不想做了，也有理由去做。

可塞尔还会说：承诺要成立，说话的人得有内在的意向，得真心打算去做。一台机器没有内在意向，它说「我保证」，只是摆弄符号；这个承诺，根本就没有成立。它的「非常抱歉」，也一样。

所以照塞尔，机器的「我保证」，是一张空头支票：看起来像承诺，其实什么也没承担。

◆ 三、先说对在哪儿

这一点，塞尔说得有道理：一个承诺要有分量，得有一个会为它负责、会因为失信而付出代价的一方。

今天的机器，自我界几乎没有它自己的（第 71 章）。它失信了，不会失眠，不会丢面子，不会被朋友疏远，也不会被扣工资。一个什么也不会失去的一方说「我保证」，这句话确实轻得很。

◆ 四、SDE 看这一处：承诺的分量，是一条路长出来的

可是，照本书第 14 章的看法，承诺的分量，不是说出「我保证」那一下就有了的；它是一次次守约、失约，一点点长硬的。一个人说「我保证」有多重，要看他这一路走过来，那片土有多厚。

拿这一条去看机器，问题就换了。

不问「机器有没有内在意向，所以承诺成不成立」，而问：**这一句「我保证」，站在一片什么样的土上？谁在这片土上，会为它付出代价？**

一台 AI 助手说「我保证」，它自己确实不会付出什么代价。可做这台助手的公司会：它的产品信誉会掉，用户会流失，出了大错还可能被告。给它设了权限、让它去订票的那一方，也会：他们要为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负责。你——用它的人——也在这片土上：你决定信它几分，要不要自己再看一眼。

所以，**这一句「我保证」的分量，不在机器里，在机器、造它的公司、用它的人之间那片土上**。它的签收，不能交给机器一方；得落到这片土上那些会付代价的人身上。

◆ 五、「是我，还是我们」

王德生博士提过一个追问：用 AI 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解决了一道难题，这是「我」做的，还是「我们」做的？如果是「我们」，AI 该怎样被纳入评估，怎样被追责？

照本书的看法，这个追问，要分两层回答。

第一层，**长**：想法是在人和 AI 之间长出来的，这是「我们」。第 72 章说的就是这一层。说「全是我一个人想的」，不诚实；说「是 AI 想的」，也不对。

第二层，**签收**：长出来以后，谁为它负责？今天，签收得落在人身上——因为只有人（以及人组成的机构）在这片土上会付出代价，会被追问，会改。本书的复合主体声明，就是这样写的：判断与口径由作者给出，文字由 AI 协作成稿，经作者审定。作者签字，作者负责。

这不是说 AI 永远不能进这片土。如果有一天，一台机器在自我界里长出了一个会承担后果的「我」——它失信了，会失去它在乎的东西；它的记忆会记住这次失信，改写它下一次的行为——那时，它的「我保证」，就开始有分量了。那一天会不会来，本书不替它预言。本书只说：承诺的分量，是这样一路长出来的，对人对机器都一样。

◆ 六、塞尔最后一根梁：义务论权力，没有写回土

第 52 章说，塞尔的义务论权力，回写只写了一层：写到人的理由上，写不回造出它的那片土。

机器开口以后，这一层的短处露得最清楚。机器的「我保证」，要真的有分量，靠的不是它此刻脑子里有没有一个「我打算」，而是整片土被

改写：法律要写清楚 AI 出了错谁负责，公司要给它设清楚权限，用户要学会怎样对它的承诺打折扣。这些，全是回写到 C、回写到「我们」上的事。

塞尔的公式里，「算作」一说出口就生效，权力跟着来。可一台机器的「我保证」，要「算作」一个真的承诺，得等这片土一层层被改写——这一次，那条被他删掉的路，再也删不掉了。

◆ 七、放回日子里

一家小公司，开始用 AI 客服。上线第一个月，AI 对一位老客户说：「您放心，我保证这批货周三前到。」结果周五才到，客户很生气，打电话来投诉。

老板先道了歉，然后做了三件事：一，把 AI 客服的话术改了，不许它再说「保证」，改成「预计」；二，凡是涉及交货时间的，AI 只给范围，最后由人工确认；三，他亲自给那位老客户打了一个电话，送了一张优惠券。

三个月后，这家公司的客户反而更信它了。

这三件事，就是把「谁签收」落回到了土上：机器不再单独签，人签；规矩改了；那位客户和这家公司之间的信用，也被一次认错修了回来。

明天，你要是也在让 AI 替你说话、替你答应事情，可以试一件事：把「它能答应什么、不能答应什么、答应了谁负责」写成三行字，贴在旁边。机器的每一句「保证」，都要有一个人在土上接着。

◆ 八、带走的话

> **一台会说「我保证」的机器，它的承诺有多重，不在机器里，在机器、造它的人、用它的人之间那片土上；今天，签收落在人身上。**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塞尔开门——承诺要有一个会为它负责的一方；关门——承诺的分量在说出那一下、在内在意向里，不在一路长出的土里。

冻在了哪一刀：冻结（义务论权力未回写到土），在机器身上露得最清楚。

本章史料

〔核〕「用 AI 提出创新思想，是我还是我们做的，AI 如何被纳入评估与追责」为王德生博士提出的追问，此处为大意。

〔核〕承诺与义务论权力，见第 14、52 章所引塞尔著作。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十四编

用得上：教育、健康、个人事业

编序

这一编，是全书最想交给读者的东西。

前面十三编，拆了塞尔一辈子的思想。拆完了，要问一句：这些，对一个普通人的日子，有什么用？

这一编三章：教育、健康、个人事业。每一章同一个走法：先看塞尔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再拿三把刀——冻结、阶段、模具——拆一拆，哪些能直接用，哪些要先松开；然后是十个上下的日常场景；最后是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和一个小练习。

每个场景，都要落在塞尔身上：同一个场景，换一位哲学家还能原样照搬的，就是没写到位。

健康一章，只谈理解、习惯与和身体相处，不给诊疗与用药建议。

· · ·

第 74 章

教育：我们都在中文屋里住过

◆ 一、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塞尔在伯克利教了六十年书。据听过他课的人回忆，他讲课极清楚，爱用日常的例子，一个概念讲完，常常逼学生问一句：「那又推出什么？」他的课，是伯克利最受欢迎的哲学课之一。

他关于教育说得不多，可他的思想里，处处藏着一套关于「学」的看法。

中文屋说：照规则摆弄符号，不等于懂。这正是每一个老师都担心的事：学生背会了，却没懂。

言语行为说：说话是在做事。课堂上，老师的每一句话，也在做事：布置、表扬、批评、许诺。

背景说：一切念头都站在一片说不成句子的本事上。一个孩子学不会一样东西，常常不是因为他缺了哪一条知识，是因为他缺了那片背景。

地位功能说：一样东西「算作」什么，靠一群人承认。「好学生」「差生」「班长」，都是一个班里的「算作」。

◆ 二、拿三把刀拆一拆

能直接用的：「答对不等于懂」这一条，每个老师、每个家长都该天天用。背熟了公式、默写全对、答案抄对了，都不等于懂。塞尔这一击，是教育里最好用的一面镜子。

要先松开冻结这一刀：中文屋里的人不许学，规则书不许改。可孩子不是屋里的人。一个背了三年句型的孩子，会从屋里走出来——前提是有人给他开窗，让他说错、被纠正、再说。**教育的全部功夫，就是把中文屋变成一间允许学的屋子。**

要先松开阶段这一刀：塞尔只写定型那一段——订单开好的念头，目标清楚的话。可学习的大半，在一锅粥和正在成形里：乱写的草稿，说错的句子，问得不清楚的问题，想了三天还没想通的那道题。把这两段当成「错误」去抓，学习就被掐断了。

要先松开模具这一刀：「好学生」「差生」这些「算作」，显得像是孩子本来就是的样子。其实，它们是一个班、一群老师、几次考试，一起「算作」出来的，也会一起被「算」回去。

◆ 三、十个场景

场景一：背了三年句型的陈屿。

全书的总钥匙，放回教室里。一个初一的孩子，句型背得滚瓜烂熟，一句也不敢说——他在中文屋里。塞尔说他不懂，说得对。可别停在这里。

明天能试的：给他开一扇窗。找一个真的要用英语的小场合——给远方的亲戚写一句生日祝福，用英语给家里一样东西贴个标签，和外教说一句书上没有的话。每一次，都是屋墙上的一扇窗。

场景二：刷了一百道题，还是不会。

一个五年级的孩子，数学应用题刷了一百道，换一道新的，还是不会。家长很着急：题都刷了，为什么不会？

照中文屋看：一百道题，如果每一道都是「看到这个题型，套那个公式」，这就是一本规则书；刷一百道，只是把规则书背得更熟。照本书看：缺的是回写——做错了，停下来，问一句「我是在哪一步想岔了」，然后改。

明天能试的：从这一百道里，挑出三道做错的，只做这三道，每一道都让孩子讲出「我当时怎么想的，错在哪一步」。三道讲透，胜过再刷一百道。

场景三：「你懂了吗？」「懂了。」

老师讲完一道题，问全班：「懂了吗？」全班齐声：「懂了。」下课一做题，一半不会。

「懂了吗」，是一个开关，只在一刻验一次（第 26 章）。

明天能试的：换成四问的小学版——「你能用自己的话讲一遍吗？」（理念界）「这个在生活里哪里用得上？」（现实界）「你能讲给同桌听吗？他听懂了吗？」（自我界，也是回写）「刚才有没有哪一步，你一开始想错了？」（路）

场景四：孩子用 AI 写作业。

一个初中生，作文让 AI 写，数学题让 AI 讲。家长又怕又气：这不就是抄吗？

照第 71 章：AI 在理念界很满，现实界很薄，自我界几乎没有它自己的。孩子用它写作文，理念界那一块它能帮大忙；可作文里孩子自己的事、自己的心，得孩子自己加。

明天能试的：定一条家规——AI 可以帮你改句子、帮你讲思路，但作文里必须有三件只有你知道的事，数学题必须先自己做一遍、错了再问它。用 AI，不是坐进一间更大的中文屋，是和它一起走一段路。

场景五：放学回家的絮叨。

一个二年级的孩子，一进门就说个不停：同学、老师、跑步、午饭、一个还没想好的手工作业。妈妈一边做饭一边「嗯嗯」，只抓住最后一句「要交手工作业」。

照第 13、31 章：这一段絮叨，是一锅粥，是孩子在用话理一理这一天。塞尔的五个格子装不下它，可事情，常常是从这一锅粥里长出来的。

明天能试的：孩子絮叨的时候，放下手里的事三分钟，只说一句「然后呢」。让那锅粥再煮一会儿。

场景六：班规是宣布的，还是长出来的？

一位新班主任，开学第一天在黑板上写了十条班规。一个学期下来，发现真正管用的规矩，一大半不在黑板上：「吵架了先找班长」「谁生病了大家帮他补笔记」——都是一次次事情里长出来的。

照第 50 章：一个「算作」，是一回回吵出来、让出来、学出来的；塞尔的式子，写的是长定之后的那一句。

明天能试的：每个月开一次十分钟的小班会，只问一个问题：「这个月，我们班多了一条什么没写下来的规矩？」写下来，贴在黑板角上。孩子们会发现，规矩是他们自己长出来的。

场景七：一个被「算作」差生的孩子。

一个孩子，从三年级起，就被老师、同学、甚至家长「算作」差生。到了五年级，他自己也信了：「反正我就是笨。」

照第 49、51 章：「差生」是一个地位，一群人一起认了，它就在；它在一片土里——那个班、那几位老师、那几次考试——长出来的。它不是孩子本来的样子。

明天能试的：如果你是这个孩子的老师或家长，去找一件他做得好的小事——哪怕是擦黑板擦得最干净、给植物浇水最准时——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来。一个「算作」，是被一群人一回回认出来的，也可以一回回被认回去。

场景八：「我保证下次考好。」

一个孩子考砸了，哭着对爸爸说：「我保证下次考好。」下次，又考砸了。爸爸很生气：「你不是保证了吗？」

照第 14 章：「我保证」和「我尽量」推出的应当不一样硬，应当的强度随这句话的秩序度长。一个孩子哭着说的「保证」，还在介生态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考好。

明天能试的：别让孩子「保证考好」。换成一件他做得到、做完了看得见的小事：「这一周，每天晚上改一道错题。」让他的「保证」，从一件能兑现的小事开始长硬。

场景九：外地来的转学生。

一个从县城转到省城读书的孩子，头一个月，什么都不适应：同学说的梗听不懂，老师上课的节奏跟不上，连食堂打饭的规矩都不知道。她觉得自己「好像变笨了」。

照第 20 章：她不是变笨了，是她身上的那片背景——在县城长出来的那一片说不成句子的本事——在这里不管用了。新的背景，要在新的土里重新长。

明天能试的：如果你是她的家长，别只问「成绩怎么样」。问问她这一周弄明白了学校里哪三件「没人说、大家都知道」的事。每弄明白一件，新的背景就长了一块。

场景十：一位老师和一个「不说话」的学生。

一个初一的男孩，上课从不说话。老师觉得他「不想学」。半年后才发现，他家里有一个生病的奶奶，他每天放学要回去做饭。

照第 34 章：一个人「想要」什么，不是本来就在他心里写好的，也不只是老师站在哪个立场上看；它长在两个人之间的那条路上。

明天能试的：对一个「不说话」的学生，先别判断他想不想学。给自己三个月，每周跟他聊五分钟不相干的事。三个月后，你读得出他的「想要」，他也学会了让你读懂。

◆ 四、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一、把「懂了吗」换成四个小问题：讲得出吗？用得上吗？讲给别人听过吗？哪一步一开始错了？

二、每刷十道题，挑一道做错的，讲透。

三、孩子用 AI，定一条规矩：必须加进三件只有自己知道的事。

四、给孩子的絮叨，留三分钟，只说「然后呢」。

五、每个月问一次：我们班（我们家）多了一条什么没写下来的规矩？

六、「保证」换成一件看得见的小事。

◆ 五、一个小练习：给一件「会了」的事写出生证

拿一张纸，写下你（或你的孩子）最近「学会」的一件事——一道题、一首诗、一个英语句型、一个菜。

然后写四行：

一、它在哪几块地上长出来了？（脑子里知道了？手上做过了？跟谁一起用过了？）

二、它走过了什么路？（错过几次？被谁纠正过？）

三、它长到了哪一格？（一锅粥？正在成形？定型——能教给别人了？）

四、它回头改了你什么？（你的做法、你的看法，有没有变？）

写完这四行，你会发现：「学会了」三个字底下，有一条你自己都没留意过的路。

◆ 六、带走的话

> **我们都在中文屋里住过；教育的全部功夫，就是把那间屋子，变成一间允许学、允许错、开着窗的屋子。**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塞尔开的「答对不等于懂」直接用；他关上的三扇——不许学、只写定型、看不见的模具——在教室里一一打开。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逐一松开。

本章史料

〔待核〕塞尔讲课风格与受欢迎程度，据学生回忆与讣闻报道，此处为大意。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第 75 章

健康：一句诊断，算作了什么

本章只谈理解、习惯与和身体相处，不给任何诊疗与用药建议。身体不舒服，请去看医生。

◆ 一、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塞尔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他一生谈意识，最爱用的比喻，是消化：胃消化食物，大脑产生意识，都是生物学。他谈主客观，最爱用的例子，是疼：疼只在疼的人身上存在，可关于疼的科学照样可以客观。

他的几条思想，恰好都落在一个人和自己身体相处的地方。

疼是真的，第一人称的，说不没——这是病人最需要被听见的一句话。

两对主客观之分——病人的疼是本体论主观的，医生对它的研究可以是认识论客观的。

地位功能——医生说出一个病名，一个人就「算作」了一个病人；这个「算作」，带来一串权利和义务：可以请假，要按时吃药，要定期复查。

背景——一个人走路、吃饭、睡觉，大半靠一片不用想的本事；一场病，常常先把这片本事打乱。

◆ 二、拿三把刀拆一拆

能直接用的：「疼就是疼」。一个人说他疼，别急着说「查不出毛病，是你想多了」。疼是真的，这一点，塞尔替每一个病人守住了。

要先松开阶段这一刀：塞尔的「算作」，是一句话就立起来的。可一个人成为病人、再从病人变回一个健康的人，都不是一句话的事。得知诊断的那一天，是一锅粥：害怕、不信、查资料、打电话；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正在成形：一点点学会和这个病相处；很久以后，才定型：它成了你日子里的一部分，你也知道怎样和它过。

要先松开冻结这一刀：塞尔的深层背景不变。可一场病、一次手术、一段卧床，恰恰会改写深层背景：一个中风后重新学走路的人会告诉你，「地板会托住我」这件事，原来一点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要先松开模具这一刀：我们以为「健康」「正常」是身体本来的样子。其实，它们是人人差不多的身体、人人差不多的生活，一起显出来的样子。一个人的身体一旦和大家不一样了——生了病、老了、残疾了——那个模具才露出来。

◆ 三、十个场景

场景一：一句诊断。

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体检报告出来，医生说了一个病名。他走出医院，觉得自己跟早上出门时不一样了。

照塞尔：医生这一句话，是一个宣告式的言语行为：从这一刻起，他「算作」一个病人。

照本书：这一句话，是一条路的开头，不是终点。从「算作病人」到学会和这个病一起过日子，还有很长一段。

明天能试的：得到一个诊断的那一天，别急着一口气查完所有资料。给自己三天，只做一件事：把医生说的话、自己的担心，写在一张纸上。一锅粥，先让它慢慢分开。

场景二：查不出毛病的胃疼。

一个年轻人，胃疼了半年，做了好几项检查，都说没问题。家里人开始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他很委屈：「我是真的疼！」

照第 40 章：疼只在疼的人身上存在，这是本体论主观的，是真的；医生查不出，不说明它不存在，只说明查的办法和他这一种疼，还没对上。

明天能试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先说一句：「我相信你疼。」然后陪他把疼记下来：哪一天、几点、吃了什么、那天心里有什么事。一个说不清的疼，在一张记录里会慢慢显出它的路。至于是什么原因、怎么治，交给医生。

场景三：照顾中风后说话困难的父亲。

一位六十多岁的父亲中风了，说话变得很困难。女儿每天去陪他，常常听不懂他想说什么，急得掉眼泪。

照第 29 章：懂有三块地。父亲的话，在理念界那一块变难了；可现实界和自我界那两块，还在：他的手势、他的眼神、他看一样东西的方向。

明天能试的：别只听他的话。看他的手、他的眼睛、他反复看的那样东西。准备几张写着常用词的卡片，让他指。一段时间以后，你们之间会长出一种新的默契——像第 37 章那对老夫妻，推醋瓶，不用说话。

场景四：记性变差的母亲，在老房子里更清醒。

一位老人记性越来越差。女儿发现，母亲在老房子里，比在医院里清醒得多。

照第 39 章：意识不只在脑壳里，它也长在一个人和她的世界之间。大脑那一块变薄了，熟悉的世界那一块，还在撑着。

明天能试的：照顾这样的老人，除了听医生的，也可以尽量让她身边摆着熟悉的东西：一张老照片、一把用惯了的椅子、一个她叫得出名字的人。

场景五：凌晨一点还在刷手机。

一个年轻人，每天晚上都想早睡，可一拿起手机，就刷到凌晨一两点。他很自责：「我怎么这么没有自制力？」

照第 42 章：理由都摆齐了——该睡了、明天要上班——可理由不替你走最后那一下。塞尔看见了这道缝；本书说，缝里有一条路。

明天能试的：别跟自己较劲「要有自制力」。在缝里铺一小段路：睡前半小时，把手机放到够不着的地方充电，床头换成一本纸书。不是靠一个「决定」，是靠改一改那片土。

场景六：「我保证明天开始锻炼。」

一个人每个周日晚上都跟自己说：「我保证，明天开始每天跑步。」每个周三，就停了。

照第 14 章：「我保证」和「我尽量」推出的应当不一样硬；一个还没长硬的保证，说得再响，也扛不住周三的累。

明天能试的：别许一个大保证。许一个小到不可能失败的：「明天下班，绕小区走一圈。」做到了，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勾。勾多了，这个保证就一点点长硬了。

场景七：手术后重新学走路。

一个人膝盖做了手术，躺了一个月，第一次下床，发现自己不会走路了：不知道该先迈哪只脚，不敢把重量压上去。

照第 20 章：走路是深层背景，塞尔说它不变。可一个月的卧床，就改写了它。深层背景也是长出来的，也会被改写，也能重新长回来。

明天能试的：如果你或家人在康复中，别跟「以前」比。每天记下一件「今天比昨天多做到的事」——多走了五步，少扶了一次。深层背景，是一步一步重新长的。

场景八：一个人的疼，另一个人听不懂。

一对夫妻，妻子常常头疼，丈夫总说：「吃片药不就好了。」妻子觉得他根本不懂。

照第 40 章：别人读得懂你的疼，靠的是你们之间那片同一。丈夫从来不头疼，他和妻子在这件事上，站得太远。

明天能试的：让疼的那个人，用三个词形容一下自己的疼——「一跳一跳的」「像被箍住」「一动就更厉害」。让不疼的那个人，复述一遍。复述对了，你们之间就长出了一小块同一。

场景九：被「算作」病人以后，就不敢做别的事了。

一个人得了慢性病，从此处处小心：不敢出远门，不敢见朋友，觉得自己「是个病人了」。

照第 49、52 章：「病人」是一个地位，它带来一串义务——按时吃药、定期复查——这些要守；可它不必吞掉一个人的全部。一个人可以同时是病人、是父亲、是棋友、是一个爱种花的人。

明天能试的：在医生允许的范围里，做一件你生病以前爱做的小事。让「病人」这个「算作」，回到它该在的那一格，别让它占满整个人。

场景十：和身体重新「商量」。

一位五十多岁的人，年轻时熬夜、喝酒都没事，最近发现身体「不听话了」：吃一顿辣的胃就难受，熬一次夜三天缓不过来。

照本书：身体和你之间，也有一个「我们」，也是长出来的，也会变。年轻时长出来的那个「我们」，现在不管用了，得重新长一个。

明天能试的：别跟身体较劲，也别光抱怨。拿一个本子，记两周：吃了什么、睡了多久、第二天感觉怎样。你会读出你的身体现在的「脾气」——然后，重新跟它商量出一套新的过法。

◆ 四、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一、先说一句「我相信你疼」，再说别的。

二、得到一个诊断，先用一张纸把一锅粥分开。

三、照顾说话困难的亲人，看手、看眼睛、用卡片。

四、改不了的习惯，别靠「决定」，靠改那片土。

五、许一个小到不可能失败的保证，画勾。

六、别让「病人」这个「算作」，占满整个人。

◆ 五、一个小练习：给身体写一张「现在的说明书」

拿一张纸，写下三行：

一、我的身体，现在哪三件事和五年前不一样了？

二、这三件事，各是从哪一段时间、哪件事以后开始变的？

三、我可以怎样，和现在的身体重新商量一种过法？

写完了，你手里就有一张「现在的说明书」。它不是医生的诊断，是你和自己身体之间，那条路走到今天的一张草图。

◆ 六、带走的话

> **一句诊断，让一个人「算作」了病人；可从算作病人，到学会和身体一起过日子，是一条要一步一步走的路。**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塞尔开的「疼就是疼」「两对主客观」直接用；他关上的——算作一句话生效、深层背景不变、健康是本来的样子——在病房与家里一一打开。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逐一松开。

本章史料

〔核〕塞尔以消化喻意识、以疼说明主客观之分，见第 39、40 章所引。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本章不涉任何诊疗与用药建议。

· · ·

第 76 章

个人事业：一纸任命，和真正被接受

◆ 一、他在这件事上说过、做过什么

塞尔的社会哲学，几乎就是一本「职场说明书」的底稿。

一纸任命，让一个人「算作」经理——地位功能。当了经理，就有权安排工作，下属有义务照办——义务论权力。一个人签了劳动合同，就承担了一串不依赖欲望的理由：不想上班也得上。公司、部门、头衔、职称，都是一层层「X 在 C 中算作 Y」搭起来的。

他自己的一生，也是一部事业史：六十年在一所大学里，从年轻讲师到名教授，得过许多荣誉；晚年，一个荣休头衔被撤回。一个地位，被一群人认出来，也被一群人撤回去——他的理论，在他自己身上演过一遍。本书第 6 章照实写过，这里不再多说。

◆ 二、拿三把刀拆一拆

能直接用的：「一松手就塌」。职场里的每一样东西——头衔、职位、名声、一个团队——都靠一群人一起认。这一条，记着，能让人少很多误会：你的头衔不是你本来的样子，它可以被认出来，也可以被撤回。

要先松开冻结这一刀：塞尔说，一纸任命，一句「算作」，地位就立起来了。可每个在职场里待过的人都知道：任命书发下来那天，你只是

「纸上」的经理；真正被一个团队接受，要走一条路（第 3 章那个组长的例子）。

要先松开阶段这一刀：职场里最要紧的事，大半发生在一锅粥和正在成形里：一个新项目刚开头，谁也说不清该怎么做；一个新团队刚组起来，谁和谁都还没配合好；一个行业刚冒头，规矩还没定。塞尔的格子，只管定型之后。

要先松开模具这一刀：一家公司里「大家都知道的规矩」，显得像是本来就这样。新来的人才看得见它：原来这些规矩，是这家公司这些年、这群人，一起长出来的。

◆ 三、十个场景

场景一：第一份工作，什么都「不算」。

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进了一家大公司。他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拿过奖学金；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这些，他只「算作」一个新人。他很失落。

照第 51 章：C 里塞着一整片土。学校那片土托着他的「学生会主席」，公司这片土里没有它。

明天能试的：别急着证明「我以前很厉害」。在新的土里，种三样东西：认识三个愿意教你的人，做成一件小事让大家看见，弄明白三条「没写下来、大家都知道」的规矩。

场景二：第一次当主管。

任命书下来了，你成了小组长。第二天开会，组里的老员工一脸不以为然。

照第 50 章：「算作」组长，不是一纸任命就成的；是一回回扛事、一回回让人服气，长出来的。

明天能试的：在本子上记下每一次「大家开始听你的」的时刻，是哪一件事。半年后翻开看，你会知道，你的位置是怎么长出来的——也知道下一步该在哪里使劲。

场景三：被裁员。

一个干了八年的老员工，被裁了。她说：「我在这里八年，原来说没就没了。」

照第 49 章：一个职位，是一个地位功能，一群人一撤回，它就塌了。这一条，塞尔说得极准，也极冷。

可本书还要补一句：你这八年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职位。你的本事、你认识的人、你在同事心里的信用、你解决过的那些难题——这些，是长在你身上和你与别人之间的那片土，职位撤了，它们还在。

明天能试的：拿一张纸，把这八年里你真正长出来的东西列出来：会了什么、认识了谁、谁信你、你扛过什么事。职位是一格冰，这张单子是你的河。

场景四：四十岁转行。

一个做了十五年会计的人，四十岁想转行做心理咨询。家里人说：「你都这个年纪了，从头来？」

照第 20、64 章：他在会计这一行长出来的背景，在新的一行里大半用不上，得重新从新手走起——德雷福斯的五阶段，又要走一遍。可他比真正的新手多一样东西：他知道「从新手到专家」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明天能试的：别把转行当成「从零开始」。写下你在旧行业里学会的三种本事——比如细心、跟数字打交道、耐心听客户抱怨——想一想，它们在新行业里能长成什么。

场景五：会议上的话赶话。

一场讨论新方案的会，大家吵了两个小时，东一句西一句，最后什么也没定。老板很不满：「开了两个小时的会，没有结论！」

照第 13、31 章：这两个小时，是一锅粥和正在成形。结论不是从这两个小时里「没长出来」，是还没长到定型那一格。

明天能试的：开这种会，别只要结论。会后花五分钟，写下三件事：今天冒出了哪几个新想法？哪几个吵得最凶？下次先从哪一个接着吵？一锅粥，要有人帮它慢慢分开。

场景六：新人没有练手的活了。

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发现，以前让新人练手的那些简单活，现在都交给 AI 做了。他没有机会从简单的做起，一上来就是难的。

照第 64 章：从新手到专家，是一条要一格一格走的路。如果最下面那几格被机器拿走了，路就断了一截。

明天能试的：如果你是带新人的人，给他留一段「练手」的路：让他先自己做一遍 AI 也能做的活，做完了再和 AI 的对比，看差在哪里。如果你是新人，主动要求：「这个我先自己试一次。」

场景七：和 AI 同事一起干活。

一个做市场的人，现在每天和 AI 一起写方案。方案写得又快又好，可老板问起「这个点子是谁想的」，他答不上来。

照第 72、73 章：想法是在他和 AI 之间长出来的；可签收，得他来。

明天能试的：每做完一个方案，写三行：哪些是我提的，哪些是它拆的，最后我改了什么、我为哪一部分负责。这三行，是你们俩之间那份懂的出生证，也是你在这件事里的位置。

场景八：公司里「大家都知道」的规矩。

一个跳槽过来的人，头一个月总是犯错：邮件抄送漏了人，开会坐错了位置，说话的语气太直。没有人教他，因为「大家都知道」。

照第 20、45 章：「大家都知道」，正是模具——人人同一，所以看不见。只有他这个新来的，站在不同的位置上，才看得见。

明天能试的：如果你是新来的，把你踩过的「坑」记下来，三个月后整理成一张单子，送给下一个新人。如果你是老员工，去问问新来的人：「你觉得我们这里哪些规矩最奇怪？」他的答案，会让你看见你自己看不见的模具。

场景九：一个团队怎样有了「我们」。

一个项目组，五个人，从不同部门临时调来。头两个月，各干各的，谁也不服谁。第三个月，项目出了一次大事故，五个人连熬了三个通宵，一起补救了过来。从那以后，这个组开会，大家开始说「我们组」。

照第 53、67 章：「我们」不是天生装在每个人脑子里的，也不是一次许下的；是一起扛过事，一层层长出来的。

明天能试的：如果你想让一个团队有「我们」，别只开动员会。找一件非得一起做才做得成的事，让大家一起做成，也一起担一次错。

场景十：一个头衔，被收回。

一个人，在公司里做了很多年的某个「首席」，公司改组，这个头衔没了。他很难受，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了」。

照塞尔：一个头衔，是一个地位功能，一群人认，它就在；一群人撤回，它就没了。

照本书：头衔，是你这些年这条河上冻出来的一格冰。冰化了，河还在。你这些年长出来的本事、信用、认识的人，都还在那条河里。

明天能试的：写一封信给五年后的自己，不写头衔，只写：这五年，我想长出一样什么别人撤不走的东西。

◆ 四、几条明天就能试的做法

一、到了一片新土，先种三样：三个人，一件小事，三条没写下来的规矩。

二、记下每一次「大家开始听你的」的时刻。

三、职位之外，列一张「我真正长出来的东西」的单子。

四、开完吵不出结论的会，写下三件事：新想法、吵最凶的、下次从哪接。

五、和 AI 一起干活，写三行出生证。

六、去问新来的人：我们这里哪些规矩最奇怪？

◆ 五、一个小练习：职位与河

拿一张纸，中间画一条竖线。

左边写：我现在的头衔、职位、职称——这些，是一群人认出来的「算作」。

右边写：这些年，我真正长出来、别人撤不走的东西——本事、信用、认识的人、扛过的事。

写完了看一看：左边那一栏，是一格一格的冰；右边那一栏，是你的河。职场里的起起落落，大多发生在左边；你真正的底气，在右边。

◆ 六、带走的话

> **一纸任命让你「算作」了什么，一次撤回就能让你不再是；可你在这条路上长出来的本事、信用和「我们」，是一条河，撤不走。**

· · ·

小账

开门还是关门：塞尔开的「一松手就塌」「地位带来权利和义务」直接用；他关上的——算作一纸就立、只写定型的制度、看不见的规矩——在单位里一一打开。

冻在了哪一刀：三刀逐一松开。

本章史料

〔核〕塞尔生平与荣休头衔被撤一事，见第 6 章。

〔核〕德雷福斯技能五阶段，见第 64 章。

本章人物为构造示例。

结语　从一格冰，回到一条河

◆ 一、走完了

这本书，从一杯放进冰箱的水讲起。

然后走进一个人的一生：丹佛出生，威斯康星长大，十九岁去牛津跟着奥斯汀学拆词，二十七岁到伯克利，一待六十年；看着一所大学的地位塌了又立，一本接一本写书，三次改写自己的起点；和德里达吵，和丹尼特吵了四十年；最后的几年，一个头衔被撤回，2025 年 9 月在佛罗里达去世。

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他的体系：说话就是做事，一个念头是一张订单，念头底下有一片叫背景的土；一间关着一个人、一本规则书的屋子；意识像水的湿；两层楼的世界；一张一百元、一把占车位的破椅子、一张租房的收据、一张被抬下楼的沙发。

然后挨了五个辩护人的打，给他出了一份体检单，找到了一个根，换了三根梁，列了十八处闪光，收了一张保底合表，追了四条病根，给 SDE 自己写了五种死法。

然后看他身后的人，每人撬走一只盖子；看会说话的机器开口以后，他哪一根梁先晃；最后，回到教室、病房、办公室。

一条路，走完了。

◆ 二、判词

他把语言冻成了一间屋子，再问屋里有没有意思——中文屋的悖论不是机器的，是语言发现学自己冻出来的。

总定位：**塞尔的哲学，是秩序态的、主体同一处的 SDE 发生，被当成了本来就在的世界。**

◆ 三、五条判决，逐条再看一遍

判决一·办事的语言。证据在第三编：五类言语行为，每一格都要求目标先清楚，是秩序态洪流的分类（第 13 章）；应当的强度，随这句话的秩序度一起长（第 14 章）；与德里达之争，是同一条洪流的两段（第 15 章）。反证：辩护人说，言语行为理论本来就只研究「做事」这一段（第 55 章）。本书认下，并据此划清边界：批评的，是他说五类「穷尽」一切、说意图在开口前定好一切话的意思。**站得住，边界已划清。**

判决二·不许学的屋子。证据在第五、六编：中文屋要成立，先放进三块发现学的地基——意思是现成的行李，规则书不改、人不许学，懂是一个开关（第 24—26 章）；三块地基一换，问题消失（第 27、32 章）。反证：「屋里的人会不会学、屋子碰上世界能不能长出理解」这一层，机器人回应已含，后有学者明说，还引出了发育机器人学（第 62 章）。本书让出这一层，只守住「三块地基一起冻出悖论」的诊断和四问。**站得住，原创增量已收窄。**

判决三·看不见的模具。证据在第四、九编：三级意向性是一条同一度的坡（第 19 章），背景正是主体同一特征住的地方（第 20 章），原始事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三号位侧重）同一特征的发生（第 45 章），

两层楼是一条会挪格的坡（第 46 章）。反证：人出现之前，石头有没有质量（第 47 章）。本书认下「世界在人之前照样在发生」，拆掉「能被说出的事实不依赖认它的一方」。**站得住，列为全书最弱处之一**。

判决四 · 一句「算作」。证据在第十编：一个「算作」是一回回吵出来、让出来、学出来的（第 50 章）；他在历史上承认了路，在逻辑上删掉了路（同章）；Y＝宣布（X，C）是被压扁的 S＝F（D，E）（第 54 章）。反证：逻辑分析有权只做结构（第 55 章）。本书认下，收窄为：当他把定型那一格的逻辑形式，当成一切制度（包括正在成形的制度）共有的结构时，他删掉了路。**站得住，已收窄**。

判决五 · 懂是真的，懂是长的。证据在第七、八编：塞尔与丹尼特共用一块地板——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第 36 章）；一对老夫妻的默契，是真的，也是长的（第 37 章）；湿不只在水里，意识不只在脑壳里（第 39 章）。反证：意识生物学家说，一动大脑，意识就变（第 55 章）。本书认下大半：大脑是意识最厚的一块地；守住一处：它不是这片土的全部。**站得住**。

◆ 四、推翻条件，回来报账

前言与第 56 章写下三条推翻条件。写完全书，回来报账。

第一条（查到他明确说地位功能的逻辑结构本身随历史生成、会被制度回头改写，判决四就错）：本书读到的他的文字里，没有查到这样一句；他承认制度会演化，仍坚持逻辑形式是宣告。**差一步：本书未能读遍他所有的回应文字，这一条仍然开着**。

第二条（查到他正面处理过「操作者会不会学会」，判决二要收窄）：本书没有查到塞尔本人正面处理这一问；却查到别人早已提过这一层（机器人回应、后来的学者、发育机器人学）。**部分坐实：据此让出一层原创增量，第 23 章公开收窄。**

第三条（证明存在一种不依赖路、土、回写的懂，承重命题一作废）：**未见。仍开着，留给后来的人。**

◆ 五、一张总表

编	开门的地方	关门的地方
一个人	一生是一条会回头的路	理论里路缩成一格
接手的题	早年三维碰撞，长出言语行为理论	让生物学当裁判，土焊进脑壳
以言行事	话是一步路，规则与活动同生	只写定型那一段洪流
心念与背景	念头会落空，给土起名叫背景	背景锁进脑壳，不许长
中文屋	答对不等于懂	一间禁止回写的屋子
屋门打开	懂离不开世界和人	连着世界的那一大片被裹进「内在」
与丹尼特	懂是真的	真的就得是本来就在的
意识	意识是长出来的，两对主客观	纠缠圈进颅骨
两类事实	挡住「一切都是建构」	看的人人人同一，就当没有看的人
社会实在	一松手就塌，地位带来权力	路缩成一句「算作」，回写只写一层

左列，是他留给发生学的遗产：他看见的每一样东西都在长。右列，是他留在发现学里的遗产：他把每一样，都冻在了长定的那一格。两列合起来，回到判词。

◆ 六、盖子为什么会被盖上

他为什么要把长出来的东西冻住？

第 61 章追了四条病根：牛津教给他一门画定型之后的图的手艺；他一生两面作战，一面挡「心就是程序」，一面挡「一切都是建构」，两头一夹，发生只剩薄薄一层楼上；他带着一身美国中西部的常识长大，常识为什么对人人都一样，他不去问；他把身体、文字、机器都当成了透明的器具。

说得人性一点：一个亲眼看过一所大学的秩序塌下去的人，最想做的事，是把秩序的形状画得清清楚楚，好让人知道怎样把它立回来。一个见过冰化成水的人，最想画的，是冰。这一份心，本书懂。

◆ 七、我们从他那里带走什么

带走他看见的那一半：

话在做事，一出口就改变世界。念头会落空，会被世界纠正。一切念头都站在一片说不成句子的土上。答对了，不等于懂了。疼就是疼，第一人称的存在是真的。钱、婚姻、国家，靠人一起承认才在，一松手就塌。「我们」不是「我＋我」。还有那一句追问：那又推出什么？

◆ 八、把什么留在他那里

留下他冻住的那一半：

「本来就在的内在」「一句宣布就立起的算作」「不依赖任何看者的楼下」「不许学的屋子」「只在一刻验一次的懂」。这些，是一格格冰；把它们留在他那里，冰块一块不扔，只是我们不再说冰块本来就是方的。

◆ 九、在 AI 的时代

塞尔去世的时候，他那间屋子已经摆进了每个人的手机里。

在一台参数冻住、单独一问的机器身上，他的论证几乎字字成立。在一台一遍遍改写自己的机器身上，在一场人和机器一来一回的长对话里，他的屋子装不下了。今天许多真正的懂，长在人和机器之间，由人签收。

这本书本身，就是这样写成的：判断与口径由王德生博士口述，文字由 AI 协作成稿，经他审定。一间中文屋里，只有一个人和一本不改的书；写这本书的，是两方，一来一回。

◆ 十、最后一个画面

回到开头那一杯水。

你把它放进冰箱，几个钟头后，它成了一块冰。你把冰块拿出来，放在桌上，看它慢慢化开，化成一摊水，水顺着桌沿滴下去，落进一只接水的碗里。

冰块是真的，它在那几个钟头里长出来，稳住，可以拿、可以数、可以送给邻居。水也是真的，它在冰块之前，也在冰块之后。

塞尔一生，把冰块画得比谁都清楚。这本书做的，只是在他的画旁边，补上那一杯水、那一台冰箱，和冰块化开以后，滴进碗里的那一声。

带走的话：他把语言冻成了一间屋子；推开门，屋外是一条河。

参考书目

说明：一百二十余种，分六类。中文书名为通行译名或本书暂译；拿不准的出版信息只写书名与年份。

一、塞尔著作

1. 《如何从"是"推出"应当"》（How to Derive "Ought" from "Is"），《哲学评论》，1964。
2. 《言语行为》（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69。
3. 《校园战争》（The Campus War），1971。
4. 《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中的革命》（Chomsky's Revolution in Linguistics），《纽约书评》，1972。
5. 《言外行为的分类》（A 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1975。
6. 《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1975。
7. 《重申差异：答德里达》（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 A Reply to Derrida），《Glyph》第 1 期，1977。
8. 《表达与意义》（Expression and Meaning），1979。

9. 《心、脑与程序》（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行为与脑科学》，1980。
10. 《意向性》（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1983。
11. 《心、脑与科学》（Minds, Brains and Science），1984。
12. 《言外逻辑基础》（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与范德维肯合著），1985。
13. 《脑的心是一个计算机程序吗？》（Is the Brain's Mind a Computer Program?），《科学美国人》，1990。
14. 《集体意向与行动》（Collective Intentions and Actions），1990。
15. 《脑是一台数字计算机吗？》（Is the Brain a Digital Computer?），1990。
16. 《心灵的再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1992。
17. 《社会实在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1995。
18. 《意识的奥秘》（The Mystery of Consciousness），1997。
19. 《心灵、语言和社会》（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1998。
20. 《行动中的理性》（Rationality in Action），2001。
21. 《意识与语言》（Consciousness and Language），2002。
22. 《心灵导论》（Mind: A Brief Introduction），2004。
23. 《自由与神经生物学》（Freedom and Neurobiology），2007。
24. 《新世纪的哲学》（Philosophy in a New Century），2008。

25. 《社会世界的构造》（Making the Social World），2010。
26. 《如其所是地看事物》（Seeing Things as They Are，暂译），2015。

二、中文屋与心灵哲学的论争

1. 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1950。
2. 赖尔：《心的概念》，1949。
3. 莱布尼兹：《单子论》，1714。
4. 内格尔：《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1974。
5. 布洛克：《功能主义的困境》，1978。
6. 丹尼特：《头脑风暴》（Brainstorms），1978。
7. 霍夫施塔特、丹尼特编：《心我论》（The Mind's I），1981。
8. 丹尼特：《意向立场》，1987。
9. 丹尼特：《消解感受质》，1988。
10. 哈纳德：《符号接地问题》，1990。
11. 丘奇兰德夫妇：《机器能思考吗？》，《科学美国人》，1990。
12. 丹尼特：《意识的解释》，1991。
13. 丹尼特：《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995。
14. 查默斯：《有意识的心灵》，1996。
15. 克拉克、查默斯：《延展心灵》，1998。
16. 普雷斯顿、毕晓普编：《中文屋诸观》（Views into the Chinese Room），2002。
17. 丹尼特：《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2013。

18. 丹尼特：《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2017。
19. 科尔：《中文屋论证》，《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
20. 普特南：《「意义」的意义》，1975。
21. 伯奇：《个体主义与心灵》，1979。
22. 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1972。
23. 德雷福斯、德雷福斯：《心智胜于机器》，1986。

三、言语行为与语言哲学

1.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
2. 弗雷格：《论涵义与指称》，1892。
3. 弗雷格：《思想》，1918。
4. 罗素：《论指称》，1905。
5. 斯特劳森：《论指称》，1950。
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53。
7. 奥斯汀：《哲学论文集》，1961。
8.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1962。
9. 格赖斯：《意义》，1957。
10. 格赖斯：《言辞之道研究》，1989。
11. 安斯康姆：《意向》，1957。
12. 乔姆斯基：《句法结构》，1957。
13. 乔姆斯基：《句法理论的若干方面》，1965。
14.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1923。
15. 塞林克：《中介语》，1972。

16. 德里达：《签名 事件 语境》，1972（英译 1977）。
17. 德里达：《有限公司》，1988。
18.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1981。
19. 范德维肯：《意义与言语行为》，1990。

四、社会本体论与集体意向

1. 休谟：《人性论》，1739—1740。
2. 伯格、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
3. 刘易斯：《约定》，1969。
4. 吉尔伯特：《论社会事实》，1989。
5. 吉尔伯特：《共同承诺》，2014。
6. 布兰顿：《使之清晰》，1994。
7. 哈金：《什么的社会建构？》，1999。
8. 托马塞洛：《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1999。
9. 图梅拉：《社会性的哲学》，2007。
10. 托马塞洛：《人类沟通的起源》，2008。
11. 图梅拉：《社会本体论》，2013。
12. 托马塞洛：《人类思维的自然史》，2014。
13. 布拉特曼：《共享的能动性》，2014。
14. 《荀子·正名》。
15. 《论语·子路》。
16.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五、大模型与当代讨论

1. 瓦斯瓦尼等：《注意力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2017。
2. 布朗等：《语言模型是少样本学习者》，2020。
3. 本德、柯勒：《攀向自然语言理解：数据时代的意义、形式与理解》，2020。
4. 弗洛里迪、奇里亚蒂：《GPT-3：本质、范围、限度与后果》，2020。
5. 本德、格布鲁等：《论随机鹦鹉的危险》，2021。
6. 欧阳等：《用人类反馈训练语言模型遵循指令》，2022。
7. 皮安塔多西、希尔：《没有指称的意义：大语言模型》，2022。
8. 米切尔、克拉考尔：《关于 AI 大语言模型之「理解」的争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2023。
9. 查默斯：《大语言模型会有意识吗？》，2023。
10. 沙纳汉：《谈论大语言模型》，2024。
11. 《不列颠百科全书》「约翰·塞尔」「中文屋论证」条目。
12. 《每日哲学新闻》（Daily Nous）塞尔讣闻，2025。
13. 库恩：《约翰·塞尔（1932—2025）：一份个人的回忆》，2025。

六、SDE 与本系列

1. 王德生：《SDE 本体论入门：世界是如何发生的》。
2. 王德生：《SDE 三方程导论》，德麦国际专著第 51 号。
3. 王德生：《发现与发生》，德麦国际专著第 76 号。

4. 王德生：《从最强大脑到最强复合大脑——思想主体性的革命》，第 115 号。
5. 王德生：《130 年哲学思想史解读：普通人都能懂》，第 120 号。
6.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亚里士多德》，第 19 号。
7. 王德生：《苏格拉底和之前的那些人》，第 135 号。
8.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柏拉图》，第 138 号。
9.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笛卡尔》，第 139 号。
10.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莱布尼兹》，第 140 号。
11.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休谟》，第 144 号。
12.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洛克》，第 148 号。
13.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康德》，第 150 号。
14.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黑格尔》，第 136 号。
15.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怀特海》，第 137 号。
16.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萨特》，第 153 号。
17.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维特根斯坦》，第 64 号。
18.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德里达》，第 134 号。
19.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伽达默尔》，第 34 号。
20.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奎因》，第 167 号。
21.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尼采》，第 169 号。
22.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哈贝马斯》，第 172 号。
23.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懂的海德格尔》，第 177 号。
24.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罗蒂》，第 178 号。
25.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波普尔》，第 182 号。

26. 胡志英：《胡志英讲乔姆斯基：普通人都能懂》，第 183 号。

27.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罗素》，第 165 号。

28.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明白的弗雷格》，第 141 号。

29. 王德生：《普通人都能读懂的贝克莱》，第 197 号。

30. 王德生：《知识经济的诞生》，第 198 号。

31. 王德生：《第三声喊：理念界的我》，第 200 号。

· · ·

附录

附录一　年表（附人生 SDE 序列）

年份	事	章
1932	7 月 31 日生于美国丹佛；父亲从事企业管理，母亲为医生	1
1940s	家中数次搬迁，后定居威斯康星	1
约 1950	入威斯康星大学；（待核）参加反麦卡锡学生组织	1
约 1952	获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年份待核），师从奥斯汀、斯特劳森	2
1958	与达格玛·卡博赫结婚	2、6
1959	获牛津博士学位（论文涉涵义与指称）；赴伯克利任教	2、3
1964	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发表《如何从"是"推出"应当"》	3、14
1969	《言语行为》；伯克利「人民公园」事件	3、11
1971	《校园战争》（待核）	3
1972	《纽约书评》评乔姆斯基（待核）	5

年份	事	章
1975	《言外行为的分类》	13
1977	《重申差异》，与德里达论战	15
1980	《心、脑与程序》，中文屋	22
1983	《意向性》：语言哲学为心灵哲学之分支	4、17
1984	BBC 里斯讲座《心、脑与科学》	22
1990	《科学美国人》再论中文屋；《集体意向与行动》	23、53
1992	《心灵的再发现》	39
1995	《社会实在的建构》；约此时与丹尼特在《纽约书评》往来（待核）	35、44
1997	《意识的奥秘》	35
2001	《行动中的理性》	42
2010	《社会世界的构造》	50
2015	论知觉之书	41
2017	达格玛去世；前研究助理提起诉讼	6
2019	伯克利撤销其荣休头衔	6
2025	9 月 17 日于佛罗里达去世，九十三岁	6

人生 SDE 序列表，见第 6 章。

附录二　术语对照

原文	中文	大白话	大致对上 SDE
speech act	言语行为	说话就是做事	路（秩序态那一段）
illocutionary force	言外之力	这句话做的是什么事	路上一步的标签
constitutive rule	构成性规则	造出一件事的规则	形状与路同生
direction of fit	适配方向	购物清单与盘点单	回写的雏形
declaration	宣告	说出来就成真	回写压成一瞬
intentionality	意向性	心念指向世界	形状（一个念头）
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	满足条件	一张订单要兑现什么	结算点
Network	网络	念头托着念头	路留下的纹理
Background	背景	说不成句子的本事	土
intrinsic / derived / as-if	内在的／派生的／好像有的	人的、地图的、恒温器的	同一度的坡
biological naturalism	生物自然主义	意识像水的湿	显露（被圈进颅骨）
ontological / epistemic	本体论的／认识论的	存在方式／说法的客观性	两根坡
brute fact	原始事实	楼下	主体同一处的发生
institutional fact	制度性事实	楼上	约定同一处的发生
status function	地位功能	一张纸算作钱	形状
X counts as Y in C	X 在 C 中算作 Y	一句「算作」	被压扁的 S＝F（D，E）
deontic power	义务论权力	收了定金就得留房	回写（只到一层）

原文	中文	大白话	大致对上 SDE
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集体意向性	一起抬沙发	「我们」的形状
the gap	间隙	理由不替你走最后一下	介生态
Chinese room	中文屋	一间不许学的屋子	冻结的标本

附录三　判决速查卡

判决	他说	本书说
一 · 办事的语言	人用话做的事，一共五类	五类是秩序态那一段洪流的分类
二 · 不许学的屋子	照规则摆弄符号，永远不懂	屋子被设定成不许学、不许改，悖论是冻出来的
三 · 看不见的模具	原始事实不依赖任何人，本来就在	看的人人人同一，所以显得没有看的人
四 · 一句「算作」	一切制度的逻辑形式，都是一句宣告	那是定型那一格的形式，路被删掉了
五 · 懂是真的，懂是长的	懂是真的，所以在大脑的因果力里	懂是真的，也是长的，长在三块地上

附录四　三把刀推演表

见第 57 章正文表格（十二条思想，加言语行为、中文屋、两类事实、地位功能四处主场，共十六处）。

附录五　与本系列各卷的对账

前卷	前卷对塞尔的判断	本书在哪一章接住
休谟卷第 33 章	他在制度性事实里把「应当」找了出来	第 14 章：许诺这个制度自己怎样长出来，应当的强度随秩序度长
维特根斯坦卷第 37 章	中文屋默认懂是心里状态；痕迹不等于生活；懂是连续谱	第 26、32 章：懂是三块地上的坡；屋子禁止回写
莱布尼兹卷第 23 章	中文屋即莱布尼兹的磨坊；有第三个选项	第 32、39 章：他没选单子，把纠缠圈进了颅骨
130 年卷第 14、26、37 章	塞尔推到极致；与德里达吵得不体面；与丹尼特四十年	第五、七编与第 15 章
德里达卷	不封顶，但要签收	第 15 章：德里达不肯签，塞尔先签好了，签在路上
哈贝马斯卷（含第 21 章之二）	我和你，没有长出来的我们；塞尔属「我们式」一栏	第 53 章：两种错法；第 67 章
胡志英讲乔姆斯基卷	参数赋值	第 5、9 章：都在争门牌号
弗雷格卷（第 141 号）	用逻辑把复杂的发生塑造成清晰的发现	第 7 章：地址换了，「本来就在」没换
罗素卷（第 165 号）	清清楚楚，缺混沌态与介生态	第 61 章病根一
康德卷	焊死了眼镜	第 48 章：全人类戴着同一副眼镜
尼采卷后记	例子里站着「同一只杯子」	第 41 章

所有对账，均接着判，不改判。

附录六　本书自认最弱处与推翻条件

一、**四问读不出「那一下感受」**。机器在自我界里有没有一点感受，本书不替它宣布有，也不宣布没有（第 30、40、63、71 章）。

二、**原始事实的读法**。「能被说出的事实离不开认它的一方」可能是问法把自己绕进去了；推翻条件见第 47 章。

三、**判决二的原创增量已收窄**。第 23 章初稿写「几乎没有人把会不会学当成要紧的一问」；收窄后为：「学习与外部世界能让屋里长出理解」这一层，机器人回应已含，后有学者明说并引出发育机器人学，本书不是第一个提出的（第 62 章）。

四、**判决四已收窄**。收窄前：他把一个制度怎样长出来，写成了一句「X 在 C 中算作 Y」。收窄后：当他把定型那一格的逻辑形式，当成一切制度（包括正在成形的制度）共有的结构时，他删掉了路（第 55 章）。

五、**判决一边界已划清**。批评的是他说五类穷尽一切、意图在开口前定好一切话的意思，不是他只研究做事那一段（第 55 章）。

六、**死法诊断改动**。提纲阶段暂定「主封顶死、次回写死」，写完改为「主回写死、次封顶死」（第 61 章）。

七、**待验的解释**：医生母亲与生物学取向（第 1 章）；早年三维碰撞、后降为二维（第 10 章）；回写止于一层是为守住两层楼（第 52 章）；两面挡（第 61 章）；伯克利那几年使他更想画冰（第 61 章）；四格划分（第 46 章）；四问读数（第 71 章）。查到反证，删去该条；均不影响判词。

八、**本书自己的五种死法**，见第 63 章。

附录七　引文核验总表（待核部分）

1. 大学时参加反麦卡锡学生组织并任干事（第 1 章）。
2. 赴牛津的年份与年龄（第 2 章）。
3. 在牛津学院任教的职位与年份（第 2 章）。
4. 为最早公开支持自由言论运动的终身教授之一（第 3 章）。
5. 曾任学校学生事务方面的管理职务；《校园战争》书名与年份（第 3 章）。
6. 1972 年《纽约书评》评乔姆斯基一文的篇名与刊期（第 5 章）。
7. 中文屋一文所附同行评论的准确篇数（第 5、23 章）。
8. 与丹尼特在《纽约书评》往来的篇目与年份（第 5、35 章）。
9. 选中文作例是因一字不识之意（第 22 章）。
10. 「有限责任公司」之讽的由来（第 15 章）。
11. 与德雷福斯合开课程、公开论辩的场合（第 21 章）。
12. 国家人文奖章授予年份（第 6 章）。
13. 塞尔主要著作中译本的译者、出版社与版次（第 69 章）。
14. 讲课风格与受欢迎程度（第 74 章）。

其余史实，各章「本章史料」已标〔核〕。

附录八　读书会讨论题与一周练习

讨论题

一、你这一生，有没有在一间「中文屋」里住过？你是怎样走出来的？

二、「懂是真的，懂是长的」——你身边有没有一场「是天生的还是练出

来的」的争论，可以用这句话结束？

三、你们单位、你们家，有哪一条规矩，是「吵出来、让出来、学出来」的？

四、你觉得「那一下感受」，是懂的核心，还是懂的一部分？

五、你和 AI 一起做过的一件事里，懂长在谁那里？谁签的字？

一周练习

周一：把「懂了吗」换成四个小问题，问孩子，或问自己。

周二：找一件「本来就是这样」的事，查它是怎样定下来的。

周三：给一句误读了的话，做一次新的签收。

周四：记下一条你们家没写下来的规矩，和它长出来的那件事。

周五：列一张「职位之外，我真正长出来的东西」的单子。

周六：蹲下来，顺着一个小孩的手指，看他想让你看的东西。

周日：给你最得意的一个判断，写三条「我可能错在哪里」。

后记

这本书写到最后，要交代一件事：它是怎样写成的。

书的判断、口径与三条承重命题，由王德生博士口述：中文屋是语言发现学产生的悖论；做事是一类特殊的、具有秩序性与目标清晰性的洪流；原始事实是一种具有主体性同一特征的发生。文字，在他的指令下，由 AI 协作成稿，一批一批写，一批一批交他过目，最后经他审定。

写一本拆中文屋的书，用的恰好是一台会说话的机器。这件事，本书不藏。

写的过程里，有几处，是边写边改的。第 23 章的一句话，写宽了，查过前人以后公开收窄；死法诊断，从提纲时的样子改了一次；判决一、判决四，挨了辩护人的打，各收窄了一处。这些改动，都照本系列的规矩，登记在附录六里，没有悄悄抹平。一本讲「长」的书，自己也在长。

还要致意几处。本书写中文屋，接着本系列维特根斯坦卷、莱布尼兹卷、130 年卷往下判；写「我们」，接着哈贝马斯卷新补的一章往下判；写病根，接着罗素卷的承重命题往下判。书中转述塞尔与其他哲学家的话，都是大意；参照过的中文译本，谨向各位译者致意。

最后，这本书写于塞尔去世一年之后。他一生最爱问的一句话是：那又推出什么？这本书想推出的，只是一件小事：下一次，当有人问你「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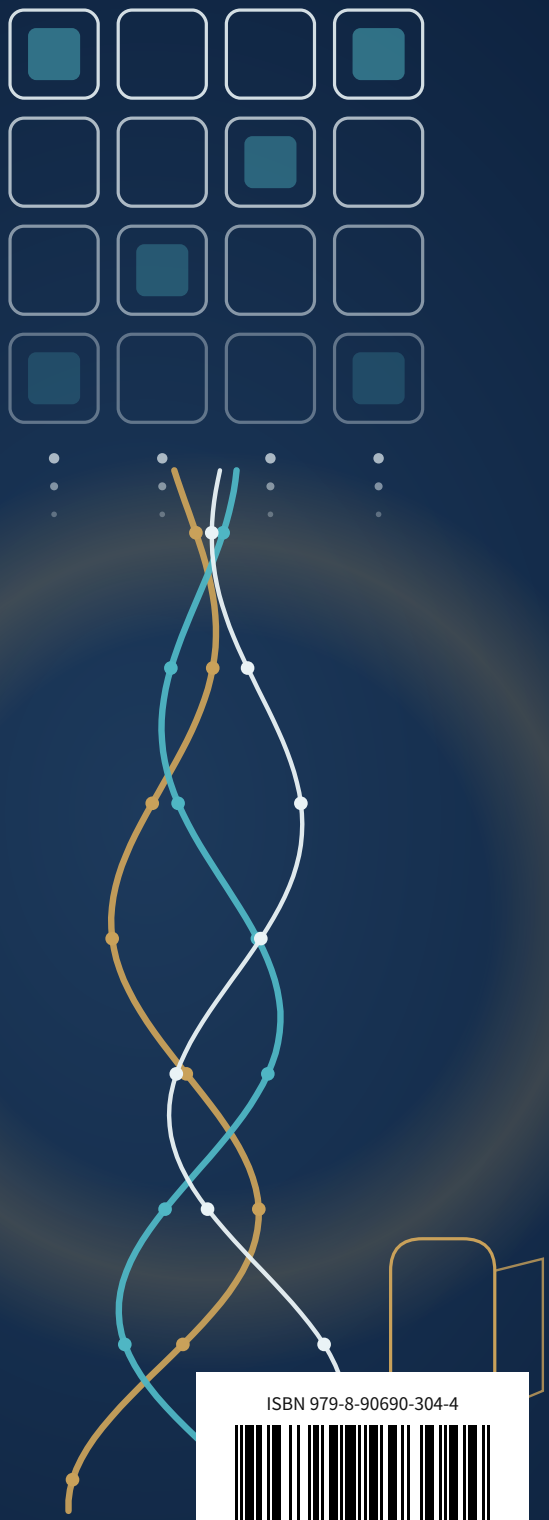
到底懂不懂」的时候，你可以不急着答「懂」或「不懂」，而是问一句：在哪几块地上，走过什么路，长到了哪一格，有没有回写。

屋门开着。

他看见了话在做事，
钱靠人一起承认才在，
意识像水的湿，是长出来的；
他又把每一样长出来的东西，
冻在了它长定的那一格。

这本书用七个大白话词
和三把刀——冻结、阶段、模具，
拆开一间关了四十五年的屋子：
中文屋的悖论不是机器的，
是语言发现学自己冻出来的。

屋门开着。——一个人和一台会说话的机器，一起写成



ISBN 979-8-90690-304-4
9798906903044

德麦国际出版社　Demai International Press
定价　US$23.00